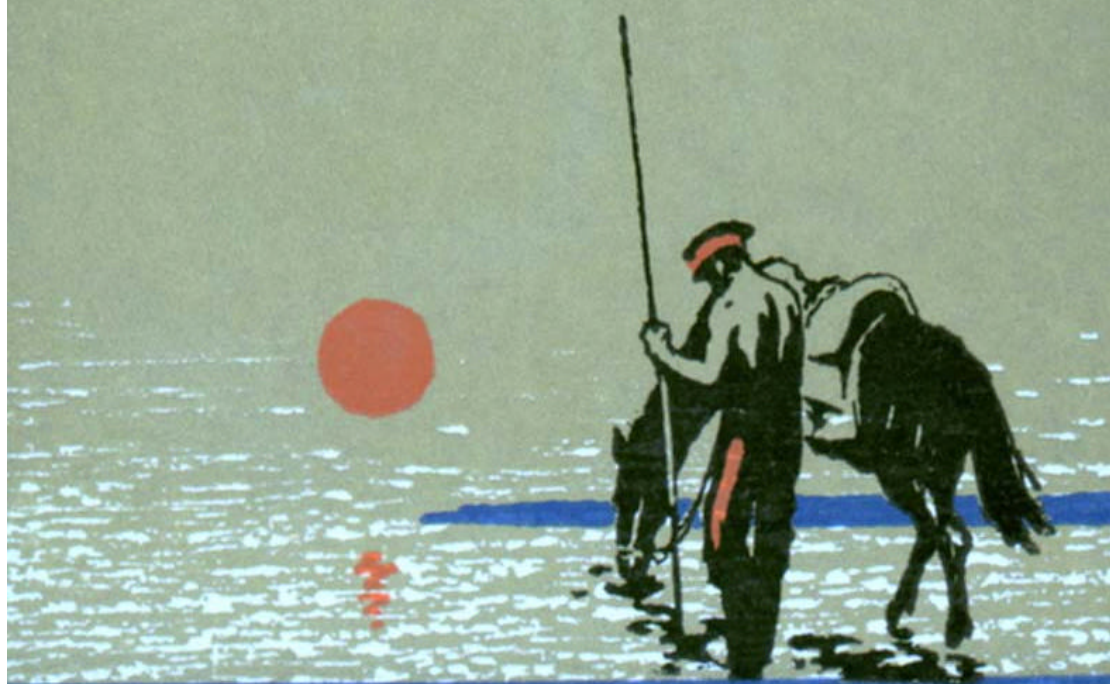


〔苏联〕肖洛霍夫 著



静静的顿河

2

静静的顿河（第二部）

卷四

第一章

一九一六年。十月。夜。风和雨。林木繁茂的低地。一片丛生着赤杨的沼泽边上。是战壕。前面是一层一层的铁丝网。战壕里是冰冷的稀泥。监视哨的湿漉漉的铁护板闪着黯光。从处处的土屋里透出稀疏的光亮。一个矮小健壮的军官在一间军官住的土屋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的湿淋淋的手指在衣扣上滑着，匆匆地解开军大衣，抖落领子上的水珠，很快在踏烂的干草上擦了擦长筒靴，这才推开门，弯腰走进土屋。

小煤油灯的黄光，油晃晃地照在来人的脸上。一个敞着皮上衣的军官，从板床上抬起身来，一只手摸了摸开始变白的乱发，打了个呵欠。

“下雨啦？”

“下哪，”客人回答说，然后脱下衣服，把军大衣和被雨水浸软的军帽挂在门边的钉子上。“你们这儿很暖和。人多哈气多。”“我们不久前才生上火。糟糕的是地下直往外冒水。他妈的，雨水要把我们赶走啦……啊？您是怎么想，本丘克？”本丘克搓着手，弯下腰，蹲到小火炉旁边。

“你们铺上地板嘛。我们的土屋里可漂亮啦：可以光着脚走。利斯特尼茨基哪儿去啦？”

“睡觉哪。”

“睡很久了吗？”

“查哨回来就睡啦。”

“该叫醒他了吧？”

“叫醒他吧。咱们来下盘棋。”

丘克用食指擦掉又宽又浓的眉毛上的雨点儿，没有抬头，轻轻地叫道：

“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

“睡熟啦，”头发有点儿斑白的军官叹了一口气。“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

“什么事？利斯特尼茨基撑着胳膊肘子抬起身来。“咱们来下棋呀？”

利斯特尼茨基两腿从铺上耷拉下来，用柔软的粉红色手掌在胖乎乎的胸膛上摩擦了半天。

在第一盘快要下完的时候，来了两个五连的军官，一个是卡尔梅科夫大尉，一个是丘博夫中尉。

“好消息！”卡尔梅科夫还在门口就喊叫道。“咱们团很可能要撤防啦。”

“这是哪来的消息？”头发斑白的上尉梅尔库洛夫怀疑地笑着问。

“你不相信吗，彼佳 大叔？”“坦白地说，我不相信。”

“炮兵连连长打电话告诉我们的。他从哪儿知道的，这很容易解释，他昨天才从师部回来呀。”

“能在澡盆里泡泡就好啦。”

丘博夫带点儿傻气地笑着，装作用桦树枝条抽打自己的臀部的样子。梅尔库洛夫哈哈笑起来。“我们这间土屋里只要有澡盆就行，——水要多少有多少。”

“你们这儿太潮湿啦，太潮湿啦，”卡尔梅科夫打量着圆木筑起的墙和咕唧咕唧响的土地，愤愤地说。

“旁边就是沼泽，还能不潮湿。”

“你们要感谢至高无上的神，叫你们呆在沼泽地边，就象在基督怀抱里一样舒服，”本丘克插嘴说。“其他地区都在进攻，可是我们这儿一个星期却只打一梭子弹。”

“去冲锋陷阵也比在这儿活活烂掉好得多。”

“彼佳大叔，养活哥萨克，可不是为了要他们去冲锋陷阵送死啊。你是假装糊涂。”

“那么你说——是为了什么呢？”

“照惯例，政府只是在关键时刻才打哥萨克这张王牌。”“尽说鬼话，”卡尔梅科夫摆了摆手。

“这怎么是鬼话？”

“就是。”

“算了吧，卡尔梅科夫！真理是驳不倒的。”

“这算什么真理……”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儿。你装什么傻呀？”

“注意，诸位军官！”丘博夫叫道，象演戏似的向四面鞠着躬，指着本丘克说道：“本丘克少尉马上就要按照社会民主党的圆梦书说梦啦。”

“您又在出洋相啦？”本丘克的眼睛紧逼着丘博夫的视线，冷笑道。

“不过，您继续出您的洋相吧——人各有志嘛。我是想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再也看不到战争啦。阵地战刚开始，哥萨克团队就统统被分散到僻静的地方待命。”

“然后呢？”利斯特尼茨基收拾着棋子问道。

“然后，一旦前线上开始骚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士兵已经开始厌恶战争，逃兵越来越多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到那时候，要镇压叛变，哥萨克就派上用场了。政府养活的哥萨克，就象系在木棍上的石头。紧要关头，政府就要用这块石头去打破革命的头盖骨。”

“我的亲爱的，你简直是着迷啦！你的假设太不能令人信服啦。首先，无法预先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再说，你怎么知道将来要发生骚动以及其他等等事件呢？假定出现另一种情况：协约国打垮了德国人，战争以辉煌的胜利结束，——到那时你给哥萨克安排什么用场呢？”利斯特尼茨基反驳道。本丘克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目前还看不出什么结束的征兆，更不用说辉煌胜利的结局啦。”

“战争拖下来了……”

“还要继续拖下去，”本丘克预言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休假的？”卡尔梅科夫问道。

“ 前天。 ”

本丘克把嘴鼓得圆圆的，用舌头弹出一个烟团，扔掉烟头。

“ 你到哪儿去啦？ ”

“ 彼得格勒。 ”

“ 噢，那儿怎么样啊？京城里热闹吗？唉，他妈的，要是能到那儿，哪怕就住一个星期呢，出什么代价，我都不在乎。 ” “ 令人高兴的事情也不多， ” 本丘克斟酌着字眼，说道， “ 面包奇缺。工人区里到处是饥饿、不满和无声的抗议。 ” “ 咱们要想熬过这场战争也不那么容易。你们以为怎样，诸位？ ” 梅尔库洛夫疑问地环顾了一下所有在场的人。 “ 日俄战争引起了一九一五年的革命，——这次战争势必以新的革命收场。而且不仅是革命，还要发生国内战争。 ” 利斯特尼茨基听着本丘克的话，作了个含糊不清的手势，仿佛想打断少尉的话，接着，站起身，皱着眉头，在土屋里踱起步来。他抑制着满腔的愤怒，说话了：

“ 我感到非常奇怪，在我们军官中竟会有这样的人物， ” 他朝有点儿驼背的本丘克那面指了指。 “ 奇怪的是——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清他对祖国，对战争的态度……他在一次谈话中虽然说得很含糊，但足以证明了他的立场，他希望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失败。我这样理解对吗，本丘克？ ”

“ 我是希望战败的。 ”

“ 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不管你持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希望自己的祖国战败——这毕竟是……对国家的背叛。这对任何一个正派人来说，都是——耻辱！ ”

“ 你们还记得吗？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就曾鼓吹反对政府，从而加速战争的失败。 ” 梅尔库洛夫插嘴说。 “ 本丘克，你同意他们的观点吗？ ” 利斯特尼茨基问道。 “ 我既然希望战败，那我自然是同意的；作为一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一个布尔什维克，竟会不同意自己议会党团的观点，那岂不是笑话。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使我更为惊奇的是，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政治上竟如此无知…… ” “ 我首先是个忠于沙皇的士兵。我一见到‘社会党同志们’的那副尊容就恶心。 ”

“ 你首先是个混蛋，然后才是个自鸣得意的粗野军人， ” 本丘克心里这样想，敛去笑容。

“ 除了阿拉，再也没有神啦…… ”

“ 在我们军界，情况是特殊的， ” 梅尔库洛夫好象很抱歉似地插嘴说， “ 我们大家似乎都远离政治，我们都住在村头上。 ”

卡尔梅科夫大尉坐在那里，捋着下垂的胡子，两只炽热的、蒙古人的眼睛闪着锐利的光芒。丘博夫躺在床上，一面听着人们的谈话，一面在看梅尔库洛夫那张贴在墙上的、被烟草熏黄的画片：一个半裸体的女人，脸象抹大拉的马利亚，她惹人心烦地、轻佻地含笑看着自己袒露的胸膛。左手的两个手指头揪着棕色的奶头，小拇指小心翼翼地高高翘起，低垂的眼皮下面有一片阴影，瞳人闪着温暖的光亮。她微耸起肩膀，托着要滑下来的衬衣，锁骨窝里有一片柔和的光影。女人的姿态是那么自

阿拉是回教的大神，这里的意思是说：除了沙皇，谁也不相信。

一个改邪归正的女人。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

然、优雅，整个画面色调暗淡，真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使得丘博夫不由自主地微笑着，入神地欣赏起这幅绝妙的绘画来，传到耳边的谈话，早已成了耳旁风。

“这太好啦！”他的眼睛离开画片，大声称赞道，但是太不凑巧，本丘克恰好说完下面这句话：

“……沙皇制度一定要被消灭，你们可以深信不疑！”

利斯特尼茨基手里转弄着纸烟，恶意地笑着，一会儿看看本丘克，一会儿看看丘博夫。

“本丘克！”卡尔梅科夫叫道。“您等等，利斯特尼茨基！……本丘克，您听见了吗？……噢，好，就算这次战争将要变成内战……以后又怎么样呢？好，你们推翻帝制……那么以阁下之见，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呢？政权又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类似国会，是吗？”

“国会算得了什么！”本丘克笑着说。

“那究竟是什么呢？”

“应该实行工人阶级专政。”

“嘿，真有你的！……那么知识分子和农民扮演什么角色呢？”

“农民会跟着我们走的，一部分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也会跟我们走，而其余的那些……对其余的那部分人我们就这么处理……”本丘克迅速地把原来捏在手里的一张纸捻成紧紧的纸捻儿，然后摇晃着这根纸捻儿，从牙齿缝里挤出这样的一句话：“就这么处理这帮家伙！”

“您飞得也太高啦……”利斯特尼茨基嘲讽地说。“我们就是要居高临下，”本丘克结束说。

“地上可要先铺上些干草……”

“哪您为什么还要志愿参军上前线，而且还晋升为军官？这又怎么跟您的见解相吻合呢？真——是——太——妙——啦！一个反对战争的人……嗨嗨……反对消灭自己这些……阶级兄弟——却突然……晋升为少尉！”

卡尔梅科夫用手巴掌在靴筒上拍了一下，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您指挥您的机枪队消灭了多少德国工人？”利斯特尼茨基质问道。

本丘克从军大衣的侧袋里掏出一大卷纸，背朝着利斯特尼茨基，在纸卷里翻了半天，然后走到桌边，用宽大的手巴掌把一张日久变黄了的报纸铺平。

513 “我杀死过多少德国工人——这是……个问题。我志愿到前线来，是因为早晚也会把我抓来。我想，在前线，在战壕里学到的东西，将来会有用的……将来，看，这儿就是这么说的……”于是他念起列宁的文章来：

就拿现代的军队来说吧。军队是组织的一个好范例。这种组织所以好，就因为
它灵活，同时又能使千百万人服从统一的意志。今天，这千百万人还坐在自己家里，
分散在全国各地；明天动员令一下，他们就会在指定地点集合。今天他们还蹲在战
壕里，有时得蹲几个月，明天他们就会以别的队形去冲锋陷阵。今天他们避开枪林
弹雨创造出奇迹，明天他们又在短兵相接中创造奇迹。今天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地下

埋上地雷，明天他们会按照空中飞行员的指示向前推进几十俄里。受同一意志所感召的千百万人，为了同一目标而改变他们的交往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他们的活动地点和活动方法，改变工具和武器，以适应改变着的形势和斗争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组织。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

“‘形势’是什么玩意儿？”丘博夫打断了他的话，问道。本丘克的身子晃了一下，如大梦初醒，他想弄明白问话的意思，用大拇指的关节擦了擦疙疙瘩瘩的前额。

“我问你，‘形势’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是懂的，可是我却不能清楚地讲出来……”本丘克脸上露出开朗、单纯、稚气的笑容；在他那忧郁的大脸上出现这样的笑容显得那么不协调，就象一只浅灰色的小兔崽子欢蹦乱跳地掠过秋雨后的忧郁、凄凉的田野一样。“形势——就是情况、局面等等的意思吧，我说得对吗？”利斯特尼茨基含糊地摇了摇头。

“念下去……”

……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没有激发群众和提高他们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组织，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为了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死抓住安乐椅的人送到议会中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剥夺了你的选票而交给你枪枝和最新式的速射炮，那你就把这些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听信那些害怕战争的多愁善感的颓丧者的话；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世界上得用炮火和刀枪来消灭的东西多着哩；如果群众的仇恨和绝望日益增长，如果有了革命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利的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来反对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

本丘克还没有念完，第五连的司务长敲了敲门，走进了土屋。

“老爷，”他对卡尔梅科夫说道：“团部的传令兵来啦。”

卡尔梅科夫和丘博夫穿上衣服，走了出去。梅尔库洛夫吹着口哨，坐下去画画。利斯特尼茨基仍然在土屋里来回踱步，捻着小胡子，思考什么事情。不一会儿，本丘克也告辞出去了。他左手扶着领子，右手撩着军大衣下襟，顺着泥泞的交通壕走着。阵阵冷风在交通壕狭窄的沟槽里横冲直撞，碰上弯突的地方，就啸叫、旋转。本丘克在黑暗里走着，脸上带着惶惑的笑容。他回到自己的土屋，全身又浸透了雨天的潮气和腐烂的赤杨叶子气味。机枪队的队长已经睡了。他那黝黑的、留着黑胡子的脸上显出睡眠不足的铁青色（他连着打了三夜牌）。本丘克在自己早先保存下来的军用袋里翻腾了一阵，把一堆纸在门口烧掉，然后往裤子口袋里塞了两个罐头和一些手枪子弹，便走出屋。风从敞开的门里吹进来，吹散了门边灰色的纸灰，吹灭了冒烟的小油灯。

本丘克走后，利斯特尼茨基又默默地来回踱了约五分钟，然后走到桌边来。梅尔库洛夫正歪着脑袋画画。削得尖尖的铅笔在勾画着烟雾般的阴影。本丘克那带着平日罕见的、似乎是很勉强的微笑的脸呈现在这张白纸上。

“一副很有力量的嘴脸，”梅尔库洛夫推开手边的画，抬起头来，看着利斯特尼茨基说道。

“喂，你是怎么想的？”利斯特尼茨基问道。

“鬼他妈的知道他！”梅尔库洛夫猜度着问题的实质，答道。“他原是个叫人捉摸不透的家伙，现在自己亮相了，很多问题也就清楚啦，可是以前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他。你知道吧，他在哥萨克中间很受欢迎，特别是在机枪手们中间。你注意到没有？”

“是啊，”利斯特尼茨基含糊其辞地答道。

“机枪手们——全是布尔什维克。他已经成功地把他们都鼓动起来啦。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怎么今天就把自己的牌子亮出来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有意气我们才说的，真的！他明明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同意这些观点，不知道为什么，他竟把心里的话都托出来啦。要知道他并不是个爱冲动的人。是个危险人物。”

梅尔库洛夫思索着本丘克令人不解的举动，把那张画放到一边，脱起衣服来。他把潮湿的袜子挂在小炉子上，给表上了弦，抽了一支香烟，躺下，很快就睡熟了。利斯特尼茨基坐到梅尔库洛夫一刻钟前坐的那条凳子上，——把铅笔尖折断，在图画的背面，笔法豪放地写道：

大人：

前此，鄙职曾向大人报告过的那些揣测，今天完全证实。本丘克少尉今天在我团军官（除我以外，在场的有第五连的卡尔梅科夫大尉、丘博夫中尉，第三连的梅尔库洛夫上尉）的谈话中（坦白地承认，我还不完全理解他的目的），解释了他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无疑也是他的党组织指定要执行的那些任务。他身上还带着一卷违禁文件。例如，他宣读了该党在日内瓦出版的机关报《共产党员》中的几段。无可置疑，本丘克少尉是在我团进行秘密工作（据猜想，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我团当志愿兵的），机枪手是他鼓动的直接对象。我们已经被瓦解了。他的恶劣影响在团队的精神状态上已经表现出来——拒不执行战斗命令的情况，屡有发生，我已将此种情况随时呈报师部特务处及其他机关。

本丘克少尉日前休假归来（他曾去过彼得格勒），带回了一大批具有破坏性的书刊；现在他正企图开展更加有力的工作。综上所述，我认为：（一）本丘克少尉的罪行已经确定无疑（在场和他谈话的诸位军官可以宣誓证明我所报告的事项）；（二）为制止他的革命活动，应立即将其逮捕，并解送野战军事法庭；（三）应立即清查机枪队，清除特别危险分子，其余或遣送后方，或分散到各团。

恳请大人勿忘鄙职为祖国和皇帝陛下效力的忠诚。本件副本我将同时送呈斯·特·科尔普。

上尉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

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日于第七战区。

第二天早晨，利斯特尼茨基派通信兵把报告送到师部去；吃过早饭，他从土屋里走出来。泥泞的战壕墙外的沼泽地上，雾气腾腾，好象是挂在铁丝网的尖刺上似的。战壕底上积有半俄寸厚的泥浆。一条条的棕色小水流从枪眼里淌下来。哥萨克们，有的穿着潮湿的沾满污泥的军大衣，在护板上用锅煮茶，有的把步枪靠在墙上，蹲在那里吸烟。

“我已经说过多少次啦，不准在护板上生火！你们这些混蛋，怎么

就不明白呢？”利斯特尼茨基走到最近一伙围火坐着的哥萨克跟前，恶狠狠地骂道。

有两个哥萨克很不情愿地站起来，其余的人掀起军大衣的下襟，抽着烟，继续蹲在那里。一个脸色黝黑，络腮胡子，布满皱纹的耳垂上晃着银耳环的哥萨克，不时把一小束一小束干树枝塞到锅底下，回答说：

“我们倒是想不用护板，可是老爷，那怎么能生着火呢？您瞧，这儿的水有多深！有好几俄寸深。”

“立刻把护板抽出来！”

“那我们就饿着肚子蹲在这儿吗？！是——这——样儿……”一个宽脸盘、有麻子的哥萨克皱着眉头，朝一边看着说道。“我告诉你……把护板抽出来！”利斯特尼茨基用靴尖从锅底下把燃烧着的干树枝踢了出去。

戴着耳环，满脸络腮胡子的哥萨克不知所措地、恶意地冷笑着，把锅里的热水泼掉，低语道：

“兄弟们，就算是喝过茶了……”

哥萨克们默默地目送着沿阵地走去的上尉的背影。长着络腮胡子的哥萨克湿润的眼睛里闪着萤火似的寒光。“他生气啦，母狗！”

“唉——唉！……”一个哥萨克把步枪的皮带往肩头上套着，长叹了一口气。

在第四排防守的地区，梅尔库洛夫追上了利斯特尼茨基。他气喘吁吁地走过来，新的皮上衣窸窣响着，身上散发着刺鼻的叶子烟味。他把利斯特尼茨基叫到一旁，急促地说道：“听到新闻了吗？本丘克昨天夜里开小差啦。”“本丘克？怎——么——啦？”

“开小差啦……听明白了吗？机枪队长伊格纳季奇——他和本丘克同住一间土屋——说，他到我们那儿以后，根本没有回去。也就是说，他从我那儿一出来，便溜之乎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利斯特尼茨基皱起了眉头，把夹鼻眼镜擦了半天。

“你好象很激动？”梅尔库洛夫仔细地 着他。

“我？你在说胡话吧？我激动什么？只不过是你说的这件意外的事使我吃了一惊罢了。”

第二章

第二天上午，神色慌张的司务长走进了利斯特尼茨基的土屋；犹疑了一会儿，报告说：

“老爷，今天早晨哥萨克们在战壕里拾到了这些小纸片儿。这好象有点儿不对头……所以我来报告您。否则恐怕招来什么灾祸……”

“什么小纸片儿？”利斯特尼茨基从床上站起来，问道。司务长把攥在拳头里的几张揉皱的纸片递给他。在一张四开的廉价纸上清楚地印着打字机打的字体。利斯特尼茨基一口气读了下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士兵同志们！

万恶的战争已经拖了两年。你们为了保卫别人的利益已经在战壕里煎熬了两年。各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流了两年血。几十万人阵亡和变成了残废，几十万人沦为孤儿和寡妇——这就是这场大屠杀的结果。你们为什么打仗？你们在保卫谁的利益？沙皇政府把几百万士兵赶上火线，为的是掠夺新的土地和象压迫波兰以及其他国家被奴役的人民那样，压榨这些土地上的人民。世界上的工厂主无法瓜分那些可以倾销他们产品的市场，也无法瓜分他们的利润，——于是就用武力来进行分配，——而你们，糊涂的人们，就为他们的利益去打仗、送死，去屠杀那些和你们一样的劳动者。

兄弟的血已经流够啦！你们醒醒吧，劳动者们！你们的敌人不是那些也和你们一样被欺骗的奥地利和德意志士兵，而是你们自己的沙皇、工厂主和地主。掉转你们的枪口，去反对他们。跟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兵士联合起来。越过把你们象野兽似的隔开的铁丝网，互相伸出手来。你们——都是劳动弟兄，你们手上的劳动血还没有长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你们分开。打倒专制政治！打倒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劳动者牢不可破的团结万岁！

利斯特尼茨基气喘吁吁地念完最后几行。“真的来啦。开始啦！”他想到，心里充满了憎恨，被袭来的各种沉重的预感压得透不过气来。他立即打电话给团长，报告发生的事情。“您有什么指示，大人？”最后，他请示说。

将军的话声，透过象蚊子叫似的电线的嗡嗡声和遥远的电话，一字一板地从听筒里传来：

“立刻会同各连司务长和排长进行搜查。逐个搜查，军官也不例外。今天我就向师部请示，问他们打算在什么时候给我换防。我催催他们。如果搜查中发现什么东西——立即向我报告。”

“我认为，这是机枪手们干的。”

“是吗？我立刻就命令伊格纳季奇搜查他手下的哥萨克们。祝你成功。”

利斯特尼茨基召集排长们到自己的土屋里来，传达了团长的命令。

“真是岂有此理！”梅尔库洛夫生气地说道。“难道要咱们大家互相搜查吗？”

“首先搜查您，利斯特尼茨基！”没胡子的年轻中尉拉兹多尔采夫

叫道。

“咱们拈阄儿吧。”

“按字母顺序。”

“诸位，不要开玩笑啦，”利斯特尼茨基严厉地打断大家的话。“当然，咱们的老头子有点太过火啦：咱们团里的军官都跟凯撒的妻子一样。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本丘克少尉，可是他已经开小差了，不过哥萨克倒是应该搜查搜查。叫司务长来。”

司务长来了——是个已经不很年轻的、得过三级乔治奖章的哥萨克。他咳嗽着，环顾了一下军官们。

“你的连里谁值得怀疑？你想想看，谁可能散发这些传单？”利斯特尼茨基问他。

“没有这样的人，老爷，”司务长很有信心地回答说。“难道传单不是在咱们连的防区上发现的吗？有生人到战壕里来过吗？”

“一个生人也没有来过。别的连的人也没有来过。”“咱们去挨个搜吧，”梅尔库洛夫挥了挥手，便向门口走去。搜查开始了。哥萨克们脸上的表情各式各样：一部分人愁眉苦脸，困惑不解，另一部分人惊慌地望着在哥萨克们可怜的家当中乱翻的军官，还有一部分人则在暗暗窃笑。一个英俊的下士，侦察兵问道：

“你们倒是说一声，你们要找什么？如果是什么东西被偷了——说不定我们有人看见过在谁那儿。”

搜查没有任何结果。仅仅在第一排的一个哥萨克的军大衣口袋里搜出了一张揉皱的传单。

“看过吗？”梅尔库洛夫问道，他那惊慌地扔掉传单的样子，非常可笑。

“我是捡来卷烟用的，”哥萨克没有抬起低垂的眼睛，笑了笑说。

“你笑什么？”利斯特尼茨基脸涨得通红，走到哥萨克跟前，暴躁地喊道；他那金黄色的短睫毛在夹鼻眼镜后面神经质地眨动着。

哥萨克的脸上立刻变得严肃起来，笑容也消失了，仿佛被风刮跑了似的。

“请宽恕我吧，老爷！我几乎是不识字的！根本就不会看书。我捡起来的目的是因为卷烟纸没有啦，可是叶子烟还有，恰好看到了这张纸片，我就捡起来啦。”

哥萨克委屈地大声申诉道，话声中充满了愤恨的情绪。利斯特尼茨基啐了一口，便走开了。军官们跟在他后面。

过了一天，这个团就从前线撤下来，调到十俄里以外的后方去了。机枪队有两个人被捕，解送到野战军事法庭，其余的人——一部分遣送到后备团去，一部分分散到第二哥萨克师各团去了。在几天的休整中，团队整顿得有点儿样了。哥萨克们都洗了澡，换了衣服，仔细地刮了脸——不象在战壕里那样，常常用一种简单，但是很痛苦的办法来消灭腮上的长胡毛：就是用火柴把胡子烧掉，火焰燎着那些硬毛，只要一烧到皮肤，——便用预先准备好的浸湿的手巾在脸颊上一抹。大家都把这

利斯特尼茨基是指已经变为成语的凯撒（纪元前120—144年的罗马独裁者）的一句话。传说，凯撒在回答有关他的妻子的品行的询问时说：“凯撒的妻子——是不容怀疑的。”

种方法叫作“褪猪法”。

“用褪猪法给你刮，还是用别的办法呢？”不论哪个排的理发员总要这样问顾客。

团队在休息。表面上哥萨克们变得漂亮、快活了，但是利斯特尼茨基和所有的军官都知道，这种快活情绪就象是十一月里的晴天一样：今天晴，明天就不一定了。只要一提到往前方开拔，脸上的表情立刻就变了，低垂的眼皮下面流露出不满和阴森的敌意。人们都显得疲惫不堪，而这种肉体的疲惫又引起了精神上的动摇。利斯特尼茨基清清楚楚地知道，一个人在这种精神状态中，要是冲向某个目标，那是非常可怕的。

一九一五年，他曾亲眼看见一连步兵连续冲锋了五次，损失惨重，当又接到“继续冲锋”的命令时，连队的残兵败将竟擅自从防区撤下来，向后方开去。利斯特尼茨基奉命率领一连哥萨克去拦截他们，等他把部队布成散兵线，企图制止他们的逃跑行动时，那些步兵就向哥萨克们开起枪来。虽然他们不过六十几个人，可是他发现，这些人却以一种疯狂、绝望的英雄气概，拼死地反击哥萨克，进行自卫，在马刀的劈刺声中倒下，而在垂死之际，却还不顾一切地冲向死亡和毁灭，因为他们豁出去了，死在哪儿都是一样的。

一想到这段往事，利斯特尼茨基总是不寒而栗，他激动地用新的眼光打量着哥萨克们的脸，想道：“难道这些人有一天，真会也那样一转身，向我们冲过来，而且除了死亡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制止他们了吗？”当他的视线与这些疲惫、充满仇恨的目光相遇时，便得出肯定的结论：“他们会向我们冲过来的！”和去年相比，哥萨克的情绪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甚至连唱的歌曲也变了——都是些在战争中诞生的、音调阴沉、凄凉的歌曲。利斯特尼茨基走过连队驻扎的那间工厂的宽敞板棚时，经常听到一支忧郁的、无限哀伤的歌曲。总是由三四个人合唱这支歌。一个伴唱的中音唱出非常清脆有力的音调，它掠过浓重的低音部，颤抖着向高处拔去：

噢，我出生的故乡，
我再也见不到你。
在清晨的花园里我再也见不到黄莺，
听不到黄莺的歌唱。
你呀，亲爱的妈妈，
不要为我过分悲伤。
亲爱的妈妈，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在战场上。

利斯特尼茨基停下脚步，倾听着，觉得歌曲朴素的忧伤情调有力地感染了他。仿佛在他那跳得越来越快的心上拉起一根绷得紧紧的琴弦，音色深沉的伴唱中音在不断挑动这根琴弦，使它痛苦地颤抖。利斯特尼茨基伫立在离板棚不远的地方，凝视着秋天黄昏的阴云，不禁热泪盈眶，刺得眼皮麻酥酥、甜滋滋的。

我驰骋在野外的空地上，
我心里预感到，

噢，我心里预感到，我的心在预言——
漂亮的小伙子再也回不了故乡。

低音部还没有唱完最后的字句，但是伴唱已经掠过低音部扶摇直上，他的声音就象高翔的白胸脯野雁的翅膀，颤动飞扬，召唤着同伴，匆匆地述说起来：

铅弹在飞响，
射进了我的胸膛。
我倒在战马的脖子上，
血洒在黑色的马鬃上……

在休整的日子里，利斯特尼茨基只听到过一首歌词令人振奋、鼓舞的哥萨克民歌。傍晚散步的时候，他走过板棚，听到一阵醉醺醺的谈话声和哄笑声。利斯特尼茨基猜出，这是到涅兹维斯卡镇去领物品的军需中士，从那里带回私酿的白酒，在招待哥萨克们。喝得醉醺醺的哥萨克们正在争论什么，哈哈笑着。利斯特尼茨基散步回来，老远就听到了阵阵雄壮的歌声和粗犷、刺耳、但却很流畅的口哨声：

没有上过战场的人，
就不知道什么是恐怖。
白天我们浑身湿淋淋，夜里战兢兢，
整夜都不能入梦。

“嘘嘘——嘘——嘘——嘘！嘘嘘——嘘——嘘！嘘嘘——嘘！”
口哨象潺潺的流水声，盘旋直上。突然，响起了至少也有三十人的同声合唱，吞没了口哨声：

野外的空地上，每天每夜，时时刻刻，
都是恐怖和悲伤。

有个调皮鬼，显然是个年轻人，吹着节奏短促的口哨，蹲在地板上跳起舞来。可以清晰地听到混杂着歌声的靴子后跟的噼啪声：

黑海波涛汹涌，
舰队灯火通明。
我们熄灭灯火，
消灭土耳其人，
顿河哥萨克争得光荣！

利斯特尼茨基不由自主地微笑着，随着歌声的拍子踏着脚步，向前走去。“这种思乡情绪，在步兵中表现得也许没有这么厉害，”他这样想。但是理智却铁面无私地抗议说：“步兵不也是人吗？当然，哥萨克们对这种被迫无所作为地蹲在战壕里苦熬会感到更痛苦，——由于军务

分工不同，他们过惯了流荡的生活。可是两年来，他们不是无聊地蹲在战壕里，就是在原地折腾，搞一些毫无成效的进攻。军队从来没有这样软弱过。现在迫切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辉煌的胜利和大举进攻，——要振作士气。虽然历史上有过一些这样的例子，每当战争拖延下去，就是最坚定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也会动摇。苏沃洛夫——就连他，也曾经历过……但是哥萨克是顶得住的。即使撤退，也总是最后撤退。不管怎么说，这是个独特的、人数不多的、具有英勇着战传统的部族，绝非工厂或农村的那些乌合之众。”好象是要说服他放弃这种信念似的，一个嘶哑、颤抖的声音在板棚里唱起了《美丽的绣球花》。很多声音合唱起来，利斯特尼茨基走开，但是，歌中的那种伤感情调还是不绝于耳：

年轻的军官正在祷告上帝。

年轻的哥萨克来请求放他回家去：

“噢，年轻的军官呀，

让我回家去吧，

让我回家去吧，

回到父亲那里，

回到父亲那里，回到亲爱的母亲那里。

回到父亲那里，回到亲爱的母亲那里。

回到年轻的娇妻那里。”

本丘克逃离前线的第三天傍晚来到一个临近战区的大商业市镇。已经是万家灯火。微寒使得水洼上结了一层薄冰，稀疏的行人脚步声离很远就可以听见。本丘克一面走，一面侧耳谛听，避开灯火通明的街道，在寂静无人的小巷里穿行。刚才在镇口上，差一点碰上巡逻队，所以现在他象狼似的高度警惕，紧挨着篱笆走。右手一直放在军大衣口袋里，由于白天总是钻到仓房里的糠堆里藏身，大衣已经肮脏不堪。

这个镇是军团的后勤基地，这儿驻扎着一部分队伍，遇上巡逻队就糟了，因此本丘克的生满汗毛的手一直紧握军大衣口袋里有花纹的手枪柄，把它都攥热了。

本丘克在镇子边对面一条荒凉的胡同里走了半天，窥视着每家的大门，仔细观察每座样子寒酸的小房子。这样查了约二十分钟，他走到转角处的一座破旧的小房子跟前，从百叶窗缝里窥视了一眼，笑了笑，便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木栅栏。他敲了敲门，一个披着披肩的上了年纪的女人，给他开了门。“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是住在您这里吗？”本丘克问道。“是的。请进来吧。”

本丘克侧着身子从她身边挤进去。身后响起了冰冷的铁门铰的铿锵声。低矮的房间里，点着一盏小油灯，桌旁坐着一个不很年轻的、穿军装的人。他眯缝着眼睛上下看了看来客，便站起身来，抑制着内心的欢乐，把手伸给本丘克。

“从哪儿来？”

“从前线。”

“是吗？”

“你瞧这……”本丘克笑了笑，接着用手指头尖触了触穿军装人的

皮带，声音含混地问：“有空房间吗？”“有，有。请到这边来吧。”

他把本丘克领到一个更小的房间里；没有点灯，让他坐到椅子上，关好邻室的门，拉上窗帘，说：

“你在那儿的工作完全结束啦？”

“完全结束啦。”

“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一切都准备好啦。”

“弟兄们都可靠吗？”

“那当然啦。”

“我看，你还是先脱掉衣服，然后咱们再谈。把大衣给我。我马上给你端洗脸水来。”

本丘克俯身在一个发绿的铜盆里洗脸的时候，穿军装的人抚摸着剪得短短的头发，疲倦地小声说：

“现在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当前的工作就是壮大自己的队伍和扩大我们的影响，不断地揭露战争的实质。我们一定会壮大起来——这一点，你可以深信不疑。他们每失一分，我们就一定增加一分。成年人比小孩子固然要强大，但是等到这个成年人开始衰老，变弱的时候，那么这个小伙子就会取而代之。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衰老瘦弱，而且还会看到整个机体日益加剧的瘫痪。”

本丘克洗完脸，用一条粗硬的麻布手巾擦着脸，说：

“我离开前方时曾对军官们说出了我的观点……你知道吧，简直好笑极了……在我离开以后，他们当然会搜查机枪手们，也许有一两个弟兄会受审判，但是他们既然拿不出任何证据，能拿他们怎么样？我希望把弟兄们分散到各个部队去，这样对我们很有利；这些人会使土壤肥沃起来……噢，那儿的弟兄们太好啦！简直都象火石一样坚强。”

“我收到了司捷潘的一封信。他要求派个懂得军事的小伙子去。你到他那儿去吧，不过怎么弄到证件呢？弄得到吗？”

“他那儿有什么工作可做？”本丘克问道，踮着脚尖，把手巾挂在钉子上。

“训练小伙子们。可是你怎么总长不高呢？”主人笑着问。

“没有必要，”本丘克挥了一下手说。“特别是我现在的工作性质。我应该长得象豌豆荚儿那么大，不惹人注意。”

他们一直谈到黎明。过了一天，本丘克换过衣服，化了装，简直认不出来了，带上第四四一奥尔尚斯基团的士兵尼古拉·乌赫瓦托夫注有因胸部受伤，完全退役的证件，离开了市镇，向火车站走去。

第三章

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克和科韦利斯克战线上，特别军团（这个军团原来的番号是第十三军团，因为“十三”是不吉利的数字，迷信的流毒连大将军们也不饶过，于是就改称“特别军团”）的防守地区，九月下旬开始了进攻的准备工作。司令部选定距离斯维纽哈村不远的地方作为发起进攻的基地，这里的地形便于展开攻势。于是，进攻前的炮击开始了。

数量空前的大炮安置到指定地区。用几十万发各种炮弹轰击了九天，把德国人挖的两道战壕据守的广阔地带翻了个个儿。头一天，猛烈的炮轰一开始，德国人就放弃了第一道战壕，只留下一些监视哨。过了几天，他们又放弃了第二道战壕，退守第三道战壕。

在第十天头上，土耳其斯坦军团的步兵部队开始进攻了。用的是法国波浪式进攻战术。十六道波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出了俄军的战壕。灰色的人群海浪般奔腾、扩展开去，在东倒西歪的铁丝网前澎湃激荡，汹涌冲击。但是从德国人那里，从烧焦的灰蓝色赤杨树墩子后面，从沙丘后面，射来急促、密集的枪弹、炮弹，火光烛天，声震长空。

咕咕咕……咕咕咕……砰！啪！轰轰轰！

偶尔还夹杂着个别炮兵连的齐射声，于是震天动地的轰鸣声又滚滚而来，响彻方圆几俄里的地方：

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

哒哒哒哒哒！——德国人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

在直径约一俄里、已经被炮弹炸得坑洼不平的沙土地上，频频升起旋风似的炮弹爆炸的黑烟柱，而进攻的浪潮，奔腾澎湃，在弹坑里翻滚、旋转一阵，接着又向前滚去……

炮弹爆炸的黑色烟火越来越严重地摧残着大地，榴霰弹片刺耳地尖叫，犹如倾盆大雨，斜泼到进攻者的身上，紧贴地面的机枪火力更加无情地疯狂扫射。敌人拼死抵抗，阻止进攻者靠近铁丝网。果然未能靠近。十六道波浪只有最后三道刚滚到铁丝网跟前，滚到被炸得七零八落、东倒西歪、柱子被烧焦的铁丝网前面，就象撞到了石岸上，碰得粉碎，化作一股股的溪流、一阵阵的雨点倒流回来……

那一天，有九千多人惨死在离斯维纽哈村不远的荒凉的沙土地上。

过了两个钟头，进攻又开始了。土耳其斯坦军团的第二师和第三步兵师的队伍出动了。第五十三步兵师和西伯利亚第三七步兵旅，从左面的缝隙中插进了第一道战壕，土耳其斯坦人的右翼，第三精兵师的几个营也出击了。

特别军团第三十军军长加夫里洛夫中将接到军团司令部的命令，要他调两个师到斯维纽哈方面去。夜里，第八十师的第三二 琴巴尔斯基团、第三一九布古利明斯基团和第三一八切尔诺亚尔斯基团从前线撤了下来，拉脱维亚步兵和刚开到的义勇兵团替换了他们。这几个团是夜间撤退的，虽然如此，其中一个团还是从傍晚起就故意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只是沿着阵地运动了十二俄里以后，才得到了向右转移的命令。各团都开往同一方向，但是，走的道路又各不相同。在第八十师左近走的是第七十一师的第二八三帕夫洛格拉德斯基团和第二八四文格罗夫斯基团。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乌拉尔哥萨克团和第四十四哥萨克步兵团队。

第三一八切尔诺亚尔斯基团在换防以前，驻在斯托霍德河边，离鲁德卡——梅林斯科耶庄园不远的索卡利镇地区。团队赶了一程路以后，第二天早晨，就分散到树林里废弃土屋里，学了四天的法国式的进攻方法；不是以营为单位，而是以半个连为单位列阵进攻，掷弹兵学习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铁丝网的方法，又重新练习了投掷手榴弹的技术。之后，团队又向前开拔了。有三天的工夫都是在树林里，在林间空地上，沿着被炮车轮碾出道道车辙的荒芜小路行进。棉絮般的薄雾被风吹赶着，擦着松树梢，飘过林间空地，就象鸢鹰发现了地上的死兽似的，在冒着热气的灰绿色沼泽地上空盘旋。细雨蒙蒙。人们浑身湿透，怒气冲冲地走着。走了三天，在离进攻地区不远的大波列克村和小波列克村驻了下来。休息了几天，准备向死亡的道路上进军。

这时候，一个哥萨克特别连与第八十师师部一同向即将发生战斗的地方开来。鞑靼村第三期应征的哥萨克都编进了这个连。第二排全是同村的人：独臂阿列克谢·沙米利的两个弟弟——马丁和普罗霍尔，原莫霍夫蒸气磨坊的机器匠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麻子阿丰卡·奥泽罗夫，原村长马内茨科夫，沙米利家的邻居——额发特别长、瘸腿的叶夫兰季·加里宁，身材长得很不匀称的大个子哥萨克博尔谢夫，短脖子、象狗熊似的扎哈尔·科罗廖夫，全连的活宝加夫里尔·利霍维多夫——这是个罕见的长得象野兽一样的哥萨克，由于一贯毫无怨言地忍受七十岁的老娘和妻子（一个面目丑陋，但很放荡的娘儿们）的殴打而闻名，——还有许多别的人，都分配在第二排和同连的其他排里。一部分哥萨克原来是在师部当传令兵，但是十月二日由枪骑兵替换了他们，这个连就根据师长基琴科将军的命令，被派到前线来了。

十月三日凌晨，连队开进了小波列克村。这时候，第三一八切尔诺亚尔斯基团的第一营正从那里出发。士兵们从那些被遗弃的、东倒西歪的小房里向外奔跑，在街上排好了队伍。一个面色黝黑的年轻准尉在最前面的那个排旁边走动。他从军用袋里往外掏着，剥着巧克力糖（他那湿润、红艳的嘴唇边沾满了巧克力糖），在队列前来回踱着，长得拖到地面、大襟上尽是干结的污泥的军大衣象绵羊尾巴似的在两腿中间摆动。哥萨克在街的左面走。机器匠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走在第二排最右边的一行里。他留心看着脚下，迈步跨过水洼。步兵那边有人叫了他一声，他便扭过头来，顺着步兵的行列瞟了一眼。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亲爱的老朋友！……”一个身材矮小的步兵走出队伍，象鸭子似的一摇一晃地朝他跑过来。他边跑，边把步枪往背后甩，但是皮带滑下来，枪托子碰得水壶砰砰直响。

“不认得我啦？把我忘了？”

跑过来的那个矮小的步兵脸上，连颧骨上都长满了象刺猬一样的深灰色的硬毛。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是“钩儿”。

“你从哪儿来呀，‘小酒杯’？……”

“这不是……当兵来了嘛。”

“你在哪一团？”

“在第三百一十八切尔诺亚尔斯基团。真设想到……没想到会遇上老朋友。”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用硬邦邦的手巴掌紧紧地握住“钩儿”肮脏的小手，高兴、激动地笑了。“钩儿”迈开大步，后来变成了小跑，跟在他后面走着，仰脸看着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眼睛，他的两只蕴藏着仇恨的、间距很近的小眼睛显得格外温柔、湿润。

“我们是去进攻的……你看……”

“我们也是往那儿开。”

“喂，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你可好啊？”

“唉，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也是这样。从一九一四年起我就没有爬出过战壕。我既没有家，也没有亲人，可我为什么要去打仗……牝马跑有心，小儿马却是跟着瞎跑。”

“你还记得施托克曼吗？我们的好宝贝，奥西普·达维多维奇呀！要是他现在能给咱们分析分析就好啦。这个人……啊？是个了不起的人哪……啊？”

“他准会说明白的！”“钩儿”摇晃着小拳头，兴高采烈地叫道，刺猬似的小脸笑得皱成一团。“我记得他！我了解他，比了解我爸爸还深刻。父亲我倒并不放在心上……你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吗？毫无音信？”

“他在西伯利亚……”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叹了一口气。“蹲监狱哪。”

“怎么？”“钩儿”又问了一声，象翠鸟似的，在身材高大的伙伴身边跳跃着，尖尖的耳朵竖起来。

“他在坐监牢哪。说不定这会儿已经死了。”

“钩儿”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忽而向后看看连队排队的地方，忽而看看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瘦削的下巴，看看那个在下嘴唇下面，正当中的深窝。“多多保重！”他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硬邦邦的手掌里抽出自己的手，告别说。“大概，咱们再也见不到啦。”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左手摘下军帽，弯下身子，抱住“钩儿”干瘦的肩膀。他们俩互相热烈亲吻，好象真是要永别了，“钩儿”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突然，他慌张起来，脑袋缩进肩膀里，这样一来，军大衣的灰领子上就只看见有两只扎煞着的、深红色尖尖的耳朵了，他弓着背，虽然在平地上，却跌跌撞撞。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又从队伍里窜出来，颤抖地喊道：“喂，小老弟，亲人哪！你过去可是个狠心肠的人……记得吗？你过去可是个硬汉子……啊？”

“钩儿”扭过泪痕纵横，显得苍老的脸，叫了一声，用拳头捶着从敞开的大衣和褴褛的衬衫领子里面露出来的、瘦骨嶙嶙的黝黑的胸膛。

“过去是啊！过去是个硬汉子，可现在叫他们糟蹋坏啦！……灰马给累垮啦！……”

他还嚷了几句别的话，但是连队已经转进另一条街，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就看不见他了。

“这不是‘钩儿’吗？”从后面走过来的普罗霍尔·沙米利问他说。

“他是个人，”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嘴唇哆嗦着，抚弄着肩上的步枪背带，闷声回答说。

队伍一出村口，沿途就不断遇到伤兵。起初是一个一个的，后来就

三五成群了，再往前走——就是密密麻麻的，一群一样的。几辆装满了重伤号的大板车慢悠悠地晃着。拉车的老马都瘦得可怕。瘦削的脊背被鞭子抽得皮开肉绽，露出了沾着一点儿皮毛的骨头。马吃力地拖着四轮车，呼哧呼哧地喘着，伏下身子，大汗淋漓的脑袋几乎要擦着地了。有时候，一匹骡马停下来，有气无力地鼓动着深陷的瘦骨嶙峋的肋部，垂下由于瘦弱而显得特大的脑袋。鞭子的抽打又强使它离开原地，于是它先向这边一晃，又向那边一晃，离开原地向前走了。伤兵们抓着车厢三面的木杆，跟车走着。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连长挑了个面貌和气的人问道。“土耳其斯坦军团第三师。”

“今天受伤的吗？”

那个兵扭过头去，没有回答。连队离开大道，朝着约有半俄里远的树林子走去。第三一八切尔诺亚尔斯基团的几个连也相继从村子里开出来，踏着沉重的步子跟在后面。远处，被雨水冲得变了色的阴沉的天空中，飘着一只系在地上的德国人的气球，象个一动不动的灰黄色斑点。

“你们瞧啊，乡亲们：那儿挂着个什么怪玩意儿！”“一根大灌肠。”

“该死的东西，它在那儿侦察军队的活动情况哩。”“难道你以为——把它挂得那么高只是好玩啊？”“噢，多高呀！”

“那还用说吗？炮弹恐怕也打不到。”

切尔诺亚尔斯基团第一连在树林子里赶上了哥萨克部队。黄昏前，他们都蜷缩在湿淋淋的松树下面，雨水直往脖领里灌，冻得脊背上直打冷战：禁止生火，而且在雨地里也很难生着火。天快黑了，才让他们进入战壕。只有一人多深的浅壕里积了有几俄寸深的水。到处是污泥、烂树叶和天鹅绒般轻柔的秋雨的清淡气味。哥萨克们掖起军大衣襟，蹲在战壕里抽烟，无精打采地说些单调乏味的话。第二排把出发前发下的叶子烟分完以后，就都围着下土，挤在战壕拐弯的地方。下土坐在一个什么人扔掉的铁丝卷轴上，在讲上星期一阵亡的科佩洛夫斯基将军的故事，他在和平时期就在将军指挥的那个旅里当兵。他没有能说完这个故事，因为排长已经在喊：“荷枪站队！”于是哥萨克们跳起来；他们忍着火烧手指头的疼痛，贪婪地把烟蒂吸尽。连队又从战壕里爬进黑乎乎的松林。他们一面走，一面说些笑话互相鼓劲。有人在吹口哨。

在一片不大的林间空地上，哥萨克们看到了一长串尸体。他们并排躺在那里，肩挨着肩，姿势各异，大多数都非常难看、可怕。有个扛着枪的步兵，腰带上挂着防毒面具，在旁边来回地走着。尸体附近潮湿的土地都踏成了稠泥浆，遍地都是脚印和车轮在草上辗出的一道道深辙。连队就从离死尸堆几步远的地方走过。尸体散发出刺鼻的尸臭。连长命令哥萨克停止前进，他和排长们走到那个步兵跟前。他们在说些什么。这时候，哥萨克们的队伍也乱了，他们摘下军帽，走到死尸跟前，怀着活人想要了解死人秘密的好奇心和内心的战栗、恐怖，仔细地察看着死者的样子。所有的死者都是军官。哥萨克们数了数，共四十七具。大多数都是青年军官，看样子，不过是二十到二十五岁，只有最右边一个戴上尉肩章的是个有些年纪的人。他那张大的、还带着最后一次无声呼叫痕迹的嘴上，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浓密的黑胡子，苍白的脸上两道宽眉毛忧郁地紧锁着。有几个死者穿着沾满烂泥的皮上衣，其余的都穿军大衣。

两三个没有戴制帽。哥萨克们对一个死后身段仍然那么漂亮的中尉看得特别久。他仰面躺着，左手紧按在胸前，右臂伸到一旁去，手里紧握着手枪把。显然，曾经有人想把枪抽出来，——因为在他那惨黄、粗大的手腕上留下很多白指甲痕，但是那铁把儿似乎与手溶化在一起，——掰不开了。淡黄色鬃发、歪戴着军帽的脑袋，好象是在亲吻似的脸颊紧贴在地上，发青的橙黄色嘴唇伤心地、迷惑不解地紧撇着。他右边的一具尸体脸朝下横在那里，后腰上的饰带已经脱落的军大衣象驼峰似的在脊背上鼓起来，露出两条青筋暴起、健壮的腿，腿上穿着草绿色的裤子，脚上穿着后跟歪斜的细皮短靴子。他头上没有帽子，天灵盖也没有了，是被炮弹片齐整地削掉的；四周围着一圈湿淋淋发缕的空脑壳里闪耀着艳红的雨水。他后面，横着一个矮小结实、没有脸的军官，穿着敞怀的皮上衣和破军便服；下巴骨斜依在裸露的胸膛上，头发底下，白亮、狭窄的前额上挂着一片烧焦的皮肤。在硬腭和额尖中间是一些碎骨片和一堆紫红色的稀汤。再过去一点儿——是一堆胡乱堆集的残肢和军大衣碎片以及一条扭在原本是长头的地方的压烂了的腿。再远一点——横着一具简直还是孩子似的尸体，丰满的嘴唇和孩子般椭圆脸；一排机枪子弹打穿了他的胸部，军大衣上打了四个窟窿，烧焦的棉花从窟窿里扎煞出来。

“这个……这个小家伙临死的时候呼叫的是谁呢？妈妈？”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结结巴巴，牙齿磕打着说道，然后猛地转过身去，象瞎子似的走开了。

哥萨克们画着十字，头也不回，急急忙忙走开。后来，大家都保持沉默，很久没有说话，穿过狭小的林间空地，急于要忘掉刚才目睹的一切。在一排密集的、被人遗弃的土屋附近，连队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军官们跟一个从切尔诺亚尔斯基团团部来的传令兵一同走进一间土屋，这时候，麻子阿丰卡·奥泽罗夫才抓住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只手，低声说道：

“那个小伙子……就是最后的那具尸体……你看，他大概一生连个娘儿们也还没有亲过……就这么把他宰啦，这算怎么回事呀？”

“哪里弄来这么多呀？”扎哈尔·科罗廖夫插嘴说。

“他们是去进攻的。那个看守死尸的兵说的，”博尔谢夫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哥萨克们都“稍息”站着。黑暗笼罩着树林。风吹动乌云，把它们吹散，露出远方紫色的星光。

这时候，在那间连队军官们集合的土屋里，连长把传令兵打发走以后，打开文件，在小蜡烛头的微光下，看了命令的内容，然后念道：

十月三日的黎明，德国人用毒瓦斯毒死了第二五六团的三个营，并且占领了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兹命令你们开赴第二道防线，与第三一八切尔诺亚尔斯基团第一营取得联系后，即驻守在第二道防线地段，以便于今夜将敌人逐出第一道防线。你们的右翼将是第二营的两个连和第三精兵师法纳戈里斯基团的一个营。

军官们估计了一下情况，抽完一支烟后，走出土屋。连队前进了。

哥萨克们在土屋附近休息的时候，切尔诺亚尔斯基团的第一营已经走到他们前面，到了斯托霍德河桥头。精兵团的一个火力强大的机枪哨

在守卫这座桥。上士向营长报告了情况，于是这个营的部队过桥后就分开了：两个连向右开去，一个连向左开去，第四连跟着营长留作预备队。几个连都排成了散兵线向前推进。稀疏的树林已经被枪炮打得千疮百孔。步兵们小心翼翼地探着脚下松软的土地前进，偶尔有一个人跌倒了，就悄悄地骂起娘来。“钩儿”走在最右边一个连里，从排尾倒数第六个。听到“预备”的口令以后，他就搂住枪机，端着步枪，刺刀尖划着灌木的叶子和松树树干，向前走。两个军官沿着散兵线，从他身旁走过；他们压低嗓音在谈话。连长的圆润、饱满的男中音在诉苦：“我的旧伤口又裂开啦。都怪他妈的那个鬼树墩子！您明白吗，伊万·伊万诺维奇？在这样的黑夜里，我撞在树墩子上，腿上的旧伤口裂开了。我不能走啦，只好回去啦。”连长的中音沉默了一会儿，走远了，语声就更低微。“您就负责指挥这半个连吧，波格丹诺夫负责那半个连，我……说实在的，真不行啦，我非回去不可啦。”

别利科夫准尉的次中音象狗叫一样沙哑地回答道：

“也真怪！一要打仗，您的旧伤口就会迸裂。”

“我请您住嘴。准尉先生！”连长提高嗓门说。

“算啦，请吧！您请回吧！”

“钩儿”倾听着自己的和别人的脚步声，听到身后一阵急促的、灌木丛的沙沙响声，他明白：连长向后转了。过了一会儿，别利科夫和上士走到连队左翼去时，嘟囔道：

“……这帮无赖，他们敏感得很！只要一动真格的，他们就有病，或者他们的旧伤口又迸裂啦。而你这个初学乍练的新手，就得指挥半个连……混帐东西！我真想把这帮家伙送去当……列兵……”

话声突然沉寂下去，“钩儿”就只听见自己的脚步踏在泥泞的土地上的呱唧声和耳朵里嗡嗡的耳鸣声了。

“喂，老乡！”有人从左面悄悄嘶哑地招呼道。

“怎么？”

“去进攻吗？”

“去——进攻”“钩儿”答道，正在这当儿他滑倒了，一屁股滑进一个积满雨水的弹坑。

“真黑……”左面那个人说。谁也看不见谁，走了一会儿，突然那个嘶哑的声音就在“钩儿”的耳边说起话来：

“咱们并排走吧！省得那么可怕……”

他们在泥泞的土地上挪动着湿胀的靴子，又沉默不语了。一钩朦胧的新月忽然从云层里钻出来，有几秒钟的工夫，闪着黄色的磷光，可是立刻又象鲫鱼一样钻进浮云中去，等再度浮上明净的夜空时，洒下一片朦胧的月色；湿淋淋的松针闪烁着点点磷光，——月光下，松针散发出来的气味似乎更浓烈了，潮湿的土地透出的寒气更加刺骨。“钩儿”瞥了旁边的人一眼。那人突然站住，好象被打了一下似的，晃了晃脑袋，张开了嘴唇。“你瞧！”他出了口气。

离他们有三步远的松树旁，一个人大叉开腿站在那里。“人——人，”“钩儿”说，或者只是想要说。

“你是什么人？”跟“钩儿”并排走的那个兵突然把枪顶到肩膀头上，大声喊道。

“什——么——人？我要开枪啦！……”

站在松树下面的人一声也不吭。他的脑袋就象向日葵的花盘一样，耷拉到一旁。

“他睡着啦！”“钩儿”哈哈地笑起来，他摇晃着身子，用勉强发出的笑声鼓舞着自己，往前走。

他们走到那个站着的人跟前。“钩儿”伸长了脖子看去。他的同伴用枪托子碰了碰那个一动不动的灰暗的人。

“喂，你这个奔萨人哪！睡着啦，老乡？……”他嘲笑说。“怪物，你是怎么啦？……”声音忽然卡住了。“是个死人！”他向后退着喊道。

“钩儿”吓得磕打着牙齿，跳到一边，这时松树下面立的那个人象棵被锯倒的树一样，倒在一秒钟前他站过的地方。他们俩把死尸翻了个个儿，让他脸朝上，这才弄明白，原来他是中了瓦斯毒，想逃避已侵入肺部的死神，最后却在松树下面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是第二五六步兵团的三个营中的一个士兵。他是个身材高大、宽肩膀的小伙子。他放肆地仰着脑袋躺在那里，满脸都是跌倒时沾上的黏泥浆，一双中了瓦斯而变淡了的眼睛，胀紫的、肉滚滚的舌头象块黑宝石，从他的咬紧的牙缝里伸出来。

“看在上帝面上，咱们走吧，走吧！让他在这儿安息吧，”同伴揪着“钩儿”的手，耳语说。

他们继续前进，立刻又遇到了第二个死尸。死尸越来越多。有几处，被毒死的人成堆地躺着，有些蹲着就僵死在那里，在通到第二道防线去的交通壕进口处，横着一具尸体，身子缩成一团，由于痛苦而咬烂的手塞在嘴里。

“钩儿”和缠上他的那个士兵跑步追上已经走到前面去的散兵线；他们跑到散兵线的前面，并排走去。他们一同跳进弯弯曲曲向暗夜伸去的黑洞洞的战壕里，然后往不同方向走去。

“应该在土洞里搜索一下。也许还剩下什么吃的东西哩，”同伴犹豫不定地向“钩儿”提议说。

“走，去搜授。”

“你——往右，我——往左。在我们的人还没有到达以前，咱们先搜查搜查。”

“钩儿”划着一根火柴，走进第一个大敞着门的土洞里，可是立刻又象被弹簧弹出似的，从那里蹿了出来；土洞里十字交叉地横着两具死尸。他毫无结果地搜查了三个土洞，又踢开了第四个土洞的门，差点儿没被一声陌生的响亮喊声吓一个跟头。

“什么人？”

“钩儿”浑身象火燎似的，一声不响地向后跑去。

“是你吗，奥托？为什么你来得这样晚呀？”一个德国人从土洞里走出来，懒洋洋地耸动着肩膀，整好披在身上的军大衣，问道。

“举手！举起手来！投降吧！”“钩儿”沙哑地喊道，就象听到了

奔萨是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工业城市。

原文为德文。

原文为德文。

“准备战斗！”的口令似的，端起枪，摆出劈刺的架式。

吓得说不出话来的德国人慢慢地举起手，斜扭过身子，眼睛象中了邪似的瞅着正对着他的寒光闪闪的刺刀尖。他的军大衣从肩膀上滑下来，单排扣的灰绿色军服上衣的腋下象波纹似的皱了起来，两只举起的做工的大手直哆嗦，手指在颤动，仿佛在弹看不见的琴键似的。“钩儿”站在那里，没有改变姿势，打量着德国人高大、健壮的身体、军服上的铜扣子、两边有缝的短筒皮靴和歪戴着没有遮檐的军帽。后来他突然一下子改变了姿势，好象是有股力量在他穿得很不舒展的军大衣里推了他一下，身子晃了晃；喉咙里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声音——象是咳嗽，又象抽泣；他走到德国人跟前。

“你跑吧！”他用空洞的、变了调的声音说道。“跑吧，德国人！我跟你无怨无仇。我不会开枪。”

他把步枪靠在战壕的墙上，伸长身子，踮着脚尖，抓到德国人的右臂。他这些坚定的动作征服了俘虏；德国人放下手来，仔细地听着陌生人说话的奇怪语调。

“钩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僵硬的、被二十年的劳动弄得伤痕斑斑的手伸给他，握住德国人的冰凉的、不知所措的手，并把他的手掌抬起来；丁香花瓣似的残月照在这只布满了棕色老茧子的黄色小手掌上。

“我是工人，”“钩儿”说，好象是冻得直哆嗦。“为什么我要杀死你呢？跑吧！”他用右手轻轻地推了推德国人的肩膀，向黑乎乎的树林子指了指。“跑吧，傻瓜，要不我们的人马上就要来……”

德国人一直还在看着“钩儿”伸出去的手，身子微微向前俯着，紧张地、聚精会神猜想那些听不懂的话的含意。就这样，又过了一两秒钟；他的目光和“钩儿”的相遇了，德国人的目光里忽然闪出了欢快的微笑。德国人向后退了一步，张开两臂向前伸去，紧紧地抓住“钩儿”的双手，摇晃起来，脸上闪耀着激动的笑容，他弯下身子，直盯着“钩儿”的眼睛。

“你要放掉我吗？……噢，现在我明白啦！你是俄国工人？跟我一样，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吗？是吗？噢！噢！这简直是象做梦……我的兄弟，我怎样能忘记呢？……我简直无法表达我的……你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勇敢的小伙子……我……”

“钩儿”在他根本听不懂的语言激流中，只听懂了一句熟悉的问话：“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吗？”

“是的，我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你快跑吧……别了，老兄。把手给我！”

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的巴伐利亚人和小个子的俄国士兵——通过感觉互相理解以后，他们相对而视。巴伐利亚人耳语道：

“在将来的阶级战斗中，我们将要站在一个战壕里。不是吗，同志？”

他象只灰色的大野兽似的，跳上战壕的胸墙。树林里响起了走近的散兵线的刷刷的脚步声。走在前面的是一队捷克侦察兵，由一个军官率领着。他们差点儿把一个在土洞里搜寻食物、这时刚从那里爬出来的士兵

打死。“自己人！你没看见……”那个兵士一看见乌黑的枪口正冲着他，惊骇地大声喊道。

“自己人哪！”他又说了一遍，象小孩子似的，把一块黑面包紧抱在胸前。

下士认出是“钩儿”，就跳过战壕，激动地用枪托子朝他的脊背捅了一下。

“我要把你打烂！打得你鼻孔冒血！你上哪儿去啦？”“钩儿”无精打采、软弱无力地走着，就连这一枪托子也没有起什么作用。他晃了一下身子，然后用使下士大吃一惊的、完全不象他的声音的、亲切的语调回答说：

“我走到你们前头去啦。你别打人啦。”

“可是你也别乱窜啦！一会儿落在后头，一会儿又跑到前头。你不懂得军规吗？是头一年当兵，还是怎么的？”下士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有叶子烟吗？”

“只剩些碎末儿啦。”

“抖出来过过瘾吧。”

下士抽着烟，走到排尾去了。

已经是黎明时分，捷克侦察兵正好撞上了德国人的监视哨。德国人一排齐射，划破了寂静。然后以同样的间歇时间，又齐射了两排。一个红色的信号弹在战壕上空升起，人声喧闹起来，信号弹的紫色火花还没从空中消失，德国人已经开炮了。轰！轰！——紧跟着第一次的轰隆声又响了两下：轰！轰！咯咧，咯咧，吱吱吱！——炮弹的飞鸣声越来越刺耳，象钢钻一样，穿透空气，呼啸着从前面那半连士兵头顶上掠过；沉寂了一瞬间——远处，在斯托霍德河渡口附近，响起了已经减弱的爆炸声——咚咚！……咚咚！……

第一次齐射后，走在捷克侦察兵后面约四十沙绳远的散兵线卧倒了。信号弹爆出了一片红色的光亮；“钩儿”借着光亮，看到士兵们都象蚂蚁一样在灌木丛中和树林里爬行，已经不再嫌恶泥泞的土地，而是紧贴在地面上，寻找藏身之地。人们在每条小沟里乱爬，伏在每块稍稍隆起的坡坎后面，把脑袋扎进每个小坑里。但是当噼噼啪啪的机枪火力象五月的暴雨一样，猛烈地扫射、摧毁树林的时候，进攻者终于支持不住；都开始往回爬，把脑袋拚命缩进肩膀里，象毛毛虫一样紧贴在地面蠕动，不论手还是脚，都连弯也不敢弯一下，只是象蛇一样扭动，在身后的湿泥上留下一道光滑的印迹……有些人跳起来，飞奔而去。爆破性枪弹在树林子里呼啸肆虐，象吧咂嘴一样爆裂开来。炸落松针，劈裂松树，象毒蛇的芯子一样刺进地里去。

退回第二道战壕时，前面那半个连损失了十七个人。在不远的地方，特别连的哥萨克们正在调整队伍。他们走在前面那半个连的右边一点儿，小心摸索前进，由于预先消灭了德国人的哨兵，本以为可以打德国人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当朝捷克侦察兵打了一排枪以后，德国人全线都被惊动了。他们盲目射击起来，打死了两名哥萨克，打伤了一名。哥萨克把伤号和阵亡的都抬回来，他们整顿队伍，在交谈着：

“应该把我们的人埋掉。”

“这用不着咱们操心，他们会埋掉的。”

“应该多为活人想想，死人的需要已经很少了。”

过了半点钟，接到团部的命令：“兹命令你营会同哥萨克特别连，在炮兵轰击完毕后，向敌人进击，并将敌人逐出第一道战壕。”

稀疏的炮击一直进行到中午十二点。哥萨克和步兵都布上岗哨，躲在土洞里休息。中午时分，开始冲锋了。在他们左面一点的主要地段，大炮还在轰鸣，——那里也重新发动进攻了。

右翼的最末端是外贝加尔斯克的哥萨克，左面一点是切尔诺亚尔斯基团和哥萨克特别连，再过去一点是法纳戈里斯基精兵团，再过去就是琴巴尔斯基团、布古利明斯基团、第二八步兵团、第二一一步兵团、帕夫洛格拉德斯基团、文格罗夫斯基团；第五十三师的几个团在中心地区展开进攻。左翼全是第二土耳其斯坦步兵师的部队。所有地区都在轰响，——俄国人在全线发动了进攻。

特别连排成稀疏的散兵线前进。它的左翼和切尔诺亚尔斯基团的右翼相接。刚推进到能看见战壕顶脊的地方，德国人就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反击。连队跳跃式前进，没有喊杀声；一会儿卧倒，倒空步枪的枪膛，装好子弹，又爬起来往前冲一阵。最后，卧倒在距战壕五十步的地方，就再也前进不了。敌人的炮火压得他们只能不抬头进行射击。德国人在整个阵地前沿都布满了带铁丝网的鹿砦。阿丰卡·奥泽罗夫扔出两个手榴弹，手榴弹在铁丝网边跳了一下，爆炸了。他刚一抬身，想扔第三个，这时一颗子弹打进他的左肩下，从屁股旁边穿了出来。卧倒在离他不远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看见，阿丰卡·奥泽罗夫轻轻地蜷了蜷腿就再也不动了。普罗霍尔·沙米利——独臂的阿廖什卡的弟弟——也被打死了；第三个倒下去的是前任村长马内茨科夫；子弹立刻又打中了沙米利家的邻居，留着一圈头发的瘸子——叶夫兰季·加里宁。

半个钟头的工夫，第二排就牺牲了八个人。大尉——连长和两个排长都阵亡了，连队失去了指挥，就向后爬去。一直爬到炮火打不到的地方，哥萨克们才停了下来，聚在一起——人少了一半。切尔诺亚尔斯基团的士兵也退下来了。第一营的损失更为惨重，但是团部不顾这一切，又传下命令：“立即恢复冲锋，务必把敌人逐出第一道战壕。这次全线反攻的胜利，对成功地恢复最初的战场形势，具有重大的意义。”

连队分散成稀疏的散兵线，又开始进攻了。在德国人的歼灭性炮火打击下，又在离战壕一百多步远的地方卧倒了。队伍的人数又在不断地减少，被死亡的恐怖吓得发疯的人们拚命往地里钻，躺在那里，脑袋也不抬，一动也不动。

黄昏以前，切尔诺亚尔斯基团的那半个连动摇了，爬起来就往回跑。“咱们被包围啦！”的喊声传到了哥萨克们的耳边。哥萨克也爬起来，撞断灌木，丢下枪枝，连爬带滚，向后退去。逃到安全地带以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倒在一棵被炮弹炸断的松树底下，缓了缓气，立即就看到了朝他走来的加夫里尔·利霍维多夫。他象醉汉似的脚步乱踏，两眼看着地面，一只手好象在空中捉什么东西，另一只手仿佛在拂去脸上看不见的蛛网。他的步枪和马刀全不见了，汗湿的棕色头发直垂在眼前。他绕过一片空地，走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跟前，停下来，用歪斜、恍惚不定的目光看着地面。他的膝盖轻轻地抖动着，腿弯了下去，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觉得，利霍维多夫蹲下去的样子好象是为了要飞起来似

的。

“是啊……你知道，怎么能……”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刚开口想说什么，只见利霍维多夫的脸抽搐起来。

“你住嘴！”利霍维多夫叫道，然后蹲了下去，扎煞着手指头，惊讶地四面张望着。“你听着！我来唱支歌，神鸟飞到猫头鹰跟前，说：

你说说，亲爱的猫头鹰，
你说说，库普列亚诺夫娜，
谁比你的官大，谁比你的官高？
老鹰是国王，
老鹳是少校，
老鸱是大尉，
山鸽是乌拉尔的哥萨克，
家鸽是近卫军，
斑鸠是常备兵，
白头翁是加尔梅克人，
寒鸦是茨冈少女，
喜鹊是贵妇人，
灰脖鸭是步兵，
鸿雁是摩尔达维亚女人……”

“你等等！”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脸色苍白，请求说。“利霍维多夫，你这是怎么啦？……病了吗？啊？”“别打岔儿！”利霍维多夫的脸都涨紫了，努着发青的嘴唇，傻笑着，仍然用那种令人不舒服的朗诵调子继续唱道：鸿雁是摩尔达维亚女人，

野雁是傻瓜，
天鹅是捣蛋鬼，
白嘴鸦是炮队，
黑老鸱是巫师……
鱼鹰是提琴手……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跳起来，说：

“咱们走吧，咱们到自己人那儿去吧，不然的话，德国人会把咱们捉去的！你听见了吗？”

利霍维多夫挣脱手，嘴唇上挂着冒热气的唾沫，急急忙忙地继续唱道：

夜莺是音乐家，
燕子是巨人，
仙鹤是光肚汉，
翠鸟是税吏，
麻雀是十人长……

歌声突然中断了一下，但又沙哑地拖着长声唱起来。从他那齜着牙的嘴里进出的已经不是歌声，而是越来越刺耳的狼嚎了。尖利的犬牙上沾满了珍珠似的唾沫珠。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恐怖地看着不久前的好伙伴发疯的斜眼，看着他那头发紧贴在头皮上的脑袋和象蜡塑的耳朵。利霍维多夫已经是在愤怒地吼叫：

军号奏起光荣的凯歌。
我们渡过了多瑙河
土耳其的苏丹 已经战败，
基督的信徒被解放出来。我们象蝗虫一样，
飞过山岗。
所有的顿河哥萨克，
都端着别旦式 步枪。
我们要把你们这些小火鸡，
个个都剥得精光。
把你们的孩子，
全当俘虏带回家乡。

“马丁！马丁，到我这儿来！”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看到马丁·沙米利正一瘸一拐地从林间空地上走来，就大声喊起来。马丁拄着步枪走过来。

“快帮我把他领走。你看见了吗？”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用眼睛看了看疯子说。“他吓坏啦。血全都涌到脑袋里啦。”沙米利从衬衣上撕下一只袖子，包扎好受伤的腿；他看也不看利霍维多夫，挽住他的一只胳膊，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架着另一只，走了起来。

我们象蝗虫一样，
飞过山岗……

利霍维多夫的喊声已经弱了。沙米利痛苦地皱着眉头，央求他说：

“你别叫嚷啦！看在基督面上，别叫嚷啦！你已经飞够啦！别叫嚷啦！”

我们要把你们这些小火鸡，
个个都剥得精光……

疯子从两个哥萨克的手里挣脱出来，不停地唱着，只是偶尔用手巴掌按按太阳穴，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下垂的颞骨直哆嗦，发疯的、冒着热气的脑袋朝一边歪着。

旧时对土耳其皇帝的称呼。

旧式的独弹军用步枪，即俗说的“单打一”。

第四章

在斯托霍德河下游约四十俄里的地方，正在激战。密集的炮火已经不停地轰鸣了两个星期。每天夜里，远天紫红色的夜空就被探照灯的折光切得支离破碎，它们象淡红的霞光闪耀着，互相眨着眼睛，使那些从这里遥望这一片霞光似的战火的人们也不寒而栗。

第十二哥萨克团驻守在一片荒芜的沼泽地。白天偶尔朝那些在浅壕中来回跑的奥地利兵射击一阵，夜里就在沼泽地的保护下睡觉，或者打牌；只有哨兵们在监视着激战地方燃起的惊心动魄的火光。

在一个冰冷的夜晚，当远处战火的反光把夜空照得通亮的时候，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走出土屋，顺着交通壕钻进战壕后面小山岗上那座象黑脑袋瓜儿上的灰发似的树林里，躺在空旷、芳香的草地上。土屋里是一片烟雾、恶臭，叶子烟的褐色雾气象带縲的桌布似的高悬在小桌上空，桌旁，八个哥萨克在斗牌。树林子里、山岗上，却吹着阵阵的微风，就象是一只看不见的飞鸟的翅膀搨来似的；严霜打过的野草散发着说不出的忧郁气味。黑暗压在被炮弹打得七零八落的树林顶上，夜空中，小熊星座的朦胧光辉正在暗下去，北斗星座横在银河旁边，象辆翻倾的、车辕斜翘起的大车，只有北极星在北方的夜空熠熠发光。

葛利高里眯缝起眼睛，遥望着北极星，星星的寒光并不很亮，但却非常刺眼，使他的睫毛下涌出同样冰冷的泪花。

躺在这儿的土岗上，他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从下亚布洛诺夫斯基村到亚戈德诺耶阿克西妮亚那里去的一夜；怀着刀绞似的剧痛想起了她。记忆绘出了被时间模糊了的、亲切而又陌生的脸形。葛利高里的心突然跳得非常厉害，他力图再现最后一次看到的那张两颊带着紫色鞭痕，痛得扭歪了的脸；但是记忆却硬将另一张稍微歪头的、带着得意笑容的脸推出来。你看她扭回头来，两只火焰般的黑眼睛挑衅地、充满激情地从下到上打量，两片多情、贪婪、红艳的嘴唇悄悄倾吐着非常温柔、热情的话，然后又慢慢地扭过头去，黝黑的脖子上垂着两绺毛茸茸的发卷……他曾经特别喜欢亲吻这些发卷……

葛利高里哆嗦起来。他仿佛觉得，有一瞬间闻到了阿克西妮亚头发上淡淡的醉人香气；他全身蜷缩在一起，张开鼻孔，但……不是！而是陈积的落叶撩人的气息。阿克西妮亚椭圆的脸变得暗淡，模糊起来，飘散开去。他睁开眼睛，把手掌放在粗糙的地上，眼睛一眨不眨地久久地注视着那棵折断的松树后面，天边的北极星，象一只美丽的蓝蝴蝶在原地飞颤。

一些不连贯的、零碎的记忆使阿克西妮亚的形象暗淡下去。他想起了和阿克西妮亚决裂以后，在鞑靼村家里度过的那几个星期；夜里——是娜塔莉亚的贪婪无厌的亲热，仿佛要竭力补偿先前那种处女般冷淡的欠债；白天——就是家人亲切的、几乎是谄媚的关心和尊敬，村里的人就是这样极端尊敬地欢迎他这第一个获得乔治勋章的人。葛利高里到处——连在家里也一样——都会遇到从一旁投来的尊敬的目光，——人们刮目相视，好象不相信他就是原来那个葛利高里，就是以前那个任性、浪荡的小伙子。老头子们象跟平辈人一样在会场上和他谈话，见面时，总要脱帽还礼，姑娘和娘儿们都用毫不掩饰的艳羨目光，打量着他那威

武的、稍微有点儿驼背的、穿着佩有挂在条带上的十字勋章的身影。他看得出，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由于跟他并肩走进教堂或到练武场上去而感到特别自豪。这付混着谄媚、尊敬、和赞美等各种成份的复杂、灵验的毒药，渐渐地把他心里种下的真理种子毒死，从意识中拔掉。葛利高里从前线回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再回到前线去的时候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那种从母亲的乳汁里吮吸的、培育了一生的哥萨克气质战胜了伟大的人类真理。

“我知道，葛利什卡，”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送别的时候，喝了几杯酒，激动地抚摸着满头略带黑丝的银发，说道，“我早就知道，你会出息成一个出色的哥萨克。在你一周岁那天就试验过啦，按照哥萨克祖传的习惯，我把你抱到院子里，你记得吗，老太婆？放在马上。你这个狗崽子，就知道用小手抓马鬃啦！……那时候我就猜到，你准会有出息，——果真出人头地啦。”

葛利高里作为一个出色的哥萨克重又回到了前线；从心眼里不能跟这场荒谬的战争妥协，但又忠实地维护着哥萨克的光荣……

一九一五年。五月。德国人的第十三钢铁团在奥利霍夫奇克村附近以步战阵形，踏着碧绿的草地攻上来了。机枪哒哒地响着。埋伏在河岸上俄军连队的一挺重机枪沉重有力地扫射着。第十二哥萨克团接上火了。葛利高里跟同连的哥萨克排成散兵线向前跑去，他抬头张望，只见似火的骄阳高悬在天空，在沿岸垂满黄羊皮色枝条的河湾里，还有另一个同样的太阳。在他身后，小河对岸的白杨树林后面，隐蔽着看守马匹的哥萨克，前面是德国人的散兵线和正中闪着铜鹰的钢盔。微风吹拂着射击冒出的灰色的带苦艾味儿的轻烟。

葛利高里不慌不忙地射击，仔细地瞄准，在两次射击的间隙，倾听着排长喊的标尺高度的口令，还从容不迫地把一只爬到军便服袖子上的花斑天牛轻轻地放到地上。后来就开始冲锋……葛利高里用包着铁皮的枪托打倒了一个高个子的德国中尉，俘虏了三名德国步兵，并在他们的头顶上向天开枪，迫使他们往小河边逃跑。

一九一五年七月，他跟一个哥萨克排，在拉瓦—鲁斯卡附近救回了一个被奥地利人俘虏去的哥萨克炮兵连。就在这次战斗中，他迂回到敌人背后，用手提机枪向正在进攻的奥地利人猛烈射击，打得他们狼狈逃窜。

突过巴扬涅茨时，他在白刃战中俘虏了一个肥胖的奥地利军官，把这个胖家伙象放只绵羊一样横放在马鞍上，向前奔驰，一路上都在闻着军官散出的屎尿臭味，感觉到这个大汗淋漓，肥胖的身躯吓得在不停地哆嗦。

葛利高里躺在光秃秃的黑土岗顶上，特别清楚地想起了和凶狠的仇人——司捷潘·阿斯塔霍夫相遇的情形。这是在第十二团从前线上撤下来，袭击东普鲁士的时候发生的。哥萨克的战马踏毁德国人的精耕细作的田地，哥萨克烧光了德国人的房屋。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就到处是一片火海，烧黑的墙壁废墟里和塌陷的瓦屋顶上，余烬还在冒烟。他们这个团在司托雷平城下与第二十七顿河哥萨克团一同发起进攻。葛利高里匆忙中看见了瘦削了的哥哥、脸刮得光光的司捷潘以及其他一些同村的哥萨克。两个团打了败仗。德国人把他们包围了，当十二个连为了冲

破敌人的包围圈，相继拚命冲杀时，葛利高里看到司捷潘从自己被打死的枣红马上跳下来，在原地不知所措地打转转。葛利高里突然高兴地做出决定，他拚命勒住奔马，等到最后一个连几乎践踏着司捷潘，飞驰过去之后，他纵马来到了司捷潘跟前，喊道：

“抓住马镫！”

司捷潘抓住马镫的皮带，跟着葛利高里的马跑了半俄里。

“别跑得太快！看在耶稣基督面上，不要跑啦！”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道。

他们顺利地冲出了缺口。离逃出火线的连队下马休息的树林子只剩不到一百沙绳远了，但是一颗子弹打在司捷潘的腿上，他松开马镫，仰面倒在地上。风吹掉了葛利高里的制帽，额发遮住了眼睛。葛利高里把头发撩到头上，回头看了看。司捷潘正一瘸一拐地跑到一丛灌木跟前，把哥萨克的制帽扔进灌木丛，坐到地上，急急忙忙地往下脱着镶红条的军裤。德国人的散兵线正一排排地从山岗下面冲上来，葛利高里明白了：司捷潘还想活下去，所以才把哥萨克裤子脱下来，装作步兵。那时候德国人见了哥萨克就杀，不要俘虏……葛利高里在良心的驱使下，掉转马头，奔向灌木丛，跑着就跳下马来。

“骑上去！……”

司捷潘迅速地眨了眨眼睛，这次眨眼，使葛利高里终生难忘。他帮着司捷潘骑到鞍子上，自己抓住马镫，紧靠着满身大汗的马跑起来。

“嗖嗖嗖……”子弹呼啸着热辣辣地从耳旁掠过，爆炸，“砰砰！”

在葛利高里的头顶上，在司捷潘的惨白的脸的上空，在他们周围——处处都是这种钻心的啸叫声：嗖嗖嗖，嗖嗖嗖，后面是一片射击声，就象熟透了的槐树荚在爆裂：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到了树林里，司捷潘爬下马，疼得直歪嘴；他扔掉马缰绳，一瘸一拐地走到一旁。血从左脚上的靴筒里往外流着，每走一步，受伤的腿往下一踏，就从开了绽的破靴子底里流出一道道樱桃色的鲜血。司捷潘靠在一棵枝叶茂盛的橡树上，用手招呼了一下葛利高里。葛利高里走了过去。

“靴子里全是血啦，”司捷潘说。

葛利高里沉默不语，眼往一旁看着。

“葛利什卡，今天咱们进攻的时候……听见吗，葛利高里？”司捷潘用瘪进去的眼睛寻觅着葛利高里的眼睛，开口说。“咱们进攻的时候，我从后面朝你开了三枪……上帝没让你死。”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司捷潘的尖锐的目光在瘪进去的眼眶里激动地闪烁着。他几乎没有张开咬紧的牙关，说道：“你救了我的命……谢谢……可是为了阿克西妮亚我是不能饶恕你的。我不能强迫自己……你也不要强迫我，葛利高里……”

“我不强迫你，”葛利高里当时回答说。

他们仍然和从前一样，没有和解就分手了。

又想起了……五月里，他们一团人和布鲁西洛夫兵团的残余部队一同在卢茨克附近突破敌军的防线，挺进敌后，骚扰了一番，打击了敌人，

自己也挨了打；在利沃夫附近，葛利高里曾自作主张，领着一个连去冲锋，俘虏了一个奥地利榴弹炮连和全部炮手。过了一个月，有一天夜里，他游过布格河去捉“舌头”。他打倒了一个岗哨上的哨兵，这是个粗壮、有力的德国人，他把压在自己身上的、半裸的葛利高里转了半天之后，便拼命叫喊起来，怎么也不让捆。

葛利高里微笑着想起了这件事。

难道在不久前和很久以前的战场上这样打发掉的日子还少吗？葛利高里牢牢地保持着哥萨克的光荣，一有机会，就表现出忘我的勇敢，疯狂的冒险，他化装混进奥地利人的后方，不流一滴血就拔掉敌人的岗哨；他这个哥萨克大显身手，他意识到，战争初期曾不断折磨他的那种怜惜别人心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变得冷酷无情，铁石心肠，就象大旱时的盐沼地一样，也象盐沼地一样不再吸水，葛利高里的心也容不得怜悯了。他怀着冷漠、蔑视的心情拿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因此以勇敢闻名——荣获四枚乔治十字章和四枚奖章。在难得的几次阅兵大典上，他神气地站在久经战火的团旗下；但是他知道，他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欢笑了；他知道，他的眼睛陷了进去，颧骨也瘦削地凸出来；他知道，很难再亲吻孩子，问心无愧地正视孩子那纯洁无邪的眼睛了；葛利高里知道，自己曾为这一大串十字章和晋升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他把大衣襟塞在腰下，左肘撑着地，躺在土岗上。记忆殷勤地再现了过去的的生活画面；并把遥远的童年时代的一个场景，用纤细的蓝线缝接到贫乏的战争记忆片断上。有一瞬间，葛利高里爱恋、忧伤地把想象中的目光停在这一场景上，但是很快又转移到不久以前经历的事件上来了。在奥地利人的战壕里，有人在出色地弹着曼陀林。轻柔的乐声随风飘荡，匆匆越过斯托霍德河，轻轻地落在洒过无数人鲜血的土地上。天上的星星显得更高了，黑暗更浓重了，沼泽地上已经升起夜半的寒雾。葛利高里一连抽了两支烟，粗鲁而又亲切地抚摸了一下步枪的皮带，一一用左手的指头撑着地，从好客的地上站了起来，走向战壕里去。

土屋里面还在打牌。葛利高里倒在铺板上，还想在走过无数次的、久被遗忘的回忆小径上徘徊，但是他已昏昏欲睡，很不舒服地躺在那里睡着了，而且梦见了渺无边际、被旱风吹干的、开遍了紫红色腊菊的草原，毛茸茸的紫色百里香中没有钉掌的马蹄子留下的痕迹……空旷的草原静得吓人。他，葛利高里，在坚硬的沙土地上走着，但是却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这使他害怕起来……他惊醒了，抬起脑袋，由于睡的姿势不舒服，脸颊上压出了很多斜印，葛利高里吧咂了半天嘴，就象马刚刚闻到一种特别香甜的草味，忽然这种香味却又飘逝了一样。后来就睡熟了，再没有做梦。

第二天醒来，葛利高里无限惆怅，有一种说不出的钻心的乡愁。

“你今天怎么这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梦见家乡了？”“锅圈儿”问道。

“猜对啦。梦见草原啦。心里非常难过……要能回家看看多好啊。真不愿意再给沙皇当兵啦。”

“锅圈儿”宽容地笑笑。他始终和葛利高里住在一间土屋里，对葛

利高里很尊敬，就象一只猛兽对待和它一样凶猛的野兽那样；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发生口角以后，他们之间再没有发生过冲突，而且“锅圈儿”的影响很明显地在葛利高里的性格和心理上都表现出来。战争强有力地改变了“锅圈儿”的世界观。他顽强地、而且固执地滑向否定战争的路上去了，他总在谈论那些背叛祖国的将军和潜伏在沙皇宫廷中的德国人。有一回他竟说出了这样的话：“既然皇后本人是日耳曼血统，就别希望有什么好结果啦。时机一到，她就会很便宜地把咱们出卖……”

有一天，葛利高里把加兰扎的学说的本质告诉了他，但是“锅圈儿”却很不赞同。

“是一支很好听的歌，可惜嗓子有点儿嘶哑，”他拍着自己的灰秃头顶嘲笑说：“米什卡·科舍沃伊就象篱笆上的公鸡，也唱的是这个调调。这些革命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全是瞎胡闹。你要明白，咱们哥萨克需要的是自己的政权，不是别人的政权。咱们需要的是象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那样坚强的皇帝，咱们跟庄稼佬们走的不是一条路，——鹅跟猪不能同群。庄稼佬是想分田地，工人是想给自己增加工钱，——他们能给咱们什么东西呢？土地咱们多得很——用不着说啦！除此以外，咱们还要什么呢？就是这么回事，给咱们个空袋子。咱们这位皇帝是个饭桶，——用不着隐瞒啦。他爸爸比他坚强些，可是就这位也竟眼 着爆发了一九一五年那样的革命，从那儿就他妈的一直往下坡滚。所以这对咱们什么好处也没有。结果他们把皇帝赶跑，那可真不得了，咱们也就大祸临头啦。那时他们就要算老帐啦，就要把咱们的土地分给庄稼佬啦。耳朵要灵一点儿……”

“你总是只想一面，”葛利高里皱了一下眉头。

“你总在说废话。你还年轻，没见过世面。你等着吧，等你再吃些苦头，你就会明白谁对谁错啦。”

谈话照例是这样收场：葛利高里不吭声，“锅圈儿”极力找些别的话来说。

当天就发生了一件使葛利高里很不愉快的事情。晌午时分，跟平常一样，野战厨车停在土岗那边。哥萨克互相追逐着，顺着交通壕急急忙忙地向厨车跑去。科舍沃伊替第三排的人去打饭。他用一根长棍子挑回来一串儿冒着热气的饭锅，他一走进土屋就喊叫：

“这样可不行啊，弟兄们！这是怎么的，难道咱们是狗吗？”“怎么啦？”“锅圈儿”问道。

“拿臭东西给咱们吃！”科舍沃伊愤愤地喊叫道。他猛地一抬头，把象编起来的野蛇麻草似的金色额发甩到脑后，把饭锅放在床铺上，斜眼看着“锅圈儿”提议道：“你闻闻，菜汤有多臭。”

“锅圈儿”趴到自己的锅上，翕动着鼻翅儿闻了闻，皱起眉头，科舍沃伊也不由自主地学着他的样子，抽了抽鼻子，把晦气重重的脸皱了起来。

“臭肉，”“锅圈儿”断然说。

他嫌恶地推开饭锅，看了看葛利高里。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1856—1929）是尼古拉二世的叔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军最高统帅。国内战争期间逃亡国外。

葛利高里猛地从铺板上爬起来，弯下身子，把本来就朝下弯得厉害的鼻子凑到菜汤上，接着他后退了一步，懒洋洋地抬起脚把那只饭锅踢到地上去。

“干么要这样？”“锅圈儿”不解地问道。

“你看不见——为什么吗？你瞧瞧。难道你是瞎子吗？这是什么东西？”葛利高里指着从脚底下向四面淌着的混浊的菜汤说道。

“噢噢噢噢！……是蛆！……老娘啊……我竟没有看见！……这伙食可真不赖啊。这不是菜汤，是面条啊……拿蛆当牛杂碎。”地上，油晃晃的一滩菜汤里，一块象凝血似的红肉块旁边漂着一些身节分明的白蛆。

“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不知道为什么科舍沃伊小声地数着。

一瞬间，大家都沉默不语。葛利高里从牙齿缝里啐了一口吐沫。科舍沃伊拔出刀来，说道：

“咱们立刻逮捕这些菜汤——押送到连长那儿去。”“噢！说得对！”

“锅圈儿”称赞说。

他忙活起来，从步枪上往下拧着刺刀说道：

“我们押着菜汤，葛利什卡，你应该跟着去。你去向连长报告。”

“锅圈儿”和米什卡·科舍沃伊用刺刀抬着一满锅菜汤，马刀也拔出鞘了。葛利高里跟在他们后面，一群从土屋里跑出来的哥萨克，象灰绿色波浪，跟在他身后，顺着弯弯曲曲的战壕涌来。“什么事？”

“警报？”

“也许是有关停战的事儿吧？”

“哪儿有这样的好事……你想停战啦，不愿意吃干面包啦？”“我们把有蛆的菜汤逮捕啦！”

“锅圈儿”和科舍沃伊在军官的土屋前面停下，葛利高里哈着腰，左手拿着军帽，走进“狐狸洞”去。

“别挤！”“锅圈儿”回头看着一个正在挤他的哥萨克，恶狠狠地龇了龇牙，叫道。

连长走出来，一面扣着军大衣，一面迷惑不解、略微有些惊慌地回头看看最后一个从土屋里走出来的葛利高里。“什么事，弟兄们？”连长向哥萨克们的头顶上扫了一眼。葛利高里走到他面前，在一片寂静中回答道：

“我们押送犯人来啦。”

“什么犯人？”

“就是这个……”葛利高里指着放在“锅圈儿”脚旁的汤锅说。“这就是犯人……请您闻闻，他们给您的哥萨克吃什么东西。”

他的眉毛弯成了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轻轻地颤抖一下之后，又舒展开来。连长疑问地注视着葛利高里的面部表情；然后皱着眉头，把目光移到汤锅上。

“他们开始拿臭肉给我们吃啦！”米什卡·科舍沃伊生气地喊道。

“把军需中士给撤掉！”

“坏蛋！……”

“他自己可吃饱啦，魔鬼！”

“他自己用牛腰子做菜汤……”

“可是这些菜汤却有蛆！”近处的几个人附和说。连长等到人声静下来以后，厉声说道：

“肃——静！现在不用说啦！全都清楚啦。今天我就撤换军需中士。我要指定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他的工作情况。如果是肉的质量不好……”

“就把他送军法处去！”后面的人哄叫道。

又是一阵叫嚷声浪把连长的话压了下去。

撤换军需中士的事是在行军途中办的。怒不可遏的哥萨克们逮捕和押送菜汤到连长那儿去的事件发生后，过了几个钟头，第十二团团部就接到了从前线上撤下来的命令，并按随着命令附来的行军路线图，以行军队形向罗马尼亚挺进。夜里，西伯利亚步兵来接替了哥萨克。团队在伦维奇镇检查了一下马匹，第二天早晨就用强行军的速度往罗马尼亚进发了。

为了支援连打败仗的罗马尼亚人，调去了几个大的军团。这从行军第一天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就看得出来。头天晚上派到按行军路线图指定的宿营村庄去的设营员们，黄昏时都空手回来了：村子里已经驻满了也是向罗马尼亚边境挺进的步兵和炮兵。团队为了找到住处，被迫多走了八俄里。

走了十七天。马匹由于缺乏饲料都瘦弱不堪。在被战争破坏了的战线附近地带已经找不到饲料；老百姓有的跑到俄罗斯内地去了，有的藏到森林里去了。屋顶已经烧毁塌陷的茅屋只剩下阴郁的黑墙，在旷无人迹的街道上，哥萨克们偶尔遇到一个愁眉苦脸、恐慌万状的居民，就连这个人，只要一看到穿军装的，就急忙躲藏起来。哥萨克们由于连续行军，都弄得疲惫不堪，冻得发僵，他们个个都为了自己，为了马匹，以及为了一切必须忍受的痛苦而火冒三丈，他们扒开了茅屋的干草屋顶；到幸存下来的村庄里毫不客气地偷盗已经少得可怜的食物，指挥人员不论用什么来恐吓，也制止不住他们的违法乱纪和盗窃行为。

离罗马尼亚领土已经不远了，在一个富裕的小村子里，“锅圈儿”竟然从仓房里偷出一升大麦。主人当场把他连人带赃一起捉获，但是“锅圈儿”把老实、年高的比萨拉比亚人揍了一顿，大麦还是拿去喂马了。排在拴马桩跟前找到了他。“锅圈儿”把饲料袋挂在马头上，在围着马打转儿，用哆哆嗦嗦的手抚摸着瘦骨嶙嶙的马肋，对着它的眼睛看着，就象看一个人似的。“乌留平！你这个狗崽子，把大麦送回去！会为这桩事把你这个混蛋枪毙的！……”

“锅圈儿”用矜傲的、斜视的目光看了军官一眼，把制帽往脚底下一摔，从到团里来，第一次这样拼命大喊大叫道：“你们审判吧！你们枪毙吧！现在就把我打死，我也不送还大麦！……怎么，我的马就应当饿死吗？啊？我不送还大麦！一粒也不还！”

他忽而抓自己的头，忽而抓正在拼命咀嚼的马的鬃毛，忽而抓马刀柄……

军官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看了看那瘦得出奇、露出骨头来的马后腿，点了点头，说道：

“你怎么能给出汗的马喂粮食呢？”

他的话音里明显流露出他那无可奈何的心情。

“不，马身上已经凉啦，”“锅圈儿”把从饲料袋里落到地上的麦粒捡到手里，重新放回去，几乎是用耳语回答说。十一月上旬，团队已经进入阵地。特兰西瓦尼亚群山顶上风在盘旋，山谷里冷雾弥漫，初寒袭过的松林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山地洁白的初雪上，随处都可以看到野兽的趾印：被战争惊骇的狼、麋鹿、野山羊，离开了荒野山林，逃往内地去了。十一月七日，第十二团向“三二”高地发起进攻。前一天本来是奥地利人据守在这条战壕里，可是在发动进攻的那天早晨，刚从法国前线上调来的萨克森人接替了他们。哥萨克们都徒步沿着覆了一层薄雪的石头山坡前进。冰冻的碎石砸在脚下滚动，风卷起阵阵的细雪。葛利高里和“锅圈儿”并排走着，遗憾地、不好意思地笑着对他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很害怕……好象是头一次去冲锋似的。”

“是吗？……”“锅圈儿”觉得很奇怪。

他揪着枪带，端着自己那支破旧的步枪；舌头不断地从胡子上往下舔冰凌。

哥萨克们排成不整齐的散兵线向山上推进，没有开枪。敌人的战壕里死一般的沉寂，令人生畏。山坡的后面，德国人那边，一个萨克森人中尉，脸被风吹得通红，鼻子也脱了皮，身子向后仰着，面带微笑，激愤地对士兵们喊叫道：

“朋友们！咱们打穿蓝大衣的俄国佬，已经不是第一次啦！咱们也叫这些家伙们看看，跟咱们打仗会有什么好下场。多忍耐一会儿！现在不要开枪！”

哥萨克连队开始突击。脚下迸起松脆的石碴。葛利高里神经质地笑着，掖了掖已经褪成红褐色的风帽的长耳，他那凹陷的两颊上很久没有刮的连鬓胡子简直就象地里剩下的黑麦茬子，下垂的鼻子黄中透着青光，眼睛象无烟煤似的，在结满白霜的眉毛下阴沉地闪烁着。他已经失去了惯常的镇静。压制着内心突然又冒出的恐惧心情，他眯缝着眼，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撒了一层雪花的灰白的战壕，对“锅圈儿”说道：

“鸦雀无声。他们是放我们走近再打。我确实害怕，可是并不惭愧……要是我转身往后跑会怎样？”

“你今天怎么尽说胡话呀？”“锅圈儿”怒冲冲地问。“亲爱的，这也跟打牌一样：你要是没有信心——就要掉脑袋。你的脸焦黄。葛利什卡……你也许病啦，也许……今天会把你打死。你快看呀！看见了吗？”

一个穿短大衣、戴尖顶钢盔的德国人直着身子在战壕上站了一刹那，又趴了下去。

葛利高里的左面，是个叶兰斯克镇的浅红头发的漂亮哥萨克，他一面走，一面忽而把手套从右手上扯下来，忽而又戴上去而且在不断地重复这个动作。他急急忙忙地迈脚步，膝盖费劲地打着弯儿，还故意大声咳嗽。“象是独自一人在走夜路……为了壮胆儿，故意咳嗽，”葛利高里心里琢磨着这个人。这个哥萨克的左面，可以看到满脸雀斑的下士马克萨耶夫的半边面颊，再过去，是叶梅利扬·格罗舍夫，他牢牢地端

旧时对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德累斯顿地区居民的称呼。

原文为德文。

着刺刀尖歪到一旁去的步枪。葛利高里想起来，几天前，叶梅利扬在行军路上，正是用这把刺刀撬开仓房的锁，偷了罗马尼亚人一口袋玉米。科舍沃伊·米哈伊尔几乎与马克萨耶夫并肩走着。他拚命地抽烟，隔一会儿就擤鼻涕，在军大衣的左襟上擦擦手指头。

“我想喝水，”马克萨耶夫说。

“叶梅利扬，我的靴子夹脚。穿这样的靴子根本就无法走路，”科舍沃伊抱怨说。

格罗舍夫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头：

“这关口还谈什么靴子！当心点儿，德国人马上就要用机枪扫射啦。”

头一排枪一响，葛利高里就被子弹打中了，他哎呀一声，倒在地上。他想包扎一下受伤的手，便把另一只手伸到装绷带的背包里，但是感觉到袖子里一股热血正从肘关节处往外涌，他立刻变得软弱无力。他趴在地上，把越来越沉重的脑袋藏在石头后面，用干得要命的舌头舔了一下松软的雪花。哆嗦着嘴唇，拚命吸着松脆的雪屑，吓得浑身颤抖，倾听着嗖嗖的子弹声和压倒一切、响彻云霄的射击声。他抬起头，看到同连的哥萨克们正滑滑跌跌地往山下跑，盲目地向后或朝天开枪。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恐怖迫使他站起身来，又逼着他往山下参差不齐的松林边跑去，他们团就是从那儿发起进攻的。葛利高里跑到拉着受伤的排长跑的格罗舍夫·叶梅利扬前头去；格罗舍夫领着排长跑下陡峭的山坡；中尉象醉汉似的乱踏着脚步，有时趴在格罗舍夫的肩膀上，吐出一口口紫血块子。几个连都象雪崩一样向树林子滚去。灰色的山坡上留下了一具具被打死的灰色尸体；那些没来得及带下来的伤号自己在往回爬。机枪在后面对他们扫射。“哒哒哒，啪啪啪啪！”密集的枪声象爆豆似地响个不停。

葛利高里靠在米什卡·科舍沃伊的胳膊上，走进了树林。靠近树林的一片斜坡上枪弹乱飞。德国人左翼的一挺机枪在不停地哒哒响着，就象是一只强有力的手扔出去的石头，噼啪响着，在刚冻结的脆冰上蹦跳。

“哒哒哒，啪啪啪啪……”

“把咱们打得落花流水！”“锅圈儿”好象很高兴似地喊道。他靠在一棵红色的松树干上，懒洋洋地对那些在战壕上来回乱跑的德国人射击。

“傻瓜是应该教训！好好教训！”科舍沃伊把一只手从葛利高里手里抽出来，气喘吁吁地叫道。“老百姓就象一群没头没脑的狗！非等把血全流尽了，他们才会明白为什么敲他们的脑袋。”

“你这是指什么说的？”“锅圈儿”眯缝着眼睛问道。“聪明人自己就会明白，至于傻子……傻子有什么办法？你就是揍他一顿也不会记住的。”

“你还记得誓词吗？你宣过誓没有？”“锅圈儿”纠缠不休地质问道。

科舍沃伊没有回答，跪下去，两手哆嗦着，从地上捧起一捧雪，微微地颤抖着，咳嗽着，贪婪地把雪吞下去。

第五章

秋天的太阳在被粼粼微波似的白云弄皱的天空飘移。那里，在高空，轻轻的风吹着云片，把它们赶向西方，可是这风在鞑靼村上空，在深绿色的顿河平原上，在光秃秃的林梢头，却气势汹汹，吹歪了河柳和白杨的树冠，在顿河掀起波涛，卷起片片红叶，沿街追逐。赫里斯托尼亚家的场院上，麦秸垛顶没有封好，象乱头发一样扎煞着，风咬住麦秸，把垛顶吹下，吹脱了系在上面的细木杆，于是突然卷起一小堆金黄色的麦秸，就象用大叉端着一样，掠过庭院，在街巷上空飞舞，毫不吝惜地撒在空旷的大道上，又把一团乱哄哄的麦秸抛到司捷潘·阿斯塔霍夫家的屋顶上。赫里斯托尼亚的妻子没有顾得系头巾，就冲到院子里，用膝盖夹着裙子，看了看在场院里咆哮肆虐的狂风，又缩回门洞里去了。

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村子里的惨相全露出来了。那些没有剩下哥萨克人家的板棚都是空荡荡敞着，破败的院落日益荒芜，变得令人目不忍睹。赫里斯托尼亚的婆娘带着九岁的小儿子操持家业；阿尼库什卡的老婆简直就不管家务，她不甘寂寞，拚命打扮自己：擦胭脂抹粉，精心梳妆，找不到成年的哥萨克，就找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板门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点，它浑身都被抹上了松焦油，而且直到现在还残留着棕色的揭发罪恶的痕迹。司捷潘·阿斯塔霍夫家的房子空了，主人在离家之前，就用木板把窗户都钉上了，房顶有几处塌陷了，生满了牛蒡花，门锁生了锈，院子里长满了没人高的艾蒿和胭脂菜，放到野地吃草的牲口在炎热或者雨天，随时可以闯进大敞着门的院子里，寻找藏身之处。托米林·伊万家的屋墙向街外倾斜出来，一根埋在地里的柱子斜顶着它，——看来，命运是在为那些被他这个炮手毁坏的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房舍复仇。

村子里所有的大街和小巷全都是这副破落景象。只有下街尽头上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家的院子还象个样：完好、井井有序。然而就是这里也不象当年那么景气了。仓房顶上的铁公鸡因为年迈倒下了，仓房也歪斜了，内行人一眼就会看出很多经管不当的地方。老头子哪能全照顾到，粮食也种得少了，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只有麦列霍夫家的人口没有减少。娜塔莉亚在去年秋初一胎就生了两个孩子，顶上了在前线奔命的彼得罗和葛利高里。她很会博得公婆的欢心，生了一男一女。娜塔莉亚在怀孕期间忍受了很大痛苦，有时候因为腿疼难忍，一连几天都走不得路，走起来就皱着眉头，拖着两条病腿磨蹭，但是她坚强地忍受着疼痛，——日益瘦削，然而幸福的脸上从不露出痛苦的样子。有时腿疼得特别厉害，太阳穴上渗出一粒粒汗珠；伊莉妮奇娜只是这时候才看出来，她摇着脑袋，骂道：“你去躺躺吧，该死的婆娘！你想把自个儿累死吗？”

一个九月的晴朗的日子，娜塔莉亚感到快要分娩了，就走到街上去。

“你这是上哪儿去呀？”婆婆问道。

“到河边草地去。看看牛。”

娜塔莉亚匆忙走出村子，不断四下张望，哼哼着，双手捧着肚子，钻进茂密的野荆丛，躺了下去。当她从后街走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黑

哥萨克风俗，如果女人行为不端，好事者就在她家的门上抹松焦油，以示羞辱。

下来。她用麻布围裙包回来一对双生子。“我的乖乖呀！该死的东西！你这是干什么？……你上哪儿去啦？”伊莉妮奇娜大叫起来。

“我害羞所以出去啦……我不敢叫爸爸……我是个干净女人，好妈妈，我已经给他们洗过身子啦……您抱去吧……”娜塔莉亚脸色苍白地解释说。

杜妮亚什卡急忙跑去找接生婆。达丽亚也忙着去铺筐箩，伊莉妮奇娜连哭带笑地喊道：

“达什卡！你放下筐箩吧！难道他们是小猫儿，要放在筐箩里？……主啊，是两个呀！噢噫，主啊，一个是小小子！……亲爱的娜塔莎！……你们快给她铺上床啊！……”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院子里一听说儿媳妇生了个双生，先是无可奈何地把两手一摊，接着就高兴地捋着大胡子笑起来，而且无缘无故地朝匆匆赶来的接生婆喊道：

“你这个就会胡说的木头蜜罐子，巫婆！”他在老婆子面前摇晃着一个指甲长得要命的手指头喊道。“你胡说！麦列霍夫家不会很快就断根的！儿媳妇给我们生了一个哥萨克外加一个姑娘。这个儿媳妇可太好了！主啊，这样的情义我可怎么报答她呀，我的小心肝儿？”

那年是个丰收年：母牛生的是双生，在米哈伊洛夫节前，绵羊生的也是双生，山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对这种情况感到奇怪，暗自盘算道：

“今年真是个走鸿运的年头，是个丰收年！全是双生。现在我们家是人畜兴旺……噢呵呵！”

娜塔莉亚自己把孩子喂到一周岁。九月里给他们断了奶，但是直到深秋，她的身子仍然没有恢复过来；牙齿在削瘦的脸上闪着乳白色的光泽，两只因为瘦而显得大的眼睛里也闪耀着温暖的朦胧的光芒。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孩子身上了，对自己则得凑合就凑合，做完家务事以后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孩子身上：给他们洗澡，洗尿布，打毛衣，缝缝补补，而且经常是斜倚在床上，耷拉着一条腿，从摇篮里抱出两个孩子，摇着肩膀，把两只胀得鼓鼓的、象香瓜似的乳黄色大奶子，从肥大的衬衣里拿出来，同时喂两个孩子。

“这样他们会把你全都吸干的。喂得太勤啦！”伊莉妮奇娜拍拍孙子孙女胖出了褶儿的小腿抱怨道。

“喂吧！别舍不得奶！人奶又不能给你做奶油，”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唯恐儿媳妇听老太婆的话，粗鲁地插嘴说。

这几年的光景就象顿河满潮的水在退落一样，日趋式微。寂寞得令人心烦的日子一天又一天不知不觉地，在日常的忙乱、操劳和穷困中滑过，在喜少愁多，在为前线上的人担惊受怕，连觉都睡不着的忧虑中滑过去了。彼得罗和葛利高里偶尔从战斗部队里寄回几封信来，信都弄得很脏，上面打满了邮戳。葛利高里的最后一封信不知道被谁打开看过：信纸的半页是用紫墨水整整齐齐地写的，但是在灰色信纸的边上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墨水符号。彼得罗比葛利高里写得勤一些，并且在写给达丽亚的信里写了些恐吓她的话，要求她不再胡搞——显然，那些有关妻子的放荡行为的传言已经吹到他那儿去了。葛利高里还随信汇些钱来——是他的薪金和“十字章奖”的奖金，还说要回来休假，但是不知道为

什么，却总不见回来。弟兄俩走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战争把葛利高里压倒，吸尽了他脸上的红光，涂上了一层黄疸，他不再期望能等到战争结束那天，但是彼得罗却青云直上，官运亨通，一九一六年秋升到了司务长，他拍连长的马屁，得了两枚十字章，而且已经在信里透露过，正在钻营保送他去军官学校学习。夏天里，托回来休假的阿尼库什卡带来一顶德国钢盔、一件军大衣和一张自己的照片。他那变老的脸在灰色的硬相纸上显得很自负，两撇白胡子向上卷翘着，扁鼻子下面张开的、坚毅的嘴唇上挂着熟识的笑容。生活本身在向彼得罗招手、微笑，而他之所以喜欢战争，是因为战争给他展开了不平凡的前程：他这样一个自幼就拽牛尾巴的普通的哥萨克，怎么敢想当军官和过另外一种舒适的生活呢？但是现在战争爆发了——在战争的烽火中，已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未来逍遥自在的生活……彼得罗现在的生活只有一点儿不尽如意：村子里流传着妻子的坏话。司捷潘·阿斯塔霍夫今年秋天曾回家度假，他回团以后，就当全连的人吹嘘说，他和彼得罗守活寡的妻子在一起过了个愉快的假期。彼得罗不以为然地听着同伴们的传话；他脸色阴沉地笑着说：

“司乔普卡在胡说！他这是为了葛利什卡来侮辱我。”

但是有一天，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故意，司捷潘从战壕的土屋里走出来时，把一条绣花的手绢掉在地上，彼得罗走在他后面，就拾起了这条绣得很精致的花手绢，而且认出了手绢是妻子的手艺。仇恨又重新在彼得罗和司捷潘之间打了一个死结。彼得罗在等待时机，死神在等待司捷潘，——他很可能在脑盖骨上带着彼得罗的印记死在西德维纳河岸上。但是不久发生了这样的事，司捷潘志愿去消灭德国人的岗哨，一去就没有回来。据和他同去的哥萨克说，好象德国哨兵听到他们切断铁丝网的声音后，就扔了一个手榴弹；哥萨克们早已冲到那个德国哨兵跟前，司捷潘一拳把他打倒，但是副守卫开枪了，司捷潘倒了下去。哥萨克们刺死了副守卫，把那个被司捷潘的铁拳打得不省人事的德国佬拖了回来，他们本来已经把司捷潘扶了起来，想把他带回来，但是他太重，——只好扔下了。受伤的司捷潘直央告：“弟兄们！别叫我死在这儿呀！弟兄们！你们怎么能扔下我呀？……”但是这时候机枪对着铁丝网扫射起来，哥萨克们也就爬开了。“乡亲们！弟兄们！”司捷潘在后头呼叫，但是这时候自己的命要紧，哪里还顾得上别人呢。彼得罗听到司捷潘遭遇以后，感到轻松了一些，就象用土拨鼠油擦过痒得钻心的皮癣似的，不过还是决定：“回去度假——把达什卡的血都给她放出来！我可不是司捷潘，我不允许……”他想要杀死她，但是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杀死一条毒蛇，可是为了她却要把一生都葬送掉。你得去蹲监狱，前功尽弃，一切都要被剥夺……”于是他决定仅仅打她一顿，但是要打得这个臭娘儿们一辈子再也不敢摇尾巴：“我要把这条毒蛇的眼睛打瞎，——那时候谁也不会看上她了。”彼得罗蹲在离西德维纳河陡峭的粘土岸不远处的战壕里，想出了一个这样的主意。

寒秋，晨霜，树凋草衰，土地变凉了。秋夜益黑、更长。哥萨克们在战壕里执勤，朝敌人射击，为了棉衣跟司务长们吵骂，每顿饭只能吃个半饱，但是谁也没有忘记那远离这块冷酷的波兰土地的顿河家乡。

今年秋天，达丽亚·麦列霍娃拚命在补偿自己独守空房的凄凉生活。

圣母节的第一天，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和平常一样，比所有的人起得都早；他走到院子里，立刻捧住了脑袋，大吃一惊：大门不知道是被哪个好人的手从门框上摘下来，搬走，横放在大道上。这太丢脸啦。老头子马上把大门安回原处。早饭后，他把达丽亚叫到夏天用的厨房里去。老头子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不过杜妮亚什卡看见，过了一会儿，达丽亚头巾滑到肩上，披头散发，眼泪汪汪的从厨房里跑了出来。走过杜妮亚什卡面前的时候，耸着肩膀，两道直竖的黑眉毛在她那泪痕纵横、怒气冲冲的脸上哆嗦着。

“你等着吧，该死的东西！……我会叫你记住这件事的！”她从肿胀的嘴唇里含糊不清地嘟哝道。

她的上衣背后撕破了，白脊背上，有一道青紫的血痕。达丽亚摇摆了一下衣襟，跑上台阶，在门洞里消逝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也一瘸一拐地从厨房里走出来——他的样子象魔鬼一样可怕。他一面走，一面把一根新皮缰绳折成了四折。

杜妮亚什卡听见父亲沙哑地骂道：

“……你这条母狗，非这样揍你不可！浪娘儿们！……”

家里又有了规矩。达丽亚安分了好几天，走起路来比水还安静，头低得比草还低，晚上比谁都睡得早，对于娜塔莉亚同情的目光，只是耸耸肩膀和眉毛，报以淡淡的微笑，好象是在说：“没关系，咱们走着瞧。”在第四天头上，就发生了只有达丽亚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他们俩知道的一件事。事后，达丽亚得意地笑了，可是老头子却整整一星期都神色恍惚，若有所失，就象只闯了大祸的小猫似的；他没有把发生的事情告诉老太婆，甚至在维萨里昂神甫面前忏悔的时候，也把这件事和事后自己的一些罪恶念头都隐瞒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圣母节后不久，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确信达丽亚已经彻底改过，便对伊莉妮奇娜说：“你别可怜达什卡！要叫她多干点活儿。有活儿干她就没工夫去胡搞啦，要不然她这匹养得壮壮的骡马……她的心里只知道上游戏场和逛大街。”

为此，他就叫达丽亚打扫场院，收拾后院里的陈积的木柴堆，跟她一同打扫屯糠的棚子。傍晚，他想把风车从板棚搬到糠棚子里去，便唤了儿媳妇一声：

“达丽亚！”

“什么事，爸爸？”她从糠棚里答应道。

“来，咱们把风车搬进去。”

达丽亚整着头巾，抖搂着落进上衣领里的糠屑，从糠棚的门里走出来，穿过场院的小门，朝板棚走去。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穿着一件家常棉袄和一条破裤子，在她前头一瘸一拐地走着。院子里没有别人。杜妮亚什卡和母亲正在纺秋天梳下的羊毛，娜塔莉亚在发面。村外殷红的晚霞正在暗淡下去。响起晚祷的钟声。透明的天空，天顶上，横着一片一动不动的紫红色云彩，顿河对岸黑秃秃的白杨上，象挂了许多烧焦的黑棉花团，栖满了寒鸦。在这清澈、万籁俱寂的黄昏时分，每一个声响都显得那么清晰、肃穆。从牲口圈里飘来阵阵新牲口粪和干草气味。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哼哼着，和达丽亚把油漆剥落的红色风车抬进糠棚，放在棚角里，用耙子把从糠堆上滑落下来的谷糠往上耙了耙，正

要走出去。

“爸爸！”达丽亚象耳语似地低声唤道。

他走到风车后面去，一点儿也没有多心地问道：“怎么啦？”

达丽亚敞着上衣怀，脸朝他站着；两手伸在脑后整理着头发。从糠棚的板墙缝里透进一缕血红的夕阳余辉照在她身上。“爸爸，这儿，有什么东西……你过来，瞧瞧呀，”她一面把身子弯到一旁，一面贼眉鼠眼地从公公的肩膀头上看着敞开的门，说道。

老头子走到她的紧跟前。达丽亚突然双手一扬，搂住公公的脖子，又紧手指头，向后倒退，一面拖着他走，一面耳语道：“就这儿，爸爸……这儿……软活得很……”

“你这是干什么？”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惊骇地问道。他扭动着脑袋，想把脖子从达丽亚的手里挣脱出来，但是她拚命把他的脑袋扳到自己脸边，从嘴里直往他的大胡子上喷热气，一面笑，一面悄悄嘟哝些什么。

“松开手，畜生！”老头子挣扎着，只觉得已被抱得紧贴在儿媳鼓起的肚子上。

她紧抱住他，仰面倒下去，把他压在自己身上。

“妈的！你发昏啦！……松开手！”

“你不愿意？”达丽亚气喘吁吁地问道，然后松开手，朝公公的胸膛推了一把。“你不愿意吗？……或者，也许你是不行了吧？那么你就别管我！……就是这样！”

她跳起来，急急忙忙地整理着裙子，从脊背上拍打下糠芒，直对着呆若木鸡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喊道：

“前几天你为什么打我？怎么，难道我是老太婆吗？你在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已经一年不见男人的面啦！……怎么，难道叫我跟狗去睡吗？给你看看，瘸鬼！给你这个，咬吧！”

达丽亚做了一个很下流的动作，挤眉弄眼地往门口走去。在门口她又仔细打量了自己一番，抖掉上衣和头巾上的尘土，眼睛看也不看公公，说道：

“我没有这个可不成……我需要哥萨克，如果你不愿意——我就去另找一个，可是请你别多嘴！”

她扭扭摆摆、快步走到场院的门口，连头也没回就一转弯不见了，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却还呆站在红色的风车旁边，咬着大胡子，惶惑、遗憾地打量着糠棚子和打着补丁的靴子尖。“难道她是对的？也许，我就该跟她胡搞？”他被这件意外的事情弄得迷迷糊糊，这一瞬间，就这样困惑不解地思索着。

即握拳，把大拇指插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的手势，是一种下流动作。

第六章

十一月里，严寒把大地拥抱得更紧。下了一场早雪。正对着鞑靼村上头的顿河河弯已经结冰。稀疏的行人踏着咯吱咯吱响的灰色冰层走到对岸，可是村子下头只有靠岸的地方结上了一层尽是鼓泡的薄冰，在中流，河水依然是绿波滚滚，翻着雪白的泡沫。黑石崖对面的深渊里，鲢鱼早已在十一沙绳深的水底枯树上蛰伏起来，鲢鱼上边是遍身粘液的鲤鱼，只有白鱼还在顿河的激流里遨游，还有鲈鱼在冰窟窿里乱窜，追逐着小鱼。鲟鱼都在河底的较沙上。打鱼的人正在等待着更厉害的、更猛烈的严寒，好在初结的冰上，用铁镐刨洞捕捉这种珍贵的鱼。

麦列霍夫家的人十一月里收到葛利高里从罗马尼亚的库温斯卡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在这里的第一次战斗中就受了伤，子弹扫碎了他的左胳膊骨，因此把他送回原籍卡缅斯克镇来养伤。接踵而来，另一起灾祸也降临到麦列霍夫家：一年半以前，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急需用钱，曾以预购合同方式，向莫霍夫·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借了一百卢布。这年夏天，他把老头子叫到铺子里，阿捷平——“擦擦”把金框夹鼻眼镜夹在鼻子上，从眼镜上边望着麦列霍夫的大胡子，声明说：

“你是怎么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你是还钱呢，还是怎么的？”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看了看那些空货架子和天长日久磨得锃光的柜台，犹豫了一会儿，说：

“等等吧，叶梅利扬·康斯坦丁内奇，让我稍微周转一下——就还钱。”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老头子却没能周转过来——收成不好，而且养的牲口也没有可以卖的。突然，象六月雪一样——民事执行官来到村子，派人传唤欠债人——二话没有，命令，“立即偿还一百卢布！”

在客店执行官的临时办公室里，桌子上铺着一张长纸，执行官不容分说地宣读道：

执行书

顿聂茨地区第七区调解审判官谨遵照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上谕，审理商民谢尔盖·莫霍夫状诉下士潘苔莱伊蒙·麦列霍夫以预购合同方式借贷一百卢布之民事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第一百零五、第一百二十九，第一百三十三、第一百四十五等条缺席

裁定如下：

根据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之预购合同，为维护原告，市民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的利益，应向被告，下士潘苔莱伊蒙·普罗珂菲耶维奇·麦列霍夫追索一百卢布，另加诉讼费三卢布。本裁定系缺席裁定，非最终裁决。

本裁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应即迅速

潘苔莱伊蒙是潘苔莱的全称。

执行。顿聂茨地区第七区调解审判官，根据皇帝陛下圣谕，命令：为正确执行本裁定，凡与本案有关之各地方、各有关人士、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各级警察、军事机关，均应依法协助执行官正确执行本裁定，不得推诿。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听完执行官宣读的裁定后，请求准许他回家，并保证今天就交款。他从客店里出来，就直奔亲家科尔舒诺夫家。在广场上遇见了独臂的阿廖什卡·沙米利。“你这是往哪儿瘸啊，普罗珂菲奇？”沙米利问候说。“有点儿小事。”

“到远处去吗？”

“到亲家家去。有点儿小事。”

“噢！他们正高兴哩，老兄！没听说吗？米伦·格里戈里奇的儿子从前线上回来啦。据说，他们的米吉卡回来啦。”“真的吗？”

“村子里这么传说，”沙米利眨着眼睛，脸颊不断抖动，掏出烟荷包，走到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面前说道：“咱们来卷根儿烟抽吧，大叔！我出纸，你出烟。”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抽着烟，踌躇起来——去，还是不去？最后决定还是去，于是跟独臂人道别之后，继续一瘸一拐地往前走。

“米吉卡也戴上十字章啦！要赶上你儿子啦。现在我们村里戴这种勋章的人——就象树枝子上的麻雀一样多！”沙米利在他后面大声叫道。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不慌不忙地走出村口；他望着科尔舒诺夫家的窗户，走到栅栏门前。亲家公亲自出来迎接他。科尔舒诺夫老头子的生满雀斑的脸好象用欢乐洗过一样，不但显得干净了，雀斑似乎也不象从前那么多了。

“你听到我们家的大喜事啦？”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跟亲家公握手时，问道。

“我在路上听阿廖什卡·沙米利说了。我到你这儿来，亲家，是为了别的事儿……”

“等等，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进屋里去——欢迎欢迎当差的人。真的，我们因为高兴喝了点儿酒……我老婆特地藏了一瓶御酒，专为有重大喜事喝的。”

“不用你说，老远我就闻到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翕动着钩鼻子的鼻翅，笑着说。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开开门，让亲家公走在前面。亲家公一迈进门限，眼睛立刻盯在坐在上座的米吉卡身上。“你看，我们的当差人！”格里沙卡爷爷哭着喊道，伏在起身迎客的米吉卡的肩上。

“好啊，哥萨克，祝你平安回府！”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握住米吉卡长长的手，向后退了一步，惊讶地打量着他。

“您看什么呀，大叔？”米吉卡笑着，沙哑地说。“我看着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送你和葛利什卡入伍的时候，你们还都是孩子呢，可是现在……成了真正的哥萨克了，就是到阿塔曼斯基团也满合格！”

卢吉妮奇娜用哭红的眼睛望着米吉卡，往杯子里倒着伏特加，没有看到酒已经漫出杯子。

“你这个懒娘儿们！这么珍贵的酒你却全倒到外头糟踏啦！”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大声叱责她说。

“祝你们全家欢乐，米特里·米伦内奇，也祝你回家幸福！”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转动着透蓝的白眼珠，睫毛颤动着，一口气把大肚杯子里的酒喝下去。他慢慢地用手巴掌擦着嘴唇和胡子，瞅了瞅杯底，——脑袋向后一仰，把最后的一滴酒也倒进满口黑牙的嘴里，才缓了一口气，嚼着黄瓜，舒服得眯缝了半天眼睛。亲家母又给他斟了第二杯，不知怎么一来，老头子立刻就可笑地喝醉了。米吉卡含笑注视着他。米吉卡的两只猫眼忽而挤成了两条象劈开的香蒲似的绿缝，忽而又张开，变成黑色。这几年中，他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三年前入伍时，那个细瘦匀称的米吉卡，今天在这个健壮的黑胡子哥萨克身上几乎连一点儿痕迹都找不到了。他的个头长高了，肩膀宽了，背有点儿驼，也发胖了，大概至少有五普特重，脸皮和嗓音都变粗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些。只有眼睛还依然如故——神情总是那么激动、不安；母亲全心都沉没在这两只眼睛里，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偶尔用干瘪的、皱巴巴的手巴掌摸摸儿子那剪得短短的、笔直的头发和狭窄、白净的额角。

“你是戴着勋章回来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醉醺醺地笑着问道。

“现在哥萨克还有不戴十字章的吗？”米吉卡皱着眉头说。“就连总在司令部闲逛的克留奇科夫，还混上了三枚十字章呢。”

“亲家，他在我家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格里沙卡爷爷急忙说道。“这个坏小子，完全象我，象他老爷爷，他是不会向人服软的。”“十字章好象并不是为了这种性格奖给他们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面带愠色，想这样说，但是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却把他领到内室去；让他坐在箱子上，问道：“娜塔莉亚和孩子们都好吗？好，上帝保佑！亲家，你不是说有事儿来的吗？你有什么事儿？说吧，现在不说，再喝一杯——你就要醉啦。”

“借给点儿钱吧。看在上帝的面上，借给我吧！救救命吧，要不然，我为了这笔钱……简直要破产啦。”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带着喝醉了的人那种没有分寸的谦卑的样子哀求说。亲家公打断他的话问道：

“多少？”

“一百张票子。”

“什么票子？有各式各样的票子。”

“一百卢布。”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嘛。”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在箱子里翻腾了一会儿，拿出一个油污的小手绢包，解开包，沙沙地数了十张“红票子”。“谢谢，亲家……你救了我的急啦！”

“好啦，谢什么。自家人——好算账。”

米吉卡在家里住了五天；夜间就陪着阿尼库什卡的妻子，他可怜这个妇道人家的要求，同时也可怜她本人，可怜这个来者不拒的、头脑简

单的女人。白天就看亲戚、串门子。身材高大的米吉卡只穿一件单薄的保护色军便服上衣，歪戴着军帽，摇摇晃晃地在村里的街道上游荡，炫耀自己不怕寒冷的健壮体魄。有一天，黄昏时分，他也去了麦列霍夫家。把严寒的气味和令人忘记的、兵士身上的酸味带进了热气腾腾的厨房。他坐了一会儿，扯了一阵子战争、村子里的新闻，便眯缝起象芦苇绿色的眼睛朝达丽亚扫了一眼，就准备要走。当米吉卡迈出门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的时候，一直在盯着当兵人的达丽亚，象蜡烛似的晃了一下身子；她紧抿着嘴唇，正要披头巾，但是伊莉妮奇娜问道：

“你要上哪儿去，达什卡？”

“出去一下……上茅房。”

“咱们一块儿去。”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坐在那儿，低垂着脑袋，抬也没有抬，好象没听到她们的谈话。达丽亚从他面前往门口走去，低垂的眼皮下闪着狐狸眼似的光芒；婆婆哼哼唧唧、摇摇晃晃地跟在她后面。米吉卡咳嗽了几声，在栅栏门边咯吱咯吱地踏着，用手巴掌挡着抽烟。他听到门铃响声，本想回到台阶边。

“是你吗，米特里？莫非你是在别人家的院子里迷了路？”伊莉妮奇娜挖苦地喊道。“请你把栅栏门的门闩给插上，不然夜里会呱哒呱哒地响……你瞧，风有多大……”

“一点儿也没有迷路……我插上……”米吉卡沉默了一会儿，惋惜地说道，接着咳嗽了一声，穿过街道，一直朝阿尼库什卡家走去。

米吉卡象鸟儿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自有明天的祸福。当兵很不热心，尽管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常使他热血沸腾，但是并不特别去寻求晋升的机会，——因此米吉卡的考绩表上颇有几条很不光彩的记录：曾受过两次军法审判——一次是为了强奸一个俄国籍的波兰妇女，一次是为了抢劫；在三年的战争中，受到无数次的处罚；有一次，野战军事法庭甚至都要枪毙他了，但是米吉卡竟神通广大地逃脱法网，而且尽管被认为是全团最坏的，——可是哥萨克们还是很喜欢他，因为这小子风流快活，笑口常开，大家喜欢他唱的那些淫秽的小曲（米吉卡在这方面可不是低能儿），喜欢他的随从与朴直，而军官们——则喜欢他那种强盗般的、不顾死活的性格。米吉卡总是面带微笑，迈着轻盈得象狼一样的步子，他身上有很多这种野兽的性格：走路摇摇晃晃——一步跟着一步，看人总是皱着眉头，翻着碧绿的瞳人；甚至在转动脑袋的时候，也是一副狼相：米吉卡从来不扭动他那受过伤的脖子，——如果需要回头看的话，那就把整个身子扭过去。他全身的坚实肌肉都紧绷在宽大的骨架上，行动很敏捷、利落，没有多余的动作，浑身散发着健康有力的苦涩气味，——草原上刚翻耕起来的黑土就是这种气味。对米吉卡来说，人生就象一条犁起的田垅，简单而又平直，而他作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利的主人，所以在上面大摇大摆地走着。他的思想也是这样原始、质朴和简单：饿了——就去偷吃，而且应该去偷，即使偷同伴的也未尝不可，他饿了的时候，也偷过；靴子破了——干脆就从被俘的德国人脚上往下剥；受了处罚，应该赎罪，——米吉卡就老老实实地去赎罪：他去侦察，捉回些卡得半死的德国哨兵，志愿去干冒险的差使。一九一五年被俘虏了，打了个半死，还受了剑伤，但是夜里

他把手指甲一直磨到指甲根，硬是抓穿了板棚的顶子，逃了出来，还带回一副大车套来作纪念。这样的事米吉卡经历过多次，都幸免逃脱了。

第六天，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把儿子送到米列罗沃，送他上了火车，听着一长串绿色车厢的轮子铿锵响着，渐渐远去，可他仍在用鞭把抠站台上的煤渣，一直也没有抬起那低垂的、发呆的眼睛。卢吉妮奇娜为送别儿子大哭一场，格里沙卡爷爷哼哼着，在上房里咳嗽，把鼻涕擤在手掌里，抹在腰里有褶的、油晃晃的上衣襟上。阿尼库什卡的老婆也哭，想念着两个人亲热时，米吉卡那火热、颀长的身体，同时也为当兵的把淋病传染给她而痛苦。

时间就象风吹弄马鬃一样，把日子一天一天地吹走。圣诞节前，天气忽然暖和起来；连下了几天雨，山洪从顿河沿岸的溪谷中，奔流而下；积雪融化了的山崖上，去年的小草和长满苔癣的白石板都泛青了；顿河岸边的河水冒着泡沫，河水象腐烂的尸体变成深蓝色，膨胀了。光秃的黑土地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气息。雪水沿着黑特曼大道，沿着去年轧出的车辙潺潺流去。村外的粘土崖出现了许多新的滑坡。南风从奇尔河方面吹来令人困乏的烂草气味，晌午时分，地平线上已经象春天一样，升起淡蓝色温柔的阴影。村子里，篱笆边的煤灰渣堆旁边积了一片片荡漾着微波的水洼。场院上，干草垛边的土地也解冻了，腐烂干草的甜甜的气味钻进行人的鼻孔。白天，从结了冰琉璃的茅草屋顶上，顺着房檐滴着松香色的水珠，喜鹊在篱笆顶上凄凉地吱吱喳喳叫唤，冬天寄养在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院里的村社的公牛，被早来的春情折磨得哞哞乱叫。它用犄角顶篱笆，在被蛀蚀过的橡木桩子上蹭痒痒，摔打着皮毛象缎子似的胸部垂肉，在院子里乱踏着松脆的、浸透雪水的积雪。

圣诞节的第二天，顿河解冻了。冰排发出巨大的响声，在河心汹涌奔流。散离的冰块象睡梦中的大鱼，漂向岸边。顿河对岸的白杨被激动起来的南风吹拂着，仿佛在原地跑步似的，起伏、摇曳。

呜呜呜呜呜呜……—从那边传来低沉的轰鸣声。

但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山谷咆哮起来，乌鸦在广场上呱呱乱吵，赫里斯托尼亚家的猪嘴里叼着一捆干草，从麦列霍夫宅前跑过，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断定：“春信夭折，明天又将是一场寒冻。”果然，一夜东风，春寒又在融化了的水洼上结了一层薄冰。凌晨，又刮起了从莫斯科吹来的北风，严寒袭来。冬天重临。只有顿河中游漂浮的象片片白色大树叶似的冰块和冒着冷气的、光秃秃的山岗，还令人想起这次早春的融雪天气。

圣诞节过后不久，在镇民大会上，镇公所的文书告诉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他曾在卡缅斯克看见了葛利高里，葛利高里托他通知家里人，他马上就回家来。

第七章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是用两只长着稀疏、光亮汗毛的黝黑小手摸索着过活的。有时生活也跟他开开玩笑，有时拖累他，就象吊在淹死鬼脖子上的石头。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这一生见过许多世面，历尽沧桑。已经相当久远了，当他还在做贩卖粮食生意的时候，他低价从哥萨克手里收买来粮食，可是后来却又不得不把四千普特烧焦的小麦运到村外愚人崖下，统统倒到河里去。一九一五年，他还记忆犹新，——在一个漆黑的秋夜，村里也有人朝他开了一枪。莫霍夫发过财，也破过产，最后积攒了六万卢布，存到伏尔加—卡马银行里，但是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大动乱的年代即将到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等待着不幸日子的降临，果然不出所料：一九一七年一月，患肺病快要死的教员巴兰达遗憾地对他说：

“革命已来到眼前，而我却要死于这种最愚蠢、最令人伤心的病。真遗憾，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真遗憾，我不能看到怎样分掉您的家财，怎样把您赶出温暖的小窝。”

“这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怎么能不遗憾呢？您要知道，能亲眼目睹人间一切都化为灰烬，终究是人生一大快事。”

“那可办不到，我亲爱的！你今天就要死啦，——要到明天，才会轮到我呢！”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按捺着心中的愤恨说道。

一月里，京城关于拉斯普京和皇族不正常关系的流言余波还在各村镇传播，可是到三月初，专制政体被推翻的消息就象捕野雁的网一样，撒到了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身上。哥萨克都带着抑制的恐惧和等着瞧的心情对待这一巨变的消息。这一天，在关了门的莫霍夫商店前，上了年纪的和不那么老的哥萨克们围聚在那里直到黄昏。村长基留什卡·索尔达托夫（阵亡了的马内茨科夫的继任者）是个蓄着棕红色的大胡子、两眼有点儿往外斜的哥萨克，他被这个消息吓呆了，几乎没有参加商店旁边嘈杂、沸腾的谈话，只是用那两只眼睛打量着哥萨克们，偶尔惊慌失措地插进几声呼叫：

“他们把事情搞得这么糟！……好家伙！……现在我们可怎么过呀！……”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从窗户里看见聚集在商店旁边的人群，决定去和老头子们谈谈。他披上貉皮大衣，拄着镶有朴素的、刻着自己姓名字头银套的棕色手杖，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商店前响起一阵喧闹声。

“喂，普拉托内奇，你是一个识字的人，请你告诉俺们这些糊涂人，现在是怎么回事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马特维·卡舒林惊恐地笑着问道，他那冻红的鼻子边上皱起一片斜纹。老头子们都恭敬地摘下帽子，回答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敬礼，向后退着，在圈子里给他让出了一块地方。“咱们要过没有皇帝的日子啦……”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迟疑地说。

拉斯普京（1872—1916）原为托博尔斯克省的农民，少年时为偷马贼，后诡称“先知”、“神医”，混入尼古拉二世的宫廷。在宫廷贵族中有很大影响，干预国政。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为保皇党人所杀。

老头子们异口同声地叫道：

“没有皇帝可怎么活呢？”

“我们的父亲和祖父过的都是有皇帝的日子呀，怎么现在就不需要皇帝了呢？”

“把人的脑袋砍掉，——没有它，腿大概也活不成的。”“那么什么样的政权来接替呢？”

“你别吞吞吐吐的啦，普拉托内奇！你跟我们说实话——你怕什么呀？”

“也许，连他也不知道哩，”“牛皮大王”阿夫杰伊奇笑着说，一笑，他那红红的脸颊上的酒窝显得更深了。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呆呆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旧胶皮套鞋，痛苦地吐着字说：

“国家杜马将要治理国家。咱们要成立共和国啦。”“赶上了这种年月，真他妈的见鬼！”

“我们在亚历山大二世皇帝陛下时代当兵的时候……”阿夫杰伊奇刚开口要说，就被严肃的博加特廖夫老头子生硬地打断了：

“早就听烦啦！现在谈的不是那个。”

“这么说，哥萨克的末日到啦？”“我们自己在闹罢工，德国人趁机打到圣彼得堡来了。”“既然是平等——那就是说要叫咱们去跟庄稼佬们平等……”

“瞧吧，他们大概也会伸手抢土地了吧？……”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勉强地笑着，看着老头子们的失魂落魄的样子，一阵刺心的忧郁袭上心头。他习惯地把棕红色的大胡子往两边分开，不知道是生谁的气，恶狠狠地说：“各位老人家，看他们把俄国弄成什么样子啦。要叫你们跟庄稼佬平等，取消你们的特权，而且还要记起往日的仇恨。艰难的日子来到啦……现在就看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说不定，我们全都要完蛋。”

“我们会活下去的——走着瞧吧！”博加特廖夫摇着脑袋，眼睛从乱成团的眉毛下面怀疑地望着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说。“普拉托内奇，你是在为自个儿的事情担心，至于我们，也许还会好过一些吧？……”

“怎么会让你们好过些？”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恶毒地问道。

“也许新政权会把战争结束……这也是可能的呀，是不是？”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挥了挥手，便迈着衰老的脚步，蹒跚地向自家浅蓝色的漂亮阳台走去。他一面走，一面胡乱地想到钱，想到磨坊和越来越清淡的生意，想起伊丽莎白现在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应当很快就从新切尔卡斯科回来。替孩子们担心的淡漠的痛苦也丝毫没影响混乱的思绪。他就这样走到台阶前，觉得这一天的工夫，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变得黯淡无光了，就连他本人，也好象由于这些恼人的思绪而褪色了。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回头看了看商店前的老头子们，朝雕花的阳台栏杆外面啐了一口唾沫，便从阳台上走进屋子。安娜·伊万诺芙娜在饭厅里遇到丈夫，习惯地、无精打采地在他脸上冷冷地扫了一眼，问道：

“喝茶前要吃点心吗？”

“用不着啦！还吃什么点心哪？！”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嫌恶地挥了一下手。

脱着衣服，他觉得嘴里总有一股铁锈味儿，脑子里则是一片伤心的空虚。

“丽莎来信啦。”

安娜·伊万诺芙娜用象溜蹄马似的小步（从出嫁后的第一天起，她被这庞大的家业压得喘不过气来，就练出了这样的走法），走进卧室去，拿出一封已经拆开的信。

“是个没有头脑的姑娘，大概还很浅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被结实的信封上散发出的香水气味熏得皱着鼻子，生平第一次这样评价女儿。老头子漫不经心地看一会儿信，不知道为什么在“情绪”这两个字上停下来，想了半天，思考着这两个字里的神秘含义。在信末伊丽莎白请求给她汇钱去。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依旧感到脑子里是一片伤心的空虚，看完了信的最后几行。他忽然很想悄悄地哭泣。他的一生突然在这一刹那赤裸裸地向他显示了它的空虚的内容。

“我觉得她是个不相干的人，”他想着女儿。“她也觉得我是个不相干的人。她对父母还有一点感情——是因为她需要钱……一个放荡的姑娘，有好几个情人……小时候却是一个可爱的淡黄头发的小姑娘……我的天！一切都变得这么厉害！……临老我却变成了一个傻瓜，曾经相信将来可以过上某种好日子，可是到头来，却孤独凄凉，就象十字路口的小教堂一样……我为富不仁，——可是仁义就富不了！从前我诈骗别人，爱财如命，现在革命来了，明天我的奴才们就可能把我扫地出门……一切都是该诅咒的！……至于孩子们呢？弗拉基米尔是个糊涂虫……不过，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反正一样，看来……”

他不知道怎么的，想起了很久以前在磨坊里发生的一桩事情：一个来磨面粉的哥萨克因嫌损耗太大闹了起来，并且拒不付费；他，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这时正在机器间，听见喧哗声就走出来，问明事由，当即命令看磅的工人和磨粉工不要把磨好的面粉给那个人。相貌丑陋、身材矮小的哥萨克揪着口袋往自己怀里拉，身体健壮、胸部宽阔的磨粉工人扎瓦尔也往自己怀里拉。就这样，打起来了，矮小的哥萨克推了磨粉工人一下子，磨粉工人挥起握紧的大拳头，照着他的太阳穴打去。哥萨克倒了下去，然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左边的太阳穴上出现了一块血青的伤印。他突然走到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面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压低声音说道：

“你把面粉拿去吧！你吃吧！”然后哆嗦着肩膀走了出去。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无缘无故地想起了这件事及其后果。哥萨克的老婆跑来哀求还给她面粉；她拼命挤着眼泪，想博得来磨面粉的人们的同情，哭喊道：

“这算什么事呀，善人们哪？这是什么规矩？把面粉还给我！”

“走吧，大婶，乖乖地走吧，不然我就要揪下你的头发啦！”扎瓦尔嘲笑说。

令人不愉快和遗憾的是，跟那个哥萨克一样瘦弱矮小的看磅工人“钩儿”冲上去跟扎瓦尔打了起来，“钩儿”被扎瓦尔狠狠地揍了一顿，就来要求算账，不干了。这一切，都是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在折叠着读过的信，视而不见地茫然注视着前方时的一瞬间，在他脑海里闪过的。

这一天结束时给他留下了痒酥酥的、沉闷的痛楚。混乱的思绪和模

糊的希望折磨得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一夜没有睡好，辗转反侧，直到半夜才睡去；早晨听说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从前线上回到亚戈德诺耶来看望父亲，就决定到那儿去谈谈，弄清真实情况，消除心头惊慌、痛苦的不祥预感。叶梅利扬嘴里叼着烟袋，把一匹壮实的小马套在城市式的爬犁上，拉着东家去亚戈德诺耶。

太阳挂在村庄的上空，象只熟了了的、黄橙橙的大杏子，太阳下面，是一片雾腾腾的烟云。刺骨的寒冷空气里充满了果子汁的气味。路上的薄冰在马蹄下咯嚓咯嚓的响，马鼻孔里喷出来的热气，被风向后吹去，马鬃上凝结了一片白霜。奔驰和寒冷使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心绪安静下来，他打起盹来，摇摇晃晃，脊背在爬犁的毡背上蹭来蹭去。村里的广场上，哥萨克们，身穿长皮袄黑压压地挤了一片，妇女们都紧掩镶褐色貉绒边的顿河皮袄，象绵羊似的，东一堆西一堆地扎在一起。

教员巴兰达站在人群中间，发青的嘴上捂着一条手绢，皮袄的扣眼上系着一条红带，热情地闪动着眼睛，说：

“……看见了吧，该诅咒的专制政体的末日已经来到啦！现在你们的儿子再也不会被派去用鞭子镇压工人啦，你们再也不必去为吸血鬼沙皇服可耻的兵役啦。立宪会议将要成为自由的新俄罗斯的主宰。立宪会议将要建设另一种生活，可以说，是幸福的生活！”

和他同居的那个女人从后面揪着他的皮袄襟儿，悄悄地央告说：

“米佳，别说啦！要知道，这对你没好处，这样不行！要知道，这样又要吐血啦……米佳！”

哥萨克们听着巴兰达的话，都惶惑地低下头，不断地咳嗽着，在暗自发笑。他们并没有叫他把话说完。前几排里有个同情的声音低沉地说道：

“看来，幸福的生活是会来的，不过你，心肝，是活不到那天啦。你最好还是回自己家里去吧，否则，外面太冷……”

巴兰达把没有说完的话咽了回去，无精打采地走出人群。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晌午时候到了亚戈德诺耶。叶梅利扬拉着笼头，把小马牵到马棚旁边柳条编的马槽跟前，等东家从爬犁里出来，撩起皮袄襟，掏出手绢，他这工夫已经卸下了马，披上了马衣。一只白毛带红色斑点的大猎狗在台阶上迎接了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它站起来，迎接陌生人，绷起四条筋肉隆起的腿伸着懒腰，不断地打着呵欠；其余几只象黑链子似的蜷伏在台阶旁的狗，也都懒洋洋地跟着它站了起来。

“见它的鬼，这么多！……”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害怕地张望着，倒退着，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阶。

干燥、明亮的前厅里有一股难闻的狗臭和醋味。在大箱子上头，一个扎煞着的鹿角衣架子上挂着一顶鬃毛羊皮军官帽子、一只带银穗的长耳风帽和一件毡斗篷。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朝那里看了看；一瞬间他恍惚觉得，是一个穿着毛茸茸的黑衣服的人站在箱子上，在不知所措地耸着肩膀。从侧面的一个房间里走出一个胖胖的、黑眼睛的女人。她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已经脱掉外衣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黝黑、漂亮的脸上依然表情严肃地问道：

“您是要见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吗？我立刻就去报告。”

她没有敲门就走进客厅，严实地关上身后的门。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费了很大劲才认出这个胖胖的、黑眼睛的漂亮女人就是阿斯塔霍娃·阿克西妮亚。可是她却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把樱桃色的嘴唇抿得更紧，不自然地挺直身子，微微地晃动着裸露的、光泽暗淡的胳膊肘子走去。过了一会儿，老利斯特尼茨基亲自跟在她后面走了出来。他适度地微笑着，宽容地用低音说道：

“啊！阁下！哪阵风把您吹来啦？请……”他向旁边一闪，做出请客人快进客厅的手势。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用很早就学会了的那种与大人物交往时必恭必敬的样子行过礼，走进客厅。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的眼睛在夹鼻眼镜里眯缝着，朝他走过来。

“这太好了，亲爱的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您好。这是怎么回事呀，您好象老啦？是吗？”

“好，得啦，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我还想比您更长寿哩。怎么样？您完好无损？”

叶甫盖尼笑着，露出了几只金牙，把客人搀扶到沙发椅边。他们在一张小桌边坐下来，说些没意义的闲话，互相寻觅着最后一次会面以来脸上发生的变化。老地主吩咐过端茶，也走了进来。他嘴里叼着的弯嘴大烟斗冒着烟，在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坐的沙发椅边站住，把一只老年人的瘦骨嶙嶙的长手放在桌子上，问道：

“贵村的情况如何？听到……好消息了吗？”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仰着脸打量了一下将军的下巴和脖子上刮得光光的下垂的皱皮，叹了一口气，说道：

“怎么会听不到呢！……”

“这真是天命已经注定，必然如此……”将军的喉头一哆嗦，吞下一口烟去。“还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就预见到这一点啦。好吧……皇朝注定要灭亡啦。我现在想起了梅列日科夫斯基……你记得，叶甫盖尼，《彼得和阿列克谢》那本书吗？书里描写王子阿列克谢受刑后对父亲说：‘我的血液也要流到你的后代的身体里去……’”

“要知道我们那里得不到一点真实的消息，”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激动地开口说；他在沙发椅里扭动了一下，抽着烟，继续说道：“我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收到报纸啦。尽是一些吓人的谣传，人心惶惶。糟透了，真的！我一听说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回来度假，就决定到府上来，探听一下前方的情况，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叶甫盖尼的仔细刮过的、白净的脸上已经敛去笑容，说：

“情况非常严重……步兵可说是彻底瓦解啦，他们不愿意打仗——已经疲惫不堪。说实在的，今年我们已经没有通常意义的‘士兵’了。士兵简直变成了一帮无法无天的野蛮罪犯。这种情况，譬如象我爸爸……他老人家是不能想象的。他不能想象咱们的军队能腐败到这种地步……擅离职守，抢劫，屠杀居民，杀死军官，在战场上洗劫死伤人员……不执行战斗命令——现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俄国作家。

意思是说：“将来一定要复仇。”

“鱼总是先从头烂起，”老利斯特尼茨基连烟和话一起喷了出来。

“我并不这样理解，爸爸，”叶甫盖尼皱了皱眉头，一只眼的眼皮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我不这样理解……被布尔什维克瓦解的军队是从下面腐烂起的。甚至哥萨克部队，尤其是那些与步兵特别接近的哥萨克部队，军心也很不稳。过度的疲劳和对故土的思恋……再加上布尔什维克……”

“他们想要干什么呢？”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忍不住问。

“噢……”利斯特尼茨基冷冷一笑，“他们想……这比霍乱病还要可怕！可怕的是，它们很容易传染到人身上，很容易传播到广大的士兵群众中去。我指的是思想。这是无论用什么隔离方法都没有用的。布尔什维克，无疑，有很多能人，我曾经接触过几个，有些简直是狂热的信徒，但是绝大多数是些放荡不羁、道德败坏的家伙。这种人对布尔什维克教义的实质并无兴趣，只想趁机抢劫一番，逃离前线。布尔什维克首先想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要不惜任何代价结束这场他们所谓的‘帝国主义’战争，即使单独讲和也可以，——把土地分给农民，工厂交给工人。当然，这既是幻想，而且也太蠢，但是利用这种天真的想法却能达到瓦解士兵的目的。”

利斯特尼茨基说话时，显然竭力在压抑胸中燃烧的怒火。象牙烟嘴在他的手指间转动。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身子向前倾着，就象要跳起来似的听他讲述。老利斯特尼茨基咬着唇边的青灰色胡子，毛烘烘的毡鞋踏得呱呱唧唧直响，在客厅里来回踱着。

叶甫盖尼讲了他如何在政变以前，由于担心哥萨克进行报复，不得不逃离团队的经过；他曾亲眼看到在彼得格勒发生的一连串的事变。

谈话中断了片刻。老利斯特尼茨基望着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鼻梁，问道：“怎么，你还要买秋天看过的那匹灰马吗，就是‘贵夫人’生的那只驹儿？”

“现在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事儿哟，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莫霍夫可怜地皱起眉头，绝望地挥了挥手。这时候叶梅利扬已经在下房里暖和过来，正在喝茶，他用红色的手绢擦着象红甜菜似的脸颊上的汗珠，讲述村子里的新闻。阿克西妮亚裹着一条毛头巾，站在床边，胸靠在雕花床背上。“大概我们家的房子全都倒塌了吧？”她问道。

“没有，怎么会倒塌呢？还好好哪！不会塌的，”叶梅利扬令人不舒服地拖着长腔回答说。

“我们的邻居，麦列霍夫家过得怎样啊？”

“还好。”

“彼得罗没有回来度假吗？”

“好象没有。”

“葛利高里呢？……他们家的葛利什卡呢？”

“葛利什卡在圣诞节后回来啦。今年他的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葛利高里嘛……当然——是因为受伤才回来的。”“他受伤了？”

“可不是吗？胳膊受伤啦。他浑身上下，伤痕斑斑，就象咬架的公狗一样：简直数不清他身上是十字章多，还是伤疤多。”

“贵夫人”是马的名字。

“葛利什卡，他变成什么样子啦！”阿克西妮亚问道，被喉咙里的一阵干渴的痉挛弄得喘不过气来，她咳嗽了几声，使颤抖的嗓音恢复正常。“还是那副相……钩鼻子，黑头发。土耳其人就是土耳其人，变不了的。”

“我不是问这个……他老了没有呢？”

“鬼才知道呢；也许，老了一点儿。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可见，还是没有十分老。”

“这里真冷……”阿克西妮亚耸了耸肩膀，说完便走了出去。叶梅利扬一面倒着第八杯茶，一面目送阿克西妮亚走出去，然后象瞎子走路一样，缓慢地、一字一板地说道：

“狠毒的臭娘儿们，没有比她再坏的啦！不多日子以前，还穿着靴头子在村子里跑呢，现在也居然不说‘这儿’，说起‘这里’来啦……我看这种娘儿们最有害啦。我真想好好教训教训她们，畜生……毒蛇！到那儿……‘这里真冷’……骡马的鼻涕！一点儿不差！……”

他气哼哼地，没有喝完第八杯茶，就站起来，画了个十字，走出去，傲慢地东看看，西望望，还故意用靴子把擦得锃亮的地板踩脏。

回家的路上，他也和东家一样，愁眉不展。他不断地用鞭子抽马，把对阿克西妮亚的愤恨全部发泄在小马身上，恶狠狠地骂它“流氓”、“瘸子”。一路上，直到回到村子里，叶梅利扬一反常态，没有和东家说一句话。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也保持着令人不安的沉默。

第八章

驻扎在西南战线上留作预备队的一个步兵师的第一旅，以及归这个旅节制的第二十七顿河哥萨克团，在二月革命以前，就被从前线撤下来，想把他们调到首都附近去镇压刚刚开始骚动的。这个旅被撤到后方，换了新的冬装，好酒好肉地给他们吃了一顿，第二天就装上火车出发了，但是革命跑到这几个向明斯克开拔的团队前面去了：出发的那天就在纷纷传说沙皇已经在最高统帅部签署了逊位诏书。

半路上这个旅又被调了回去。在拉兹贡车站，第二十七团接到了下车的命令。道轨上挤满了列车。有很多军大衣上戴着红带子的步兵在站台上徘徊，他们都扛着精致的俄国式的、但是英国制造的步枪。有许多步兵很激动，担心地打量着排成连的队形的哥萨克。

阴暗的日子已近黄昏。雨水从车站屋顶上通过雨水管淙淙地流下来，道轨间汇积了很多水洼，上面闪着煤油的光亮，映出了灰云片片的天空。调车的火车头的吼声沉闷、虚弱。全团的人都骑在马上，在仓库外面列队迎接旅长。湿到距毛的马蹄上冒着热气。乌鸦放心大胆地落在队伍的后面，啄食着橙黄色的马粪。

旅长骑一匹铁青色的标准马，由团长陪伴着，走到哥萨克们面前，他勒住马缰，朝各连队看了看。他好象是在用那只没戴手套的手把缺乏信心的、喑哑的话语推开似的，训起话来：

“乡亲们！人民意志迫使一直统治到今天的皇帝尼古拉二世……呃呃呃……逊位啦。政权已经转到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手里。军队，也包括你们在内，应当镇定地对待这个……呃呃呃……消息……哥萨克的职责就是保卫自己的祖国不受侵犯……呃呃呃……就是说，不受外敌的侵略。我们对当前的动乱采取旁观态度，让老百姓自己去选择组织新政府的道路吧。我们只能旁观！对军队说来，战争与政治是不能并立的……在这天崩地坼的……呃呃呃……的日子里，我们大家都应该非常坚强，就象……”这位旅长，无能的、根本不会长篇大论的老将军说不下去，找不到合适的比喻；两条眉毛在他那油晃晃的脸上痛苦地、默默地抖动着；连队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呃呃呃……就象钢铁一样。你们的哥萨克的军人天职号召你们服从自己的长官。我们要一如既往，勇敢杀敌，至于那里的事……”他斜着做了一个向后指的手势，“就让国家杜马去决定国家的命运吧。等我们打完了这场战争，我们也将参与国内生活，不过目前咱们……呃呃呃……还不行。我们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军队里不能要什么政治！”

过了几天，仍旧是在这个车站上，他们宣誓效忠临时政府，同乡人成帮结伙，去参加群众大会，但仍与拥挤在车站上的步兵保持着隔绝状态。从会场回来后，人们长时间地议论着听到的演说；他们一面回想着，一面疑疑惑惑地揣摩着每个可疑的字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心里都形成了这样一个信念：如果现在有了自由——那么战争就要结束了。这么一来，那些宣称俄罗斯一定要战斗到底的军官们就很难肃清这种已经深入人心的信念了。

二月革命后，统治军队上层的惊慌失措的情绪，也蔓延到了下层军官中；师部似乎已经忘记有这样一个滞留在半路上的旅了。这一旅人下

了火车以后，吃完了发的八天口粮，步兵们就成群结队地到附近的村庄里去溜达，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在市场上卖起酒精来了，在那些日子里下级士官喝得醉醺醺的，简直是司空见惯的了。

由于调离前线，摆脱了各种习以为常的勤务的哥萨克，无聊透顶地呆在生了火的货车车厢里，等待把他们送回顿河（对第二期应征的哥萨克即将复员的传说，大家都深信不疑），哪里还有心思去好好照料马匹，整天在市场的广场上游逛，出卖一些从前线上带回来的、容易脱手的物品，象德国毛毯啦，刺刀啦，锯啦，军大衣啦，皮背包啦，烟草……

重返前线的命令遭到了公开的抱怨。第二连拒绝上车，哥萨克们不让机车来挂车厢，但是团长以解除武装相威胁，骚动才逐渐失去势头，平息下来。兵车向前线开去。

“这是怎么回事，弟兄们？说是自由啦——自由啦，可是战争呢——难道还要去流血吗？”

“过去的压迫又来啦！”

“那推翻沙皇还有什么鬼用场啊？”

“咱们跟着他过的是苦日子，如今还是一样……”“一样的裤子，只不过裆朝后开罢啦。”

“说得对！”

“这还有个完吗？……”

“跟步枪结缘，已经是第三个年头啦！”车厢里进行着这样的谈话。

在一个枢纽大站上，哥萨克们就象预先商量好了似的，都从车上跑下来，根本不听团长的劝告和威胁，开起群众大会来。军运指挥官和年迈的站长枉费心机地在哥萨克们的军大衣汇成的灰色海洋里奔忙，央告哥萨克们回到各自的车厢里，让出线路。哥萨克们却都在兴致勃勃地听第三连的一个下土的演说。他说完以后，身材矮小，但很匀称的哥萨克曼茹洛夫接着讲起来。怨恨的字句困难地从他苍白、恶狠狠地歪着的嘴里吐出来：“乡亲们！这样可不行啊！他们又要把我们弄得狼狈不堪啦。又要愚弄我们啦！既然发生了革命，而且让全体人民得到自由——那就应该结束战争，因为人民和我们大伙都不愿意打仗！我说得有道理吗？说得对吗？”

“对！”

“一针见血！”

“大家都厌烦啦！”

“瞧，瘦得裤子都撑不住啦……还打什么仗啊？！”“我们不愿——一意——打——啦！……”

“我们要回家！”

“把火车头摘下来！费多特，来呀！”

“乡亲们！等等！乡亲们！弟兄们！你们这些魔鬼，好好听我说！……弟兄们！”曼茹洛夫声嘶力竭地喊道，拚命想压下千百人的声音。“等等！不要去动火车头！咱们用不着它，我们只须把这骗局……叫团长老爷给咱们宣读一下命令：是真要咱们上前线呢，还是他们在搞什么鬼花招？……”

直到激动的、控制不住自己的团长，颤动着嘴唇，高声朗读完他收到师部调该团去前线的电报以后，团队才又上了火车。在一节生了火的

货车厢里，坐着六个鞑靼村的哥萨克，都是在第二十七团服役的：彼得罗·麦列霍夫，米哈伊尔·科舍沃伊的亲叔叔尼古拉·科舍沃伊，阿尼库什卡，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生着鬃毛大黑胡子和调皮的浅棕色眼睛、象茨冈人的梅尔库洛夫，还有科尔舒诺夫家的邻居马克西姆卡·格里亚兹诺夫，这是个放荡、快活的哥萨克，战前，是个在全镇臭名远扬、天不怕地不怕的偷马贼。“梅尔库洛夫不论牵马去干什么——都象茨冈人，怎么看都象……可是他并不偷马。你呢，马克西姆，只要一看见马尾巴——你就浑身发烧，按捺不住啦！”哥萨克们经常嘲笑格里亚兹诺夫。马克西姆卡脸涨得通红，眯缝起一只象亚麻花似的眼睛，不堪入耳地开玩笑说：“茨冈人和梅尔库洛夫的娘睡过觉，我的娘大概很羡慕，要不我就……上帝保佑，要是那样可真不得了……”

生着火的货车厢里吹着过堂风；马匹都披上马衣，挤在临时搭起的马槽边；车厢里——在一堆冻土上——烧着潮湿的劈柴，呛人的烟气从门缝里往外冒着。哥萨克们围着火坐在马鞍子上烘烤汗湿的包脚布。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在火上烤着两只弯起的光脚。他那加尔梅克人高颧骨的脸上流露出满足的笑容。格里亚兹诺夫在匆忙用麻线缝着开了绽的鞋掌，用烟呛得沙哑的嗓音，不知对谁说：

“……记得小时候，冬天，我爬到炉炕上去，我奶奶（那时，她已经一百多岁啦！）一面摸索着在我头上捉虱子，一面嘟哝着：‘我的小宝贝，亲爱的马克西姆卡！古时候，人们可不是这样过日子——他们过得很富裕，有条理，没灾没难的。可是你，我的小宝贝，会活到这样的年头：大地全都捆上了铁丝，生着铁鼻子的鸟在蓝天上飞，它们会象老鹅啄西瓜似地来啄人……鼠疫横行，到处闹饥荒，弟兄相争，儿子造老子的反……老百姓会象烧过的野草一样，全都化为乌有。’你们看，”马克西姆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这些话真的全都应验了；发明了电报，——你看，这不是到处都捆上了铁丝啊！至于铁鸟——不就是飞机嘛。它们把咱们哥儿们啄死的还少吗？饥荒也会来的。我家里这些年只有一半的地种上庄稼，而且家家都是这样。各村各镇只剩下些老头子和小孩子，来一个荒年——就会‘遍地饥荒’”。

“不过弟兄相争——好象是胡说？”彼得罗·麦列霍夫添着火，问道。“等着吧，人们会闹到这步天地的！”

“政权建立不起来，就要内讧，”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插嘴说。

“可能他妈的还要去镇压暴动哩。”

“你还是先把德国人收拾了再说吧，”科舍沃伊笑着说。“好吧，咱们继续打吧……”

阿尼库什卡故作惊骇的样子，皱起女人似的，没有胡子的光脸，喊道：

“我们的长毛腿的皇上娘娘呀，我们还要‘继续打’到什么时候呀？”

“一直打到你这个老公嘴巴上长出毛来为止，”科舍沃伊逗他说。

坐在火旁边的人都好心地笑起来。彼得罗被烟呛了一下子，咳嗽着，眼泪汪汪地看着阿尼库什卡，手指头不停地朝他那边直戳。

“毛发这玩意儿——真是混蛋透啦……”阿尼库什卡不好意思地嘟哝说，“该长地方，它不长，不该长的地方它却偏要长……科舍沃伊，

你何苦还要挖苦我……”

“不，够啦！咱们吃的苦头够多啦！”格里亚兹诺夫突然发起火来。“咱们在这儿受尽折磨，被虱子咬死，而我们的家人同样在那里挨饿，而且饿成什么样啦，啊？……拿刀子割——都割不出血来。”

“你干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呀？”彼得罗咬着麦黄色的胡子嘲笑地问。

“谁都明白为什么……”梅尔库洛夫收起笑容，牢牢藏在鬃毛的、茨冈式的长胡子里，替格里亚兹诺夫回答说，“谁都知道，哥萨克闲得难受……思念家乡……有时候牛倌把牛群赶到草地上，当太阳还在吸吮露水的时候，牲口都很安静，它们在忙着吃草，等到太阳升到橡树那么高，牛虻开始嗡嗡叫着咬起牲口来，——好，这时候……”梅尔库洛夫狡猾地看了看哥萨克们，然后转身朝着彼得罗，继续说道：“我的司务长先生，这时候牲口就要发脾气啦。好，这个你是明白的！你又不是知识分子出身！自己就拽过牛尾巴……通常是有一只小母牛先把尾巴翘到脊背上去，哞哞一叫——撒腿就跑！于是整个牛群就跟在它后头狂奔起来。牛倌拚命跑啊，喊啊：‘啊呀——呀噫！……啊呀——啊呀！……’不过这时候喊叫顶什么用呢？！牛群象波涛一样，汹涌奔腾，比咱们在涅兹维斯卡城下向德国人进行的波浪式冲锋还要凶猛。这难道能挡得住吗？”

“你绕了这么大的弯子究竟想说什么呀？”

梅尔库洛夫并没有立刻回答。他把一缕树脂色的长胡子卷到手指头上，狠狠地拽了一下，然后收敛笑容，严肃地说：

“咱们已经打了快三年啦……是吧？把咱们赶到战壕里也已经快三年啦。为什么要打仗？——谁也不明白……我是想说，很快就会有这么一个格里亚兹诺夫或者麦列霍夫从前线狂奔而去，那么就会有一个团跟在他后面跑，接着就会有一个军……这就够啦！”

“看你说到哪儿去啦……”

“正说在点子上！我不是瞎子，我看得出：现在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只要有人喊一声‘去你的！’——一切就会象从肩膀上甩下的破皮袄一样，摔成碎片。已经打到第三个年头啦，咱们的太阳也升到橡树那么高啦。”

“你还是说得圆滑点儿吧！”博多夫斯科夫规劝道。“不然的话，彼得罗……要知道，他是司务长……”

“我可从来没有找过乡亲们的麻烦哟！”彼得罗怒冲冲地说。“别生气，我是开玩笑哪！”博多夫斯科夫觉得很窘，动了动光脚上疙疙瘩瘩的脚趾头，便站起身来，呱呱呱呱地走到马槽那边去了。

别的村的哥萨克们聚在车厢角落里的干草捆边，在低声谈着。其中只有两个人是卡尔舍村的人——法捷耶夫和卡尔金，其余的八个人——都来自不同村镇。

过了一会儿，他们唱起歌来。由奇尔河来的哥萨克阿利莫夫领唱。一开始，他唱起一支舞曲，但是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子，用伤风的嗓音叫道：

“算了吧！……”

“喂，你们这些孤苦的孩子，请来烤火吧！”科舍沃伊邀请他们

道。

往火堆里添了些木片——这是在一个小车站上拆下来的栅栏板的残片。围着火堆，大家快活地唱起歌来：

一匹驮着行军装备的战马，
在教堂前嘶鸣，等候出征的人。
奶奶和孙子在教堂的院子里哭泣，
年轻的妻子满脸泪痕。
顶盔披甲的哥萨克，
步出圣殿的大门，
妻子给他牵过战马，
侄子递上长矛一把……

毗邻的车厢里一只两排键的手风琴，正呜呜地鼓着风箱，奏起《哥萨克之妻》。军用皮靴的后跟拚命在地板上踏，有人象猫叫似地、难听地唱道：

唉，你们辛苦忙碌，
沙皇的枷锁似铁箍！
紧紧夹着哥萨克妇女的脖子——
夹得连气也不能出，连气也不能出。
普加乔夫在顿河沿岸呼叫，
在贫穷的顿河下游号召：
“首领们哟，哥萨克们哟！……”

第二个人的声音压过了第一个人的声音，用古怪、急促的细声吱吱地叫道：

我们忠诚地为沙皇效力，
又思念自己守空房的媳妇。
要是我们能找到娘儿们——也就不必再去想媳妇。
还可以再为沙皇……出点力气。
噢噫，来呀！噢，加油呀！
暖暖哟！暖暖哟！暖暖哟！哈！……
哈——哈——嘿——喘——呼——哈——哈！

哥萨克们自己早就不唱了，倾听着毗邻的车厢里越来越热闹的、放荡的喧闹声，互相挤眉弄眼，同情地笑着。彼得罗·麦列霍夫忍不住哈哈大笑：

“唉，他们倒他妈的真高兴！”

梅尔库洛夫眨了眨快活的、闪着黄色光芒的棕色眼睛，一跃而起，先用靴子尖轻轻地地点着，琢磨着他们唱歌的节奏，接着突然把脚一跺，就生龙活虎地绕着圈子蹲着跳起舞来。大家轮流着跳——借以暖和身体。毗邻车厢里的手风琴声音早已沉静，——已经换成一片沙哑、凶狠

的叫骂声。但是这边还在拚命地跳舞，把马都吓惊了，直到疯了似的阿尼库什卡由于想来一个非常复杂的跪倒姿势，一屁股坐到火堆上，才收了场。大家哄笑着把阿尼库什卡搀起来，在残烛的火光下，把屁股后头烧了一大片的新裤子和烧焦的棉袄襟仔细察看了半天。

“把裤子脱下来吧！”梅尔库洛夫惋惜地劝他说。“你这个茨冈，发昏了吗？脱下来我穿什么呀？”梅尔库洛夫在马料袋里翻了翻，掏出来一件女人的粗布内衣。重又把火烧旺。梅尔库洛夫捏着衬衣的窄肩，笑得前仰后合，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这玩意儿！……噢哟哟！噢哟哟！这玩意儿是我在火车站上从木栅墙上偷来的……想留着撕包脚布……噢哟！我不撕啦……拿去吧！……”

大家强行给骂骂咧咧的阿尼库什卡穿上这件衣服，哄笑得那么响亮、津津有味，引得毗邻的车厢里好多人从车门里探出好奇的脑袋，在黑夜中用羡慕的口吻大声喊：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呀？”

“你们这些该死的儿马！”

“你们叫嚷什么呀？”

“拣到了一块铁片是吧，傻瓜们？”

在下一个车站上，把风琴手从前面的车厢里拉了过来，别的女厢里的哥萨克也蜂拥而至，把马槽都挤倒了，拥挤得厉害，把马都挤到车厢边上去了。阿尼库什卡在一个小圈圈里跳舞。那件白衬衣显然是一个强壮的大块头女人穿的，到他身上就显得长了，直缠腿，但是人们的呼叫和哄笑鼓励着他，所以还是一直跳到筋疲力尽才罢休。

星星在浸透鲜血的白俄罗斯上空悲哀地眨着眼。漆黑的夜空象个塌陷的大坑，夜雾似烟，朦胧，飘忽。寒风把充满腐烂的落叶、潮湿的粘土气息和三月残雪的苦味撒满了大地……

第九章

过了一昼夜，团队已经离前线不远了。兵车在一个枢纽大站停下来。司务长们传下了“下车！”的命令。哥萨克们急急忙忙地把战马顺着跳板牵下来，备上鞍子，又跑回车里去拿匆忙中忘了拿的东西，把零乱的干草捆直接扔到路基的潮湿沙土上。大家忙得团团转。

团长的传令兵把麦列霍夫·彼得罗叫过去，说道：

“到车站上去，团长叫你。”

彼得罗理了理系在军大衣上的皮带，不慌不忙地朝月台走去。

“阿尼凯，替我照看照看马，”他请求在马匹旁边忙活的阿尼库什卡说。

阿尼库什卡默默地望着他的后影，他那张平凡的、愁眉不展的脸上，笼罩着一片忧郁和平常的寂寞表情。彼得罗走着，一面着自己的溅满了黄泥点的靴子，一面琢磨：团长找我有何事？月台尽头的开水桶旁边，聚集着一小群人，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朝那里走去，还离得很远就留心听他们的谈话。约二十来个步兵中间，围着一个身材高大、棕红头发的哥萨克，这个人背朝水桶，被团团地围着，很不舒服地站在那里。彼得罗伸长脖子，朝棕红头发、留着连鬓胡子的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似曾相识的脸看了看，又看了看蓝色的下士肩章上的番号“五二”；他断定过去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你是怎么溜出来的呀？你军装上还缝着肩章哪……”一个满脸雀斑、显得很聪明的志愿兵正在幸灾乐祸地盘问棕红头发的哥萨克。

“怎么回事？”彼得罗碰了碰一个背朝他站着的民团士兵的肩膀，好奇地问道。

那个民团士兵转过头来，很不情愿地回答说：

“逮了一个逃兵……是你们哥萨克。”

彼得罗拚命地集中记忆力，想记起——他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那张长着棕红胡子和棕红眉毛的宽脸。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并不回答志愿兵那些喋喋不休的问话，只是慢条斯理地、一口一口地喝着用炮弹筒做的铜茶缸里的开水，吃着在水里浸软的黑面包干。他的两只间距很大的、鼓出的眼睛眯缝着；嚼面包和喝水的时候，眉毛直动，眼睛不住地向下和四周观看。他旁边是押送他的年长步兵，这个人身材短粗，手扶着步枪上的刺刀，站在那里。阿塔曼斯基团的逃兵喝完了杯子里的水，用疲倦的眼睛向那些毫无礼貌地看着他的步兵们的脸上扫了一眼，他那浅蓝色，孩子般天真的眼睛里突然闪出凶光。他匆忙咽了一口气，舔了舔嘴唇，用粗暴的直嗓子低沉地喊道：

“你们看什么，难道我是个怪物吗？连饭都不叫人安安静静地吃，讨厌鬼！你们怎么啦，没有看见过人，还是怎么的？”

围观的步兵都哈哈笑了，而彼得罗一听到逃兵的声音，立刻就象常有的那样，清楚地记起来了，这个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是叶兰斯克镇鲁别任村的人，姓福明，还是在战前，彼得罗和父亲曾在叶兰斯克一年一度的集市上，从这个人手里买过一头三岁口的小牛。

“福明！雅科夫！”他唤了他一声，向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挤去。

棕红头发的人笨拙地、惊惶失措地把茶缸子伸到桶里去舀开水；他

一面嚼着面包干，一面用窘急的含笑的眼睛看着彼得罗，说道：

“我认不出你来啦，老兄……”

“你是鲁别任村的人吗？”

“是那儿的。你也是叶兰斯克镇的人吗？”

“我是维申斯克镇的，可是我还记得你。五年前我曾和爸爸一起从你手里买过一头牛。”

福明仍旧是那样不知所措地，象小孩子似地笑着，显然是在用力回想着往事。

“不，忘记啦……记不起你来啦，”他露出很明显的惋惜神情说。

“你曾在五十二团服役？”

“是在五十二团。”

“开小差啦？你这是怎么搞的，老兄？”

这工夫，福明摘下皮帽子，从里面掏出来一个破旧的烟荷包。他弯着背，慢慢地把皮帽子夹到腋下，从一张小纸片上撕下一个斜角，直到这时候他才用严厉的、闪烁着湿润的目光的眼睛盯住了彼得罗。

“受不了啦，老兄……”他含糊不清地说道。

这目光刺疼了彼得罗。彼得罗哼了一声，把黄色的胡子塞进嘴里。

“喂，你们这两个老乡，别说啦，不然的话，我也会跟着你们倒霉，”身材短粗的押送兵把步枪扛到肩上，叹了一口气，说道。“走吧，老人家！”

福明急急忙忙地把茶缸子塞进军用袋，跟彼得罗道了别，眼睛向一边望着，摇摇晃晃，象狗熊似的朝卫戍司令部走去。

火车站上，在从前头等车候车室的食堂里，团长和两个连长正弯着身子坐在桌边。

“麦列霍夫，你叫我们等了这么久，”上校疲倦地眨巴了几下凶狠的眼睛抱怨道。

彼得罗听着团长的指示：他的连队将由师部直接指挥，必须加紧监视哥萨克们，要把看到的他们情绪上的任何变化随时报告连长。他眼也不眨，注视着上校的眼睛，用心地听着，但是福明的湿润、闪烁的目光和低声说的“受不了啦，老兄……”的话，就象贴上了一样，牢牢地盘踞在他的头脑里。

他走出热气腾腾、暖和的车站，返回连队去。团队二类辎重车也停在这儿的车站上。快走近自己的车厢时，彼得罗看见了几个管辎重车的哥萨克和连队的铁匠。一看见铁匠彼得罗就把福明以及和福明的谈话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加快脚步，想跟铁匠谈谈换马掌的事，这时候彼得罗心里想的就只有连队的日常杂务了，但是从红色的车厢后面走出来一个女人，漂亮地披着一条白色的毛围巾，打扮也不象这一带的人。彼得罗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女人的身影很熟悉，便仔细观察起来。那女人忽然把脸朝他转过来，微微地抖着肩膀，扭着姑娘似的细腰，迎着他匆匆走来，彼得罗还没有看清面貌，但是从那袅娜、轻盈的步伐上已经认出是自己的妻子了。一股刺人的、愉快的凉气钻进了他的心。越是意想不到的喜事，越是叫人高兴。彼得罗故意放慢脚步，免得注视着他的辎重兵们以为他特别高兴。他一本正经地拥抱了妻子，吻了她三下，想要问些什么话，但是心里深藏的激情冲了出来，他的嘴唇轻轻地哆嗦着，简

直不会说话了。

“真没想到……”他终于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这么句话。

“我的亲人哪！是啊，真没想到，你变成这样了！……”达丽亚拍了拍手说道。“你好象是个陌生人啦……你看，我探望你来啦……咱们家的人还不让我来，说：‘天晓得会把你给拉到哪儿去呀？！’我一想，不能听他们的，要去，要去探望一下亲人……”她紧紧偎依在丈夫身上，用湿润的眼睛看着他的脸，哇啦哇啦地说道。

哥萨克们群集在车厢边；他们看着他们俩，哼哼着，互相挤眉弄眼，心里很不是滋味。

“彼得罗真是喜从天降……”

“我的母狼是不会来的，她另有窝啦。”

“她窝里除了涅斯捷尔，还有十来个人哩！”

“麦列霍夫，你把娘儿们捐献给自己排吧，就是睡一晚上也好啊……可怜可怜咱们……嗯！……”

“咱们走吧，弟兄们！都要馋出血来啦，看哪，她在怎么往他身上靠啊！”

这工夫，彼得罗早就把要狠揍老婆一顿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当着众人面跟她亲热，用被纸烟熏黄了的大手指头抚摸她那描得弯弯的眉毛，他非常高兴。达丽亚这时也忘了，就在两夜以前，她还跟一个龙骑兵的兽医在火车里厮混的事，他是和她一同从哈尔科夫坐火车到团里来的。兽医的胡子出奇的柔软，而且很黑，但是这一切已经是两夜以前的事了，现在她又含着诚挚喜悦的眼泪拥抱着丈夫，用诚挚、明澈的眼睛看着他。

第十章

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大尉休假回来以后，被派往顿河哥萨克第十四团。他没有回到自己原来服役的那个团去报到，早在二月政变前，他就被迫不光彩地从这个团溜走。休假回来，他径直到了师部。参谋长是一位年轻的将军，出身于顿河贵族哥萨克名门望族，他轻而易举地为利斯特尼茨基调动了工作。

“我知道，大尉，”当他跟利斯特尼茨基单独在自己房间里谈话时说道。“您在原部队继续工作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哥萨克们都反对您，他们对您的名字非常反感。所以，如果您能到第十四团去，那当然，是最明智了。这个团里的军官都是特别忠诚的优秀人物，而且那里的哥萨克比较可靠，政治上也比较保守——大多数是南方梅德维季河口地区各镇的人。在这个团里，您定会感到愉快一些。令尊大人好象就是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吧？”将军沉默了片刻问道，等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以后，又继续说道：“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是很重视象您这样的军官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连军官也多数是两面派。再也没有比改变信仰更容易的事了，要不就同时向两个上帝祈祷……”参谋长痛苦地结束了谈话。

利斯特尼茨基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调动。当天就起程去德文斯克，第十四团就驻扎在那里。过了一昼夜，他已经向团长贝卡多罗夫上校报到了，而且满意地认识到师参谋长的话说得很正确：大多数军官都是保皇党徒；哥萨克中，也掺进了三分之一霍皮奥尔河口镇、库梅尔仁斯克镇、戈拉祖诺夫斯克镇和其他一些镇的旧教徒，他们绝对不要革命，但是效忠临时政府也很勉强，他们根本不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热火朝天的事变，而且也不想理解；选进团和连士兵委员会去的哥萨克都是些善于阿谀奉承和老实听话的人……利斯特尼茨基在新环境里欣喜地喘了口气。

在军官中有两位是他过去在阿塔曼斯基团的同事，他们两个独行其是；而其余的人则非常团结，思想出奇地一致，公开谈论复辟的事。

这个团抱成一团，在德文斯克驻扎了将近两个月，进行整休。在这以前，许多连队都被派出去加强步兵师，分散在从里加到德文斯克这条战线上活动，但是在四月里，有一只有心人的手把所有这些连队都集合到一起来了，于是这个团就处于一种准备好了的临战的状态中。哥萨克们在军官的严厉监督下进行训练，精心饲养马匹，过着很有规律的、蜗牛式的生活，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

对于团队的真正使命他们中间曾有过很多模糊的猜测，但是军官们却毫不隐晦地说，这个团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在某一位信得过的人的指挥下，再把历史的车轮扭转回来。

附近的战线却是一片混乱。军队已经象害了致命的寒热病似的朝不保夕，弹药和粮食都极端匮乏；军队里有无数只手都伸向“和平”这两个幽灵似的字；军队对共和国临时执政克伦斯基的态度各异；而且在他的歇斯底里的驱使下，在六月的进攻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酝酿成熟的愤怒在各部队迅速高涨、沸腾起来，就象池中从地层深处喷涌出来的泉水……

可是在德文斯克，哥萨克们却平安无事地过着安逸的生活：马肚子

里面装满了燕麦和豆饼，哥萨克们已经忘记在前线受的折磨；军官们都按时去参加军官会议，伙食也满不错，人们在热烈地争论着俄罗斯未来的命运……

这样舒适的生活过到七月初。七月三日，传来了一道命令：“火速进发。”运载团队的军用列车向彼得格勒驶去。七月七日哥萨克的马蹄已经在首都的木块铺成的街道上嗒嗒响了。

团队分散住在涅瓦大街上。利斯特尼茨基指挥的那个连分配到一座腾空的铺面房子。这里正怀着焦急和喜悦的心情等待着哥萨克的到来，——首都各级政府对这支部队的那种体贴入微的关怀，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点，他们早就很关心地把拨给哥萨克住的房屋准备好了。用石灰重新粉刷过的墙壁洁白喜人，擦得干干净净的地板油光锃亮，新搭的松木床铺散发着松香的气味；光亮、整洁的半地下室，可以说是很舒服的。利斯特尼茨基戴着夹鼻眼镜皱着眉头，仔细视察了营房，在墙壁粉刷得白光耀眼的房子里踱了一会儿，认为这住处已经够舒服了，再不应该有什么奢望了。他对视察的结果感到满意，便在衣冠楚楚、身材矮小、市政府派来接待哥萨克的代表陪同下，朝通到院子里去的门口走去。但是在这里却遇上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他手扶门框，发现墙上有幅用什么尖利的东西划的漫画——一个张口露齿的狗头和一把扫帚。看得出，准是个在这里装修房子的工人干的，他知道这房子是准备给什么人住的……

“这是什么？”利斯特尼茨基抖了一下眉毛，向陪同的代表质问道。

代表用机灵的老鼠眼睛把画看了一遍，就惊慌地呼哧呼哧喘了起来，脸立刻变得通红，连浆得挺硬的白衬衫领子仿佛都被染得绯红……

“请原谅，军官阁下，……显系歹徒存心……”

“我希望阁下事前并不知道这里画有禁卫军的标志，是吧？”

“您这是说到哪里去啦？！您说到哪里去啦？！长官息怒！……这全是布尔什维克玩的花招……哪个斗胆包天的混蛋干的……我马上吩咐人来重新粉刷墙壁。鬼晓得这是怎么搞的！……请原谅……简直是太荒唐啦……请阁下相信，鄙人为这个恶棍的卑鄙行为感到非常痛心……”

利斯特尼茨基从心里可怜起这位窘得不知所措的公民来了。他把难以捉摸的、冰冷的目光变得温柔了些，矜持地说道：

“不过这位画家也有点儿失算了：要知道，哥萨克是不了解俄国历史的。但是，也不应从此得出结论，以为我们会赞赏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我们……”

代表用修剪得很好的、坚硬的手指指甲去抠刮石灰墙上的画，他踮着脚尖，趴在墙上，石灰粉面纷纷落到他身上，把上好的英国大衣全弄脏了；利斯特尼茨基擦着眼镜，微笑了，但是这时他心里却另有一番令人心寒的哀愁。

“竟是这样来迎接我们，这才是糖衣里装的真正货色！……但是难道全俄罗斯都把我们看成伊凡雷帝的禁卫军了吗？”他穿过院子，朝马厩走去的时候，这样想着，心不在焉、待理不理地听着紧跟在他后面的代表的话。

狗头和扫帚是沙皇伊凡雷帝（1530—1584）声名狼藉的禁卫军的标志。这里，意在讽喻哥萨克是沙皇的爪牙。

太阳光直射到深邃、宽广的天井里。住户们从多层楼房的窗户里伸出头来，探着身子向下看塞满了院子的哥萨克，——连队正在把马匹安置到马厩里去。已经完事的哥萨克三五成群，在墙边站着或者蹲着乘凉。“弟兄们，为什么不进屋子里去呀？”利斯特尼茨基问道。“不用忙，大尉老爷。”

“屋子里也会很快把人弄烦的……”

“把马匹安置好，——我们就进屋去。”

利斯特尼茨基视察了改作马厩用的仓库，竭力使自己重新恢复以前对待陪他视察的代表的敌对情绪，严厉地说道：“请您去与有关人士商妥：我们必须再开一道门。要知道我们有一百二十匹马，只有三个门是绝对不行的，这样，一有情况，我们就要半个钟头才能把马牵出去……真是咄咄怪事！难道连这一情况事前都考虑不到？我只好将此事报告团长啦。”利斯特尼茨基立即得到了保证，今天就办，不是再开一个门，而是开两个门，这时他才和代表道别，冷冷地感谢他的关怀，然后命令派定值日兵，便走上二层楼为本连军官准备的临时住处。他一面走着，一面解开军服上衣的扣子，擦着帽檐底下的汗珠，从后楼梯走上军官宿舍，感到一阵惬意的、湿润的室内的凉爽。屋子里除了阿塔尔希奇科夫上尉以外，别人都不在。“他们都上哪儿去啦？”利斯特尼茨基倒在帆布床上，艰难地把两只穿着落满灰尘的靴子的腿伸开，问道。

“都到街上去啦？观赏彼得格勒去啦。”

“你为什么不去呀？”

“噢，你知道吧，我觉得没有意思。才刚刚进城——就跑到街上去。我要先翻翻报纸，了解一下这里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

利斯特尼茨基一声不响地躺着，觉得背上汗湿的衬衣凉丝丝的，很舒服，他懒得站起来去盥洗，——一路上的疲乏劲儿全来了。他咬了咬牙，站起身，把勤务兵叫了来。换过内衣，痛快地洗了半天，尽兴地打着喷嚏，用毛巾擦着丰满的、晒得黝黑的脖子。

“洗洗吧，万尼亚，”他劝阿塔尔奇科夫说，“真是如释重负，痛快极啦……喂，报纸上说些什么呀？”

“是啊，真该洗一洗。你说——很痛快，是吗？……报纸上说些什么吗？——关于布尔什维克游行示威的报道，政府采取的措施……你看看吧！”

利斯特尼茨基洗过以后，感到精神愉快，正要坐下来读报，但是有人来请他到团长那里去。他很不情愿地站起身，穿上一件在路上压得皱巴巴的、散发着肥皂气味的新军服上衣，挂上马刀，走到大街上去。穿过马路走到对面，转过身来观察起连队驻扎的房子。从外表、式样看，这座房子跟别的房子毫无区别：一座五层的、灰色石砌楼房，跟一些同样的楼房并排耸立着。利斯特尼茨基吸着烟，慢慢地走在人行道上。男人的草帽、小礼帽、便帽，女人精巧、典雅的帽子和华丽的帽子，在拥挤的人流中象泡沫似的翻腾。在这股洪流中，偶尔冒出一两顶普通的绿色军帽，但瞬间消逝，被五颜六色的波浪吞没了。

从海滨吹来波浪似的清新的、令人神爽的微风，但是碰到陡立的巨

万尼亚是伊万的爱称。

大建筑物，就碎成零乱的细流。钢铁色的、略带点儿紫色的昏暗的天空中，乌云向南方飘去。乌云的乳白色的、锥堞似的巅峰清晰、尖利。城市的上空笼罩着雨前的闷热。弥漫着晒热的沥青和汽油烟、海水和飘渺的、令人激动的女人的香水气味，以及一切人烟稠密的大城市所特有的那种混为一体的怪味。

利斯特尼茨基吸着烟，沿着右面的人行道慢慢走着，偶尔看到些迎面走来的人从旁边投来的、向他表示敬意的目光。起初，他还为自己皱巴巴的军服和旧军帽感到难为情，但是后来就不以为然地认为，久经沙场的军人完全不必为自己的衣着感到羞愧，何况他今天刚下火车呢。

商店和咖啡馆门前的帆布凉篷在人行道上洒下一片片懒洋洋的、橄榄黄色的阴影，风吹动太阳炙烤着的帆布篷，人行道上的阴影也摇曳起来，从行人的沙沙响的脚下移去。虽然是午休时分，大街上还是人山人海。在这几年的战争中长久离开城市生活的利斯特尼茨基，怀着愉快的满足心情，倾听着充满哄笑、汽车喇叭和报贩叫卖的喧闹声，觉得自己跟这些衣冠楚楚、吃得脑满肠肥的人们非常亲近，他一直在想：

“看你们大家现在都这么满足、高兴和幸福，——你们这些商人、市场经纪人、大小官吏、地主和贵族！可是三四天以前你们是什么样子？当那些暴民和大兵象熔岩似地滚滚流过这条大街，流过全城的街道时，你们是什么样子？凭良心说，我为你们高兴，也不高兴。对你们得以平安无事，我也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不应该……”

他试行分析自己这种矛盾的感情，找到它的根源，很容易就得出了结论：他之所以这样想和这样感觉，是因为战争以及他在战场上经历的一切，使他和这帮温饱得意的人疏远了。

“就拿这个脑满肠肥的年轻家伙来说吧，”他心里想着，目光和一个胖胖的、红脸蛋的、没有胡子的男人的视线相遇了，“为什么他没有上前线去？大概是个工厂老板或者大发横财的商人的儿子，这混蛋逃避兵役，——他心里根本就没有祖国——他在养膘儿，在舒舒服服地玩女人，也在‘为国防效力’呢……”

“但是你究竟跟谁走一条路呢？”他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立即笑着决定地说，“喏，当然是跟这些人走一条路啦！他们身上有我，我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他们身上一切好的和坏的东西，也都或多或少地能在我的身上找到。也许，我的皮肤比这头肥猪稍薄一点儿，也许正是为了这个，我对一切的反应比他们显得更敏感、病态，大概也正是为了这个，我才忠诚地去打仗，而没有去‘为国防效力’，也正是为了这个，去年冬天，我在莫吉廖夫看到逊位的皇帝坐在汽车里，从大本营悄然离出，他嘴唇上挂着悲哀，两手放在膝盖上可怜地哆嗦着，我伤心得倒在雪上，象小孩子一样痛哭起来……要知道，我的良心不允许接受革命，我不能接受！不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智上，我都反对……我要用生命去保卫过去的一切，我将毫不动摇，毫不装腔作势，简单地，象一个普通士兵，献出自己的生命。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

他脸色苍白，激动异常，清楚地想起了那个绚丽的二月黄昏，莫吉廖夫的省长公署，结满冰霜的铁栏杆，以及铁栏杆外面，在轻纱似的寒雾笼罩着的落日映照下红彩斑斑的白雪。德涅伯河陡岸对面的天空染成浅蓝色、朱红色和铁锈色，地平线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是那么缥缈，虚幻，

令人神伤。门口只有寥寥的几个大本营的官吏，有军人，也有文官……驶出一辆小轿车。汽车的玻璃窗里面，坐着大概是弗雷杰里克斯和靠在座背上的沙皇。他那憔悴的脸上浮着一层紫色的红晕。惨白的额角上斜扣着哥萨克禁卫军的黑皮帽子。

利斯特尼茨基几乎是在那些惊愕地望着他的人们面前跑过。他眼看着沙皇的一只举起来敬礼的手，从黑色的帽子边落下去，耳朵里响着渐渐远去的轻微的汽车马达声和那些卑躬屈膝的人们默默目送末代皇帝时发出的哀叹声……利斯特尼茨基缓慢地走上团部所在处的楼梯。他的两颊还在颤抖，哭肿的红眼睛仍然泪水模糊。在二楼的走廊里，他连续抽了两支烟，擦了擦眼镜，然后一步两磴地跑上三楼去。团长在彼得格勒地图上画出了利斯特尼茨基的连执行保护政府机关任务的地区，交代了机关的名称，详细说明了各机关派岗和换岗的时间，最后说道：

“给冬官的克伦斯基派去守卫……”

“请不要提克伦斯基！……”利斯特尼茨基的脸色顿时变得象死人一样惨白，大声嘟哝说。

“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要控制自己……”“上校，我请求您！”

“不过，我的亲爱的……”

“我请求！”

“您的神经……”

“现在就向普梯洛夫工厂派遣巡逻队吗？”利斯特尼茨基艰难地喘着气，问道。

上校咬着嘴唇微笑着，耸了耸肩膀，回答道：

“立刻就派！并且一定要由一名排长率领。”

利斯特尼茨基被过去的回忆和团长的谈话折磨着，无精打采地走出团部。几乎就在这座房子旁边，他看见了驻扎在彼得格勒的顿河第四团的哥萨克巡逻队。军官骑的浅红色马的笼头上，挂着一束枯萎的鲜花。军官的白胡子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拯救祖国的英雄万岁！……”一个情绪激动的老绅士从人行道上走下来，摇晃着帽子喊道。

军官客气地把手掌举到帽檐上致意。巡逻队的马小跑而去。利斯特尼茨基看了看那个向哥萨克致敬的老绅士激动地、嘴唇湿润的面容和那打得十分整齐的花领带，便皱起眉头，弯下背，溜进了自己驻扎的房子的大门。

第十一章

科尔尼洛夫将军被任命为西南战线的总司令，第十四团的军官们热烈拥护。谈起他时，都怀着热爱和崇敬，认为他具有钢铁般的坚强性格，一定能把被临时政府引向绝路的国家拯救出来。

利斯特尼茨基特别热烈欢迎这一任命。他想通过连里的下级军官和接近他的哥萨克了解哥萨克们对此的态度，但是收集到的情报却使他十分失望：哥萨克们有的默不表态，有的冷淡地闪烁其辞地回答说：

“对我们反正都是一样……”

“谁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倘若他能想办法使大家得到和平，那，当然……”“大概，他也不会使我们更容易升官！”

过了几天，在一些与市民和军人接触较多的军官中间盛传，好象科尔尼洛夫正在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前线和后方恢复执行死刑律，并采取某些非常措施，军队的命运和战争的结局，都将取决于此。人们在传说，克伦斯基很怕科尔尼洛夫，大概他正竭力找一个比较听话的将军来代替科尔尼洛夫前线总司令的职务。大家还说出了几个在军界有名望的将军的名字。

七月十九日政府任命科尔尼洛夫为最高统帅的通告使军官们大吃一惊。不久，在军官联合会总部有许多熟人的阿塔尔希科夫上尉就根据完全可靠的消息说，科尔尼洛夫在准备向临时政府提出的报告提纲中，坚决要求必须采取下列重要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对后方军队和居民实行战地法庭审判，实施死刑律，恢复军事首长的惩戒权力；把军队中的军人委员会的活动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以及其他等等措施。

就在这天的晚上，利斯特尼茨基在跟自己连队和其他连队军官的谈话中，尖锐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跟谁走？

“诸位军官！”他抑制着自己的激动情绪说道。“我们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都很了解，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之间还有许多很痛苦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在当前，当最高统帅与政府的分裂前景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刻，我们就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跟谁走，拥护谁？我们大家都说说心里话，不要昧良心。”

阿塔尔希科夫第一个发言：

“我准备为了科尔尼洛夫将军流尽自己和别人的血！他为人极端忠诚，只有他能使俄罗斯重新站立起来。你们看，他在军队里干得多好呀！要知道，只是由于他才使军官的手脚稍微松开了一点，而在这以前，就只有军人委员会在那里专横跋扈，跟敌军士兵称兄道弟，任意开小差。所以，这有什么可说的？所有正派人都应该拥护科尔尼洛夫！”

细腿、大胸脯、宽肩膀的阿塔尔希科夫说话时非常激动。显然，这个问题触到了他的痛处。他说完以后，打量着聚集在桌子周围的军官们，有所期待地用烟嘴在烟盒上敲了几下。他右眼的下眼皮上生着一个凸出的、豌豆大的棕色瘰子，妨碍他把眼皮闭紧，因此，乍一看，阿塔尔希

拉·格·科尔尼洛夫（1870—1918）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一个主要的反革命白军将领，一九一八年被红军在前线击毙。

科夫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好象他的眼睛里总是带着一种谦逊的期待的笑意。

“如果必须在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我们当然是拥护科尔尼洛夫的啰。”

“我们还很难断定科尔尼洛夫究竟想干什么：是仅仅想在俄国恢复秩序呢，或者是还要恢复别的什么东西……”“这不是对我们提出的原则问题的答复！”

“不，是答复！”

“如果算是答复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聪明的答复。”

“可是您担心什么呢，中尉？担心恢复帝制吗？”“这我并不担心，相反，我非常欢迎。”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诸位！”不久以前因战功从司务长晋升为少尉的多尔戈夫，用坚定的、因受风变得粗哑的声音说。“你们争论什么？你们就庄严地宣布，咱们哥萨克要象小孩子拉母亲的衣襟一样，跟着科尔尼洛夫将军走，用不着绕什么弯子，坦率地说吧！咱们一离开他——就要完蛋！俄罗斯就会象对待大粪一样把咱们收拾掉。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他往哪儿走——咱们也往哪儿去。”“这样回答才对哪！”

阿塔尔希科夫称赞地拍了拍多尔戈夫的肩膀，含笑的眼睛盯着利斯特尼茨基。利斯特尼茨基激动地笑着，平展着膝盖上裤子的皱褶。

“那么诸位军官，诸位队长？”阿塔尔希科夫提高嗓门喊道。“我们拥护科尔尼洛夫，怎么样？……”

“那是当然的啦！”

“多尔戈夫的话真象快刀斩乱麻，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所有的军官都拥护他！”

“我们也不想例外。”

“亲爱的哥萨克和英雄，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乌拉！”

军官们笑着，互相碰杯喝茶。谈话的气氛缓和下来，不象刚才那么紧张了，谈的尽是近些日子发生的事变。

“咱们是坚决拥护最高统帅的，可是哥萨克们却有点儿举棋不定……”多尔戈夫迟疑地说。

“怎么个‘举棋不定’？”利斯特尼茨基问道。

“就是这样。他们举棋不定——他们打够啦！……这些狗崽子们，就想回家找娘儿们去……讨厌这种艰苦的生活啦……”“我们的任务——就是率领哥萨克跟着我们走！”切尔诺库托夫中尉用拳头往桌子上捶了一下，说道。“率领他们走！我们不能白戴着军官肩章呀！”

“应该耐心地向哥萨克们进行解释，他们应该跟谁走一条路。”

利斯特尼茨基用茶匙敲了敲玻璃杯，把军官们的注意力集中以后，一板一眼地说道：

“诸位，请记住，我们当前的工作，正象阿塔尔希科夫说的，就是应该把事情的真实情况解释给哥萨克们听。要把哥萨克从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影响下夺回来。这就需要大大改变我们的性格，就象我们大多数

人在二月政变以后都曾经不得不做的那样，如果不是更厉害的话。从前——譬如说在一九一六年吧——我可以把一个哥萨克毒打一顿，他顶多不过在打仗时朝我的后脑勺开一枪，可是二月政变以后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啦，因为，如果我打了哪个混蛋一下，——他们根本就不用等待什么适当时机，会当场把我打死在战壕里。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啦。我们必须，”利斯特尼茨基加重了这几个字的语气，“把哥萨克团结成自己的人！一切都取决于此。你们知道现在第一团和第四团闹成什么样子了吗？”

“真是骇人听闻！”

“正是这样——骇人听闻！”利斯特尼茨基继续说道。“军官们和哥萨克依旧隔着往日那道高墙，结果哥萨克统统处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之下，百分之九十成了布尔什维克。形势已摆得清清楚楚，我们已经大难临头……七月三日和五日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对一切满不在乎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或者是我们拥护科尔尼洛夫，去跟革命平民的军队进行战斗，或者是在布尔什维克积蓄好力量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以后，再来发动一次革命。现在他们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正在集结力量，可是我们呢——却吊儿郎当……难道可以这样干吗？！……在未来的大动乱中，可靠的哥萨克将是非常有用的……”

“咱们没有哥萨克，当然就等于零啦，”多尔戈夫叹道。

“你说得对，利斯特尼茨基！”

“简直对得很哪。”

“俄罗斯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你以为我们连这个都不懂吗？我们懂得，但是有时想有所作为，却又力不从心。‘第一号命令’和《战地真理报》正在播下自己的种子。”

“而我们呢，不仅不去把它们踏烂，不去把它们完全烧光，却在欣赏这些种子萌发的幼芽！”阿塔尔希科夫喊道。

“不是这样，我们绝不是在欣赏，而是力不从心！”

“您说谎，少尉！只是因为我们的玩忽职守！”

“不对！”

“请拿出证据来！”

“安静，诸位！”

“他们捣毁了《真理报》……克伦斯基尽他妈的放马后炮……”

“吵什么……这里是闹市吗，啊？这成何体统！”

掀起来的混乱叫声渐渐平息下来。一位怀着极大兴趣在静听利斯特尼茨基讲话的连长，请求大家注意听讲。

“我建议让利斯特尼茨基大尉把话讲完。”

“请讲吧！”

利斯特尼茨基用拳头摩擦着尖瘦的膝盖，继续说道：

“我指的是将来，就是在未来的战斗中，在国内战争中——我也只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和五日（俄国旧历），工人和士兵曾经在彼得格勒举行反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

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具有革命倾向的群众的压力下，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在军队中进行选举，由选举出来的组织对沙皇时代的旧军官进行监督。

布尔什维克的一份战斗性很强的报纸。

是现在才明白这场战争是不能避免的——非常需要忠诚的哥萨克。应当把他们从倾向布尔什维克的军人委员会的手中争取过来。这是刻不容缓的！要知道，一旦发生新的骚动，第一团和第四团的哥萨克就会把他们的军官枪毙……”

“很清楚！”

“他们是不会客气的！”

“……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顺便说一下，这是很痛苦的经验。第一团和第四团的哥萨克，——说实在的，他们现在还算是什么哥萨克哟？——将来至少有一半得绞死，不然的话，就干脆把他们全都枪毙……要拔掉地里的莠草！我们劝说自己的哥萨克不要犯错误，以后他们要为这些错误付出代价的。”

利斯特尼茨基讲完以后，那个特别注意听他讲话的连长接着说起来。这是个老牌军官，在团里已经干了九年，在这次战争中受过四次伤，他说从前当军官是很不容易的。哥萨克军官都受轻视，遭虐待，难得晋升，绝大多数军官到死也不过混上个中校；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在推翻专制王朝时，哥萨克的上层分子表现得那么无动于衷。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说，要全力支持科尔尼洛夫，通过哥萨克军人联合会和军官联合会总部与他紧密地联系起来。

“就让科尔尼洛夫做大独裁者吧，——他是哥萨克军队的救星。在他统治下，我们也许会比在沙皇当朝时过得还要好些呢。”

时间早已过了午夜。依然是布满乱蓬蓬白云的夜空笼罩着城市。从窗户里可以看见海军部大厦塔楼的黑色尖顶和一片象春水似的橙黄色灯火。

军官们一直谈到天亮。他们决定每星期和哥萨克进行三次政治性的谈话，为了把空闲的时间占满并把哥萨克的思想从涣散人心的政治气氛里抢救出来，责成各排排长要每天带着自己的排进行军事操练和背诵誓词。

分手以前，大家唱起《正教的静静的顿河澎湃、激荡》，喝完了十火壶的茶，玩笑地互相碰杯，弄得茶杯叮当直响。最后，阿塔尔希科夫和多尔戈夫低声商量了一番，喊道：“现在我们请你们听一支哥萨克古歌，就当是一道甜点心吧。喂，安静点！最好把小窗户打开，不然屋子里烟气太浓啦。”两个声部——多尔戈夫受了风的粗嗓子的低音和阿塔尔希科夫柔和、悦耳的中音——起初很乱，各按自己的拍子唱，但是后来两个声部猛地汇成激动人心的美妙歌声。

……而我们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豪放傲然——
它既不向异教徒低头，自己怎么生活
也不用莫斯科管。
对土耳其人——很久以来总是用锋利的马刀向
他们的后脑勺问安……
为了纯洁的圣母，为了自己正教的信仰，
为了波浪欢腾自由的顿河，
我们的母亲，顿河的大草原，

年年召唤我们去跟敌人作战……

阿塔尔希科夫把手指头交叉起来放在膝盖上，高声唱着，尽管他耍着花腔，把多尔戈夫的坚毅的低音远远地抛在后面，但是自始至终没有走过一次调儿；他的表情非常严肃，只是到结尾的时候，利斯特尼茨基才注意到，一行闪着冷光的晶莹的泪珠，滚过他下眼皮上那颗棕色的小瘰子，滴了下来。别的连队的军官们走了，其余的人也都睡去以后，阿塔尔希科夫坐到利斯特尼茨基的床上，摸弄着凸出的胸膛上的褪了色的蓝背带，低语道：

“你明白吗，叶甫盖尼……我死爱顿河，死爱这几百年来形成的、古老的哥萨克生活方式。我热爱哥萨克，热爱哥萨克女人——热爱这一切！一闻到草原上的苦艾气味我就想哭……还有，当向日葵开花和顿河岸上雨后的葡萄园飘香的时候，——我是那么深情地爱它，爱得心痛……这你是理解的……现在我却在想：我们是不是在哄骗这些哥萨克呢？我们是要把他们拉到这条小路上来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利斯特尼茨基警惕起来，问道。

阿塔尔希科夫的脖颈在白衬衣领里动人地闪着天真黝黑的青春光泽。蓝眼皮沉重地压在棕色的瘰子上，从侧面可以看到半闭着的眼睛里的湿润的光芒。

“我在想：哥萨克是不是需要这个呢？”

“那么你以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什么？”

“我不知道……但是他们为什么都这样自发地在离开我们呢？革命好象把我们和他们分成了绵羊和山羊，我们和他们的利益好象是不同的。”

“你要明白，”利斯特尼茨基小心翼翼地开口说，“这正说明了对事变的不同看法。我们的文化比较高，我们能够批判地评价这样或那样的事实，而他们的头脑却比较原始、简单。布尔什维克往他们的脑子里灌输必须结束战争，——更准确地说，要把它变成国内战争。他们唆使哥萨克仇视我们，由于哥萨克已经疲惫不堪，他们身上又有很多兽性的东西，不象我们，具有对祖国的强烈责任感和道德意识，——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很容易就找到肥沃的土壤。要知道祖国在他们看来是什么东西呢？最多，也只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概念。‘顿河军区离前线遥远得很，德国人到不了那里，’他们是这样看待问题的。糟就糟在这里。应该正确、明白地给他们解释，如果把这场战争变成国内战争，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利斯特尼茨基一面说，一面下意识地感觉到，他的话并没有达到目的，而且阿塔尔希科夫马上就会关上对他敞开的心灵的门。

果然不出所料：阿塔尔希科夫嘟哝了几句模糊不清的话，默默地坐了半天，尽管利斯特尼茨基竭力想要弄明白，这位沉默不语的伙伴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但是却枉费心机。

“先让他说完就好啦……”他惋惜地想。

阿塔尔希科夫道过晚安，走了，再没有说一句话。曾有那么一刹那，他曾想倾心地谈谈，可是只把那人人用来隐蔽自己、不叫别人看到的、神秘的黑幕撩开一角，就又重新放了下来。

他人的隐情难以理解使利斯特尼茨基感到惋惜和不安。他吸了一会儿烟，躺了片刻，凝视着灰絮般的暗夜，忽然想起了阿克西妮亚和因为有她消魂而显得那么充实的假期。后来就在胡思乱想和对他曾与之偶然、短暂交游的女人的回忆断片中，心平气和地睡去了。

第十二章

在利斯特尼茨基的连里有一个布卡诺夫斯克镇的哥萨克，叫拉古京·伊万。在第一次选举的时候他就当选为团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在团队开到彼得格勒以前，并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但是在七月下旬，有一个排长向利斯特尼茨基报告说，拉古京常到彼得格勒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军事部去，大概与苏维埃有联系，因为发现他经常跟自己排里的哥萨克们谈话，在往邪路上拉他们。连里曾经发生两次拒绝执行守卫和巡逻任务的事情，这位排长认为，这都是拉古京对哥萨克进行策反的结果。利斯特尼茨基决定，自己必须设法接近拉古京，摸摸他的底。把这个哥萨克叫来开门见山地谈当然既愚蠢又不谨慎，因此利斯特尼茨基决定等待机会。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七月末，按轮值表第三排应该在夜间去守卫通往普梯洛夫工厂的各条街道。

“我和哥萨克一同去，”利斯特尼茨基预先通知排长说。“请您告诉他们，给我备上那匹铁青马。”

利斯特尼茨基有两匹马，——就象他所说的，“以防万一。”勤务兵侍候他穿好衣服，他下楼来到院子里。这时全排都已经上马。在夜雾茫茫、灯火点点的黑暗中走过了几条街道。利斯特尼茨基故意落在队伍后面，喊了拉古京一声。拉古京拨转他那匹不象样的小车的马头，走了过来，从旁边用期待的眼神看了看大尉。

“你们的委员会里有什么新闻呀？”利斯特尼茨基问道。“什么也没有。”

“你是哪个镇的，拉古京？”

“布卡诺夫斯克镇的。”

“哪个村？”

“米佳金村。”

这时他们的马已经在并排走了。利斯特尼茨基借着路灯的光亮斜眼打量着哥萨克的生着连鬓胡子的脸。拉古京的制帽下面露出了光滑的鬓发，鼓胀的脸颊上蓄着毛烘烘的、不整齐的小络腮胡子，两只聪明、带些狡猾神情的眼睛深嵌在凸出的眼眶里。

“从表面上看，是个普普通通的、愁眉不展的人，——可是心里究竟怎么想？大概，也跟大伙一样，仇视我这样与旧制度联系着的、拿着‘班长的棍子’的人……”利斯特尼茨基想道，不知道为什么很想了解一下拉古京的经历。

“有家室吗？”

“有。老婆和两个孩子。”

“家业呢？”

“我们有什么家业呀？”拉古京露出嘲讽、惋惜的神情说道。“日子过得平平常常。一头牛加上哥萨克，或者是哥萨克加上一头牛，——我们就这样凑合着过一辈子……我们那里全是沙地，”他想了想，又严肃地补充了一句。

利斯特尼茨基从前去谢布里亚科沃车站时曾从布卡诺夫斯克走过。他立刻就想起了这个偏僻的、距离大道很远的集镇，镇南是一望无际的平坦的草原，霍皮奥尔河曲曲折折地绕着小镇流过。那时，他从二十俄

里外，从叶兰斯克镇边界内的山岗上，就看到了下面一片果园的绿色蜃气和象峭光的白骨头似的、高耸的钟楼。

“我们那儿全是些沙地，”拉古京叹了一口气说。“大概很想回家吧，是不是？”

“当然啦，大尉老爷！当然很想快点回去啦。这场战争叫大家吃的苦头可不少啦。”

“兄弟，恐怕未必很快就能回去……”

“很快就能回去。”“可是，仗还没有打完哪？”

“快完啦。快回家啦，”拉古京固执己见。

“我们自己人还要和自己人打呢。你以为怎样？”

拉古京没有从鞍头上抬起低垂的眼睛，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跟谁打呀？”

“要打的人可多啦……就说跟布尔什维克打吧。”

拉古京又是半天不说话，好象在清脆的、跳舞似的马蹄声中打起盹。他们默默地走了约三分钟。拉古京慢慢地斟酌着字句，说道：

“咱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可争的。”

“争土地呀？”

“土地足够大家用的。”

“你知道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是吗？”

“听见说过一点儿……”

“如果布尔什维克为了要夺取咱们的土地，为了要奴役哥萨克向咱们进攻的话，那么依你看，应该怎么办呢？你是跟德国人打过仗，保卫过俄罗斯呀？”

“德国人——那是另一回事啦。”

“那么布尔什维克呢？”

“这么说吧，大尉老爷，”显然，拉古京决定摊牌啦，他抬起眼睛，固执地在寻觅利斯特尼茨基的目光，说道，“布尔什维克是不会夺去我最后的那一小块土地的。我那块地正好是一个人的份地，他们是不会要我的土地的……可是，譬如说，——您可别生气呀！——象您老太爷，有一万俄亩地……”

“不是一万，是四千。”

“好，反正一样，就算是四千吧，——难道这块儿还小吗？请问，这能说是合理的吗？再看全俄罗斯——象您老太爷这样的人多得很呢。那么，大尉老爷，您想想看，每张嘴都要吃块面包。您要吃，其他所有的人也都要吃。您当然知道茨冈人教马不吃草的笑话，——他对他的骡马说，你要学会不吃东西才好。而这匹可爱的骡马真的就学啊，学啊，到第十天头上，可就饿死啦……沙皇时代，一切都不合理，对穷苦的老百姓更坏……看，切给您老太爷的那块蛋糕有多大，四千亩，要知道他也不是用两个嗓子眼往下咽东西的嘛，他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是用一个嗓子眼咽的嘛。这对老百姓当然太不公平啦！……布尔什维克——他们要干的是好事情，可是您却说——要打仗……”

利斯特尼茨基暗自激动地听着他讲。最后他已经明白，自己根本提不出任何有分量的反证，他觉得这个哥萨克用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已经逼得他走投无路，而且内心潜伏已久、自知理亏的意识也在蠕动，这使利

斯特尼茨基有点儿不知所措，恼羞成怒。

“你怎么样——是布尔什维克吗？”

“我是什么人，这并不重要……”拉古京讽刺地拉着长声回答说。

“问题不在于我是什么人，而在于真理。老百姓要的是真理，可是人们却总在埋葬它，说什么，真理早已寿终正寝啦。”

“好啊，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就用这些玩意儿灌输你……看来，你跟他们交往很有收获嘛。”

“噢，我的大尉老爷，是生活本身把这些灌输给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人的啊，布尔什维克只不过是点上引芯罢啦……”

“你不要兜圈子啦！不要耍贫嘴！”利斯特尼茨基已经是怒气冲冲地说了。“你回答我：你谈到我父亲的土地，以及所有的地主的土地，但是，要知道这是——私人财产呀。如果你有两件衬衣，而我一件也没有——那么，照你的说法，我就应该从你身上剥一件下来吗？”

利斯特尼茨基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从拉古京的声调里听得出，他是在笑。

“我会自动交出那件多余的衬衣。在前线我曾经交出过不是多余的，而是最后的一件衬衣，我自己却光身穿着军大衣，可是我却没有听说有谁交出过一点土地来……”

“你什么的——嫌土地少吗？不够用吗？”利斯特尼茨基提高嗓门说。

脸色变白的拉古京激动地喘着气，几乎是叫喊似地回答道：“你以为我是在为自己伤心吗？我们到过波兰——那儿的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呀？！你看到了没有？我们周围的庄稼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是看见啦！心里的血都开了锅啦！……怎么的，难道你以为我不可怜他们吗？……也许，我就是为了这个，为了波兰人，痛苦透啦，我总在想他们那点可怜的土地能顶什么用。”

利斯特尼茨基想要说几句刻薄的话，但是这时从普梯洛夫工厂巨大的灰色厂房里传来尖利的喊声：“抓住！”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和刺耳的枪声。利斯特尼茨基扬鞭策马，奔驰而去。他和拉古京同时跑到了聚集在十字路口附近的一排人跟前。哥萨克们马刀碰得叮当响，跳下马来，被他们捉住的那个人正在中间挣扎。

“怎么啦？怎么回事？”利斯特尼茨基策马向人群中冲去，大声问道。

“有个坏蛋用石头……”

“扔过来——就跑啦。”“给他一下子，阿尔扎诺夫！”

“瞧你这个混蛋！你想打了就跑吗？”

本排的下士阿尔扎诺夫在马上向下俯着身子，揪着那个身材矮小、穿着没系进裤腰里去的黑衬衣的人的领子。三个下了马的哥萨克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去。

“你是干什么的？”利斯特尼茨基怒不可遏地大声喊道。被捉住的人抬起脑袋，苍白的脸上，默不作声的嘴唇歪扭着，紧闭在一起。

“你是什么人？”利斯特尼茨基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是你扔的石头吗？混蛋！喂，不说话？阿尔扎诺夫……”阿尔扎诺夫从马鞍子上跳下来，——他松开那人的领子，抡起手臂照着那家伙的脸上打了一下。

“抽他一顿鞭子！”利斯特尼茨基猛然拨转马头，命令道。三四个哥萨克下了马，把被绑起来的人推倒在地，抡起鞭子打了起来。拉古京从马鞍子上跳下来，走到利斯特尼茨基跟前。“大尉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大尉老爷！”他用哆嗦着的手指头紧紧抓住大尉的膝盖，叫道，“不能这么干呀！……要知道这是人哪！……您这是干什么呀？”

利斯特尼茨基用缰绳催动着马，默不作声。拉古京转身向哥萨克们扑去，跌跌撞撞，马刀直绊他的腿，他上去拦腰抱住阿尔扎诺夫，想把他拉开。阿尔扎诺夫挣扎着，嘟哝道：“你别太自作多情啦！别太伤心啦！他要用石头砍咱们，难道就应当不理他吗？……放开手！……放开手！我这可是好言相劝！……”

一个哥萨克弯下腰，从背上扯下步枪，用枪托子朝倒在地上的人的柔软的身躯上噼噼啪啪乱打起来。过了一会儿，马路上响起了一阵低沉的、不成声的惨叫。

可是后来沉寂了几秒钟——又响起那个人的声音，然而已经象个青年人疼痛难忍、抽泣时脆弱的声音了，每次打击后嘶哑的喊声中，还夹杂着短促的谩骂声。

“狗东西！……反革命！……你们打吧！哎呀！……啊啊啊啊！……”

啪！啪！啪！——惨叫声和打击声此起彼伏。

拉古京跑到利斯特尼茨基的马前，紧贴着他的膝盖，手指甲划着马鞍的皮垫，喘着粗气央告说：

“您做做好事吧！”

“躲开！”

“大尉！……利斯特尼茨基！……你听见了吗？你要对此负责！”

“我想朝你脸上啐一口！”利斯特尼茨基哑着嗓子说道，策马向拉古京身上冲去。

“弟兄们！”拉古京跑到站在一旁的哥萨克们面前大声叫道。“我是团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我命令你们不许打死这个人！……你们要负责……你们要对此负责！……这不是过去那个时代啦！……”

一种失去了理智的、盲目的憎恨使利斯特尼茨基发了疯。他用鞭子朝马耳朵中间抽了一下——马就朝拉古京冲去。他用带着擦枪油臭气的铁青色的手枪口对着拉古京的脸比划着，尖声叫道：

“住口，叛徒！布尔什维克！我——毙——了——你！”他的意志用出最大的力量才把手指从枪机上移开，勒马直立，然后飞驰而去。

过了几分钟，他后面跑来三个哥萨克。在阿尔扎诺夫和拉宾的两匹马中间拖着那个人，汗湿的衬衣紧贴在身上，两脚不动。哥萨克架着他的胳膊，他轻轻地摇晃着，脚碰着马路上的石头。被打得血肉模糊的脑袋往后仰着，在耸起的尖尖的肩头中间摇晃，高高抬起的白下巴颏在闪动着。第三个哥萨克跑在前头。他看见灯光照耀着的胡同口有一个马车夫；他站在马镫上，向马车夫驰去。他简短地说了几句话，然后神气地用鞭子敲了敲靴筒，马车夫就很听话地急急忙忙把马车赶到停在马路上的阿尔扎诺夫和拉宾跟前。

第二天，利斯特尼茨基睡醒后，意识到他昨天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严重错误。他咬着嘴唇，想起了殴打那个朝哥萨克扔石头的人的场面，以及后来他与拉古京的冲突，不禁皱起了眉头。他若有所思地不停地咳

嗽着。穿衣服的时候，心里琢磨着，为了避免与团士兵委员会的关系激化，暂时还是不要去动拉古京，最好是等到那些在场的哥萨克忘掉昨天他和拉古京的冲突以后，那时再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这家伙干掉，扫清障碍。

“这就是所谓要跟哥萨克打成一片……”利斯特尼茨基很伤心地嘲笑着自己，此后，有好多天，这一不愉快的印象一直在他脑子里萦回。

已经是八月初旬，在一个晴朗的、阳光明媚的日子，利斯特尼茨基和阿塔尔希科夫在城里闲逛。自从在军官会议那天的谈话以后，他们俩没有说完的话，始终无法再继续下去。阿塔尔希科夫守口如瓶，把那些没有说出来的思想深藏在心里，尽管利斯特尼茨基一再引诱他再推心置腹地谈谈，他总是紧遮着那层厚厚的帷幕，这是大多数人惯于用来隐蔽自己真实面目，不让别人看出来的办法。利斯特尼茨基在与别人交往时，总觉得人们的外表里面还隐藏着另一副往往总也无法认清的面貌。他深信，如果从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剥掉这层外壳，就会露出真实的、赤裸裸的、没有任何虚伪装饰的内核。因此他总有一种病态的心理，想了解，在形形色色的人们的粗卤的、严肃的、英勇无畏的、厚颜无耻的、幸福的和快活的外表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货色。现在，他思考着阿塔尔希科夫，然而能猜透的却只有一件事——就是这个人正在从诸多已经形成的矛盾中痛苦地寻找出路，想使哥萨克的传统与布尔什维克思想结合起来，这种猜测使他不得不中断原拟与阿培尔希科夫接近的计划，并与他疏远起来。

他们沿着涅夫斯基大街走着，偶尔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我们去吃点东西好不好？”利斯特尼茨基用眼朝饭店的大门示意着，提议说。

“好吧，”阿塔尔希科夫同意了。

他们刚进门儿就站住了，大失所望地环顾四周：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人。阿塔尔希科夫转身想要退出，但是从一张靠窗的桌子边站起一位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绅士，他原是跟两位太太坐在一起，曾注意地看着他们俩在找座位。绅士走过来，非常有礼貌地举起小礼帽。

“请原谅！二位可否就坐我们那张桌子？我们要走啦。”他笑着说道，露出一排稀疏的、被烟熏黄的牙齿，并做了个请他们去就座的手势，“我很愿意为二位军官效力。你们——是我们的骄傲。”

坐在桌边的两位太太也站起来。身材高大、黑头发的太太在整理鬓发，另外一位稍年轻些的在玩弄着小伞等候她。

两位军官谢过客气地把桌子让给他们的绅士，走到窗前。稀疏、针状的黄色光线透过垂下的窗帘投在桌布上。菜肴的气味驱散了摆在小桌上鲜花的芬芳诱人的清香。

利斯特尼茨基要了一份冰鱼羹，在等菜的时候，他若有所思地撕着一朵从花瓶里面拔出来的橙黄色的金莲花。阿塔尔希科夫用手绢擦了擦汗淋淋的额角，两只疲倦地低垂着的眼睛不停地眨着，注视着在邻座的桌子腿上颤动的太阳光点。他们还没有吃完，又有两个军官大声地谈着走进了饭店。前面的一个寻找着空桌子，把晒成褐色的脸转向利斯特尼茨基。黑色的斜眼里闪着快活的表情。

“利斯特尼茨基！是你吗？……”这个军官健步向他走来，放肆地

叫道。

他那黑胡子下面闪着飞沫般的雪白牙齿。利斯特尼茨基认出他是卡尔梅科夫大尉，跟着他走过来的是丘博夫。他们紧紧地握了握手。利斯特尼茨基把自己过去的两个同事介绍给阿塔尔希科夫以后，问道：

“哪一阵风把你们吹到这儿来啦？”

卡尔梅科夫一面卷着胡子，脑袋往后一仰——斜眼扫视着四周，说道：

“我们是出差来的。以后我再告诉你。你先说说自己的事吧。在第十四团里日子过得好吗？”

……他们一同走出饭店。卡尔梅科夫和利斯特尼茨基落在后面，他们拐进头一条胡同，半个小时后，走出了城市的繁华地带，小心地四下张望着，边走边低声谈。

“我们第三军团是罗马尼亚战线的预备队，”卡尔梅科夫兴奋地说道。“一个半星期以前我接到团长的命令，叫我把连队交出去，和丘博夫中尉一同到师部去听候差遣。好极啦。我把连队交出去。我们来到师部。作战处的 M 上校，——你认识他，——秘密地告诉我，叫我立即到克雷莫夫将军那里去。我和丘博夫一同去军团司令部报到。克雷莫夫接见了，因为他已经知道给他派来的军官是什么样的人，就干脆说出了下面这段话：‘现政府当权的都是些有意把国家引向灭亡的人，——必须撤换政府的上层分子，甚至可能要实行军事独裁，取代临时政府。’他还说科尔尼洛夫是最有可能的候选人，后来就叫我到彼得格勒来，听候军官联合会总部分配任务。现在这儿已经集合了几百个可靠的军官。你明白，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吗？军官联合会总部正与我们哥萨克军人联合会共同工作，在一些铁路枢纽站上和各师组织突击营。一切在不久将来可以使用的……”

“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你是怎么想的？”

“真没想到！您就生活在这里，竟没有弄清首都的局势？毫无疑问，要来一次政变，科尔尼洛夫将执掌大权。要知道，军队是坚决拥护他的。我们那儿的人都这样看：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科尔尼洛夫和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夹在这两块磨石中间，——不是这股力量，就是那股力量将把他碾得粉碎。让他先在阿莉萨的床上睡几天吧。他是个短命的皇帝。”卡尔梅科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地玩弄着马刀穗子，说道：“其实，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小卒，而小卒是不可能知道棋手往哪儿摆他们的……譬如说，我就不能全面了解大本营进行的一切活动。我只知道，在将军们之间——科尔尼洛夫、鲁科姆斯基、罗曼诺夫斯基、克雷莫夫、邓尼金、卡列金、埃尔埃利及其他诸位将军之间——有某种秘密联系和约定……”

“但是军队……所有的军队都拥护科尔尼洛夫吗？”利斯特尼茨基越走越快，追问道。

“步兵当然是不肯的。我们要带领他们。”

“你可知道，克伦斯基在左派的压力下想要撤换掉最高统帅吗？”

“这他不敢！第二天就会叫他作阶下囚。军官联合会总部已经毫不

阿莉萨即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尼古拉二世的妻子。

含糊地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通知了他。”

“昨天哥萨克军人联合会派了几个代表上他那儿去，”利斯特尼茨基笑着说。“他们声明，哥萨克绝不允许撤换科尔尼洛夫的任何企图。你知道吗？他回答说：‘这是诽谤。临时政府根本也不想做诸如此类的蠢事。’他一面在安抚社会人士，一面却又象窑姐儿一样，向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频送秋波。”

卡尔梅科夫一面走着，一面掏出来一本军官用的野战笔记本，高声朗诵道：

“‘俄罗斯军队的最高统帅，社会活动家会议向您致敬。会议声明，任何妄图损害您在军队和俄罗斯威望的行为，都被视为犯罪行为，会议完全支持军官、荣获乔治十字章的英雄和哥萨克们的意见。际此面临严重考验的关头，俄罗斯全体正直人士对阁下寄予无限的希望和信赖。愿上帝在您重建强大的军队和拯救俄罗斯的伟业中帮助您！罗坚科。’这大概很明白了吧？撤换科尔尼洛夫根本是不可能的……是的，顺便说说，你见到昨天他进京的场面吗？”

“我昨天夜里才从皇庄回来。”

卡尔梅科夫笑了，露出了一排齐齐的牙齿和健康的粉红色牙床。狭细的眼睛眯缝起来，眼角上皱起了一片难看的蜘蛛网般的细纹。

“真够威风气派啦！卫队——是整整一个由帖金人组成的骑兵连。汽车上架着机枪。就这副架势，浩浩荡荡向冬宫开去。这是毫不含糊的警告……哈——哈——哈。你要是看到那些戴着毛茸茸皮帽子的嘴脸就好啦。噢，他们是值得一看的！给人一种非常独特的印象！”

两位军官在莫斯科—纳尔夫斯基区兜了一圈，就分手了。“叶尼亚，咱们一定要经常联系，”卡尔梅科夫临别时说道。“暴风雨来啦。要站稳脚跟，不然会摔跤的！”

他又停了下来，扭过半边身手，对已经走去的利斯特尼茨基喊道：

“忘记告诉你啦。咱们的同事，梅尔库洛夫，那位艺术家，还记得吗？”

“他怎么啦？”

“五月里炸死啦。”

“这不可能！”

“简直死得莫名其妙。死得糊涂透顶。一个侦察兵的手榴弹在手里就爆炸了，把自己的胳膊齐着胳膊肘炸掉。而梅尔库洛夫，我们只找到了一部分内脏和一个炸坏的望远镜。死神三年来一直没有动他……”

卡尔梅科夫还喊叫了些什么，但是刮起的旋风卷起了一阵灰色的尘埃，仅仅传来模糊不清的余音。利斯特尼茨基挥了一下手走去，不时回头看看。

姆·弗·罗坚科（1859—1924）——大地主，第三、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克伦斯基当政时期是积极的反革命力量的组织者。十月革命后，是白卫军的主要首领之一，后流亡国外。

第十三章

八月六日，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鲁科姆斯基将军接到了由大本营第一后勤司令罗曼诺夫斯基将军转来的命令：把骑兵第三军团和土著骑兵师集中到涅维利——新索科尔尼基——维利基卢基地区。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区集中？要知道这些部队不都是罗马尼亚战线的预备队吗？”鲁科姆斯基大惑不解地问道。“我不知道，亚力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我只是把最高统帅的命令正确地传达给您。”

“您什么时候收到的？”

“昨天。夜里十一点钟最高统帅把我叫了去，命令我今天早晨把这件事报告给您。”

罗曼诺夫斯基踮着脚尖，走到窗前，在占据了鲁科姆斯基办公室半边墙的中欧战略地图前停下来，然后背对着鲁科姆斯基，故弄玄虚地仔细打量着地图说：

“请您自己去问吧……他现在正在办公室。”

鲁科姆斯基从桌子上拿起公文，推开沙发椅，用那种所有发胖的老年军人走路时的坚定步伐走去。在门口，他把罗曼诺夫斯基让到前面，显然是正在想着什么，自言自语地说：“正确。是这样。”

一位鲁科姆斯基不认识的、高个子、长腿的上校刚好从科尔尼洛夫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恭敬地给他让路，然后明显地一瘸一拐地顺着走廊走去，滑稽地使劲耸着受过伤的肩膀。科尔尼洛夫略微向前探着身子，两只手掌斜撑在桌面上，正对一个站在他对面的、上了些年纪的军官说话：“……应该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请您到达普斯可夫后立刻就通知我。您可以走啦。”科尔尼洛夫等那个军官把门关上以后，才用富于青春弹力的姿势坐到沙发椅上；他把另一只沙发椅推给鲁科姆斯基的时候问道：

“您从罗曼诺夫斯基那里收到我调动第三军团的命令了吗？”

“收到啦。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为什么您要选定这个地区作为军团的集结点呢？”

鲁科姆斯基仔细观察着科尔尼洛夫黝黑的脸。一张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冷冰冰的亚洲人型的脸，两颊上，从鼻子到被下垂的稀疏的胡子遮着的冷酷的嘴边，布满常见的、熟悉的斜纹。只有那一缕象小孩的刘海似的垂到额角上的头发，稍微冲淡了他脸上冷酷严厉的表情。

科尔尼洛夫的一只干瘦的小手掌支着下巴，胳膊肘撑在桌子上，眯缝着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只手摸着鲁科姆斯基的膝盖，回答说：

“我要把骑兵集中在这一地区，使之并非专为支援北方战线，而是为了一旦需要，就能很容易地把骑兵投到北方或者西方战线。我认为，选定的这个地区最能满足这个要求。怎么，您另有高见？说说看，好吗？”

鲁科姆斯基含义不清地耸了耸肩膀。

“对西方战线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最好是把骑兵集中在普斯可夫地区。”

“普斯可夫？”科尔尼洛夫全身向前探着，重问了一遍，皱眉蹙额，略微咧了咧毫无光泽的薄嘴唇，否定地摇了摇头，说道：

“不！普斯科夫不适当。”

鲁科姆斯基疲惫、衰老地把手掌放到沙发椅的扶手上，小心翼翼地斟酌着字句说：

“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我立刻就下达必要的命令，不过我有这样的印象，好象您还有什么话没说出来……如果是为了把骑兵向彼得格勒或者莫斯科方面调动的話，那么您选择的集结地区是很合适的，但是象这样配置骑兵，对于北方战线的支援，单单由于调动困难这一点就已经无法保证。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的确还有话没有说出来，那么我请求您——或者让我回到前线去，或者把您的想法完全告诉我。只有在得到首长的完全信任时，参谋长才能留在自己的位置上。”

科尔尼洛夫低下头，聚精会神地听着，但仍然顾得上用自己尖利的眼睛注视着鲁科姆斯基，由于激动表面冷冰冰的脸上泛起了一层勉强能看出的、淡淡的红晕。他考虑了几秒钟以后，回答说：

“您是正确的。我有些想法还没有跟您谈过……请您立即发出有关调动骑兵的命令，火速把第三军团司令官克雷莫夫将军请到这儿来，等从彼得格勒返回后，咱们再详细谈谈这件事，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请相信，对您，我不想隐瞒任何事情，”科尔尼洛夫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话，然后迅速转过身去，回答敲门的声音：“请进。”

大本营的副政治委员 丰·维津和一个身材矮小、须发斑白的将军一同走进来。鲁科姆斯基站起身，往外走的时候，听见科尔尼洛夫对丰·维津提出的问题，生气地回答说：

“现在我没有工夫复查米勒将军的案件。什么？……是，我要出去。”

鲁科姆斯基从科尔尼洛夫那里回来以后，在窗户边站了半天。他抚摸着斑白的山羊胡子，若有所思地望着花园里被风吹拂着的浓密的栗树梢和象波浪起伏，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青草。

一个小时后，骑兵第三军团司令部就收到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发来的准备调防的命令。曾按照科尔尼洛夫的意愿拒绝担任步兵第十一军军长的军团司令官克雷莫夫也在当天被密电召来大本营。

八月九日，科尔尼洛夫在一个由帖金人组成的骑兵连保护下，乘专列去彼得格勒。

第二天，大本营里就盛传起最高统帅被撤换的消息，甚至说他已被捕，但是十一日早晨，科尔尼洛夫回到了莫吉廖夫。

回来之后，他立刻邀请鲁科姆斯基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他看完了电报和军事情报，细心地整了整洁白的使橄榄色瘦削的手腕子显得更加水灵的袖口，又摸了摸领子。这些匆忙的、心不在焉的动作说明他的心情异常激动。

“现在咱们可以把那天没谈完的话谈完啦，”他低声说道。“我想接着谈谈使我不得不把第三军团向彼得格勒调动的想法，以及与此有关的我还没有跟您谈过的其他想法。您知道吗，八月三日，我在彼得格勒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当时的俄罗斯军队中就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但其实质与后来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完全不同。

参加政府会议时，克伦斯基和萨温科夫提醒我，叫我不要过多涉及国防上的重要问题，因为，照他们的说法，阁员中有些不可靠的人物。我作为最高统帅，向政府报告时，却不能谈作战计划问题，因为不能保证我说的话，过几天以后，不被德国司令部知道！这还算个政府吗？试问在此以后，我还会相信它能拯救国家吗？”科尔尼洛夫迅速坚定地走到门边，把门锁上，转回身来，激动地在桌子前面来回踱着，说：“由这么一伙可怜虫来管理国家，实在令人伤心、憋气。优柔寡断，意志薄弱，一无所长，踌躇不决，常常简直是卑鄙无耻——请准许我这样说，就是这么些不三不四的玩意儿在指导这个‘政府’的一切行动。在诸如切尔诺夫之流和其他一些人的热心参与下，布尔什维克就会把克伦斯基搞掉……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您看俄罗斯就是处在这样的危境中。我奉行的是您熟知的那些原则，我想使祖国不再经受任何新的动乱。我调动骑兵第三军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八月底把它用到彼得格勒去，如果布尔什维克发动进攻，就彻底地镇压这伙祖国的叛逆。我要把直接领导作战的任务交给克雷莫夫将军。我确信，在必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吧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那些家伙全都绞死。临时政府……哼，咱们还要看一看……我没有任何个人目的。只为拯救俄罗斯……赴汤蹈火，不惜任何代价！……”

科尔尼洛夫突然停下来，站在鲁科姆斯基对面，猛地问道：“只有采取这样的断然措施，才能保证国家和军队的前途，您同意我的意见？能和我共同奋斗到底吗？”

鲁科姆斯基感动地紧握着科尔尼洛夫干瘦的热手，站起身来。

“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我要奋斗到底。应当周密计划、慎度局势——择机而行。您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

“行动计划我已经拟好。行动的细节可由列别杰夫上校和罗仁科大尉去制定。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要知道您的工作已经够多啦。请相信我，我们还会有时间来讨论一切问题，如有必要，再做相应的修改。”

这些天大本营里的生活过得简直象发疟疾一样。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穿着落满尘土的保护色军便服，经风吹日晒，面色黝黑的军官从前线各个部队来到莫吉廖夫的省长公馆，请纓效命；军官联合会和哥萨克军人联合会的衣冠楚楚的代表来晋见；从顿河卡列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哥萨克顿河军区的军司令官——那里派来了几位急使。也出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文职官员。确有些人是诚心诚意想来帮助科尔尼洛夫振兴在二月里崩溃的、老朽的俄罗斯帝国，但是也有些兀鹰，他们嗅觉灵敏，闻到了大残杀的血腥气味，预见到谁的强有力的手将切开国家的血管，满怀希望，云集到莫吉廖夫，想乘机抢到点儿什么。象大地主、黑帮、冒险分子、靠投机发了大财的扎沃伊科和铁杆保皇党徒阿拉金、多布雷恩

萨温科夫·鲍里斯（1879—1925）是社会革命党的首领之一。二月革命后曾在克伦斯基政府任部长；根据他的建议在前线实行了死刑制。十月革命后，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最凶恶的敌人，他和卡列金、科尔尼洛夫、高尔察克和弗兰格尔都有勾结。在外国代表支持下，组织了一连串的白卫军叛乱和阴谋。

切尔诺夫（生于1876年）是社会革命党的头领。一九一八年夏曾策划捷克社会革命党白卫军的暴乱。一九一八年秋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联的反革命活动。一九二一年曾企图领导喀琅施塔得的叛乱。

沙皇政府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七年间为与革命势力进行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反动组织。

斯基等人的名字在大本营里，就象是些与最高统帅关系密切的人似的，挂在人们的嘴上。在大本营和顿河军行军司令部里，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说科尔尼洛夫对人太轻信，因而被一群冒险家们包围了。但同时广大的军官圈子里却普遍认为：科尔尼洛夫是俄罗斯复兴的旗帜。狂热的复辟者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面旗帜下来。

八月十三日，科尔尼洛夫到莫斯科去参加国务会议。

这是个温暖、阴暗的日子。整个天空仿佛是浅蓝色的铝铸成的，地平线上是一片镶着淡紫色毛皮边的仔羊毛似的云彩。从云层中向田野、向奔驰在铁轨上的列车、向蒙上神话般秋色的树林、向远处水彩画似的朦胧的白桦树、向穿了一身寡妇素装的初秋大地——斜洒下映在虹霓的折光中喜人的细雨。

列车在飞驰，身后甩下茫茫平野，拖着红色长裙般的烟雾，敞开的车窗边，坐着一位矮小的、穿着保护色军服、戴着乔治十字勋章的将军。他稍稍眯缝起黑亮的眼睛，把头探出窗外，冒着热气的雨点毫不吝啬地打湿了他那日久天长晒黑的脸和下垂的黑胡髭；风把垂在前额上小孩刘海似的一缕头发向后吹去。

第十四章

在科尔尼洛夫达到莫斯科的前一天，利斯特尼茨基大尉也到了莫斯科，他是来执行哥萨克军人联合会的特别重要使命的。把文件交给驻扎在莫斯科的一个哥萨克团的团部以后，他得知科尔尼洛夫明天就要到了。

利斯特尼茨基来到亚历山大车站。在头二等候车室和餐厅里——欢迎的人群人山人海；大部分是军人。亚历山大军官学校组成的仪仗队排列在月台上，天桥边排列着莫斯科妇女敢死突击营。将近下午三点钟，专车抵达。谈话声立即就沉寂下来。军乐队高奏悠扬悦耳的音乐，一片杂沓的脚步声。疯狂的人群拥夹着利斯特尼茨基，把他挤向月台。他从人潮中冲出来，看到帖金人正在最高统帅的车厢边两列排开。车厢上的油漆闪闪发光，映照出他们的鲜红的长袍。科尔尼洛夫由几个军人陪同走下车来，开始检阅仪仗队，检阅乔治章佩戴者联合会、陆军、海军军官联合会和哥萨克军人联合会的代表团。

在被介绍给最高统帅的人们中，利斯特尼茨基认出了顿河军司令官卡列金和扎伊翁科夫斯基将军，围在他身旁的军官们把其余的人的名字也逐一叫了出来：

“这是基斯利亚科夫——交通部次长。”

“这是市长鲁德涅夫。”

“这是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大本营的外事处长。”

“这是国事会议的成员穆辛-普希金。”

“那是法兰西大使馆的武官凯奥上校。”

“那是戈利岑公爵。”

“那是曼瑟列夫公爵……”一片奴颜婢膝的赞赏声。

利斯特尼茨基看到，密密层层地站在月台上的衣着华丽的贵妇人们把鲜花掷向走近他的科尔尼洛夫。一朵玫瑰花的花冠挂在科尔尼洛夫的制服肩章上，垂了下来。科尔尼洛夫有点儿难为情地、犹豫地把小花抖了下去。一个蓄着连鬓胡子的乌拉尔老头子，开始结结巴巴地宣读十二个哥萨克军区的欢迎词。利斯特尼茨基未能听完欢迎词，——他被挤到墙边去了，马刀的皮带几乎都被挤断。在国家杜马议员罗季切夫致词以后，科尔尼洛夫在人群簇拥下又向前走去。军官们手拉着手，结成了一个保卫圈，但是人们把他们挤散了。几十只手都奴颜婢膝地向科尔尼洛夫伸去。有一个头发散乱的胖太太，迈着小碎步跟在他身旁走，拼命想去亲吻他的浅绿色军服的袖子。月台出口处欢声雷动，科尔尼洛夫被抬起来，向前走去。利斯特尼茨基晃了一下肩膀，把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挤到一旁去，——居然抓住了在他眼前闪动的科尔尼洛夫的漆皮靴子。他麻利地抱住那只脚，放到肩膀上，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这只非常轻的腿有什么压力，只是竭力保持着平衡和脚步的节奏，在人群的缓缓推动下往前走，吼叫声和乐队的喇叭声震耳欲聋。在车站门口，他匆匆整理

沙皇俄国的一所贵族士官军事学校。国内战争时期，贵族士官学生站在反革命方面进行残酷的武装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时，由志愿兵组成的所谓突击营。在克伦斯基政府时期，有过很多特别突击营，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妇女敢死营”，这些突击营后来都变成了反革命的工具。

了一下拥挤时从腰带里松出来的衬衣上的折子，顺着台阶走到广场。前面是一片人海和军队绿色的行列，一连哥萨克骑兵在进行分列式。利斯特尼茨基把手掌举到军帽檐上，眨着湿润的眼睛，竭力抑制嘴唇的颤抖，但是却无济于事。他只是模糊地记得：照相机嚓嚓的响声，疯狂的人群，士官生的分列式，身材矮小、生着一张蒙古人的脸和两只黑色斜眼睛的将军伫立在那里，让他们从自己面前走过去。

过了一天，利斯特尼茨基坐火车回彼得格勒。他在一个上铺上安顿好，铺上军大衣，抽着烟，想着科尔尼洛夫：

“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俘虏营，好象知道，祖国将要这样需要他。他的仪容太好啦！就象用天然的石头雕成的——一点多余、庸俗的东西也没有……性格也是这样的。大概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清清楚楚，都已周密考虑过。一旦时机来到——他就会领导我们前进。奇怪的是，我竟不知道他的政治面目，——保皇党？君主立宪派……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象他这样，有坚定的信心就好啦。”

大概也正是这个时候，在莫斯科，正当莫斯科国事会议的成员会间休息时，大剧院的走廊里有两位将军——一位身体瘦小、生着一张蒙古人的脸，另外一位是个身强力壮、肩膀上结实长着一颗留着平头的四方脑袋，略微有些斑白的鬓角梳得平平正正，耳轮紧贴在鬓发上，——他们离开众人，一面在细木块铺的地板上来回踱着，一面在低声交谈。

“宣言的这一条将要规定取消军队里的各种委员会吗？”

“是的。”

“统一战线，紧密团结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实施我提出的那些措施是无法挽回局势的。陆军已经根本不能打仗啦。这样的军队不仅不能赢得这场战争，甚至连稍微象样点的进攻都顶不住。而且有些部队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瓦解了。那么这里，后方的情况呢？您看，工人对任何企图使他们就范的措施的反应是什么呢？——罢工和示威，我们会议的成员只能步行来开会……这简直是耻辱！后方必须实行军事化，必须规定严厉的惩戒措施，无情地消灭所有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害人精——这一切就是我们的最迫切的任务。将来我也可以继续得到您的支持吗，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我是无条件支持您的。”

“对此我深信不疑。谢谢您。您看到了吧，已经到了必须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的紧急关头，而政府却只限于敷衍塞责和说漂亮话——什么要用‘铁和血来镇压那些企图象七月那样推翻人民政权的人’啦。不，我们向来是先做后说。而他们却恰恰相反。好吧……有他们吞食自己敷衍政策恶果的时候。但是我不想参与这种不诚实的游戏！不论过去和现在，我都主张公开的斗，我不喜欢说空话。”

身材矮小的将军停下来，站在跟他谈话的人的对面，旋转着他的深保护色军服上的铜钮扣，由于激动，讲话有些结巴：

“他们自己给这些恶棍摘下笼头，现在自己却被革命民主政治吓得发抖啦，要求把可靠的军队从前线调到首都来，而同时又为讨好这种民主政治，不敢采取什么实际行动。进一步，退一步……只有把我们的力

量完全团结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用强大的精神压力迫使政府让步，如果他们不让步，——那么咱们就走着瞧吧！我将毫不犹豫开放前线，叫德国人来教训教训他们！”

“我们已经和杜托夫谈过。哥萨克会全力支持您的，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咱们需要商量的是如何协调将来的共同行动。”

“开完会以后，我在驻地恭候您和其他诸位光临。你们顿河那儿的情绪怎么样？”

那位身强力壮的将军把刮得发光的四方下巴颏紧靠在胸前，忧郁地皱起眉头，直着自己的前方。大胡子下面的嘴角哆嗦着，回答说：

“我对于哥萨克已经没有从前那种信心了……而且现在根本就很难判断他们的情绪。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哥萨克应该做些什么，使外来户拥护自己。在这方面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效果如何，却不敢担保。我担心，当哥萨克和外来户在双方利益冲突时，会各走极端……土地问题……双方的思想都在围着这个轴心打转转儿。”

“您手里要掌握一些可靠的哥萨克部队，一旦内部发生意外事件时保证自身的安全。等我回大本营后，跟鲁科姆斯基研究一下，大概我们还可以想办法从前线抽调几个团到顿河地区去。”

“那我就太感谢您啦。”

“那么，今天咱们就谈谈协调我们将来共同行动的问题。我坚信拟定的计划会胜利实现，但是幸运也常常是不可靠的，将军……万一时运不济，它背弃了我，——我可以期望在你们顿河地区找到栖身之地吗？”

“不仅可以找到栖身之地，还可以受到保护。要知道哥萨克自古以来就是以好客闻名的呀。”

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卡列金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那忧郁的目光中的倦意减掉了几分。

一小时后，顿河军区司令官卡列金在会场向安静下来的听众宣读了《十二个哥萨克军区宣言》。

从那天起，在顿河地区，在库班地区，在捷列克地区，在乌拉尔地区，在乌苏里江地区，在所有的哥萨克的土地上，从这边到那边，从这个市镇到那个市镇，撒下了一张象黑色的蜘蛛网一样的大阴谋网。

杜托夫（1864—1922）是沙皇的将军，奥伦堡军区哥萨克军司令官。十月革命时，是个组织哥萨克白卫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头子，又是高尔察克叛乱的积极策划者。

第十五章

距离被六月战役的炮火抹掉的市镇废墟一俄里的地方，弯弯曲曲的战壕象蛇一样横在树林边。紧靠林边的一带地区由哥萨克特别连防守。

战壕后面，在一道茂密、难以通行的赤杨和小白桦绿树丛那面，是一片战前开采过的、闪着铁锈色亮光的泥炭沼泽；野蔷薇开出了象红莓果似的、喜人的花朵。右面一点，在一块突出的树林边，横着一条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使人觉得象是一条荒僻的、还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树林的边沿，长满枯萎的、被枪弹扫射过的艾蒿，烧焦的树桩象驼背似的弓了起来，一带黄褐色的胸墙，弯弯曲曲的战壕沿着光秃秃的田野伸向远方。战壕后面，就是开采过的、高低不平的泥炭沼泽和被炸得满目疮痍的道路——也还都使人感觉到生活的痕迹，人类劳动的痕迹，可是树林边上的土地却呈现出一幅凄凉、悲伤的画面，令人神伤。

从前在莫霍夫蒸气磨坊里当机器匠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一天到附近一个驻扎着一类辎重队的小镇上去，直到傍晚才回来。他往自己土屋走的时候，遇上了扎哈尔·科罗廖夫。扎哈尔几乎是在跑，马刀乱碰着装满沙土的麻袋，胡乱挥舞着双手。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躲到一边给他让路，但是扎哈尔抓住他的军服扣子，转动着发黄的病态的白眼珠，低声说道：

“你听说了吗？我们右面的步兵正在开拔！也许，他们要放弃阵地吧？”

扎哈尔那象凝固了的生铁水似的黑连鬓胡子乱成一团，眼睛流露出饥饿、愁闷的绝望神情。

“他们是怎么放弃阵地呢？”

“他们开走啦，至于怎么个放弃法——我不知道。”“也许，是换防吧？咱们到排长那儿去打打听。”扎哈尔回过身，往排长的土屋里走去，两只脚在粘滑、潮湿的泥地上直打滑。

过了一个钟头，这个连由步兵替换下来，向市镇开会。第二天早晨，大家从看守马匹的战士手里牵过战马，用强行军的速度向后方开去。

细雨连绵。低垂的白桦树都象弯了腰似的。道路在林间穿行，马匹闻到潮湿的气味和去年的落叶浓烈的干枯、沉闷的气味，打着响鼻，快活地走起来。水汪汪的毒莓象粉红色的串珠一样挂在草丛上，雨水洗过的三叶草上的花朵象泡沫似的闪着刺眼的白光。风把沉重的雨点从树上吹洒到骑士们的身上。军大衣和军帽上尽是斑斑的黑点，象是被枪砂子打过一样。一缕缕正在消失的马合烟的烟雾在队伍的上空飘荡。

“把咱们抓过来——扔过去，鬼知道他妈的又往哪儿赶我们。”

“战壕里的日子难道你还没有过厌吗？”

“真的，这又要把咱们赶到哪儿去呀？”

“一定是进行什么改编吧。”

“不太象改编。”

“唉，乡亲们，抽口烟——一切苦恼就都忘啦！”“我把自个儿的苦恼全装在马料袋里……”

“大尉老爷，您准许唱个歌儿吗？”

“可以吗？……起头儿吧，阿尔希普！”

前排有个人咳嗽了一声，唱道：

有几个哥萨克退伍了，骑上骏马回家乡，
肩上挂着肩章，胸前佩着十字章。

几个象受了潮似的声音无精打采地唱了两句就沉默了。和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走在一排的扎哈尔·科罗廖夫在马镫上站起来，大声嘲笑道：

“喂，你们这些瞎老头子！难道咱们就这副可怜相唱歌吗？你们这是在教堂门口擎着破碗，唱‘乞讨歌’哪。歌手们……”“好啊，那你就领唱吧！”

“他的脖子太短，没有长嗓子的地方。”

“你吹过牛皮，把尾巴往旁边一翘，就算完事啦？”

科罗廖夫把长了虱子的大黑连鬓胡子握在手里，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拚命挥了一下马缰绳，唱出了第一句：

噢噫，勇敢的顿河哥萨克们，欢声歌唱吧……

连队好象被他的歌声惊醒了，唱道：

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光荣！……

歌声在雨水淋淋的树林上空，在狭窄的林间小路上空荡漾：

噢噫，我们要为所有的朋友们做一个榜样，

我们开枪射杀敌人！

我们射杀敌人，仍然保持齐整的战斗队形。

我们唯命是从。

长官大人怎么命令我们，

我们就往哪里冲——砍杀敌人！行军的路上大家一直唱着歌，庆幸

可钻出了“狼坟”。黄昏前就上了火车。兵车向普斯可夫开去。刚开过三站，大家已经都知道连队是和骑兵第三军团的其他部队一同开往彼得格勒，去镇压已经开始的骚乱。这个消息传开以后，谈话声就静了下来。红色的车厢里长时间笼罩着一片朦胧欲睡的寂静。“刚出火坑，又进地狱！”又瘦又高的博尔谢夫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话。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二月以后就没有更换过的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在第一次停车的时候就到连长那里去了。“哥萨克都很激动，大尉阁下。”

大尉盯着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下巴颏上的一个深洼看了半天，笑着说：

“亲爱的，我也很激动呢。”

“要把我们运到哪儿去？”

“狼坟”指战壕。

“去彼得格勒。”

“去镇压吗？”

“难道你以为——是去帮助骚动吗？”

“我们既不愿意去镇压，也不愿意去帮助骚动。”“他们可完全不征求咱们的意见。”

“哥萨克们……”

“‘哥萨克们’怎么样？”连长已经是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我自己知道，哥萨克们在想什么。难道我高兴干这种差使吗？赶快拿去在连里念念。下一站我跟哥萨克们谈谈。”连长交给他一封叠起来的电报，然后皱起眉头，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嚼起一块布满白色油点的罐头肉来。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到自己的车厢。他手里拿着电报，就象攥着一根燃烧的劈柴似的。

“把别的车厢里的哥萨克都叫来。”

火车已经开动了，但是还有哥萨克往车上跳。集合了约三十个人。

“连长接到了一份电报。他已经看过。”

“好好，电报上写的什么？念念吧！”

“念吧，别废话啦！”

“要讲和了吗？”

“别说话！”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片寂静中高声朗读了最高统帅科尔尼洛夫的号召书：

我，最高统帅科尔尼洛夫，特向全体人民宣告，士兵的天职、自由俄罗斯公民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对祖国的无私的热爱，迫使我在祖国灾难深重的关头，拒绝服从临时政府的命令，并继续担任陆海军最高统帅职务。前线各总司令都支持我这一决定，我特向全体俄罗斯人民声明，我宁以身殉，也决不允许撤消我的最高统帅职务。俄罗斯人民的忠实的儿子总是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我将为祖国献出我的一切——我的生命。

在关系到祖国存亡的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在两京的门户已向气焰万丈，胜利进军的敌人洞开的时刻，临时政府竟置国家独立生存的重大问题于不顾，而将人民投进纯属虚构的反革命恐怖中去，而临时政府治国无方，措施不力和行动上的优柔寡断，确会导致这种反革命迅速得逞。我作为自己人民的嫡亲儿子，曾以毕生的精力为人民忠诚服务，此乃人所共鉴——并非我不去保卫我国人民伟大未来的神圣自由，而是因为目前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一群缺乏意志的无能之辈手中。傲慢的敌人正利用收买和叛变在我们国家发号施令，为所欲为，这不仅将毁灭自由，也将危及俄罗斯民族的生存。醒来吧，俄罗斯的人民，看看这个无底的深渊吧，我们的祖国正迅速滑向这个深渊！为了避免任何动荡，预防俄罗斯人的任何流血和内讧，我忘却一切的怨恨和屈辱，特在全体人民面前向临时政府发出呼吁：请你们到我的大本营来吧，我庄严声明，在此你们的自由和安全，将得到保证。你们与我共同谋划、建立人民防御领导体制，它将要保障自由，领导俄罗斯人民走向一个强大的自由民族当之无愧的伟大未来。

到下一站，军车又被停下来。哥萨克们在等候开车的时候，都聚集在车厢附近，纷纷议论科尔尼洛夫的电报和刚才由连长宣读的克伦斯基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的电报。哥萨克们心慌意乱地交谈着。连长和排长们陷入一片混乱。“脑袋里乱成一锅粥啦，”马丁·沙米利诉苦说。

“鬼他妈的知道，他们谁是谁非！”

“他们互相残杀，我们军队遭殃。”

“当官的都肥得发疯！”

“个个都想当老大。”

“老爷们打架，哥萨克遭殃。”

“什么都来了个底儿朝天……真糟糕！”

一群哥萨克来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面前，要求道：“去问问连长，该怎么办。”

大家一起去找连长。军官们正聚集在他们的车厢里商讨什么事儿。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走进车厢。

“连长阁下，哥萨克们催问，现在怎么办。”

“我立刻就去。”

连队聚集在最后一节车厢旁边等候。连长走进哥萨克的人群中去；到了人群中间，举起一只手。

“咱们不听克伦斯基的，咱们服从最高统帅和我们的顶头上司。对不对？因此咱们应该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向彼得格勒进发。最低限度，咱们先开赴德诺车站。向顿河第一师师长探明情况，——到那里就什么都弄明白啦。我请求哥萨克们不要激动。咱们正在经历这样严峻的时刻。”

连长又把什么军人天职、祖国、革命说了半天，尽力安抚哥萨克，避而不回答问题。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在这个时候列车挂上了火车头（哥萨克们并不知道他们连的两个军官，用武器威吓站长，才达到赶快开车的目的），于是哥萨克又回到各自的车厢里。

兵车行驶了一昼夜，离德诺车站已经不远。可是夜里又停下来，给乌苏里和达格斯坦团的兵车让路。哥萨克的军车被调到道岔上去。夜色苍茫，达格斯坦团的车辆闪烁着灯光飞驰而过。可以听到逐渐远去的喉音浓重的谈话声、号筒的呻吟声和陌生的歌曲旋律。

连队出发时已经是半夜了。有气无力的火车头在水塔下停了半天，从锅炉火箱里冒出的火星闪着火花，落到地上。火车司机抽着烟，从小窗里朝外张望着，好象是在等待什么。靠近火车头的车厢里，有个哥萨克从门里探出头来，喊道：

“喂，加夫里拉，开呀，要不我们可就开枪啦！”

火车司机吐掉烟头，沉默了一会儿，显然是在注视着烟头飞落去的光弧；他咳嗽着，说道：

“你们总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枪毙光，”说完就离开了窗户。

过了几分钟，火车头牵动了车厢，缓冲器叮当乱响，由于火车晃动

失去平衡的马匹在不断捌动蹄子。列车驰过水塔，驰过稀疏的灯光映照着的窗户和路基外面的黑魆魆的桦树丛。哥萨克们喂过马以后就睡去了，偶尔有人精神振奋起来，靠在半开着的车门口抽烟，凝视着茫茫无际的夜空，想着自己的心事。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躺在科罗廖夫旁边，从门缝里望着滑过的星空。在过去的这一天中，他经过周密考虑，毅然决定，要尽一切努力，阻止连队继续向彼得格勒前进；他躺在那里，考虑着用什麼法子可以使哥萨克们拥护自己的决定，怎样来影响他们。

还是在科尔尼洛夫发表宣言以前，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哥萨克和科尔尼洛夫走的不是—条道路，也感觉到克伦斯基是不值得保护的；他绞尽脑汁，决定：不使连队逼近彼得格勒，而且要是非得动武不可，那就跟科尔尼洛夫打，但是也不拥护克伦斯基，不拥护他的政权，而是要拥护克伦斯基垮台以后产生的那个政权。克伦斯基垮台后，定会产生一个盼望已久的、真正的人民自己的政权——这一点他是深信无疑的。还在夏天的时候，他曾经到过彼得格勒士兵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军事部，是因连队与连长发生了冲突，特别派他到那里去请示的；他看了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几位布尔什维克同志谈过话以后，他想：“要用我们工人的肉使这个骨头架子壮大起来，——这将成为真正的政权！伊万，就是死你也要紧跟着它走，就象婴儿咬住母亲的奶头不放—样！”

这一夜，他躺在马衣上，比往常更多地想起了那个从未象现在这样深深热爱的人，想到自己在他的指导下摸索走过的艰难的生活道路。他一面想着明天要对哥萨克们说的话，一面想起了施托克曼有关哥萨克生活的谈话，他经常重复这些话，就象深深地钉钉子—样，说道：“哥萨克本质上是—非常保守的。当你要劝说哥萨克相信布尔什维克思想是公正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要小心行事，深思熟虑，要善于适应环境。起初，他们可能对你有成见，就象你和米什卡·科舍沃伊当初对待我那样，但是你不要因此泄气。你要顽强地干下去，——最后咱们一定会成功。”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盘算着在说服哥萨克不要跟科尔尼洛夫走的时候，他会遭到各方面的某些责难，但是第二天早晨，当他在自己的车厢里小心翼翼地谈起，应该要求重返前线，不要到彼得格勒去跟自己人打仗时，哥萨克都高兴地赞同他的意见，而且都下定决心，拒绝继续往彼得格勒进发。扎哈尔·科罗廖夫和车尔尼绍夫斯克镇的哥萨克图里林，成了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最亲密的同谋者。他们整天都在各个车厢里窜，分别跟哥萨克们谈话，黄昏时分，当列车在一个小站上渐渐减速，慢下来的时候，第三排的下士普舍尼奇尼科夫跑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在的车厢里来。

“在前面的第一个车站连队就下车！”他激动地对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喊叫。“如果你不知道哥萨克想干什么，你还算个什麼委员会的主席呀？不要再把我们当傻瓜啦！我们不往前走啦！……军官老爷们在往我们脖子上套绞索，可是你既不吹笛，也不吹哨。我们是为了这个选你当主席的吗？哼，你笑什麼呀？”

“早就应该这样，”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笑着说。在小站上他头一个从车上跳下来，图里林陪同他去找站长。“我们的列车不要再往前开了。我们要在这儿下车啦。”“这是怎么回事呀？”站长惊惶失措地问道。“我有命令……有路签……”

“住口！”图里林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他们找到了车站职工委员会，向主席，一个身体壮实、棕红色头发的报务员，说明了情况，过了几分钟，火车司机高高兴兴地把兵车开到一条死道岔上去。

哥萨克们急忙搭上跳板，开始从车上往下牵马。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劈开两条长腿，在机车旁边，擦着满面含笑的、黝黑的脸上的汗。连长脸色苍白地跑到他面前来。

“你这是干什么？……你知道，这要……”

“我知道！”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打断了他的话。“大尉阁下，请你不要叫嚷。”他的脸色也变得苍白，翕动着鼻翅，清清楚楚地说道，“你叫嚷得够多啦，小伙子！现在请你靠边站。就是这么回事！”

“最高统帅科尔尼洛夫……”大尉紫涨着脸，结结巴巴地说。但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看着自己那两只深深踏进松软的沙土里去的大靴子，轻松地挥了一下手，说道：

“你把他挂在脖子上当十字章吧，他对我们毫无用处。”大尉用靴子后跟转了一下身，往自己的车厢跑去。过了一个钟头，连队已经没有一个军官，但是以战斗队形开出车站，朝西南方向开去。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担负起连队的指挥任务，他和他的助手，身材矮小的图里林，在最前面的一个排里，和机枪手们并排走着。

连队靠一张从原先的连长手里缴来的地图，困难地确定方向，来到戈列洛耶村，就在这里宿营。大家决定回前线去，如果有人企图拦截，就进行战斗。

哥萨克把马腿拴起来，派好守卫、岗哨以后，都躺下睡了。没有燃起篝火。可以感觉到，大多数人都情绪不佳，没有象往常那样说笑就躺下去了，互相隐瞒着自己的心事。

“如果他们后悔了，跑回去自首，可怎么办呢？”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军大衣下面躺舒服，有点担心地想。

图里林好象听到了他的思想似的，走了过来。

“你睡了吗，伊万？”

“还没有。”

图里林在他的脚边坐下，烟卷吸得直冒火星，悄悄说道：“哥萨克们的心里可都是乱腾腾的……他们淘完了气，现在害怕啦。乱子咱们是惹出来啦……尽管不太大，你是怎么想的？”“到时候就会清楚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冷静地回答说。“你是不是也害怕啦？”

图里林搔着军帽下的后脑勺，苦笑道：

“说实话，我是有点儿怕……开头干的时候——一点也不怕，可是现在却有点儿心慌意乱了。”

“你的胆儿也太小啦。”

“伊万，要知道——他们的力量还很大呀。”

他们半天没有说话。村子里的灯火已经都熄灭了。从长满柳树、渺

无边际的低洼沼泽地里传来鸭子的叫声。

“母鸭子在叫，”图里林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又沉默不语了。

温柔、亲热、静穆的夜色笼罩在草原的上空。草上洒满了寒露。微风把沼地的腐烂的芦苇、沼地的泥土和露水浸湿的青草的混合气味送到哥萨克的宿营地来。偶尔听到几声拴马索的哗啦声、卧倒的马匹打响鼻和沉重的喘气声音。接着又是一片朦胧的寂静，从遥远，遥远的地方传来隐约可闻的野雁的沙哑叫声和近处的鸭子回应的叫声。一阵黑暗中看不见的翅膀的猛烈震动声。暗夜。寂静。朦胧、潮气弥漫的草原。西天边上——升起一片深紫色的彩霞。中午，在古老的普斯可夫的土地的上空，横着象一条宽阔闪光的、令人难忘的大路似的银河。

黎明时分，连队出发了。穿过戈列洛耶村的时候，赶牛的妇女和孩子们望着他们远去的后影看了半天。他们走上了一座洒满朝阳的砖红色小山岗。图里林回头看了看，用脚踢了踢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马镫。

“你回头看看，有几个骑马的人追来啦……”

三个骑士笼罩在一层粉红色轻纱似的尘雾中，穿过村庄，一股烟似的飘来。

“连——连——队，停止前进！”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命令道。

哥萨克们习惯地迅速排成了一个灰色的方阵。那几个骑马的人离着还有半俄里，就勒马换成了小跑。其中的一个是个哥萨克军官，掏出一条手绢，在头顶上摇晃着。哥萨克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驰来的三个人。穿保护色制服的军官走在前面，其余的两个人穿着契尔克斯式的上衣，离得稍远一些。

“你们来干什么？”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迎上前去问道。

“来谈判的，”军官把一只手举到帽檐上回答说。“你们谁指挥连队？”

“我。”

“我是顿河哥萨克第一师的全权代表，这两位是土著骑兵师的代表，”军官用眼睛看看那两个山民军官，紧勒着马缰，用手摸了摸汗淋淋的、光滑的马脖子。“如果你们愿意谈判的话，请命令连队下马。我要传达师长格列科夫少将的口头命令。”

哥萨克都下了马。派来的代表也下了马。他们走进哥萨克的队列，挤到中间去。哥萨克们向后退了退，空出了一个不大的圈子。

那个哥萨克军官第一个开口：

“乡亲们！我们是为了劝你们回心转意和防止你们的行动带来严重后果才来的。昨天师部得悉你们由于受了他人的罪恶煽动，擅自弃车而去，今天特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立即返回德诺车站的命令。土著师和其他骑兵部队昨天占领了彼得格勒——今天已经收到电报。我们的先锋部队已经开进首都，占领了所有的政府机关、银行、电报局、电话局和一切重要据点。临时政府已经逃匿，被推翻。乡亲们！赶快悬崖勒马吧。要知道你们是在走向毁灭的深渊啊！如果你们不服从师长命令，那就要派武装部队来对付你们。你们的行动应视为叛变行为，应视为拒不执行战斗任务的行为。你们只有绝对服从命令才能避免我们兄弟自相残杀流血。”

当代表们走过来的时候，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就考虑到哥萨克们

的情绪，知道回避谈判是不行的，因为拒绝谈判，必然会引起相反的结果。他想了想以后，就命令连队下马，他暗暗向图里林递了一个眼色，自己挤到代表跟前去。在军官讲话的时候，他看见哥萨克们都低下头，愁眉苦脸地听着；有几个人交头接耳地悄悄说话。扎哈尔·科罗廖夫在苦笑，他那生铁似的大黑连鬓胡子仿佛熔化凝结在衬衣上了；博尔谢夫玩弄着鞭子，斜眼看着旁边；普舍尼奇尼科夫大张着呆傻的嘴，对着说话的军官的眼睛望着；马丁·沙米利用一只脏手摸索着脸颊，不住地眨巴眼睛，他身后是巴格罗夫的呆里呆气的黄脸；机枪手克拉斯尼科夫眯缝着眼睛在观望；图里林沉重地喘着粗气；满脸雀斑的奥布尼佐夫把军帽扣在后脑勺上，摇晃着额发浓密的脑袋，好象察觉脖子上套上轭套的老牛；整个第二排的哥萨克全都低着头站在那里，就象在祷告似的；混为一体的人群沉默无语，大家都艰难地喘着粗气。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知道哥萨克的情绪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再过几分钟——能说会道的军官就可能把连队拉到自己那方面去。无论如何，要消除军官的话造成的影响，要动摇哥萨克们那种还没有说出来、但是已经在心里形成的决定。他举起一只手，用大睁着的、显得特别白的眼睛扫了人群一眼。“弟兄们！请稍等一下！”他转向军官，问道：“您带着电报吗？”

“什么电报啊？”军官惊讶地问道。

“就是关于占领彼得格勒的电报呀。”

“电报？……没有。这与电报有什么相干？”

“啊哈！没有啊！……”全连都轻松地出了一口气。于是很多人抬起头来，满怀希望地把目光转向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他提高了沙哑的声调，不容分说地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已经是讽刺地、坚定而凶狠地喊叫起来。“你说，你没有电报，是吗？难道我们能相信你吗？你想要哄骗我们吗？”

“骗局！”全连的人响亮地喊道。

“电报不是打给我的呀！乡亲们！”军官为了使大家相信，还把双手放在胸前。但是大家已经不听他的话了。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感到，连队的同情和信任又转到他这方面来了，就象用金刚石划玻璃似地清脆地说道：

“就算你们占领了吧，——我们和你们走的不是一条路！我们不愿意打自己人。我们不去屠杀人民。你们想要调唆我们互相残杀吗？休想！世界上的傻瓜都死绝啦！我们不想去扶持将军们的政权。就是这话！”

哥萨克们友好亲热地说笑起来，人群动摇了，发出了一片呼叫声：

“这话有道理！”

“正中要害！”

“说得好——好！……”

“把这些老爷们赶走，掐着脖子……”

“来说媒哪，真是……”

“在彼得格勒有三个哥萨克团，他们好象也不愿意去屠杀人民。”

“伊万，你听我说！拿棍子打他们一通！叫他们滚！”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看了看那几个代表；哥萨克军官把嘴唇一瘪，在耐心地等待着；两个山民军官在他的身后肩挨肩地站着——一个身材匀称的青年印

古什 军官，双手十字交叉放在漂亮的契尔克斯式上衣上，两只眼睛象斜扁桃似的，在黑色的库班式皮帽下闪烁，另一个，是位上了点年纪的棕红头发的沃舍梯 人，他很随便地站在那里，一只脚伸出去；手掌放在弯曲的马刀柄上，用嘲讽、探索的眼神打量着哥萨克。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刚想要中止谈判，但是哥萨克军官抢在他前头说话了；他和印古什军官咬了一阵耳朵，便大声地喊道：

“ 诸位顿河哥萨克！请允许‘野蛮师’的代表说几句话！”

没等得到同意，印古什军官就轻轻踏着没有后跟的靴子，走到圈子当中，神经质地理了理狭窄的镶花皮带。

“ 哥萨克兄弟们！你们叫嚷什么？要心平气和地讲嘛。你们不要科尔尼洛夫将军，是吧？你们要打仗，是吗？好极啦，请吧！我们来跟你们打。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完全没有可怕！今天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两团山民骑兵随后就到。是的！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干吗要大吵大嚷呢？”开始讲话时，他还相当沉着，但是到后来就激动起来，措词激烈，喉音浓重的俄语里，夹带了很多他本民族的土话。

“ 是这个哥萨克把你们的头脑搞昏啦，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可是你却跟着他走！是的！难道我说得不对吗？逮捕他！缴他械！”

他大胆地指着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在那个狭小的圈子里来回跑着，脸色苍白，狂热地挥舞着双手，脸上布满了酱色的红晕。他的同伴，那个上了些年纪的棕红头发的沃舍梯军官却依然那么冷静、沉着；哥萨克军官则在玩弄破旧的马刀总头。哥萨克们都一声不响，惶惑不安的情绪重又动摇了他们的队伍。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在盯着印古什军官，盯着军官那象野兽似的齜着的白牙齿和那从左太阳穴斜流下来的一道灰色的汗迹，他伤心地想着，本来可用一句话就结束谈判，把哥萨克带走，可是竟白白地错过了机会。图里林扭转了局面。他跳到圈子当中，拚命地挥着两手，撕下衬衣领子上的钮扣，哑着嗓子，嘴角冒着白沫，大喊道：

“ 你们这些毒蛇！……魔鬼！……浑蛋！……他们象窑姐儿似的在诱骗你们……可是你们却还支着耳朵听！……军官们是骗你们去为他们卖命！……可是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么呀？！应当砍死他们，可是你们还在听他们胡说八道，啊？……把他们的脑袋从肩膀上砍下来，给他们放放血。就在你们在这儿磨牙床的时候——他们就要来包围我们了！……用机枪扫射我们……在机枪扫射下你们就开不成大会啦……他们是故意迷惑拖住你们，好等他们的军队开来……唉——唉——唉，你们哪，算什么哥萨克呀！你们全是些色鬼！”

“ 上马！……”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用打雷似的声喊道。

他的喊声象一颗在人群上空爆炸的榴霰弹。哥萨克们个个都向自己的马跑去。过了一分钟，混乱的连队已经列成了纵队。

“ 请听我说！乡亲们！”哥萨克军官气急败坏地喊道。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从肩膀上摘下步枪，坚决地把关节肿胀的手

印古什人是高加索的少数民族。

沃舍梯人是高加索的少数民族。

沙皇时期由高加索山地民族组成的师被称作“野蛮师”。

指头放在枪机上，用马嚼子勒着撒欢儿的战马的嘴唇，叫道：

“谈判结束啦！如果现在还有必要和你们谈话的话，那就是要用这个舌头来跟你们谈啦。”

他意味深长地摇晃着步枪。

各排相继走上了大路。哥萨克们回头看看，只见那几个代表骑上马以后，正在商量什么。印古什军官眯缝着眼睛，热烈地在说些什么，还不断地举起一只手来；他那挽起的契尔克斯式上衣袖口的绸里子在闪着雪亮的光。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后看了一眼，看见了闪着耀眼的雪亮的绸里子，不知道为什么，被旱风吹皱的顿河水、阵阵碧波和擦着浪尖掠过的鱼鹰雪白的翅膀，突然展现在他眼前。

第十六章

科尔尼洛夫从八月二十九日收到的克雷莫夫的一些电报里已经明白，武装政变失败了。

下午两点钟，从克雷莫夫那里派来的一位传令军官到了大本营。科尔尼洛夫和他谈了很久，然后召来罗曼诺夫斯基，神经质地揉着一张什么文件，说道：

“一切都完啦！我们的牌打输啦……克雷莫夫未能及时把军队调到彼得格勒，时机已经错过。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却遇到了重重的障碍……时局注定在向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个……请您看看吧，军队是怎么调遣的！”他把一张地图递给罗曼诺夫斯基，上面注明了第三军团和土著师的兵车最后到达的地方！阵阵的痉挛掠过他那由于失眠变得憔悴不堪的、曾是那么有神的肿脸。“铁路上的那伙流氓全都在给我们制造困难。他们就没有想到，如果我一旦成功的话，就会下命令把他们的十分之一统统绞死。请看看克雷莫夫的报告吧。”

在罗曼诺夫斯基看报告的时候，科尔尼洛夫一面用大手巴掌抚摸着自已油晃晃的肿脸，一面迅速地写道：

诺沃切尔卡斯克，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司令官。

阁下致临时政府电报的要点我已知悉。光荣的哥萨克已经没有耐心再与形形色色的卖国贼和叛徒进行毫无成果的斗争，眼见祖国已濒于灭亡，他们毅然拿起武器，来保卫国家的生存和自由。哥萨克曾以自己的劳动和鲜血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版图扩大。我们之间的来往在一定时间内仍将受到限制。盼能与我采取一致行动，——热爱祖国和珍惜哥萨克荣誉的赤诚会使您这样做的。

第六五八号，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科尔尼洛夫将军

“请把这个电报立即发出去，”他写完以后，吩咐罗曼诺夫斯基说。

“请您命令再次致电巴格拉季翁公爵，请他在今后的进军中，是否可以行军速度前进？”

“是，是。”

罗曼诺夫斯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我以为目前我们还没有悲观失望的理由。您对事变进程的估计过分悲观……”

科尔尼洛夫胡乱伸出一只手，想扑捉一只在他头顶飞舞的紫色小蝴蝶。他蹙着手指，脸上带着轻微的紧张、期待的表情。蝴蝶受到空气的冲击，展平翅膀，落了下来，朝敞着的窗户飞去。但是科尔尼洛夫最终还是把它捉住了，然后就轻松地喘起气来，靠在圈椅的背上坐下。

罗曼诺夫斯基在等待他对自己的话的回答，但是科尔尼洛夫却苦笑着，若有所思地讲起他的梦来：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仿佛我是一个步兵师的旅长，率领部队在喀尔巴阡山的丛山中进军。我们和司令部一起来到一个牧场。一位上了年纪的、穿得很漂亮的乌克兰人出来迎接我们。他请我喝牛奶，摘下雪白的毡帽，用非常地道的德语说：‘请喝吧，将军！这牛奶有一种奇

异的医疗效果。’我好象是在喝，完全没有介意这个乌克兰人竟冒昧无礼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后来我们就在山中行进，好象又不是在喀尔巴阡山了，而是在阿富汗的什么地方，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是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羊肠小道：到处是石头，褐色的碎石在脚下乱飞；山下，峡谷那边，一派沐浴在灿烂、耀眼的阳光中明媚的南方景色……”

徐徐清风吹过敞开的窗户，翻动着桌子上的纸张，科尔尼洛夫迷离恍惚的目光在第聂伯河对岸，在点缀着一块块绿中透黄的草地的丘陵起伏的大地上徘徊。

罗曼诺夫斯基追逐着他的视线，也暗自叹了一口气，把目光移到风平浪静、波光闪闪的第聂伯河上，移到抹上一层早秋的温柔色彩的、烟霭漠漠的原野。

第十七章

往彼得格勒移动的骑兵第三军团和土著师的部队，在八条铁路线上拉成很长的距离；列韦利、韦津贝格、纳尔瓦、亚姆堡、加契纳、索莫里诺、维里察、楚多沃、格多夫、诺夫哥罗德、德诺、普斯科夫、卢加和其余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中间车站都挤满了缓缓行驶的、滞留的兵车。团队的士兵已经不服从上级指挥人员的任何指挥，支离解体的连队彼此失去了联系。第三军团和配备给它的土著师，在行军途中全编为集团军，这就更加剧了混乱；这当然需要进行必不可少的调动，要把散乱的部队集合起来，要重新配备兵车。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片混乱，发出了一些互不协调，有时甚至是互相抵触的命令，使本来已经相当敏感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了。

科尔尼洛夫军队的兵车在进军途中处处遇到工人和铁路职工阻挠，它们排除种种障碍，缓慢地向彼得格勒开去，在枢纽车站上汇合了，接着重又分散开来。

在一节节红色车厢里，在卸下鞍子、饿着肚子的马匹旁，半饥饿的顿河、乌苏里、奥伦堡、涅尔琴斯克和阿穆尔的哥萨克，半饥饿的印古什人、契尔克斯人、卡巴尔达人、沃舍梯人、达格斯坦人挤成了堆。兵车等待出发，常常要在车站上停留几个钟头，科尔尼洛夫的士兵成群结队地从车上涌下来，象蝗虫似的挤满了车站，聚集在道轨上，把先前驶过去的兵车吃剩下的食物全都吃光，悄悄地偷老百姓的东西，抢劫粮食仓库。

哥萨克的黄红色裤绦，龙骑兵的华丽上衣，山民士兵的契尔克斯式服装……一向单调的北方景色，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绚烂多彩的混合色调。

八月二十九日，在巴甫洛夫斯克附近，土著师第三旅在加加林公爵指挥下，已经和敌人接火。担任师先头部队的印古什人和契尔克斯人的两个团，一发现铁路被拆毁以后，就下了火车，以行军队形向皇庄方面进发。印古什人的侦察队潜入索莫里诺站。两个团慢慢地展开攻势，夹击已经转变到工人方面去的近卫军，等候本师其余的部队开到。而那些部队却还滞留在德诺车站上等待出发。有些部队连这个站都还没有开到。

土著师的师长巴格拉季翁公爵驻在距离车站不远的庄园里，等待着其余部队的集结，不敢冒险以行军队形向韦里察推进。

二十八日他收到北方战线的司令部转来的一个电报的抄本：

我请求把最高统帅的命令转达给第三军团司令官和顿河第一师、乌苏里师及高加索土著师等各师师长，如遇某些不能预见的情况，致使兵车在铁路上行进发生困难时，最高统帅特命令各师队部以行军队形继续挺进。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第六四一一号

罗曼诺夫斯基

上午九时许，巴格拉季翁打电报报告科尔尼洛夫，说早晨六点四十

分，他收到彼得格勒军区参谋长巴格图尼上校转来的克伦斯基的命令，要所有的兵车一律返回，因此本师的兵车全部滞留在从加奇卡车站到奥列杰什车站沿线，因为铁路各站遵照临时政府的命令，拒发路签。尽管他已经收到科尔尼洛夫如下的指示：

着令巴格拉季翁公爵继续乘兵车进军。如果铁路不通，即以行军队形挺进卢加，抵达后完全接受克雷莫夫将军的指挥，——

但是巴格拉季翁仍然不想徒步行军，反而下令将军团司令部转移到军车上。

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曾服役过的那个团，和其余的几个编进顿河哥萨克第一师的团，沿着列韦利——韦津贝格——纳尔瓦一线向彼得格勒推进。二十八日下午五点钟，一列兵车装着这个团的两个连到达纳尔瓦。兵车司令得悉当晚已不可能开车，因为从纳尔瓦到亚姆堡的铁路已被破坏，铁路工兵营已派了一部分人乘特别列车前往抢修。如线路能及时修复，兵车可于明日黎明发车。愿意不愿意，兵车司令只好同意。他一路大骂着，走进自己的车厢，和军官们聊了一阵新闻，便坐下来喝茶。

夜色阴沉。从海湾那边吹过来阵阵寒意袭人的潮湿海风。哥萨克们聚在路轨上、车厢里低声交谈，被火车头的汽笛惊动了的马匹在乱踏着车厢的木底板。兵车尾部有一个青年哥萨克在唱歌，象是在黑暗里对什么人苦诉：

再见吧，城市和乡镇，
再见吧，亲爱的村庄！
再见吧，年轻的姑娘，
噢噫，再见吧，浅蓝色的小花！
从前呀，从黄昏直到清晨，
我躺在亲爱的姑娘的手上，
可是现在，从黄昏直到清晨，
我手拿步枪站岗……

从灰色仓库的庞大躯体后面走出一个人。他站了一会儿，谛听着歌声；打量了一下洒满黄色灯光的道轨，就坚定地走向兵车走去。他的脚步踏在枕木上，发出轻柔的响声，等走在坚实的粘土地上，声音就消失了。他走过尽头的一节车厢时，站在车门口的哥萨克停下歌声，喊道：

“谁？”

“你要找谁？”那个人不很情愿地回敬了一句，继续向前走。

“夜里你还瞎闯什么？我们要把你们这些坏蛋好好揍一顿！你鬼鬼祟祟的，在探路子吗？”

那个人没有回答，走到列车的中部，把脑袋伸进车厢的门缝，问道：

“这儿是哪个连？”

“囚犯连，”黑暗里发出一阵哄笑。

681 “不开玩笑，是哪个连？”

“第二连。”

“第四排在哪儿？”

“从头上数第六节车厢。”

从火车头数起，第六节车厢旁边有三个哥萨克在抽烟。一个蹲着，两个站在他身旁，他们默默地打量着朝他们走来的人。

“你们好啊，乡亲们！”

“上帝保佑，”一个人仔细打量着来人的脸，回答道。“尼基塔·杜金还活着吗？他在这儿吗？”

“我就是，”蹲着的人用唱歌似的中音回答说，并站了起来，用靴后跟捻灭了烟卷儿。“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是谁？从哪儿来呀？”他伸出蓄着连鬓胡子的大脸，竭力想看清穿着军大衣、戴着皱巴巴的步兵军帽的陌生人，然后忽然惊叫道：“伊利亚！本丘克？我的亲爱的，风从哪儿把你吹来的？”

他把本丘克的一只手握在自己毛烘烘的、粗糙的手巴掌里，俯身对本丘克低声说道：

“这都是自己人，不用怕。你从哪儿来？说吧，真见鬼！”本丘克跟其余的哥萨克握手问过好，用生铁似的、沉闷、颓丧的声调回答：

“我是从彼得堡来，费尽力气才找到你们。有事来找你。要好好谈谈。老兄，我看到你还活着，而且很健壮，非常高兴。”他笑着，宽额角的灰色方脸上露出白晃晃的牙齿，眼睛温柔、镇定、快活地闪动着。

“谈谈吧？”蓄着连鬓胡子的哥萨克的中音歌唱似地问道。“这么说，你虽然是个军官，倒不嫌弃我们弟兄，啊？好，谢谢，伊柳沙，耶稣保佑，要不我们简直听不到一句亲热话……”一种亲切的、没有恶意的玩笑声在他的嗓音里颤动。

本丘克也亲切地开玩笑说：

“行啦，有你耍贫嘴的时候！只顾开玩笑，耍贫嘴，胡子都长到肚脐眼下面去啦。”

“胡子我们随时都可以刮掉，你快说说，彼得堡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开始暴动了吗？”

“咱们到车里去谈吧，”本丘克露出大有可谈的神色提议说。他们走进了车厢。杜金用脚踢了踢一个什么人，小声说：“起来吧，伙计！有用的人来啦。喂，快点呀，老总们！”哥萨克们哼哼着爬起来。也不知道是谁的两只带着烟草和马汗臭味的大手巴掌，轻轻地在黑暗里摸索着坐在马鞍子上的本丘克的脸，用浓重的低音问：

“是本丘克吗？”

“是我。这是你吗，奇卡马索夫？”

“是我，是我。你好啊，老弟！”

“你好！”

“我立刻就去把第三排的弟兄们叫来。”

“好好！……你去跑一趟吧。”

第三排的人几乎全都来了，只留下两个人看守马匹。哥萨克们走到本丘克面前，把象硬面包皮似的手巴掌塞过去，弯下腰，在灯光下打量

着他那忧郁的大脸，有的叫他本丘克，有的称他伊利亚·米特里奇，有的直呼伊柳沙，但是所有人的声调都是那么亲切，充满对同志的欢迎热忱。

车厢里显得很气闷。灯光在板壁上跳闪，人影在晃动，变得又大，又不成样子，车灯象神灯似的冒着油晃晃的浓烟。

大家都关心地让本丘克坐到明亮地方。前面的人蹲下去，其余的人站着，围成了一个圆圈。杜金的中音咳嗽了一声。

“伊利亚·米特里奇，我们前几天收到了你的信，但是我们很想听你亲口讲讲，希望你能告诉我们将来怎么办。要知道，他们把我们发往彼得堡——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你看，事情是这样的，米特里奇，”一个站在门口、皱巴巴的耳垂上戴着耳环的哥萨克开口说，就是有一次利斯特尼茨基不许他在战壕护板上烧开水，并把他骂了一顿。“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宣传鼓动家到我们这儿来劝说我们——说什么，你们不要去彼得格勒，还说，咱们自己人没有理由互相残杀之类的话。我们听是听啦，可是实在不敢相信他们的话。他们都是些陌生人。也许，他们是在把我们往修道院里领呢，——谁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如果拒绝不去的话，科尔尼洛夫就要派契尔克斯人来打我们——那照样还要流血。可是你，是我们的人，是哥萨克，我们更相信你，而且我们非常感激你，你还从彼得堡写信给我们，还带来报纸……说老实话，这里正缺卷烟纸，我们收到了报纸……”

“你胡诌瞎说些什么呀，糊涂虫？”有个人生气地打断他的话。“你——目不识丁，就以为大家都和你一样是睁眼瞎吗？好象我们把报纸都卷烟抽啦！伊利亚·米特里奇，我们总是先把它们从头到尾全读一遍。”

“胡说，尖嘴鬼！”

“拿来‘卷烟’啦——真会说话儿！”

“头号的大傻瓜！”

“弟兄们！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戴耳环的哥萨克分辩说。“当然，我们先把报纸读了……”

“您读过吗？”

“我没有文化，当然读不了……我是说，总是先读过啦，然后才拿来抽烟……”

本丘克面带一丝笑意，坐在马鞍子上，打量着哥萨克们；他觉得坐着说话不方便，就站起来，背向车灯，慢腾腾地、勉强地笑着说道：

“你们到彼得格勒去没有什么事可干。那儿根本没有什么暴动。你们知道，为什么把你们送到那儿去吗？是为了去推翻临时政府……是的！是谁领着你们干的呢？是沙皇的将军科尔尼洛夫。他为什么要推翻克伦斯基呢？——因为他自己想要坐这个宝座。你们看，乡亲们！想卸下你们的木枷，给你们再套上一个，可是既然要套嘛，那就套上个钢枷好啦！去也倒霉，不去也倒霉，那就要挑选一下，那个轻一点儿。是不是？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沙皇时代，打你们的嘴巴子，叫你们为你们去当炮灰。克伦斯基当权，你们照样要去，不过已经不打嘴巴子啦。但是打倒克伦斯基，布尔什维克掌权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啦。布尔什维克是不要战争的。政权一到他们手里，立刻就会和平。我并不拥护克伦斯基，他是魔鬼的兄弟，他跟科尔尼洛夫是一丘之貉！”本丘克

笑了笑，用袖子擦着额角上的汗，继续说道：“但是我号召你们不要去使工人流血。如果科尔尼洛夫得势，那么俄罗斯就要浸到没膝深的工人的鲜血中，在科尔尼洛夫的统治下，要想夺取政权并把它转移到劳动人民手中，就更加困难了。”

“你等等，伊利亚·米特里奇！”一个身材也象本丘克一样矮壮的哥萨克，从后排走出来说道。他咳嗽了一声，搓了搓两只象被水冲刷过的老橡树根一样的长手，用浅绿色的、象贴上去的嫩叶似的、微微含笑的眼睛看着本丘克，问道：“你刚才讲过上枷锁……那么布尔什维克要取得政权以后，会给咱们套上什么样的枷锁呢？”

“你是怎么啦，有自个儿给自个儿套枷锁的吗？”“这自个儿——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要知道布尔什维克统治是谁掌权呀？——如果大家选你，你就掌权，或者是杜金，或者就是这位大叔当选掌权。是大家选举出来的政权，是苏维埃。明白了吗？”“那么上边掌大权的是什么人呀？”

“也要通过选举。如果你当选——你就在上边拿大权。”“真的吗？你不是瞎说吧，米特里奇？”

哥萨克都哈哈笑了，立刻就七嘴八舌地同时说起来，连那个站在门口了望的人也走过来，插嘴说道：

“那么土地他们怎么办呢？”

“不会把咱们的土地抢走吗？”

“他们能结束战争吗？也许，只是现在说说，为了骗大家举手拥护他们。”

“你把良心话讲给我们听听吧！”

“俺们现在是在黑暗里瞎撞哪。”

“听信外人的话是危险的。谣言很多……”

“昨天有个水兵在这里为克伦斯基大哭一通，我们揪着他的头发，把他从车厢里扔了出去。”

“他叫嚷着：‘你们是反革命……’真是个怪物！”“我们不明白这些话，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本丘克扭转着身子，四下观察着哥萨克，等候他们平静下来。起初他对于自己的行动能否成功的疑心消逝了，在掌握了哥萨克们的情绪之后，他已经十分坚定地认识到，无论如何是可以把兵车阻拦在纳尔瓦。前天，当他去彼得格勒地区党委会，提出到正向彼得格勒推进的顿河第一师的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时，他确信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到了纳尔瓦——他的信心却动摇了。他知道，必须要用另外一种语言跟哥萨克们进行谈话，他害怕起来，担心找不到共同语言，因为九个月以前，他回到工人群众中来，又重新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讲起话来，已经习惯于他只要说半句，他们立刻就能理解、明白他的意思，在这里，跟家乡人谈话，却需要另外一种已经快忘光的家乡土话，需要一种能随机应变和有很大说服力的语言，——不仅是要点燃他们心中的怒火，还要使它熊熊地燃烧起来，要烧掉几百年来养成的那种怕违命受罚的恐惧心理，烧掉那种因循守旧的恶习，要使他们感到理直气壮，要领着他们跟自己走。

刚开始讲话的时候，他自己听出，自己说话的口气有些做作，飘忽不定，缺乏信心，他仿佛置身局外，在旁听自己乏味的讲话，——他担心自己的论据没有说服力，冥思苦想，寻找有力的，能摧毁一切的话语……但是事与愿违，他痛苦地感到，从他嘴唇上滑出的却是一些象肥皂泡似的没有分量的语句，而头脑里则是一团毫无内容、扑朔迷离的思想。他站在那里，急得满头大汗，困难地喘着气。嘴里说着，一个念头却在钻心地折磨着他：“同志们把这样重大的事情委托给我——可是我却用自己的手把它搞糟啦……一句连贯的话都说不出来……我这是怎么啦？换个人，人家一定讲得很好，一定讲得比我强一千倍……噢，他妈的，我真是个头号笨蛋！”

那个生着绿叶一样的眼睛、曾经问过枷锁问题的哥萨克，把他从昏昏沉沉的状态里唤醒；在这以后进行的谈话，使本丘克得到了重新振作和恢复正常的机会，后来竟连自己也觉得很奇怪，突然精力充沛，出语流畅，用词明快、锋利，他精神振奋，竭力控制自己高昂的情绪，镇静自若，这时他已能凶狠、有力地提出许多尖酸刻薄的问题，应付自如地驾驭着谈话的进程，就象个已经驯服了一匹跑得满身大汗的，原来野性十足的马的骑手一样。“那么，请你说说：立宪会议有什么不好？”

“你们的列宁是德国人送来的……不是吗？那么他究竟是从哪儿跑出来的……是从柳树上掉下来的吗？”

“米特里奇，你是自动到这儿来的，还是派你来的？”“哥萨克军的份地交给谁？”

“我们在沙皇时代的日子过得有什么不好？”

“孟什维克不也是拥护人民吗？”

“我们有哥萨克军会议，已经有了人民政权——那我们还要苏维埃干什么？”哥萨克们问道。

到午夜以后才散会。决定第二天早晨召集两个连的人开群众大会。本丘克留在车里过夜。奇卡马索夫要本丘克和他一起睡。他在睡觉前画着十字，铺铺盖时，警告说：

“伊利亚·米特里奇，你可以放心地躺下睡，不过请你原谅……朋友，我们这里的虱子可多得很。如果爬到你身上去——请不要见怪。我们伤心，无聊，养了这样肥壮的大虱子，简直成了灾难啦！个个都象头小母牛那么大。”他沉默了一会儿，悄悄地问道：

“伊利亚·米特里奇，列宁是哪个民族的人？就是说，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列宁吗？是俄罗斯人。”

“噢？！”

“是的，俄罗斯人。”

“不对，老弟！看来，你并不十分了解他，”奇卡马索夫颇为自负低声说道。“你知道，他出自什么血统吗？——是咱们的血统，是顿河哥萨克，他出生在萨尔斯克区的韦利科克尼亚热斯克镇——明白了吗？据说他当过炮兵。他的面貌很象顿河下游的哥萨克：颧骨很高，而且眼睛也很象。”

“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哥萨克们都这么谈论，我就听见啦。”

“不对，奇卡马索夫！他是俄罗斯人，辛比尔斯克省人。”

“不对，我不信。我干脆就不相信你的话！普加乔夫是哥萨克吧？司捷潘·拉辛呢？还有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呢？正是这样！所有鼓动穷人起来反对沙皇的人，都是哥萨克出身。可是你却说——他是辛比尔斯克省人。米特里奇，听你说出这样的话，太叫人伤心啦……”

本丘克笑着问道：

“那么说，大家都认为他是哥萨克了？”

“他是哥萨克，不过现在还不向外宣布。我只要看他一眼，——立刻就会认出来。”奇卡马索夫点上烟，把浓重的叶子烟气喷到本丘克脸上，若有所思地咳嗽了一声。“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在这儿大家为此争得都要打起来啦：如果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咱们的哥萨克，是炮兵，那么他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学问呢？据说，在大战一开始，他就被德国人俘虏去，在那里学习，后来学到了各种学问，可是等他一开始鼓动他们的工人起来暴动，并使他们那些学者都望尘莫及的时候，——他们都吓坏啦。就对他说：‘贲儿头，你回家去吧，基督保佑你，要不你会搞得我们鸡犬不宁，不可收拾！’于是就把他送回俄国来啦，因为他们害怕他把工人给鼓动起来。哦喏！老弟，他可是个厉害家伙！”奇卡马索夫颇为骄傲地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高兴地在黑暗里笑了起来。“米特里奇，你没有看见过他吗？没有吗？真可惜。据说，他的头很大。”他咳嗽了一声，从鼻孔里喷出一股红色的烟气，他一面把卷烟抽完，一面继续说：“老娘儿们应该多养些这样的人。是个厉害家伙，真的，他不仅仅要推翻一个沙皇……”他叹了一口气：“不，米特里奇，你不要跟我争论啦：伊里奇呀——是哥萨克……干么还要故意布疑阵呢！辛比尔斯克省根本就不会出这样的人物。”

本丘克不说话了，笑着躺了半天，眼也没有闭上。

他很久未能入睡，确实有很多虱子密密麻麻地爬到他身上，爬到衬衣里面，咬得象火燎似地痒痒难忍；躺在旁边的奇卡马索夫一面叹气，一面搔痒，不知道是谁的淘气的马直打喷嚏，把他的睡意全吓跑了。本来他已经睡熟了，但是不合群的马匹咬起架来，踏动着蹄子，凶狠地尖声叫起来。

“闹吧，鬼东西！……得儿——儿——儿！得儿——儿——儿，该死的鬼东西！……”杜金跳起来，用昏昏欲睡的中音吆喝起来，并用什么沉重的东西打了近处的马一下子。

本丘克被虱子咬得在铺上翻来覆去地折腾，他把身子侧到另一面去，恨恨地想，大概怎么也睡不着了，就开始考虑起明天开群众大会的事来。他尽量去设想军官们会怎么进行反抗，他暗自冷笑道：“大概，哥萨克们群起一哄，他们就会溜之大吉，不过，鬼知道会搞些什么花招！我一定要跟本地驻军士兵委员会先商量好，以防万一。”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想起了一个战争场面——一九一五年十月的一次冲锋，接着记忆仿佛对主人把它送上了这条已经走熟了的小路非常高兴，就开始幸灾乐祸地推出许多往事的断片：被打死的俄国和德国士兵的嘴脸和难看的姿

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是十六世纪沙俄军队征服西伯利亚汗国的首领，原是一名沙俄通缉的哥萨克。列宁的前额突出，故有此说。

势，南腔北调的话语，以前曾经看见过的，但是现在失去光彩、由于时间久远而变得黯淡的景物的片段，不知道为什么保存在心里，一直没有说出过的思想，内心还能微微感觉到的大炮轰鸣的回音，熟悉的机枪哒哒声和弹带的沙沙声，雄壮的旋律，一张画着他曾经爱过的女人的美丽得令人心疼的小嘴的、已经有点褪色的画，接着又是战争的片段：遍地尸体，塌陷下去的埋葬战死的兄弟的坟坑……

本丘克被弄得心烦意乱；他爬起来坐着，出声地，或者是仅仅想道：“这些记忆我一直到死也忘不了，而且不仅是我一个人，凡是活下来的人都不会忘却。这帮混蛋破坏蹂躏了人们的生活！……该死的东西！该死的东西！……你们真是死有余辜！……”

还想起了十二岁的姑娘卢莎，她是他在图拉工厂里做工时的朋友，在战争中牺牲了的彼得格勒一个五金工人的女儿。有一天，黄昏时分，他在林荫道上走着。她——这个瘦削的、身体纤弱的少女——正坐道边的长椅上，放肆地劈开两条细腿在抽烟。憔悴的脸上，两只疲倦的眼睛，早熟的，由于涂了口红而变长了的嘴角上挂着痛苦的表情。“您认不出我来啦，大叔？”她露出一种熟练的职业笑容，站起身来，沙哑地问道，接着，就弯下身子，把脑袋靠在本丘克的胳膊肘上，完全象个孩子似地、可怜地痛哭起来。

这时他几乎被涌上心头的、象毒气一样的仇恨窒息了；脸色变得煞白，牙齿咬得直响，痛苦地呻吟起来。后来抚摸了半天毛烘烘的胸膛，嘴唇一直在哆嗦；他觉得，仇恨象一团熔渣在胸中沸腾，——仇恨在心里慢慢地燃烧着，妨碍他呼吸，使左胸心脏下面疼痛难忍。

直到天亮他也没有睡着。黎明时分，他脸色焦黄，比往常显得更加忧郁，来到铁路职工委员会，商量好决不让哥萨克的兵车从纳尔瓦开出去，过了一个钟头，他就去找本地驻军士兵委员会的委员们。

八点钟以前他回到兵车上。他走着，全身都感觉到一阵还带着一点热气的清晨的凉意，暗暗为此行可能获得的成功，为从仓库生了锈的屋顶后面升起的太阳和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象音乐似的、悦耳的女人声音而沾沾自喜。黎明前下过一阵短时间的倾盆大雨。路基上的沙土被雨水冲过，到处留下一些水流的痕迹，散发着淡淡的雨水的气息，在沙土的表面上，被雨点打过的地方，还保留着密密麻麻的、已经有点儿干了的小坑——就象长了麻子似的。

一个身披军大衣，脚上穿着沾满泥浆的高筒靴的军官，绕过列车，迎着本丘克走来。本丘克认出是卡尔梅科夫大尉，就稍微放慢脚步，等他走过来。他们走到一起。卡尔梅科夫停下来，冷漠地眨了眨乌黑的斜眼睛。

“是本丘克少尉吗？你出狱了？对不起，我不能把手递给你……”

他紧闭着嘴唇，双手插在军大衣口袋。

“我也并不想伸手给你……你太心急啦，”本丘克嘲笑地回答说。

“怎么，你是上这儿来逃命的吗？还是……从彼得格勒来呢？是不是从宝贝儿克伦斯基那里来的？”

“你这是——审问吗？”“是对于一个开小差的同事的命运合法关切。”本丘克敛去笑容，耸了耸肩膀。

“我可以叫你放心：我并不是克伦斯基派来的。”“但是，在大难

临头的时候，你们立刻就会令人感动地携起手来的。那末，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不戴肩章，穿步兵军大衣……”卡尔梅科夫翁动着鼻翅，轻蔑而又遗憾地打量着有点儿驼背的本丘克，说道，“是政治经纪人吗？我猜对了吧？”没有等到回答，他就转过身去，大步走开了。

杜金在车厢旁边迎上本丘克。

“你是怎么回事？大会已经开始啦。”

“怎么，已经开始啦？”

“就这样开始啦。我们的连长卡尔梅科夫大尉本来出差去啦，可是今天他乘机车从彼得堡回来了，把哥萨克们召集起来。这会儿正要去劝说他们呢。”

本丘克停下来，询问卡尔梅科夫是从什么时候去彼得格勒出差的。从杜金的话里得知，这家伙差不多有一个月不在连里了。

“这是科尔尼洛夫假借学习投弹技术的名义派到彼得堡去的反革命刽子手的一员。就是说，是科尔尼洛夫忠实信徒。哼，好吧！”他跟杜金一同向开会的地方走着，断断续续地想道。在仓库后面，哥萨克的军便服和军大衣围成了一圈灰绿色的栅栏。卡尔梅科夫站在人群中的一只底朝上的木桶上，四周 693 站了几个军官，他尖声地、一字一板地喊道：

“……进行到最后的胜利！我们是受到信任的，我们绝不能辜负——这种信任！现在我来宣读科尔尼洛夫将军致哥萨克们的电报。”

他用一种不必要的慌慌张张的动作，从制服上衣侧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的纸，和兵车司令耳语了几句。

本丘克和杜金走过来，跟哥萨克们混到一起。

卡尔梅科夫感情丰富，情绪激昂地念道：

哥萨克们，亲爱的乡亲们！俄罗斯国家的疆土不是在你们祖先的骸骨上开拓、扩展起来的吗？伟大的俄罗斯不是由于你们无比的英勇，由于你们的功勋，伟大的献身精神和英雄行为而强大无比吗？你们，静静的顿河的豪放、自由的儿子们，库班和勇猛的捷列克的健儿们，乌拉尔、奥伦堡、阿斯特拉罕、塞米列琴斯克、西伯利亚草原和山地、遥远的后贝加尔、阿穆尔和乌苏里等地英勇、矫健的雄鹰们，你们永远在保卫着自己旗帜的尊严和光荣，俄罗斯的土地上到处流传着歌颂你们祖先功勋的传说。现在已经到了你们应该拯救祖国的时候了。我谴责临时政府行动的犹豫迟缓、管理国家的无能和放纵德国人在我们国家肆意横行；喀山的爆炸事件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次爆炸毁掉了约一百万发炮弹和一万二千挺机枪。不仅如此，我还要谴责政府某些成员明目张胆的叛国行为，对此我可以提出证据：当我八月三日在冬宫参加临时政府的会议时，阁员克伦斯基和萨温科夫曾指示我，不能把所有的话全说出来，因为阁员中有些不忠诚的人。很明显，这样政府只能把祖国引向灭亡，对这样政府是不能信任的，跟这样的政府为伍，是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俄罗斯的。因此，昨天临时政府为了敌人的利益，要求我辞去最高统帅职务时，我作为一个哥萨克，基于良心与忠诚，不能不拒绝这个要求，我宁被咒骂而死，也不愿使祖国蒙受耻辱和叛变祖国。哥萨克们，俄罗斯土地的勇士们！你们曾经保证，在我认为必要的时候，你们将奋起与我共同战斗，拯救祖国。现在钟声响了——祖国已经到了覆亡的前夜！我不服从临时政府的命令，为了拯救自由的俄罗斯，我要反对这个政府，反对这个政府中的那些不负责任，出卖祖国的谋士。哥萨克们，你们要维护无比英勇的哥萨克的尊严和光荣，这样你们就可以拯救被革命夺去的祖国和自由。你

们要服从我的命令，执行我的命令，随我前进！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最高统帅科尔尼洛夫将军。

卡尔梅科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卷着那张纸，喊叫道：

“布尔什维克和克伦斯基的奸细阻挠我们各部队乘火车前进。已经接到最高统帅的命令：如果不能用火车完成调动任务时，就以行军队形向彼得格勒进发。今天我们即将出发。请大家准备下车！”

本丘克粗暴地用胳膊肘推开别人，挤到人群中去；还没有走到军官们的圈子，就象在群众大会上一样，响亮地喊叫道：“哥萨克同志们！我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派到你们这儿来的。有人要率领你们去进行自相残杀的战争，去扑灭革命。如果你们愿意去反对人民，如果你们愿意去恢复帝制，——那你们就去吧！……但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却希望你们不要去杀害自己兄弟的凶手。他们向你们致以热烈的问候和兄弟的敬礼，他们不愿意跟你们兵戎相见，而愿意和你们结为同盟……”大家没有等本丘克把话说完，就发起了一阵冲天的喧哗声。仿佛是怒吼的风暴把卡尔梅科夫从桶上冲了下来。他向前弓着身子，快步向本丘克走去；但是还差几步没有走到时，便用靴后跟一拧，转过身来。

“哥萨克们！本丘克少尉去年从前线逃跑，——这你们是知道的。怎么，难道我们能听这个胆小鬼和叛徒的话吗？”

第六连连长，苏金中校用沙哑的、象打闷雷似的低音压下了卡尔梅科夫的声音，喊道：

“逮捕他，逮捕这个坏蛋！我们在前方流血，他却躲到后方去逃命！……抓住他！”

“等一会儿再抓！”

“叫他把话说完！”

“不要用手绢去捂人家的嘴。让他说明自己的观点。”“逮捕他！”

“我们不要听逃兵胡说八道！”

“说下去，本丘克！”

“米特里奇！要砍到他们的尾巴骨！”

“打——倒……”

“住口，你这个母狗的奶头！”

“压倒他们！压倒他们，本丘克！你要跟他们顶着干！顶着干！”

身材高大、没戴军帽、露着剃得光光的秃脑袋的哥萨克，团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跳到桶上去。他热烈号召哥萨克们不服从反革命刽子手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命令，他讲了进行反人民战争的危险后果，然后转向本丘克，结束说：

“同志，您不要以为我们也象军官老爷那样轻视您。我们欢迎您，尊敬您这位人民的代表，我们尊敬您，还由于您原先当军官的时候从未欺压过哥萨克，跟我们亲如兄弟。我们没有听见您说过粗暴的话，但是请您不要以为我们是些没有文化的人，以为我们不懂礼貌，——亲热的话连畜生都明白，别说是人啦。我们恭恭敬敬地给您敬礼，请您转告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我们绝不会举手去打他们！”

周围象敲大鼓一样轰响起来：一片称赞的呼叫声，响彻云霄，然后又慢慢地低沉下去，平静下来。

卡尔梅科夫扭着匀称的身子，又爬上了木桶。大谈其白浪翻滚的顿河的尊严和荣誉、哥萨克的历史使命、军官和哥萨克共同浴血奋战的壮举，等等，等等，他气喘吁吁地讲着，脸色变得象死人一样苍白。

一个身体强壮的白眉毛哥萨克换下了卡尔梅科夫。人们打断了他反对本丘克的、充满仇恨的演说，——抓着他的手从桶上拖了下来。奇卡马索夫跳到木桶上去。他把双手一挥，好象劈木头似的，叫道：

“我们不去，我们也不下火车！电报上说，好象哥萨克曾经答应过要帮助科尔尼洛夫啦，——可是谁问过我们呢？我们从来也没有答应过他！是哥萨克军人联合会的军官们答应的！格列科夫将军曾摇着尾巴答应过，——那就让他去帮忙吧！……”

发言的人更换得越来越勤。本丘克低垂着额部宽阔的脑袋站在那里，粘土色的血晕使他的脸色变得黝黑，脖子上和太阳穴上鼓起的血管猛烈地跳动着。气氛越来越紧张。他感觉到，再过一会儿——只要发生一点儿卤莽的行动，这种紧张气氛只有经过流血才会缓和下来。

驻扎在当地的步兵成群结队地从车站上涌来，军官们溜出了会场。

过了半点钟，气喘吁吁的杜金跑到本丘克面前，说道：

“米特里奇，怎么办哪？……卡尔梅科夫准是想出了什么坏主意。他们正在从车上往下卸机枪，还派一个骑兵到什么地方去啦。”

“走，咱们到那儿去。赶快召集二十来个哥萨克！快！”卡尔梅科夫和三个军官正在兵车司令那节车厢边往马上装载机枪。本丘克第一个走过去，回头看了看同来的哥萨克们，把手伸进军大衣口袋，掏出一枝崭新的、精心擦过的军官佩带的手枪。

“卡尔梅科夫，我们来逮捕你啦！举起手来！……”卡尔梅科夫从马旁边跳开去，弯下腰，抓住手枪盒子，但是没有来得及拔出手枪：一粒子弹在他的脑袋顶上响了；本丘克在枪响前，恶狠地大声喊道：

“举起手来！……”

他的手枪露出了枪口，扳机慢慢地扳上了一半。卡尔梅科夫眯缝着眼盯着他，艰难地举起手来，弹了个响指巴儿。那几个军官也都很不情愿地交出了武器。

“马刀也要摘下来吗？”一位年轻的少尉机枪手恭恭敬敬地问道。

“是的。”

几个哥萨克把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又搬到车厢里去。“派人看守这几个人，”本丘克对杜金说。“奇卡马索夫，你去逮捕其余的军官，把他们也押到这儿来。听见了吗，奇卡马索夫？咱们俩把卡尔梅科夫送到本地驻军的革命委员会去。卡尔梅科夫大尉，请您在前面走。”

“干得漂亮！漂亮！”一个军官往车上跳着，目送着走去的本丘克、杜金和卡尔梅科夫，赞赏地说。

“诸位！我们应该感到害臊啊，诸位！我们简直象孩子一样傻！谁也没有想到及时把这个坏蛋干掉！当他拿枪对着卡尔梅科夫的时候，这当儿给他一枪——不就完了嘛！”苏金中校愤愤地扫了军官们一眼，说道。半天才用颤动着的手指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

“要知道他们有整整一排人……会乱开枪互相射击起来的，”少尉机枪手有点儿抱歉似地解释道。

军官们沉默地抽着烟，有时候互相对看一眼。这一幕戏竟如此迅雷不

及掩耳地演完，使他们呆若木鸡。

卡尔梅科夫咬着黑胡子尖，默默地走了一会儿。高颧骨的左腮帮子上，一片火红，好象挨了耳光子似的。路上遇到的老百姓都惊讶地停下来望着，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傍晚的纳尔瓦上空，天色阴沉，黯淡无光。道轨上落满了象红色金属片似的桦树叶子——八月正在慌忙撤退。一群群乌鸦飞过教堂的绿色圆顶。从车站外面的什么地方，暮色苍茫的田野那边，吹来袭人的寒意，夜色渐浓，一片片抹了一层晚霞似的铅白色残云，依然在掠过荒凉、无路的天空，从纳尔瓦向普斯科夫，向卢加方面飘去；黑夜正在越过一道看不见的界限，逼退黄昏。

在火车站旁边，卡尔梅科夫猛然转过身来，朝本丘克脸上啐了一口，骂道：

“卑鄙的——家伙！……”

本丘克躲开啐过来的唾沫，眉毛向上一挑，左手把猛地插进口袋去的右手腕子紧按了半天。

“走！……”他费力地喊道。

卡尔梅科夫又走起来，恶毒地骂着，脏话连篇。

“你这个叛徒！卖国贼！你将为此遭到报应！”他不断地骂着，常常停下来，向本丘克进逼。

“走！我求你……”本丘克总是在劝说。

于是卡尔梅科夫紧握着拳头，重又向前走去，象匹受伤的马，摇摇晃晃。他们来到水塔边。卡尔梅科夫咬牙切齿地骂道：“你们不是什么政党，而是一群可恶的社会害虫！谁在领导你们？——是德国人的总司令部！布尔——什——维克……哈哈！全是些低能儿。你们的党，是一群败类，被人收买，简直是……一群无赖！无赖！……出卖了祖国！我真想把你们全都吊在一根横梁上绞死……噢，噢，噢，噢！这个时刻会到来的！……你们的那个列宁不是三十个德国马克就把俄罗斯出卖了吗？！……他抢了百八十万——就逃之夭夭啦……这个流刑犯！”

“给我靠墙站住！”本丘克拉着长声，结结巴巴地喊道。杜金大吃一惊，慌张起来。

“伊利亚·米特里奇，等等！你要干什么？等等！……”本丘克气得脸都变了样，非常难看，面色发青，他跳到卡尔梅科夫面前，照着他的太阳穴上猛击一拳，脚踏着从卡尔梅科夫头上飞下来的军帽，把他拖到水塔的黑砖墙边。

“站好！”

“你干什么？！……你！……你敢！……你敢打死我！……”卡尔梅科夫挣扎着，怒吼道。

脊背重重地撞在水塔墙上，他挺直了身子，明白过来：“你要枪毙我？”

本丘克弯下腰去，手忙脚乱，使劲往外拔手枪，因为扳机挂住了口袋里了。

卡尔梅科夫向前迈了一步，迅速扣好军大衣上的全部扣子。“开枪吧，狗崽子！开枪吧！你看看吧，俄罗斯军官是如何从容就义……我就是临死……”

子弹砰的一声打进他的嘴里。沙哑的回声在水塔后面一阶一阶地盘

旋升向高空。卡尔梅科夫在迈第二步的时候就踉跄了一下，左手抱住脑袋，倒了下去，身子弯成一个很陡的半圆形，然后把几颗被血染黑的牙齿吐到胸前，甜滋滋地吧咂了一下舌头。等他的脊背挺直，贴到潮湿的石子上，本丘克又打了一枪。卡尔梅科夫抽搐了一下，翻身侧卧，象一只睡着的鸟，把头扭到肩下，发出一阵短促的呜咽声。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上杜金追上了本丘克。

“米特里奇……你这是干什么，米特里奇？……你怎么把他打死啦？”

本丘克紧紧地按着杜金的肩膀，用坚毅的目光凝视着他的眼睛，声音非常安逸、但有些疲惫地说道：

“不是他们杀死我们，就是我们杀死他们！……没有中间的道路。要血拼到底。你死我活……明白了吗？卡尔梅科夫这类人，就必须象对付毒蛇一样把他们消灭、镇压。对那些为怜悯这些毒蛇而流泪的人也要开枪……明白了吗？为什么要流眼泪呢？要硬起心肠！变成凶狠的人！如果卡尔梅科夫掌握了政权的话，他会嘴里叼着香烟，把咱们打死，可是你……唉，你这个爱哭的好心人！”

杜金的脑袋摇晃了半天，磕打着牙齿，不知道为什么两只穿着褪成红褐色皮靴的大脚也莫名其妙地乱踏起来。

他们俩沿着寂静无人的狭窄街道沉默地走着。本丘克偶尔回头看看。乌云在他们头顶低空的黑暗中翻滚着，向东方涌去。昨天的雨水洗过的一弯新月，象只澄绿的斜眼睛，从一小块八月的天空窥视着人间。近处的十字路口上，一个步兵战士和一个肩上披着白色头巾的女人紧挨在一起站在那里。战士抱住那个女人，把她往自己怀里拉着，在低声说些什么，她却双手撑住他的胸膛，脑袋向后仰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嘟囔说：“我不信！我不信，”接着就压低声音娇滴滴地笑了起来。

第十八章

八月三十一日，克伦斯基召去的克雷莫夫将军在彼得格勒自杀了。

克雷莫夫所属部队的代表团和指挥人员都赶到冬宫去自首。这些不久以前还想用战争来对付临时政府的人，现在却来向克伦斯基大献殷勤，向他表白自己的忠诚。

克雷莫夫纪律紊乱的部队还在进行最后挣扎：一部分军队由于惯性作用，还在向彼得格勒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已经毫无意义，因为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已近尾声，象腾起的烟火似的反革命火花已经熄灭，而且共和国的临时执政者——这些日子里，他那肥硕的脸颊的确显得大为消瘦了，——已经在象拿破仑一样，抖动着两条裹着皮绑腿的腿，在政府的例会上大谈其“政局完全稳定”了。

在克雷莫夫自杀的前一天，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接到了任命他为最高统帅的命令。一向举止得体、注意细节的阿列克谢耶夫了解自己处境的恶劣和暧昧，开始他坚决拒绝，但是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唯一希望，就是借以减轻科尔尼洛夫和那些曾或多或少参预组织反政府叛乱的人们的不幸。

三十一日，他在路上用直通电话和大本营联系，想弄清科尔尼洛夫对他接受任命和即将上任所持的态度。令人厌烦的商谈断断续续，一直拖到深夜。

同一天，科尔尼洛夫那里也召集了一次参谋人员和亲信们的会议。对于他提出的关于继续与临时政府进行斗争的合理性问题，大多数出席会议的人都主张继续斗争。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请谈谈您的高见吧，”科尔尼洛夫对鲁科姆斯基说，因为他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鲁科姆斯基的话虽说得很委婉，但是坚决反对继续自相残杀。

“投降吗？”科尔尼洛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问道。鲁科姆斯基耸了耸肩膀。

“问题自身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

谈话又继续了半个钟头。科尔尼洛夫一言不发，显然，他在竭力使自己保持镇定。会议不久就散了，过了一个小时，他把鲁科姆斯基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

“您是对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他把手指头弄得咯吧咯吧直响，昏暗的、好象撒上了一层炭灰的灰白色眼睛望着旁边的什么地方，疲倦地说道，“继续顽抗不仅愚蠢，而且简直是犯罪。”

他用手指头敲了半天桌子，谛听着什么——也许是在谛听自己琐碎的思绪；沉默了片刻，问道：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什么时候到？”

“明天。”

九月一日阿列克谢耶夫来到了大本营。当天晚上，他根据临时政府的命令，逮捕了科尔尼洛夫、鲁科姆斯基和罗曼诺夫斯基。在把被逮捕者送往“大都会饭店”（在那里他们将被置于守卫的监护之下）之前，阿列克谢耶夫与科尔尼洛夫密谈了二十分钟；科尔尼洛夫从自己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非常激动，几乎不能自制。罗曼诺夫斯基想要走到科尔

尼洛夫跟前去，但是被科 703 尔尼洛夫的妻子挡住了。

“请原谅！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要求谁也不要到他跟前去。”

罗曼诺夫斯基瞥了一眼她那神色沮丧的脸，就赶紧走开，眼睛激动地眨着，眼眶下面立刻黑了一片。

第二天，西南线总司令邓尼金、参谋长马尔科夫将军、万诺夫斯基将军和特别军团司令埃尔杰利将军也都在别尔季切夫同时被捕。

在贝霍夫的一所女子中学里，科尔尼洛夫的注定要失败的反革命行动可耻地结束了。结束了，可是又在策划新的行动；未来的国内战争和向革命展开全线进攻的计划难道不就是在在这所女子中学里出笼的吗？

第十九章

十月底的一个早晨，利斯特尼茨基大尉接到了团长的命令——率领连队徒步到皇宫广场去。

利斯特尼茨基给司务长下了命令后，就赶忙穿起衣服来。军官们都打着呵欠，骂骂咧咧地起床了。

“什么事？”

“布尔什维克在找事！”

“诸位，谁把我的子弹拿走啦？”

“开到哪儿去？”

“你们听：是在放枪吗？”

“哪有什么枪声？是您阁下耳朵的幻觉！”军官们都来到院子里。连队已经站成纵队。利斯特尼茨基率领着哥萨克快步从院子里走出去。涅瓦大街渺无人迹。的确有的地方偶尔响起零落的枪声。一辆铁甲车在皇宫广场上巡行，士官生在巡逻。街道荒凉、寂静。一队士官生和几个第四连的哥萨克军官们在冬宫门口迎接哥萨克。军官中，有一位是连长，他把利斯特尼茨基叫到旁边去，问道：

“全连都带来了吗？”

“是的。怎么啦？”

“第二连、第五连和第六连都不肯来，拒绝执行命令，不过机枪队跟着我们在一起。哥萨克怎样？”

利斯特尼茨基轻轻地挥了一下手。

“糟糕！第一团和第四团的情况怎样？”

“这两个团没有来。他们不来。您知道，今天布尔什维克可能要动手吗？鬼知道在搞些什么名堂！”他伤心地叹了口气，“真想奔回顿河去，躲开这是非之地……”

利斯特尼茨基把连队带进院子。哥萨克们把步枪架起来以后，就都在宽敞的、象操场似的院子里散开。军官都凑到远处的厢房里。他们抽着烟，聊起天来。

一个钟头以后，开来了一团士官生和一个妇女突击营。士官生据守在皇宫的走廊里，机枪也拖到那里。妇女突击队员就聚集在院子里。闲逛的哥萨克们走到她们面前，开起下流的玩笑。下士阿尔扎诺夫拍了拍一个穿着短大衣的短头发女人的脊背，说道：

“大婶，你就在家养孩子好啦，怎么干起老爷们的事来啦。”“你自己去养吧！”声音沙哑的、很不客气的“大婶”顶嘴道。“我的乖乖！你们也跟我们一起来并肩战斗啦？”旧教徒兼色鬼的秋科夫诺夫纠缠着女突击队员说道。

“揍他们，臭流氓！”

“撇腿的战士！”

“乖乖地呆在家里多好！瞧，用得着你们哪！”“土造的双筒猎枪！”

“从前面看——是个兵，可是从后看一看——不知道是个神甫，还是他妈的别的什么玩意儿……简直使人恶心！”“喂，你这个女突击队员！把你的屁股收一收，要不然我可就要拿枪托子打啦！”

哥萨克 着妇女们，哈哈地笑着，倒也快活。但是将近正午，快活

的气氛消逝了。女突击队员们分排从广场上抬来粗大的松木柱子，封锁宫门。指挥她们的是一个男人相的胖女人，穿着很合身的军大衣，挂着一枚乔治勋章。铁甲车在广场上开始巡逻得更加频繁，士官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把一些装着子弹和机枪弹带的手提箱搬进皇宫。

“喂，乡亲们，当心点儿吧！”

“原来咱们是要打仗啦？”

“你以为——来干什么？你当是把你带来调戏女突击队员的呀？”

同乡们——布卡诺夫斯克和斯拉谢夫斯克的都围到拉古京身边。他们在商量什么事情，来回跑动。军官都不知道溜到什么地方去了。庭院里除了哥萨克和女突击队员以外，别无他人。紧靠宫门的地方放着几挺机枪手扔下的机枪，机枪的护板闪着湿漉漉的暗光。

傍晚，飘起了小雪。哥萨克们开始不安起来。

“这是他妈的什么规矩：把我们领了来，扔在院子里，连饭都不管？！”

“应该去把利斯特尼茨基找回来。”

“去找，去找！他在皇宫里，而士官生却不放咱们弟兄进去。”

“应该派个人去找炊事车——叫他们送饭来。”

于是，派了两个哥萨克去找炊事车。

“你们不要带枪去，不然的话，人家会缴你们枪的，”拉古京建议说。

等候了两个钟头的炊事车。可是，不用说炊事车，就连派出去的人也没有回来。原来是谢米诺夫团的步兵把从院子里开出来的炊事车给拦回去了。黄昏时分，原先聚集在宫门附近的女突击队员们散成密集的散兵线；她们卧倒在木柱下面，开始越过广场向什么地方射击起来。哥萨克们没有参加射击，在抽烟，闲得无聊。拉古京把连队召集到宫墙边，不时担心地打量着皇宫的窗户，说道：

“听我说，乡亲们！咱们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可干。应该撤出去，要不然咱们就要无辜遭殃。他们一开始对皇宫进攻，咱们呆在这儿干什么？军官——连影子都不见啦……难道咱们就该死，就该在这儿白白送命吗？回营房去，别在这儿蹭墙皮啦！至于临时政府……它对咱们有啥用呀？！乡亲们，你们说哪？”“咱们从院子里一往外撤，赤卫军就要用机枪扫射。”“他们会砍掉咱们的脑袋！”

“不见得……”

“那就自己好好想想吧！”

“不行，咱们还是在这里老老实实呆到底吧。”

“咱们简直象牛犊子一样——喂饱了往牲口棚里一赶。”

“各走自己的路吧，我们排撤啦！”

“我们也撤！”

“派几个人去找布尔什维克说说——叫他们别碰咱们，咱们也不动他们。”

第一连和第四连的哥萨克也凑了过来。大家商量了一下。每连派一个人，三个哥萨克走出宫门。一个钟头以后，他们领来三个水兵。水兵们跳过堵在宫门口的一堆方木，穿过院子，故意装得很随便的样子；他们走到哥萨克跟前，互相寒暄了一阵。一个留着黑胡子的漂亮的水兵，

穿着敞怀的帆布上衣，海军帽歪在后脑勺上，挤到哥萨克人群中去。

“哥萨克同志们！我们是革命的波罗的海舰队的代表，我们是来建议你们，撤出冬宫。你们没有必要来保护别人的资产阶级政府。叫资产阶级的鬼儿子们——士官生去保护它吧。没有一个步兵愿意来保护临时政府，而且你们的弟兄——第一团和第四团的哥萨克——已经跟我们合作啦。谁愿意跟着我们走——就请站到左边去！”

“等等，老兄！”第一连的一个威武的下士走出来说。“跟着走——我们是非常高兴的……不过赤卫军会把我们枪毙吧？”

“同志们！我们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保证你们绝对安全。谁也不会伤害你们。”

黑胡子的水兵旁边站着另一个身材短粗、脸上有点浅麻子的水兵。他扫了哥萨克们一眼，转动着象牛似的粗壮的脖子，拍了拍自己紧绷在制服里的高胸脯，说道：

“我们护送你们！弟兄们，用不着疑神疑鬼的，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也不是你们的敌人，敌人是这些……”他笑着，翘起大拇指向皇宫一指说道，露出了细密的牙齿。哥萨克们犹豫踌躇起来，女突击队员们走过来，听了一会儿，了哥萨克们，重又走向宫门去。

“喂，你们，大嫂子们！跟我们一块儿走，怎么样？”一个连鬃胡子的哥萨克招呼她说。

没有得到回答。

“扛起枪——开步走！”拉古京坚定地说。

哥萨克和睦地纷纷拿起步枪，排好了队。

“把机枪也带走吧？”一个哥萨克机枪手问黑胡子的水兵说。

“带走。不能留给士官生。”

哥萨克们出发前，各连的军官全都出来了。他们挤在一起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三个水兵。各连排好队就开拔了。机枪队拖着机枪走在最前面，小轮子轻轻地吱吱扭扭、哗啷哗啷在湿漉漉的石头铺的地上滚着。穿帆布上衣的水兵走在第一连最前面一个排的旁边。费多谢耶夫斯克镇的身材高大、白眉毛的哥萨克拉着他的袖子，抱歉、感动地说道：

“我亲爱的人呀，难道我们愿意跟人民作对吗？我们一时糊涂，被骗到这儿来啦，如果我们明白，那我们会来吗？”他伤心地摇了摇头，摇着额发的脑袋。“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们绝不会来！”第四连走在最后。他们在被妇女突击营全营挤得水泄不通的宫门口耽搁了一会儿。一个强健的哥萨克爬到方木堆上去，有说服力地、意味深长地摇晃着一个大长黑指甲的手指头说：“喂，娘子军的战士们，你们听我说！现在我们就要撤出去啦，你们这些糊涂娘儿们却要守在这里。不过，你们可不要做什么蠢事！如果你们胆敢在我们背后开枪，——我们杀回来，就把你们统统剁成肉酱。我说得够明白了吧？好，就是这样。现在，再见吧。”

他从方木堆上跳下来，快步去追自己的队伍，不时回头看看。

哥萨克们差不多走到广场中间了。有个哥萨克回头一看，激动地说：

“瞧啊，伙计们！有位军官追咱们来啦！”

很多人都一面走着，一面扭回头来看。一个高个子的军官手扶着马刀，顺着广场跑来。

他不断在招手。

“这是阿塔尔希科夫，第三连的。”

“是个什么样的人？”

“高个子，一只眼睛上有个小瘍子。”

“他想跟咱们一起走。”

“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

阿塔尔希科夫在快步追赶连队，从远处就可以看到，他的脸上还挂着笑容。哥萨克们在向他招手，哈哈笑着。“加油，中尉阁下！”

“快点儿！”

从宫门那里传来一声清脆、单调的枪声。阿塔尔希科夫挥舞着双手，身子往后倾斜，仰面倒下去，两脚在石头路上登踏着，想要站起来。各连就象听到口令似的，都转过脸来，面向皇宫。机枪手们掉转枪口，在机枪旁边跪下。一阵弹带的沙沙响声。但是宫门旁，松木堆后面，已经空无人迹。一分钟以前还聚集在那里的女突击队员和军官们，好象都被那声枪响一扫而光。各连又匆匆整好队伍走起来，步子加快了。最后一个排的两名哥萨克从阿塔尔希科夫倒下去的地方跑了回来。为了让全连的人都听见，其中一个大声喊道：

“子弹打在他的左肩胛骨下。死啦！”

脚步的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整齐。穿帆布上衣的水兵喊着口令：

“左转弯……走！”

几个连弯弯曲曲地转弯走去。寂寥荒凉的旧皇宫默默地目送着他们。

第二十章

这年的秋天很暖和。阴雨连绵。贝霍夫的天空难得见到那苍白无光的太阳。到了十月，野鸟开始南徙。就是夜里，也能听到仙鹤凄切惊心的悲鸣掠过凉意已深的黑土大地。一群群的候鸟匆匆南飞，逃避即将来临的初寒和高空凛冽的北风。因科尔尼洛夫案被逮捕羁押在贝霍夫的犯人，等候审判已有一个半月之久。这期间，他们的囚徒生活仿佛已经固定下来，如果还不能说完全是正常的生活，至少也已经独具特色的固定下来。每晨早餐后，将军们就出去散步，返回来就拆阅信函，接见来访亲友，吃午饭；午睡后就在各自的房间里度过，晚上照例都在科尔尼洛夫寓处聚会，进行长时间的商谈、谋划。在这所临时改为监狱的女子中学里，生活过得还是相当舒服的。

格奥尔吉耶夫营负责外部警卫，内部护卫由帖金人担任。这种警卫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在押犯人的自由，但是却有很大的优越性：早已安排好，只要犯人高兴，随时都可以很容易、很安全地逃走。在贝霍夫监狱里的整个关押期间，他们始终是不受任何限制地与外界保持着联系；要求尽快进行侦讯、审判，对资产阶级各界人士施加压力，销毁叛乱罪证，体察军官们的情绪，危急时则溜之大吉。

科尔尼洛夫费尽心机，要把那些忠实于他的帖金人掌握在自己身边，与卡列金联系后，卡列金就遵照他的指示，急忙往土耳其斯坦送去了几火车粮食，分发给帖金人饥饿的家属。为了帮助军官——参加科尔尼洛夫叛乱的人——家属，科尔尼洛夫给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一些大银行家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那些人怕他们会进行对自己不利的揭发，所以立即就汇出了几万卢布。科尔尼洛夫与卡列金之间书信来往，在十一月以前，一直没有中断过。十月中旬他给卡列金写了一封长信，探问顿河方面的情况，哥萨克对他去顿河抱什么态度。卡列金送来了肯定的回答……

十月革命震撼了贝霍夫囚徒们脚下的大地。第二天就有很多急使被派往各方，一星期之后，不知道是什么人对囚徒们命运的担心在卡列金给自封为最高统帅的杜霍宁将军的信里透露出来，他在信中坚决要求把科尔尼洛夫及其他被捕的人一律交保释放。哥萨克军人联合会和陆海军军官联合会总部也都向大本营提出同样的请求。杜霍宁迟疑未决。

十一月一日科尔尼洛夫写给杜霍宁一封信。杜霍宁在信纸边上做的批语清楚地表明大本营已经多么虚弱无力，此时此刻，大本营对军队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威，它正沮丧地等待着自己末日的来临。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阁下！

命运将您安排在这种关键的位置上，只有您才能扭转乾坤，使国家免于走向灭亡，而这种局面主要由于高层指挥人员的优柔寡断和纵容放任造成的。您已经面临如此严峻的选择：或者敢作敢为地大干一场，或者辞职不干，否则您就要承担祖国灭亡的责任和蒙受军队彻底瓦解的耻辱。

根据我得到的不完全的、零碎的情报判断，局势是严重的，但是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过，假使您放任布尔什维克占据大本营，或者甘愿承认他们的政权，那么局势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您能指挥的、已经有半数受了赤化宣传的格奥尔吉耶夫营和一个没有战斗力的

帖金团，这点儿力量太微不足道了。

鉴于局势的发展动向，我认为您必须毫不延缓地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既可以保障大本营的安全，又可为组织对迫在眉睫的无政府状态继续进行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

我认为这些措施应是：

一、立即把一个捷克团和一个波兰的枪骑兵团调到莫吉廖夫来。

[杜霍宁的批语]大本营认为他们并非十分可靠。这些部队会是最先与布尔什维克媾和的人。

二、用前线的哥萨克炮兵连加强波兰军团各师部队的炮兵力量，并使用这个军团的部队占领奥尔沙、斯摩棱斯克、日洛滨和戈麦尔。

[批语]为了占领奥尔沙和斯摩棱斯克已经集中了库班第二师及阿斯特拉罕哥萨克的一个旅。为了保证被捕人的安全，我不想把波兰第一师的那个团从贝霍夫调走。第一师的骨干是很不得力的，因此不能算是真正的力量。这个军团的宗旨是置身局外，不干预俄罗斯内部事务。

三、借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调动的名义，把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全部、科尔尼洛夫团和一两个最坚定的哥萨克师集中在奥尔沙——莫吉廖夫——日洛滨一线。[批语]哥萨克的立场倒是非常坚定——决不跟布尔什维克打仗。

四、把所有的英国和比利时的装甲车都集中到该地区，全部换上军官充当炮手。

五、把步枪、子弹、机枪、自动步枪和手榴弹储备全部集中到莫吉廖夫和某个相邻的据点，派可靠的部队守卫，以备发给必将在指定地区集中的军官和志愿兵使用。

[批语]这可能会引起骚动。部队守卫，以备发给必将在指定地

六、与顿河、捷列克和库班军的司令官，以及波兰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委员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准确的协议。哥萨克已经坚定地表示拥护恢复国家的秩序，对于波兰人和捷克人，恢复俄罗斯秩序的问题——也是他们自身赖以生存的问题。

消息一天比一天来得可怕。贝霍夫更加恐慌不安。关心科尔尼洛夫、要求杜霍宁释放被捕者的人们的小汽车在莫吉廖夫和贝霍夫之间奔驰。哥萨克军人联合会甚至采取了暗中威胁的手段。

山雨欲来，杜霍宁受到即将爆发的事变的压力，动摇不定。十一月十八日，他下达了将在押犯人送往顿河的命令，但旋即又撤消了。

第二天清晨。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开到临时监狱贝霍夫女子中学的大门口。司机跳出来，奴颜婢膝地、警惕地打开了车门，从汽车里走出一位身材匀称、但已不年轻的军官。他向守卫的军官出示了参谋上校库松斯基的身份证件。

“我是从大本营来的。我负有面晤在押的科尔尼洛夫将军的使命。我到什么地方可以会见卫队长？”

卫队长——帖金团的埃尔哈特中校——立刻把来人领到科尔尼洛夫那里。库松斯基自我介绍后，有点装腔作势地加重口气报告说：

“四个钟头以后，莫吉廖夫就要和平移交给布尔什维克。杜霍宁将军命令我转告您，全体在押人员必须立即离开贝霍夫。”

科尔尼洛夫向库松斯基询问了莫吉廖夫的情况以后，就把埃尔哈特中校请来。左手的手指沉重地按在桌子边上，说道：

“立即释放各位将军。帖金团要准备好在夜里十二点以前出发。我

随团行军。”

随军铁匠作坊里风箱整天呼呼地响着，炉火熊熊，锤声叮当，马匹在拴马架上悲嘶。帖金人给马的四个蹄子全都钉上马掌，修整马具，擦好步枪，大家在忙着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白天，将军们一个个单独地离开了囚地。在寂静、漆黑的子夜时分，当偏僻小镇的灯火已经全部熄灭，人们都已睡熟的时候，骑兵排成了三路纵队，从贝霍夫女子中学的院子里源源开出来。他们的黑色身影，象塑像一样，清晰地映在钢铁色的天幕上。骑士们在行进中，简直象扎煞着羽毛的大黑鸟，高筒的皮帽子紧压在前额上，瑟缩地伏在鞍头，油亮的黑脸裹在长耳风帽里。科尔尼洛夫骑在一匹身躯细长的、筋肉强壮的高头大马上，紧挨着团长屈格尔亨上校，驼着背在团纵队中晃悠。贝霍夫街头的寒风吹得他皱起眉头，眼睛眯缝成一条线，望着繁星点点、寒冷的夜空。

沿街响起新换过掌的马蹄声，渐渐地消失在荒郊野外。

第二十一章

团队在后撤，已经是第二天了，撤得很慢，且战且退。俄罗斯和罗马尼亚部队的辎重车队在高出地面的土道上络绎不绝。德奥联军已深入到侧翼，迂回包剿后撤的败军，企图完成合围。

傍晚发觉，第十二团和与这个团相邻的罗马尼亚旅有被包围的可能。敌人在日落时，把罗马尼亚人赶出了霍维涅斯卡村，并且已经推进到与戈尔什山口毗邻的“四八”高地。

夜里，得到山民骑兵营的炮兵连增援的第十二团，接到了攻占戈尔什山谷谷口地带阵地的命令。团队派出警戒哨以后，即着手准备这场遭遇战。

这天夜里，米什卡·科舍沃伊和本村蠢笨的阿列克谢·别什尼亚克一起值勤，做暗哨。他们隐蔽在一口废弃塌陷的水井旁的土崖边，吸着寒峭的冷气。偶有迟去的雁群掠过满布白云的、茫茫的夜空，用警惕、悲凉的啼声标出自己的去向。科舍沃伊遗憾地想到不能吸烟，便小声地说道：

“人们的生活也真够奇怪的啦，阿列克谢！……大家都象瞎子似的在摸索着走路，一会儿聚到一起，一会儿又各奔东西，有时甚至互相践踏……总是这样过日子，在鬼门关边打转转儿，叫你越过越糊涂：为什么要这么瞎折腾？依我看，世界上再没有比人们的私念更可怕的啦，你用什么法子也不能把人们的私念弄清楚……譬如说，现在咱们俩躺在这儿，可是我并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你过去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也不得而知，我是怎么回事，你同样也不知道……也许，我现在正想要把你害死呢，可是你却在把干粮让给我吃，一点儿也没有疑心到……人们对自己了解得很少，今年夏天，我住在后方医院。我旁边的床上，是个步兵，莫斯科人。他很好奇，老在问你哥萨克是怎样生活呀，这个那个呀。他们以为——哥萨克只有一根鞭子，他们认为——哥萨克野蛮，哥萨克没有灵魂，只有个象玻璃瓶子似的玩意儿，可是我们都是跟他们一样的人：咱们哥儿们也同样喜欢娘儿们，热爱姑娘，为自己的伤心事痛哭，见了别人高兴就嫉妒……你是怎么想的，阿廖什卡？可我，小伙子，却变得对生活非常贪恋，一想到世上有那么多漂亮娘儿们，简直心都碎啦！心想：我这一辈子也不能把她们全爱过来啊，急得我简直要大喊大叫！我变成娘儿们迷啦，恨不得把她们个个亲得心都疼了……我谁都可以爱：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只要漂亮就行……还有，我们现在的的生活安排得太没有学问了：硬塞给你一个，就得跟她白头到老——要啞吮一辈子……你说恶心不恶心？还有哪，现在又想出了打仗这玩意儿，就这样……”

“把你的脊背抽得太轻啦！蠢牛！”别什尼亚克没有恶意地骂道。

科舍沃伊仰脸躺到地上，长久默默地凝视着高远的苍穹，梦幻似地微笑着，激动、温柔地抚摸着冰凉的、冷漠无情的土地。

在换班前一个钟头，德国人把他们捉住了。别什尼亚克急忙放了一枪，就蹲了下去，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身子缩成一团，已经奄奄一息：德国人的刺刀刺进了他的内脏，刺破了膀胱，又使劲一捅，扎进了脊椎骨。科舍沃伊被用枪托子打倒。一个强壮的德国义勇兵背着他走了

有半俄里。米哈伊尔清醒过来，觉得自己在往肚子里咽血，他喘了喘气，鼓足了劲儿，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从德国人的背上挣脱下来。德国人在他背后打了一排子弹，但是黑夜和灌木丛救了他——逃脱了。

在这以后，退却也停止了，俄国和罗马尼亚部队已经冲出了包围圈，第十二团被从前线撤下来，调到离他们原来的防区左面几俄里的后方。在全团宣布了一项命令：担负拦截逃兵的任务，在各条道路上都设立了岗哨，严防逃兵流窜到后方去，要把他们拦住，必要时可以开枪，然后把他们解送到师部去。米什卡·科舍沃伊是第一批被派去执行这个任务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他和另外三个哥萨克一清早就走出村子，根据司务长的指示，哨位就设在离大道不远的玉米地头上。大道绕过一片小树林，消逝在起伏不平、到处点缀着方块耕地的平原那边。哥萨克们轮流值班监视。过午，一帮步兵，有十来个人，正向他们这个方向走来。士兵们显然是想要绕过已经看得见的山坡下面的小村。他们走到小树林旁边停了下来，抽着烟，显然是在商量，然后就改变了方向，转了个直弯，向左走去。“要叫住他们吗？”科舍沃伊从玉米丛中抬起身，问其余的人。

“朝天放一枪。”

“喂，你们！站住！”

离哥萨克们只有几十沙绳远的步兵们听到呼叫声后，停了一会儿，然后，仿佛很不情愿似地重又向前走去。“站——住！”一个哥萨克喊叫道，朝天连放了几枪。哥萨克们端着步枪追上一个慢慢走着的步兵。

“你们为什么他妈的不站住？哪个部队的？上哪儿去？拿出证件来！”哨长科雷切夫下土跑过来喊道。

步兵们都站住了。有三个人不慌不忙地摘下步枪。后面的一个弯下腰，用电话线捆着开了绽的靴子。他们穿得都非常破烂、肮脏。军大衣襟上沾满了金盏草的棕色壳皮，——看来，昨晚一定是宿在树林的草丛里的。有两个人戴着夏天的军帽，其余的都戴着肮脏的灰色羊羔皮帽，帽子的翻边都快掉下来了，耷拉着帽带。最后的一个，——看来象是领头人，——身材高大、象老头子似的背都驼了，脸颊上松弛的皱囊直哆嗦，恶狠狠、瓮声瓮气地喊道：

“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惹你们了吗？你们干什么要纠缠不休呀？”

“拿出证件来！”下土装出严厉的样子打断他的话。

一个蓝眼睛、脸象新烧出的砖一样红的步兵，从腰里掏出一个瓶子形的手榴弹，——在下土眼前摇晃着，不时回头看看自己的同伴们，用雅罗斯拉夫急促口音快嘴说道：

“给你，小伙子，证件！这就是证件！这是全年有效的证件！当心你的小命，不然我就这么一来——叫你连五脏都分家。明白了吗？听懂了没有？明白啦？……”

“你别撒野！”下土推着他的胸膛，皱起眉头。“你别撒野，也别吓唬我们，我们已经吓够啦。不过你们既然是开小差的——那就请到司令部去走一趟吧。他们那里会收拾你们这种废物的。”

步兵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从肩上摘下步枪。其中一个黑胡子、干巴瘦，看样子象个矿工，把愤怒的目光从科舍沃伊身上转到其余的哥萨克们身上，低声说道：

“现在我们只好用刺刀来对付你们啦！……好啦，滚开！滚到一边

去！哪个敢上，我就开枪，绝不含糊！……”

蓝眼睛的步兵把手榴弹举在头顶上摇晃着；在前面走的那个高个子、驼背的步兵拿着生了锈的刺刀尖划了一下下士的大衣；象矿工样子的家伙嘴里骂着，朝科舍沃伊挥舞起枪托子；科舍沃伊的手指头在枪机上直哆嗦，夹在肋部的枪托也在跳动；有一个哥萨克抓住一个矮小步兵的大衣领子，伸出一只手去摆弄着他，担心地回头看着其余的人，害怕他们从后面打他。

玉米茎上的干叶子沙沙作响。绵延的群山在起伏不平的田野的边际上闪着蓝光。红毛的母牛在村外的牧场上徘徊。秋风在小树林子外卷起阵阵冰冷的尘埃。忧郁的十月的白昼和平、昏沉；暗淡的阳光下的自然景物显得那么安逸、肃静。可是就在不远的大道边，人们却在失去理智地仇恨中乱成一团，正准备用他们的鲜血去污染吸足了雨水的、已经播了种的肥沃土地。

激动的情绪已经有点缓和了，步兵们和哥萨克叫嚷了一阵以后，谈话的口气已经有些软了。

“我们刚从前线上撤退下来才三天！我们没有往后方去！可你们却往后方逃，也不害臊！你们扔下战友！谁来把守前线呢？哎呀，你们这些人哪！……我的战友，肋条骨都叫德国人刺透啦，——我是和他一起在当潜伏哨的，可是你却说我们连火药味儿都没有闻到。你闻到的火药味儿跟我们闻到的一个样！”科舍沃伊恶狠狠地说。

“别在这里扯淡啦！”一个哥萨克打断他的话说，“到司令部去——用不着费话！”

“让开路，哥萨克！不然的话，我们可真要开枪啦！”矿工模样的步兵劝导说。

下士很伤心地把两手一摊，说道：

“我们不能这么干，老弟！你们就是把我们都打死——那也逃不掉：我们的连队就驻扎在这个村子里……”

那个高个、驼背的步兵，忽而威胁，忽而劝说，忽而又央告起来。最后，他匆匆忙忙从肮脏的背包里掏出一只用干草包缠着的瓶子，献媚地向科舍沃伊眨着眼，悄悄说道：

“亲爱的哥萨克们，我们给你们些钱，还有这个……德国伏特加……我们还可以凑点东西……看在基督面上，放我们过去吧……家里孩子一大窝，你是明白的……都已经筋疲力尽啦，想家想死啦……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啊？……主啊！……真的不肯放我们过去吗？”他慌忙从靴筒里掏出一个烟袋荷包，从里面抖出来两张折皱的“克伦卡”，开始拚命往科舍沃伊手里塞。“收下吧，收下吧！啊呀，我的天！……你不必为我们担心……没有钱我们也可以混下去！……钱——这不要紧……没有钱也行……收下吧！我们再凑点儿……”

羞得满脸通红的科舍沃伊避开他，把手藏到背后，直摇头。一股热血猛地涌到他脸上，泪水夺眶而出，暗自想道：“这都是因为别什尼亚克牺牲，我才变得这么混帐……我这算是干什么……自个儿反对战争，可是来抓从前线逃下来的人，——我怎么能这样干呢？……我的妈呀，

我干的事情太糟糕啦！我居然成了这样的走狗！”

他走到下士面前，把他叫到一旁去；也不看他的脸，说道：

“放他们走吧！你说呢，科雷切夫？放走吧，真的！……”

下士的眼神也迷离恍惚，仿佛正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随口说道：

“叫他们走吧……还有他妈的别的什么办法呢？咱们自己也就要走这条路呀……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

于是转身朝步兵们愤愤地喊道：

“你们这些下流东西！我们象对待好人一样对待你们，以礼相待，可你们却塞钱给我们，啊？你们以为我们自己的钱少，还是怎么的？”他的脸涨红了，叫道：“收起你们的钱包吧，不然就把你们送到司令部去！……”

哥萨克们都退到旁边去。科舍沃伊望着远处村子里的空旷街道，冲着离去的步兵喊道：

“喂！小骡马！你们在这空地上晃什么？看，那边有一片小树林，白天藏在那里歇歇腿儿，夜里再往前走！不然，你们遇上别的岗哨，一就会把你们抓起来！”

步兵们四下望了望，犹豫了一会儿，拉成了一条肮脏的灰色链子，然后就都象狼似的，一个跟一个地钻进一片黄杨丛生的洼地里去了。

十一月上旬，有关彼得格勒爆发十月革命的各种消息开始传到哥萨克们的耳朵里。照例比所有的人消息灵通的团部传令兵们都肯定地说，临时政府已经逃到美国去了，水兵们捉到了克伦斯基，给他剃了个秃头，象羞辱不走正道的大姑娘一样，涂上松焦油，在彼得格勒游了两天街。

又过了些日子，就接到了正式文告，说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转移到工人和农民手中。哥萨克们都警惕地安静下来。许多人很高兴，盼着战争马上停止，但是很多谣传却又令人十分不安，都说骑兵第三军团已经跟着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将军一同向彼得格勒进军了，又说早就把几个哥萨克团调到顿河去的卡列金也从南方压上去了。

前线崩溃了。如果说在十月里，步兵们还只是零散地、没有组织地三五伙地开小差，那么到十一月底，就已经是整连、整营、整团地从阵地上撤退了；有些部队是轻装撤退的，但是绝大多数部队是带走了团队的物资，抢劫了仓库，打死了军官，顺手也抢掠平民，他们就象冲毁堤坝的、波浪涛天的洪水一样向故乡奔流而去。

在新形势下，第十二团再去执行拦截逃兵的任务已经毫无意义了，所以这个团在被重新调回前线，在妄图用他们来堵住步兵弃阵而逃留下的千疮百孔，已不成其为战线的努力失败后，十二月里也从前线撤下来，以行军队形开到了附近的一个车站，将团里的全部物资、机枪、储备的子弹和马匹装上火车，向已经爆发了激烈内战的俄罗斯腹地驶去……

第十二团的兵车经过乌克兰，向顿河开去。在兹纳缅卡附近，赤卫军想解除这个团的武装。谈判进行了半个小时。科舍沃伊和另外五个哥萨克，都是各连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要求放他们带着武器过去。

“你们要武器干什么？”车站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员们质问他们说。

“去打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将军啊！去把卡列金的尾巴割掉！”

科舍沃伊代表他们所有来谈判的人回答说。

“我们的武器是属于军队的，不能交出去！”哥萨克们激动起来。

兵车放行了。在克列缅楚格又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只是当哥萨克机枪手们把机枪架在敞开的车厢门口，瞄准了车站，而且有一连人下车散开，卧倒在路基后面准备战斗时，才同意放他们过去。可是快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时候，即使跟赤卫军的部队互相射击了一阵也不顶用了，——团队还是被解除了部分武装：机枪被缴去了，还缴去一百多箱子弹、几部军用电话机和几轴电话线。哥萨克们拒绝了逮捕军官的建议。一路上只损失了一名军官——团部的副官奇尔科夫斯基，哥萨克们自己判了他死刑，由“锅圈儿”和一个赤卫军水兵负责执行判决。十二月十七日傍晚，在锡涅尔尼科沃车站，哥萨克们把副官从车厢里拖了出来。

“就是他背叛了哥萨克吗？”手拿毛瑟枪，背着一枝日本造步枪的麻脸黑海水兵快活地问道。

“你以为——我们会认错人吗？不，我们不会看错的，大家已经揍了他一顿啦！”“锅圈儿”气喘吁吁地说。副官是个年轻的上尉，他象被捕获的野兽，四面张望着，用汗湿的手掌摩挲着头发，对刺脸的严寒，枪托子殴打的疼痛都已经毫无感觉。“锅圈儿”和水兵把他推得离车厢远一点。“就是因为有了这帮混帐东西，人们才起来暴动，才起来革命……哎——哎，我的亲爱的，你别动弹，不然你就要摔碎啦，”“锅圈儿”嘴里嘟哝着，摘下帽子，画了一个十字。“勇敢点儿，上尉老爷！”

“准备好了吗？”水兵玩弄着毛瑟枪，微微笑着，露出白白的牙齿朝“锅圈儿”问道。

“准备好啦！”

“锅圈儿”又画了一个十字，斜睨着，水兵叉开腿，举起毛瑟枪，聚精会神地眯缝起眼睛，——严酷地微笑着，首先开枪。在恰普利诺附近，团队无意中参与了无政府主义者跟乌克兰人进行的战斗，牺牲了三个哥萨克，费了很大力气才扫清了被一个步兵师的兵车占据的铁路，杀出了重围。

过了三昼夜，团队的先头兵车已在米列罗沃车站卸车了。其余部分尚滞留在卢甘斯克。

到达卡尔金村的时候，团队只剩下一半人了（其余的人从车站就都各自回家去了）。第二天拍卖了战利品：前线上带回来的从奥地利人那里夺来的马匹，分了团里的公款和服装。

傍晚时候，科舍沃伊和鞑靼村的另外几个哥萨克启程回家了。他们爬上了山坡。顿河上游最美丽的卡尔金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冰封的、白茫茫的奇尔河河湾处。蒸气磨坊的烟囱里冒出一团团软绵绵的轻烟；广场上黑压压挤满了人；响起了晚祷的钟声。卡尔金山岗那面，克利莫夫斯基村的杨柳树梢隐约可见；再远处，在苦艾般的青灰色雪茫茫的地平线后面，耀眼的夕照染红了烟雾朦胧的西半天。

十八名骑士走过立着三棵落满白霜的野苹果树的土岗后，马就小跑起来，鞍座咯吱咯吱响着，往东北方向驰去。寒夜静悄悄地藏在山岗后面。哥萨克裹紧长耳风帽，有时纵马飞奔。马蹄铁清脆、刺耳，令人心

碎。踏平的大道在马蹄下向南驰去；大道两旁是一片不久前融雪水洼结成的薄冰，冰面上冻结的草茎，在月光下，象一道道白色的流火在闪烁。

哥萨克默默地催马前进。大道向南伸延开去。橡树沟的树林在东方旋转。野兔脚印的奇异花纹在马蹄边闪过。银河象一条镂花的哥萨克皮带，华丽地系在草原的夜天上。

卷五 第一章

一九一七年深秋，哥萨克开始从前方回家来了。显得衰老了的赫里斯托尼亚和三个跟他一同在第五十二团服役的哥萨克回来了。完全退役的、仍旧象从前那样光秃无须的阿尼库什卡，炮兵托米林·伊万和“马掌”雅科夫也回来了，接着就是马丁·沙米利、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扎哈尔·科罗廖夫和个子高得难看的博尔谢夫；十二月里，米吉卡·科尔舒诺夫突然出现了，过了一个星期，原在第十二团的哥萨克成群结队地回村来了，其中有米哈伊尔·科舍沃伊、普罗霍尔·济科夫、卡舒林老头子的儿子安德烈·卡舒林、叶皮凡·马克萨耶夫、西尼林·叶戈尔。

模样长得象加尔梅克人的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离开了自己的团，骑着一匹从奥地利军官手里夺来的黄骠骏马，从沃罗涅什直奔家乡，后来有很长时间，老是在讲他怎样骑着这匹快马，穿越沃罗涅什省革命后荒乱的村庄，从赤卫队的眼皮底下逃了出来。

他回来以后，梅尔库洛夫、彼得罗·麦列霍夫和尼古拉·科舍沃伊，他们逃出已经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二十七团，从卡缅斯克回到了家乡。就是他们带回一个消息，说最近一个时期，在第二后备团服役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变了心，投奔布尔什维克，留在卡缅斯克了。过去就天不怕地不怕的偷马贼马克西姆卡·格里亚兹诺夫也在那里跟第二十七团打得火热，动乱时代的新奇事物和无拘无束地过过好日子的愿望，使他倾心于布尔什维克。据说马克西姆卡弄到了一匹不仅样子非常丑陋、性子同样凶野、但是却跑得非常快的马；据说这匹马有一道天生的银色白毛贯穿整个脊背，身量不高，但是很长，全身毛色都跟牛毛一样红。大家很少谈到葛利高里，——不愿意谈他，因为知道他已经跟乡亲们分道扬镳了，能不能回头跟大伙走一条路——还很难说。

谁家有哥萨克主人回来，或者象久盼着的客人似的哥萨克回来，谁家就充满了欢乐。这种欢乐也更强烈无情地加重了那些永远失去了亲人们的人们久藏在心底的悲伤。很多哥萨克都成了异乡的鬼魂，——他们陈尸在加里齐亚、布科维纳、东普鲁士、喀尔巴阡山山麓和罗马尼亚的田野上，在炮火的哀乐声中烂掉；现在这些阵亡将士的高冢已经艾蒿丛生，被雨水冲刷，大雪覆盖。不管披头散发的哥萨克妇女跑到胡同里，把手掌遮在眼上，举目远望多少次，——永远也盼不回她们心上的人！不管她们呆滞无光、哭肿的眼睛泪流成河，——也洗不掉心头的哀怨！东风无力，不能把这许多生辰和忌日的哀号带到加里齐亚和东普鲁士，带到已经塌陷的阵亡将士墓边！……

青草淹没了坟墓，时间吞噬了悲伤。清风扫去征人的脚印，——岁月舔尽了创痛和那些久未盼到亲人、而且无日再盼的人们的怀念。人生苦短，上帝赐给我们大家践踏青草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普罗霍尔·沙米利的遗孀眼看着亡夫的兄弟马丁·沙米利活着回来，爱抚着自己怀孕的老婆，哄着孩子玩并分给他们礼物，她越看越伤心，用脑袋直撞坚硬的土地，牙啃着泥地，号啕大哭。寡妇在地上全身抽搐、痛苦地挣扎，孩子们却象一群羊似的挤在一旁，吓得大瞪着眼睛看着母亲，大声哭号。

亲人哪，撕扯你身上唯一的一件衬衣领子吧！撕扯你那由于艰难寡欢的生活而变得稀疏的头发吧，咬你那已经咬得血肉模糊的嘴唇吧，扭断你那因操劳过度，变得粗糙难看的手吧，在你那空荡荡的破家门限旁的土地上撞头吧！你家里再也不会当家人，你再也没有丈夫，你的孩子们再也没有自己的父亲，要记住，不会有人来抚爱你和你的孤儿，不会有人来帮你干重活，救你的穷，当你疲惫不堪，夜里倒上床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把你的头搂在怀里啦，再也没有人会象他从前那样对你说：“别发愁，阿妮西卡！咱们会熬过去的！”再也不会有人娶你，因为繁重的家务、贫困和孩子已经把你吸干，使你变得丑陋不堪；你那些衣不蔽体，满脸鼻涕的孩子再也找不到父亲；你要自己耕地、耙地，被那力不胜任的紧张劳动累得透不过气来，你只能自己把沉重的麦捆从收割机上卸下来，用三齿叉装上大车，不一会儿，你就会感觉肚里象是有什么东西往下坠，接着你就会全身抽搐，盖上破衣烂衫，流尽鲜血而死去。

老母亲翻腾着阿列克谢·别什尼亚克的旧衣服，流出已经枯竭的悲痛眼泪，闻着由米什卡·科舍沃伊带回来的儿子留下来的唯一一件衬衣，衣服的折缝里还残留着儿子身上的汗味；老太婆把脑袋趴在上面，摇晃着身子，哭诉着，眼泪打湿印着番号的肮脏布衬衣。

马内茨科夫、阿丰卡·奥泽罗夫、叶夫兰季·加里宁、利霍维多夫、叶尔马科夫和其他一些哥萨克家都失去了亲人。

只有司捷潘·阿司塔霍夫没有人哭——无亲无故。他那门窗都牢牢钉死、破旧不堪的、就是夏天也显得那么阴森的房子已经荒废了。阿克西妮亚住在亚戈得诺耶，村子里仍然很少听到她的消息，她也从来没有回村子里来看看，——显然，一点也不想念它。顿河上游顿涅茨区各镇的哥萨克，都与同乡们结伴还乡。十二月里，维申斯克镇各村的哥萨克几乎全都从前线回来了。日日夜夜都有川流不息的人骑马穿过鞑靼村，人数从十个到四十个，成群结伙地往顿河左岸走去。

“老总们，老家是哪儿呀？”老头子走到街上来问道。“黑河。”

“济莫夫镇。”

“杜布罗夫卡。”

“列舍托夫斯克。”

“我们是杜达列夫斯克人。”

“我们是戈罗霍夫斯克人。”

“我们是阿利莫夫斯克人，”人们回答说。

“打够仗啦，是吗？”老头子们又挖苦地追问道。有些从前线归来的人难为情地、老实地笑着回答说：“够啦，老爷子！打够啦。”

“吃了些苦头，——回家来啦。”

遇上火气大的和凶狠的哥萨克就会破口大骂，以牙还牙：“滚你的吧，老东西，夹起你的尾巴来吧！”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你们这种人太多啦，就会他妈的说俏皮话！”冬天快完的时候，在新切尔卡斯克一带，内战已经打响了，可是顿河上游的村庄和乡镇，却仍然象坟墓一样的寂静。只不过某些家庭里在进行隐蔽的、有时表面化的家庭争论：老头子和从前线归来的儿子们怎么也说不到一起。

对在顿河军区首府周围的激战，只是有所传闻；人们在瞎猜着政治

形势的发展，等待事变的发生，仔细倾听着各方传来的消息。

在一月以前，鞑靼村的日子过得也很平静。从前方归来的哥萨克躺在妻子的身边享起福来，吃得胖胖的，完全没有感觉到，比他们在过去的战争中经历的，更加深重的痛苦和灾难正在家门口守候着他们呢。

第二章

一九一七年一月，麦列霍夫·葛利高里因战功被晋升为少尉，当上了第二后备团一个排的排长。

九月里，他在肺炎痊愈后，休假回家住了一个半月，完全康复以后，通过了区医务委员会的检查，又被派回团里。十月革命后，被任命为连长。在这以前不久，他的情绪有了很大的转变，周围发生的一连串事变，特别是由于认识了一个同团的军官——叶菲姆·伊兹瓦林中尉之后，在其影响下促成了这一转变。

葛利高里在休假回团后的第一天，就认识了伊兹瓦林，后来在工作或休息时间经常碰面，不知不觉地受了他的影响。

叶菲姆·伊兹瓦林是贡多罗夫斯克镇一个富裕哥萨克的儿子，在新切尔卡斯克士官学校受的教育，毕业以后被派到前线顿河第十哥萨克团，在那儿干了一年的光景，就象他自己常说的“胸前挂了几枚军官十字章，全身适当和不适当的地方受了十四处手榴弹伤”，然后为了服完自己不长的兵役，来到第二后备团。

伊兹瓦林很有才能，聪明过人，受的教育也远远超过了哥萨克军官通常能达到的程度，是个狂热的哥萨克自治分子。二月革命使他振奋起来，得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和那些独立自主派的哥萨克们取得联系，巧妙地在宣传顿河军区完全自治的主张：在顿河流域恢复哥萨克被专制王朝奴役之前实行的统治制度。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有一颗火热的心，但头脑却很清醒、冷静；他美丽动人地描绘着亲爱的顿河流域未来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那时候将由一个哥萨克有权威的最高会议来治理，那时候在顿河地区内连一个俄罗斯人也没有，而哥萨克将在自己的边境上设立岗哨，跟乌克兰和大俄罗斯平起平坐，再也用不着低三下四；还要和它们进行平等的通商贸易。伊兹瓦林把那些头脑简单的哥萨克和受教育不多的军官们说得晕头转向。葛利高里也受了他的影响。起初他们争论得很凶，但是半文盲的葛利高里和自己的论敌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所以伊兹瓦林在争论中总是轻而易举地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们通常是在营房的一个什么角落里进行争论，而旁听的人总是倾向伊兹瓦林。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未来独立生活的美景，深深地打动了哥萨克们的心，——打动了大部分下游的富裕哥萨克们怀有特别隐秘、含蓄希望的心。

“咱们没有俄罗斯怎么生活呢？咱们就有小麦，别的什么都没有。”葛利高里问道。

伊兹瓦林耐心地解释说：

“我并不主张咱们顿河军区闭关自守与外界隔绝。而是按联邦原则，也就是按联合的原则，与库班人、捷列克人以及高加索的山民共同生活。高加索矿产丰富，咱们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切。”“可是煤呢？”

“顿涅茨煤矿区就在咱们眼前。”

“但是要想知道那是属于俄罗斯的呀！”

“这块地方究竟属于谁，它是在谁的领土上——这还是值得争论的问题。不过即使顿涅茨煤矿区归属俄罗斯的话——我们的损失也很少。我们的联邦并不是依靠工业生存的。从本质上说，我们是农业区，既然

这样，那么为了满足我们那规模不大的工业用煤，我们可以从俄罗斯买。而且也不仅是煤，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们都得从俄罗斯买，象木材、冶金工业的产品，以及其他等等，咱们将要用上等的小麦和石油去交换。”

“那么咱们脱离俄罗斯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可以摆脱政治上的监护，恢复我们被俄罗斯沙皇废除的旧制度，把所有迁移来的‘外来户’都给遣送出境。在十年之内，用从国外输入机器的方法，大大提高我们的经济，这会使我们富强十倍。这块土地是我们的，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它，用自己的骨头使它肥沃起来，可是我们被俄罗斯征服了，四百年来，我们保卫俄罗斯的利益，根本没有为自己着想。我们有几个出海口。我们将拥有最强大的、能征善战的军队，不用说乌克兰，就连俄罗斯也不敢侵犯我们的独立！”

伊兹瓦林中等个子、身材匀称、阔肩膀，是个典型的哥萨克：长着一头象没有成熟的燕麦似的黄色鬃发，黝黑的脸，倾斜、白皙的前额，脸上只有从两颊到白色的眉毛之间留下日晒的痕迹。他用控制得很好的男高音说话，谈话时，有紧弯左眉和非常独特地抽动他那不大的钩鼻子的习惯；这么一来，使人感到，他好象总在嗅着什么东西似的。他的步伐有力、一举一动和褐色眼睛里坦率的目光总是充满了自信，这一切使他显得与团里其余的军官们大不相同。哥萨克都非常尊敬他，简直比对团长还要尊敬。

伊兹瓦林常常跟葛利高里谈话，而且一谈就很久，葛利高里觉得，不久前他脚下刚刚坚硬起来的土地又变得松软了，这时他的心情又跟在莫斯科斯涅吉廖夫眼科医院里和加兰扎相好时的心情几乎一样，非常痛苦。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不久，他和伊兹瓦林进行过这样的一次谈话。

心头矛盾重重的葛利高里小心翼翼地探询着有关布尔什维克的问题：

“你说说，叶菲姆·伊万内奇，照你看，布尔什维克说的对不对？”

伊兹瓦林左边的眉毛弯成了三角形，滑稽地皱着鼻子，哇哇地叫道：

“他们说的吗？哇哇……我的亲爱的，你好象是个刚出生的孩子……布尔什维克有自己的纲领，有自己的计划和希望。布尔什维克从他们本身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我们从本身的立场来看也是正确的。你知道布尔什维克党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哼，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呀！明白了吗？是工人的政党！现在他们正在向农民和哥萨克讨好，但是他们的主要成分是工人阶级。他们使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但是他们赏赐给农民的却是一种新的，也许是更坏的奴役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根本就不可能人人平等。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工人得利，其余的人就要遭殃。王朝复辟——地主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人得到好处，其余的人就要倒霉。我们既不要布尔什维克，也不要君主政体。咱们需要自己的政权，首先是要摆脱一切监护人——不管是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还是列宁。不用他们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也能搞得满好。上帝保佑，让我们摆脱这些朋友，至于敌人我们自己对付得了。”

“但是大多数哥萨克都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呢……知道吗？”“葛利沙，好朋友，你要明白这些基本道理：目前哥萨克和农民跟布尔什维克

是同路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伊兹瓦林笑起来，“因为布尔什维克主张和平，主张立刻就实现和平，因为战争现在还在威胁着哥萨克啊！”他响亮地往自己的绷得紧紧的黝黑的脖子上拍了一下，把那道惊愕地弯起的眉毛展平，喊叫道：

“因此哥萨克就散发出布尔什维主义的气味，而且跟布尔什维克齐步走了。但——是，只要——战争一结——束，布尔什维克就要伸手去统治哥萨克了，哥萨克和布尔什维克就要分道扬镳！这是有理论根据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今天哥萨克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终极目的——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说……”葛利高里沙哑地嘟哝道，“我什么都不明白……弄得我晕头转向……就象在草原上的大风雪中迷了路……”“这是回避不了的！生活会逼着你去弄清楚，而且不仅仅逼着你去弄清楚，还要竭力把你往某一方面推。”

这次谈话是在十月下旬进行的。但是葛利高里在十一月里无意中遇到了另一个哥萨克，这位哥萨克在顿河地区的革命历史上，曾起过不小的作用，——葛利高里遇到的就是费奥多尔·波乔尔科夫，于是经过短时间的动摇之后，原先的真理又在他心里占了上风。

这一天，从晌午起就下起了冻雨。傍晚，天放晴了；葛利高里决定到同乡——第二十八团的准尉德罗兹多夫的住处去。过了一刻钟，他已经在垫子上擦着靴子，敲德罗兹多夫的房门了。屋子里摆满了枯萎的橡皮树盆景和破烂家具；除了主人之外，还有一个身体强壮、结实的哥萨克，背朝窗户，坐在军官用的行军床上，戴着近卫军炮兵上士肩章。他略微驼背，两条穿着黑色呢裤子的腿大劈开，把长满一层红毛的大手放在同样宽大的圆滚滚的膝盖上。军便服紧绷着他的两肋，在他那宽阔凸出的胸膛上，几乎要绷裂开了。他随着门的响声扭了扭红红的短脖子，冷冷地打量了一下葛利高里，又把瞳孔的冷光隐藏到大厚眼皮下狭窄眼眶里去了。

“认识认识吧。葛利沙，这位差不多是咱们邻居啦，霍皮奥尔河口镇人，波乔尔科夫。”

葛利高里和波乔尔科夫默默地互相握了握手。葛利高里坐下去的时候，笑着对主人说道：

“我把地板全踩脏啦——你不骂吗？”

“不会骂的，别害怕。房东太太会擦的……你要喝茶吗？”

主人是个身材矮小、象泥鳅一样灵活的人，他用被烟熏黄的手指甲碰了碰火壶，遗憾地说道：

“只好喝凉的了。”

“我不喝。别麻烦啦。”

葛利高里把纸烟盒递给波乔尔科夫。波乔尔科夫用粗大的红手指头去拿紧排着的白色烟卷，拿了半天，也没有拿出来，急得满脸通红，愤愤地说道：

“怎么也拿不住……瞧你，该死的東西！”

最后，他终于把一支纸烟滚到烟盒盖上，笑咪咪地抬起眼睛来看着

葛利高里，这一来，眼睛就显得更细小了。葛利高里很喜欢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样子，问道：

“是哪个村的？”

“我出生在克鲁托夫斯基村，”波乔尔科夫很高兴地说起来。“在那里长大的，最近这些年住在卡利诺夫河口镇。您知道克鲁托夫斯基村吗——您大概听说过吧？这个村子过去，就是马特维耶夫村，紧挨着就是归我们镇管辖的秋科夫诺夫斯基村，再过去就是我们那两个村子了：上克鲁托夫斯基村和下克鲁托夫斯基村。我就是生在那儿的。”

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一会儿对葛利高里称“你”，一会儿又称“您”，话说得很随便，越谈越亲热，有一次甚至用沉重的大手碰了碰葛利高里的肩膀。细心卷起的上唇胡子在他那有些浅麻子、刮得光光的大脸上闪着亮儿，湿漉漉的头发梳得很平整，到小耳朵的边上就蓬松起来，左耳边垂下一团鬃发。要不是那翘起的大鼻子和那两只小眼睛，他很可能给人一个不坏的印象。乍一看，并不觉得那两只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仔细一看，葛利高里仿佛感觉他的视线象铅一般沉重。两只象榴霰弹一样的小眼睛，从狭窄细的眼缝里闪出沉重的光芒，就象是从炮口里发射出来似的，把相遇的目光压下去，然后沉重、顽强地集中落在一个目标上。

葛利高里好奇地仔细观察起他来，发现了一个特征，说话的时候，波乔尔科夫的眼睛几乎一点也不眨动，——把他那种忧郁的目光死盯在对方的身上，一面说，一面又把眼睛从这个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上，同时他那被太阳晒焦的短睫毛总是下垂着，一动不动。只是偶尔垂下大厚眼皮，但是立刻就又抬上去，重又把榴霰弹似的眼睛瞄准目标，环视着周围的一切。

“这太好了，老乡！”葛利高里对主人和波乔尔科夫说。“战争一结束——咱们就要照新的方式生活啦。‘拉达’统治乌克兰，咱们顿河地区由哥萨克军会议来治理。”

“就是说，卡列金将军，”波乔尔科夫低声改正他的话。

“反正是一样。有什么不同呢？”

“确实没有什么不同，”波乔尔科夫同意说。

“咱们现在就向俄罗斯母亲鞠躬告别啦，”葛利高里继续转述着伊兹瓦林的话，想听听德罗兹多夫和这位身强力壮的近卫军炮兵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咱们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要建立自己的制度。咱们把霍霍尔从哥萨克的土地上统统赶出去，咱们要加强边境的戒备——看他们谁敢来碰！咱们要象古时候咱们的老祖宗们那样生活。我想，革命对咱们是有利的。你以为怎样，德罗兹多夫？”

主人开始殷勤地微笑起来，不住地扭动着身子。

“当然，当然，这样要好得多了！这些庄稼佬把咱们的力气夺去啦，他们搅得咱们简直过不了日子。而且，鬼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些钦派

“拉达”——乌克兰（中央）拉达，成立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15日），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的执行机关。一九一八年一月底，“拉达”被起义的工人和农民赶走；后来又在国外占领者的武装力量支持下回到乌克兰，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又被地主、富农和外国占领者撤销，因为那时候他们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政权。

的首领总是些德国佬——什么丰·陶贝，或者什么丰·格拉贝，以及诸如此类的家伙！我们的土地都被分赠给这些德国军官……现在咱们可以松口气啦。”

“可是俄罗斯会同意这些办法吗？”波乔尔科夫冷冷地低声问道。

“大概会同意的，”葛利高里很有把握地说。“都是一样的货色……照样是菜汤一盆，也许比先前还要稀。”

“怎么会是这样呢？”

“一定是这样，”波乔尔科夫迅速地转动着象榴霰弹似的眼睛，用沉重的目光瞄准葛利高里说道。“仍旧是首领们来压迫劳动人民。你还是要所有各色的老爷面前立正敬礼，他们照样打你的耳刮子。还叫你过这样的……美好日子……把石头拴在你脖子上——推下深渊！”

葛利高里站了起来。在狭小的内室里来回踱着，几次碰到波乔尔科夫的劈开的膝盖上；后来在他面前站住，问道：“那么该怎么办呢？”

“干到底。”

“干到什么底？”

“就是既然已经干起来啦——那就耕完最后一垅地。既然打倒了沙皇和反革命，就应当竭力使政权转移到人民手中来。你说的那一套——全是神话，是哄孩子玩的。古时候是沙皇压迫咱们，现在不是沙皇了，却又来了另外一些人要压迫咱们，咱们的日子会更难过！……”

“波乔尔科夫，那么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于是那两只转动困难、象榴霰弹似的眼睛又闪动起来，想在这狭小拥挤的屋子里找块空旷的地方。

“要建立人民的政权……选举出来的政权。如果咱们落到将军们的手里——那就还要打仗，咱们可不要这玩意儿啦。要是我们周围，全世界都能建立起这样的政权就好啦。人民再也不受压迫，再也不会被騙到战场上互相厮杀！要不然，那不还是一样吗？！破裤子就是翻过来——窟窿还是那么多。”波乔尔科夫响亮地用手巴掌往膝盖上一拍，恶狠狠地笑了，露出细密的数不清的结实牙齿。“咱们要离那个古代生活远点儿，不然他们就会把这副套给咱们套上，那比沙皇的套还要糟。”

“那么谁来治理咱们呢？”

“自己来嘛！”波乔尔科夫顿时活跃起来。“咱们要夺取自己的政权——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只要咱们的马肚带稍微松一松，咱们就能把卡列金之流从背上摔下来！”

葛利高里在结了一层哈气的窗前停下，凝视着街道，望着一群正在玩一种很复杂的游戏的孩子、街对面房舍的湿淋淋的屋顶和小花园里光秃秃的黑杨树的灰白树枝，完全没有听见德罗兹多夫和波乔尔科夫在争论什么；他在冥思苦想，竭力想把混乱的思想理出个头绪来，想出个什么主意，作出决定。

他站了有十来分钟，默默地在玻璃上画着花纹。窗外，街对面一排低矮的家宅的屋顶上是一轮死气沉沉的初冬的夕阳：好象是立放在生锈的屋脊上，射出潮湿的紫色光芒，看去，它仿佛马上就要滚下来，滚到屋顶那边或者这边。被雨水打落的枯树叶从公园里飘来，从乌克兰和卢甘斯克吹来日益寒冷的风在市镇上空肆虐。

第三章

新切尔卡斯科成了集聚各色各样逃避社会主义革命的亡命徒的中心。很多高级将领，这些曾主宰过已土崩瓦解的俄罗斯军队命运的大人物，都跑到顿河下游来了，指望得到反动的顿河人的支持，妄图在这块根据地上开展和发动对苏维埃俄罗斯的进攻。

十一月二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由骑兵上尉沙普龙陪同来到新切尔卡斯科。与卡列金商谈后，他便着手组织志愿军。从北方逃来的军官、士官生、突击队员、学生、步兵中的堕落分子、哥萨克中特别积极的反革命分子和一些单纯追求惊奇冒险和高官厚禄的人——即使挣“克伦卡”也好，——这些人构成了未来志愿军的骨干。

十一月下旬，邓尼金、卢科姆斯基、马尔科夫、埃尔杰利等各位将军也都来了。在这以前，阿列克谢耶夫的队伍已经有一千多人了。

十二月六日，在途中抛开了帖金人押送队、化装潜入顿河境内的科尔尼洛夫也出现在新切尔卡斯科。

在这以前，卡列金已经把原在罗马尼亚和奥德战线上的全部哥萨克团队都撤回顿河方面，分别驻扎在新切尔卡斯科——切尔特——罗斯托夫——季霍列茨克铁路沿线。但是哥萨克们打了三年的仗，已经疲惫不堪，满怀革命情绪从前线上归来，并不十分高兴跟布尔什维克打仗。很多团里剩下的人马几乎只有标准人数的三分之一。实力保存得特别好的几个团——第二十七团、第四十四团和第二后备团——驻扎在卡缅斯克镇。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和禁卫军哥萨克团也及时从彼得格勒调到这里来了。从前线调回来的第五十八、第五十二、第四十三、第二十八、第十二、第二十九、第三十五、第十、第三十九、第二十三、第八和第十四各团，以及第六、第三十二、第二十八、第十二和第十三炮兵连则分别驻在切尔特科沃、米列罗沃、利哈亚、格卢博克和兹维列沃各镇甚至驻在矿区。由霍皮奥尔河口镇和梅德维季河口镇地区的哥萨克编成的几个团到了菲洛诺沃、乌留平斯克和谢布里亚科沃等几个车站，在那里呆了几天，就分散回家了。

故乡在强力地吸引着哥萨克，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扼制哥萨克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了。顿河各团只有第一、第四和第十四团到过彼得格勒，但是这几个团在那里呆的时间也并不长。

卡列金企图把那几个特别靠不住的部队加以改编，或者用比较坚强的部队加以包围，使之与外界隔绝。

十一月底，当卡列金第一次企图把那些前沿部队向革命的罗斯托夫推进时，这些队伍开到阿克萨伊斯克站，哥萨克们拒绝进攻并且开了回来。广泛展开的收编“杂牌”部队的工作却很有成绩：阿列克谢耶夫这时已经组成了几个营。这使卡列金可以借用他的兵力，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利用坚定的志愿军部队作战了。

十二月二日，志愿军部队攻下了罗斯托夫。科尔尼洛夫来到罗斯托夫，志愿军组织中心也随之迁来。新切尔卡斯科就只剩下卡列金和他所属的部队了。他把哥萨克部队配置在本区的边境上，并向察里津和萨拉托夫省边境推进，但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的任务，却只能使用军官组成的游击队；日益式微的军政权只有依靠他们了。

为了镇压顿涅茨地区起义的矿工，把一些刚刚征募到的部队派到那里。切尔诺夫大尉正在马克耶夫斯基地区活动，哥萨克第五十八团的正规部队也驻扎在那里。谢米列托夫和格列科夫的队伍，以及各式各样的志愿队都在新切尔卡斯克加紧拼凑；在北方的霍皮奥尔斯克地区，由军官和游击队组成一支所谓的“斯坚卡·拉辛部队”。但是赤卫军的几个纵队已经从三面向本区的边境压来。正在哈尔科夫和沃罗涅什集结进攻部队。乌云笼罩在顿河上空，越来越浓，越来越黑。从乌克兰吹来的风已经带来最初的几个战役的炮声。

第四章

淡黄色的、象大肚舢板似的云片，在新切尔卡斯克上空静静地飘移。在淡黄云片上面的蓝色高空中，正对着闪闪发光的教堂圆顶，一动不动地高悬着一片灰色的、象乱蓬蓬的鬃毛羊皮似的乌云。这片乌云的长尾巴象起伏的波浪一样伸延下来，在克里维扬斯克镇上空泛着粉红色的霞光。

升起黯淡无光的太阳，照到将军府的窗户上，却闪出刺目的光芒。房舍倾斜的铁皮屋顶也在闪闪发光，一只手伸向北方，擎着西伯利亚王冠的叶尔马克的铜像上，还残留着昨天雨后的潮气。

一排徒步的哥萨克正沿着克列先斯基斜坡走上来。阳光在他们背着的步枪刺刀上闪耀。清晰的、但是刚能听到的哥萨克脚步声并没有搅乱被稀疏行人的脚步声和马车的颠簸声划破的清晨透明的寂静。

这天早晨，伊利亚·本丘克搭乘从莫斯科开来的火车到了新切尔卡斯克。他最后一个从车上走下来。整理着身上旧夹大衣的衣襟，他觉得穿便衣很不舒服，很不习惯。

月台上有一名宪兵和两个不知道为什么发笑的年轻姑娘在来回踱步。本丘克腋下夹着一个廉价的、已经破得相当可观的手提箱，往城里走。一路上，直到城郊的街上，没有遇到一个人。过了半个钟头，本丘克斜穿过城市，在一所快倒塌的小房子旁边站住。这所久未修缮过的小房子，看来非常寒酸。屋顶在时间巨掌的重压下坍塌了，墙也歪斜了，百叶窗已经摇摇欲坠，窗户东倒西歪。本丘克推开板棚门，激动地打量了一眼房子和狭小的院子，急忙朝台阶走去。

狭小的过道，被一只装满了各种杂物的大箱子占去了一半。黑暗中，本丘克的膝盖撞到了箱子角上，——他也没感到疼，拉开了屋门。低矮的小堂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他走进第二间屋子，那里也没看到一个人，就在门口站住了。一闻到这座房子特有的那种非常熟悉的气味，他的头有点晕。他一眼看到了所有的陈设：挂在内室正对门的角落里的沉重的圣像框子、床、桌，桌子上方墙上挂着斑斑点点的、有了年头的小镜子，几张相片，几把破旧的维也纳式椅子，缝纫机，卧榻上放着由于使用过久、变得黯淡无光的火壶。本丘克的心忽然猛烈地跳动起来，——简直要憋闷死了，他用嘴吸着气，转过身来，扔下手提箱，打量了一下厨房：用品红涂过的、前脸很宽的炉炕依然亲切地闪着暗光，一只老花猫正从浅蓝色的布帘后面面向外窥视；它的眼睛里闪着懂事的、几乎象人一样的好奇神色，——显然，很少有客人来。桌子上乱放着些没有洗的杯盘，桌旁的凳子上扔着一团毛线，四根闪闪发光的织针成方形穿在一只还没有织完的袜筒上。

八年来，这里竟什么都没有改变。本丘克好象是昨天才离开这里似的。他又从屋子里跑到台阶上来。从院子尽头的小板棚的门里走出一位被艰难的生活压得弯腰驼背的老太太。“妈妈！……怎么会变成这样？……是她吗？……”本丘克嘴唇颤动着，朝她跑去。他从头上扯下帽子，攥在手里。

“你找谁？您我谁？”老太太把手遮在已经失去光泽的眉毛上，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惊愕地问道。

“妈妈！……”本丘克低声叫道。“你怎么啦，不认识我啦？……”

他跌跌撞撞地朝她走去，看见母亲被他的叫声吓得晃了一晃，仿佛被打了一下似的，显然，她是想跑，但是没有力气跑了，于是摇摇晃晃地走起来，就象是顶着大风走似的。本丘克急忙抱住就要倒下的母亲，吻着她那堆满皱纹的小脸和由于惊吓和狂喜而发暗的眼睛，他不知所措，不断地眨着眼睛。

“伊柳沙！……伊柳申卡！……亲爱的儿子！我真没有想到是你啊……主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呀？……”老太太小声嘟哝着，想挺直身子，用两条衰弱的腿站稳。

他们走进屋。只是在从激动中平静下来以后，本丘克才重又感到身上那件别人的大衣使他那么不舒服，——它太瘦了，紧箍着胳肢窝，妨碍每一个动作。他如释重负脱去大衣，坐到桌边。

“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多少年没有见到你啦。我亲爱的孩子！你长得这么高啦，而且都显老啦！我怎么能认出你呀！”

“好啦，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妈妈？”本丘克含笑问道。

她一面颠三倒四地讲着，一面忙活着：收拾桌子，往火壶里添着炭，抹着脸上的眼泪和炭灰，不断地跑到儿子跟前，摸摸他的手，浑身哆嗦着，紧靠在他的肩膀上。她烧热了水，亲自给他洗了洗头，从箱子底的什么地方找出来一套旧得发黄的干净内衣给他换上，喂饱了亲爱的客人——一直坐到半夜，眼睛盯着儿子，问这问那，伤心地点着头。

本丘克躺下睡的时候，邻近的钟楼上已经敲了两点。他立刻就睡熟了，进入了梦乡，忘却了现实：他觉得自己是职业学校的淘气的学生，在外面野够了，就躺下酣睡起来，可是母亲却还推开厨房的门，从那里严厉地问道：“伊柳沙，明天的功课都准备好了吗？”——就这样，他脸上浮着紧张愉快的笑容睡熟了。

到天亮，母亲已经来看过他好几次，给他整整被子和枕头，亲亲他那斜垂着一绺亚麻色头发的宽大的前额，又悄悄地走开。

过了一天，本丘克又走了。这天早晨，一位穿着军大衣、戴着保护色制帽的同志到他这里来了，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本丘克立即就忙活起来，急忙收拾好手提箱，把母亲给他洗好的一套内衣放在上面，——不舒服地皱着眉头，穿上那件大衣。他匆匆地和母亲道别，答应她过一个月再来。

“你又上哪儿去呀，伊柳沙？”

“去罗斯托夫，妈妈，去罗斯托夫。很快就会回来……你……你，妈妈，别难过！”他安慰老太太说。

她急忙把自己贴身戴的一个小十字架摘下来，——一面亲着儿子，给他画着十字，一面把十字架挂在他脖子上。整理着领子里的十字架带子，手指直哆嗦，冰凉冰凉的。

“戴着它，伊柳沙。这是——圣尼古拉·米尔利基斯基十字架。大慈大悲的圣徒，他会保护你和拯救你，慈悲的圣徒啊，保护他免灾去难吧……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她把火热的眼睛紧贴在十字架上，嘟哝说。

她拚命拥抱儿子，嘴唇抑制不住地颤抖，痛苦地向下咧着。一滴一滴的热泪，象春雨一样，洒在本丘克的毛烘烘的手上。本丘克把母亲的手从自己的脖子上拿开，皱着眉头，跑到台阶上。

罗斯托夫车站拥挤不堪。地上尽是烟卷头和葵花子皮，简直可以没到脚踝。卫戍部队的士兵在车站广场上兜售公家发的军装、烟草和偷来的东西。在大多数南方沿海城市常见的、由不同种族汇成的人群在缓缓地移动着，喧闹着。

“阿斯莫洛夫香烟，阿斯莫洛夫香烟，零卖！”卖香烟的孩子在大声叫喊。

“贱卖，市民先生……”一个可疑的东方人，鬼鬼祟祟地在本丘克的耳边低声说，并且朝自己鼓胀起来的大衣襟挤了挤眼。“干炒葵花子儿！卖葵花子儿！”挤在车站进口处做生意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们南腔北调地叫卖着。

六七个黑海舰队的水兵哈哈大笑着，高声谈论着，穿过人群。他们身着节日的礼服，帽带随风飘荡，钮扣闪着金光，肥大的裤脚上沾满了灰尘。人群恭敬地给他们让路。

本丘克走着，慢慢地的人群里挤撞。

“金的？！滚你妈的蛋吧！你的金子是火壶上的金子……你以为我不认识怎么的？”一个火花队的瘦弱士兵嘲笑说。那个卖东西的人摇晃着一条重得可疑的金链子，不服气地对他大声嚷道：

“你懂什么呀？……这是金的！……赤金的，告诉你吧，这是从一个审判员手里弄来的……哼，滚你妈的吧，废物一个！给你看看成色戳子……愿不愿意？”

“船队不起航啦……你还在那里胡说什么呀！”旁边有人说。“为什么不起航啦？”

“报上说的……”

“喂，大耗子，拿到这儿来！”“我们投票拥护‘第五号’。非这样做不可，否则对我们不利……”

“玉米面粥！好吃的玉米面粥！吃吧！”

“兵车司令保证说：明天我们就动身。”

本丘克找到党委会所在的楼房，顺着楼梯走上二楼。一个肩上扛着上了刺刀的日本造步枪的工人赤卫队队员拦住了他。“您找谁，同志？”

“我找阿布拉姆松同志。他在这儿吗？”

“往左，第三个房间。”

一个鼻子很大、头发象甲虫一样黑、身材矮小的人左手的手指头放在西服上衣的衣襟里，右手很有规律地摇晃着，正对一个上了点年纪的铁路工人大发雷霆。

“这样可不行！这根本不是组织！用这样的方法去进行宣传鼓动您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从那个铁路工人脸上窘急、遗憾的神情可以看出，他是想说什么，

意思是：“你的金子是假的。”

火花队即无线电通讯部队。

“第五号”是布尔什维克向“立宪会议”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的编号。

进行辩解，但是那个黑头发的人没有容他开口；这个人看来非常激动，不想听对方的话，避开对方的视线，喊叫道：“请您立刻就撤销米特琴科的职务！对您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不闻不问。韦尔霍茨基要受革命法庭审判！把他逮捕了吗？是吗？……我将坚决主张，把他枪毙！”他严峻地结束了谈话，把激动的脸转向本丘克；火气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所以厉声问道：“您有什么事？”

“您是阿布拉姆松吗？”

“是。”本丘克把证明文件和彼得格勒一位负责同志写的介绍信交给他，在旁边的窗户台上坐下。

阿布拉姆松仔细地看完了信，忧郁地笑了笑（对自己的大声叫嚷感到难为情），请求说：

“请您稍等一会儿，咱们立刻就谈。”

他让那个满脸流汗的铁路工人走了以后，自己也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领来一个魁梧的、脸刮得光光的军人，下颚上有一道浅蓝色的刀砍的伤疤，颇有基干军官的风度。

“这是我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来，认识认识吧。同志，您……请原谅，我忘记您贵姓啦。”

“我姓本丘克。”

“……本丘克同志……您的专长好象是机枪手吧？”“是的。”

“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个军人笑着说。

他脸上那道伤疤，从耳朵边直到下巴颏，由于这一笑全都变成了粉红色。

“您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为我们的工人赤卫军组织一个机枪队吗？”阿布拉姆松问道。

“我尽力去做。这是需要些时间的。”

“好，那么您需要多少时间呢？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那个军人把身子倾向本丘克，天真地、期待地笑着问道。

“几天就行。”

“这太好啦。”

阿布拉姆松擦了擦额角，生气地说：

“这儿的卫戍部队的士气非常低落，他们已经不顶用了。本丘克同志，我们这儿也和其他各地一样，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工人身上啦。水兵还好，至于步兵……所以，您明白吗，我们想要有一批自己的机枪手。”他捋了捋那一圈发青的大胡子，关心地问：“您需要些什么物质保证？好，我们会办好的。您今天吃过饭了吗？噢，当然是没有啦！”

“老兄，你一定挨过不少饿吧？你一眼就能辨出饿肚子的人和吃饱饭的人。这样早你就有了一绺白头发，你一定是受过很多苦或者惊吓吧？”本丘克怀着感动的亲切心情，望着阿布拉姆松那满头黑发中右边露出一绺刺眼白头发的脑袋，心里想道。跟着送他的人去阿布拉姆松住处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着他：“真是个好小伙子，象个布尔什维克！他的性格有倔强、固执的一面，但又保持着善良的人性。他毫不犹豫地要给一个怠工的，叫什么韦尔霍茨基的家伙判死刑，而对另一个同志却又非常爱护和关心。”

他心头充满了跟阿布拉姆松会见的亲切印象，走到阿布拉姆松在塔

甘罗格区边缘上的住所；他在一间堆满书籍的小屋子里休息了一会儿，吃过饭，又把阿布拉姆松写的一张便条交给房子的女主人，然后躺到床上，不记得怎么就睡着了。

第五章

四天里，本丘克从早到晚跟党委会派来的由他指挥的工人们一起操练。一共有十六个工人。他们的职业、年龄、甚至民族都很不相同。两个搬运工人，一个是波尔塔瓦的乌克兰人赫维雷奇科，一个是俄罗斯化的希腊人米哈利迪，排字工人斯捷潘诺夫，八个冶金工人，从帕拉莫诺夫矿区来的采矿工人泽连科，一个瘦弱的亚美尼亚籍的面包师格沃尔基扬茨，一个俄罗斯化的德国人，熟练钳工约翰·雷宾德尔，还有两个机车修理厂的工人，而第十七封介绍信却是一个女人带来的，她穿着步兵的棉军服，一双不合脚的大靴子。

本丘克从她手里接过一封封着口的信，并不明白她的来意。问道：

“您回去的时候可以到司令部去一趟吗？”

她笑了，惶惑地整理着一缕很宽的、从头巾下面披散出来的鬃发，有点畏缩地回答说：

“我是派到您这儿来……”她摆脱了一时的窘态，停了一下，说，“当机枪手的。”

本丘克满脸涨得通红。

“他们怎么搞的，疯了吗？难道我这儿是妇女突击营吗？……请原谅，这对您不合适：这是一种非常艰苦的工作，必须有男人的力气……这怎么行呢？……不行，我不能收留您！”他皱起眉头，拆开信，迅速地把介绍信看了一遍，信上很简单地写道，特派遣党员安娜·波古德科同志来由他指挥，他又把阿布拉姆松附在介绍信里的亲笔信看了几遍。

亲爱的本丘克同志：

我们派一位好同志，安娜·波古德科到您那儿去。我们答应了她热烈的、坚决的要求。我们派她去，希望您能把她训练成一个能战斗的机枪手。我很熟悉这位姑娘。我热诚地把她介绍给您，但是请您注意一个问题：她是一名很可贵的干部，不过太急躁，有狂热情绪（她还没有度过青年时期），请您掌握好她，别叫她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请爱护她。毫无疑问，那八名冶金工人是您队伍的基本成员，是核心；我很注意他们当中的博戈沃伊同志。他是位非常能干的和忠于革命的同志。您的机枪队，从人员构成上看，是国际性的，这很好：战斗力会更强些。

请加快训练。有消息说，好象卡列金正准备要向我们进攻。

致以

同志的敬礼！

斯·阿布拉姆松

本丘克看了一眼站在他面前的姑娘（他们是在莫斯科大街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见面的，训练就在这里进行）。光线很弱，她的脸显得很暗，轮廓模糊。

“好吧，有什么办法？”他不很热情地说。“既然是您自愿……而且阿布拉姆松又这样要求……就请留下吧。”

人们团团围住大张着嘴的“马克辛”，脑袋象葡萄嘟噜似的吊在机枪上空，站在后面的人紧压在前面人的背上，贪婪好奇地看着。本丘克熟练地、得心应手地把机枪拆成零件，又用准确、考虑周到的慢动作把

机枪再装起来，讲解着机枪的构造和每个零件的用途，讲解使用方法，做使用标尺、进行瞄准的示范程式，讲解弹道射程偏差和子弹的最远射程。教授在作战的时候如何选择机枪安放位置，才能避开敌人炮火的射击；他亲自躺在涂着保护色的有裂纹的护板后面，讲述怎样选择有利地形，怎样放置弹箱。

除了面包师格沃尔基扬茨，其余的人都很快掌握了这些知识。格沃尔基扬茨什么都很吃力：不管本丘克把拆卸规则给他讲了多少遍，他还是记不住，总是搞错，弄得手忙脚乱，窘急地嘟哝着：

“为什么弄不对呢？啊呀，我这是怎么啦……对不起……应该把它装在这儿。还是不行！……”他失望地叫道，“怎么回事呀？”

“就是啊，‘怎么回事呀’！”脸色黝黑、前额和两颊上留着火药炸伤的蓝色斑点的博戈沃伊学着他的腔调说。“因为你是个糊涂虫，所以才不行。应该这样！”他很有把握地做了把一个零件装到应该装的地方的示范动作。“我从小就喜欢军事工作，”在一片哄笑声中，他用手指头指了指自己脸上的蓝色伤斑说道。“我做了一门炮，结果它爆炸啦，——害得我好苦。可是由于这个缘故，现在可显出我的本事来啦。”

他的确比大家都更容易、更迅速地掌握了机枪的一套知识。只有格沃尔基扬茨一个人落后了。时常听见他象哭似地、难过地叹道：

“又不对头！为什么？——不知道！”

“真是一头笨驴，真是一——头笨驴！整个纳希切万只有你这么一头！”凶狠的希腊人米哈利迪愤愤地说。

“笨得出奇！”有涵养的雷宾德尔也附合他说。

“这跟揉面可不一样！”赫维雷奇科哼哼说，于是大家也都善意地笑了。

只有斯捷潘诺夫脸涨得通红，愤怒地叫道：

“应当去教同志怎么干，不只是一旁龇牙咧嘴地笑！”身材高大、胳膊很长的机车修理厂老工人克鲁托戈罗夫大瞪着眼睛，支持斯捷潘诺夫的意见。

“你们只顾笑吧，木头人，把事情全耽误啦！本丘克同志，叫您这伙怪物老实点儿吧，要不就叫他们见鬼去吧！革命正处在危急中，可是他们却在笑话人！”他摇晃着象铁锤似的拳头，沙哑地说。

安娜·波古德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探索着一切。她死缠着本丘克，扯着他那件寒酸的夹大衣袖子，寸步不离地在机枪旁边打转儿。

“如果散热筒里的水结冰了——那怎么办呢？如果遇上大风，偏差有多大？本丘克同志，这应当怎么办？”她用没完没了的问题纠缠着他，并用流露着期待神情的两只大黑眼睛仰脸看着本丘克，眼睛里闪着变幻不定的、温暖的光芒。

她在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总感到很拘束；仿佛是为了受拘束进行报复，所以对她要求得特别严格，神色也有意显得特别冷淡；但是每天早晨，一分钟也不差，正七点钟，她瑟瑟缩缩、两只手插在草绿色棉军装的袖筒里，趿拉着两只肥大的步兵靴底，走进地下室的时候，他就体验到一种激动、不平凡的感情。她比他稍矮一点儿，体格象所有的健

壮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姑娘们那样丰满，——可能还有点儿水蛇腰，要不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使她全身都显得美丽异常的话，她就算不上怎么漂亮啦。

四天工夫，他根本没有好好看看她。地下室里光线昏暗，而且不好意思，根本也没有工夫仔细看她的面貌。第五天黄昏的时候，他们一同走出地下室。她走在前面；走上最后一级梯阶，掉过身来，问了一个什么问题，本丘克就着黄昏的光亮看了她一眼，不禁暗暗叫了一声。她用习惯的姿势整理着头发，微微仰起脑袋，斜睨着他，等待回答。本丘克没有听清她的问题；一种又甜又苦的滋味涌上心头，他慢腾腾地、一级一级走上来。她那被低沉的落日映成粉红色的鼻孔，由于紧张在轻轻地翕动（她没有摘下头巾，所以理起头发来就很吃力）。嘴的线条刚毅英俊，同时却又象小孩的一样温柔。略微翘起的上嘴唇上有些短短的黑茸毛，清晰地衬托着白净的面皮。

本丘克好象在挨打似的，低下头去，用热情的玩笑口吻说道：

“安娜·波古德科……第二号机枪手，你很美，就象什么人的幸福一样美！”

“胡说！”她毫不含糊地说，然后微微一笑。“你在胡说，本丘克同志！……我是问你，咱们什么时候上射击场？”不知道为什么她这样一笑似乎变得更天真、更容易接近、更有人情味了。本丘克在她身旁停下来；她呆呆地望着街道的尽头，太阳正在那里落下去，夕照的霞光把一切都染成了紫色。他低声地回答说：

“你问什么时候去射击场，是吗？明天去。你现在要到哪儿去？你住在哪儿？”

她说出一条城郊的小胡同的名字。他们一同走着。在十字街口上博戈沃伊追上了他们。

“喂，本丘克！你听我说，咱们明天怎么集合呢？”本丘克一面走着，一面告诉他，明天在季哈亚小树林外面集合，克鲁托戈罗夫和赫维雷奇科用马车把机枪运到那里去；上午八点钟集合。博戈沃伊跟他们一同走过了两个街区，就告别了。本丘克和安娜·波古德科默默无语地走了几分钟，她斜着眼睛瞟了他一眼，问道：

“您是哥萨克吗？”

“是。”“从前当过军官吗？”

“哼，我算什么军官呀！”

“您是什么地方的人？”

“新切尔卡斯克。”

“在罗斯托夫很久了吗？”

“才几天。”

“在这以前呢？”

“到过彼得格勒。”

“您是哪一年入党的？”

“一九一三年。”

“您的家在哪儿？”

“在新切尔卡斯克，”他快口说完，然后央告似地伸出一只手，说道。“等等，该我来问你啦，你是罗斯托夫人吗？”“不是，我生在叶

卡捷琳诺斯拉夫地方，但是最近这些年，住在这儿。”

“现在我要问问……你是乌克兰人吗？”

她迟疑了一下，坚定地回答说：

“不是。”

“是犹太人吗？”

“是。怎么啦？难道从我的口音里可以听出来？”“不是。”

“哪您怎么看出我是犹太人的？”

他竭力缩小步子，和她齐步走，回答说：

“耳朵，从耳朵的样子和眼睛可以看出来。不过你身上的民族特征是很少的……”他想了想，又补充说：“你能到我们这儿来，这太好啦。”

“为什么？”她很有兴趣地问。

“你知道吗，犹太人有这样的名声，我知道，许多工人都这样想——要知道我也是工人哪，”他顺口说道，“犹太人只支使别人去打仗，自己却不肯上火线。这是错误的，现在你以自己的光辉榜样驳斥了这种错误的看法。你上过学吗？”

“上过，我是去年中学毕业的。您受过什么教育？因为从您的谈吐可以看出，您不是工人出身，所以我才这么问。”“我读过很多书。”

他们慢慢地走着。她故意领着他在小胡同里转来转去，简单地讲完了自己的身世，又继续向他探询有关科尔尼洛夫的进攻、彼得格勒工人的情绪、十月革命等问题。

河边的什么地方响起了几声湿重的步枪射击声，机枪的哒哒声断断续续地划破黄昏的寂静。安娜不肯放过机会，问道：“这是什么牌的机枪？”

“路易斯。”

“机枪的弹带已经用了多长啦？”

本丘克正在欣赏橙黄色的、撒了一层绿宝石似的晶莹寒霜的探照灯光，这是从一艘停泊在河岸边的扫雷艇上射出来的，它象一只手，伸向夕阳映照的、黄昏的天空。

他们在空无人影的城市里走了三个钟头，然后在安娜住的房子的大门口分手了。

本丘克怀着一种还很模糊的快活心情回到了住处。“是一个好同志，一个聪明的姑娘！这样和她谈谈很好——心里暖烘烘的。近来我变得很粗野，跟人们交往是必要的，不然你的心肠就会变硬，变得象大兵吃的干面包一样硬……”他这样想着，欺骗着自己，而且自己意识到是在欺骗自己。

刚刚开完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回来的阿布拉姆松问起他机枪手的训练情况；也顺便提到安娜·波古德科：

“她怎么样？如果她不合适的话，我们可以派她去做别的工作，另换一个人。”

“不需要，你说到哪儿去啦！”本丘克吓了一跳。“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姑娘！”

他觉得有一种几乎压制不下去的愿望，想谈谈她的情况，只是由于坚强的意志，才控制住了自己。

第六章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卡列金的军队从新切尔卡斯克向罗斯托夫压来。进攻开始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军官队伍的稀疏散兵线沿着铁路路基两侧向前推进。士官生的灰色人形组成的队伍稍微稠密一点，在右翼移动着。在左翼，波波夫的志愿军队伍越过一道红土深沟，继续向前推进。远远看去，有些人，身子一缩，象个灰色小泥团跃进土沟里去，然后又爬上土沟的这岸，整了整队形，停了一会儿，又向前移动起来。

纳希切万地区边缘上的赤卫军阵地上的散兵线慌乱起来。很多平生第一次拿枪的工人害怕了，在地上乱爬一气，黑大衣上沾满了深秋的泥泞；有些抬起头，打量着远处被空间缩小了的白军的人形。

本丘克在阵地上的机枪旁边，跪在地上，用望远镜观察。昨天他把自己那件寒酸的夹大衣换成一件军大衣，穿上军大衣觉得既习惯，又舒服。

有些人没等发命令就开枪了。他们忍受不了这种紧张的寂静。刚听到放第一枪，本丘克就全身站直，又是骂，又是喊：

“停——止！……”

连续不断的射击声吞没了他的叫喊，本丘克丧气地挥了挥手；为了压下步枪的射击声，他命令博戈沃伊：“开火！”博戈沃伊把微微含笑的、但是已经变成黄土色的脸靠在枪栓上，手指头放在机枪枪尾的把柄上。机枪的熟悉的连射声刺激着本丘克的耳鼓。他朝着敌人的卧倒的散兵线那个方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竭力想判断出是否击中了目标，然后，他一跃而起，顺着阵地向其余的几挺机枪跑去。

“开枪！”

“来吧！……咯咯咯咯！”赫维雷奇科开枪射击起来，把惊恐而又幸福的脸转向他。

从正中间数，第三挺机枪的机枪手是些不十分熟练的战士。本丘克跑到他们那里去。半路上，他弯下身子，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从蒙了一层哈气的镜片里看到一些活动的灰色圆团。从那里传来一排排清脆的齐射声。本丘克趴到地上，卧倒后，他断定第三挺机枪瞄得不准确。

“瞄低一点儿！妈的！……”他扭动着身子，沿着阵地爬着，叫喊道。

子弹危险地从他身上飞啸而过。阿列克谢耶夫的军队就象在表演一样，枪法很准。

在一挺枪口荒唐地向上高高翘起的机枪旁边，直挺挺地趴着几个机枪手；瞄准手希腊人米哈利迪莫名其妙地把标尺定得很高，不停地在扫射，浪费着储备的子弹；吓得脸色发青的司捷潘诺夫在他旁边，嘴里还直嘟哝；后面是克鲁托戈罗夫的朋友，一个铁路工人，他把脑袋钻进土里，象乌龟似的，用两条伸直的腿支撑着，弓着脊背，微微抬起一点儿身子。

本丘克推开米哈利迪，眼睛眯缝了半天，校正着标尺，等到机枪抖动着，有规律地在他手中哒哒哒地响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见效了：一小撮跳跃着攻上来的士官生立刻纷纷从小山坡上溃退了，在光秃秃的黄土坡上留下了一具死尸。本丘克回到自己的机枪跟前来。脸色苍白的博

戈沃伊（他脸颊上的火药斑痕更青得厉害了）正侧着身子躺在那里，包扎受伤的腿肚子。

“射击呀，妈的！”旁边棕红头发的赤卫军战士，四肢着地趴在那里喊叫。“开枪呀！你没看见他们攻上来了吗？！”军官队的散兵线正漂亮地跳跃进攻，沿着路基向前推进。雷宾德尔换下了博戈沃伊。他不慌不忙，熟练而又节约子弹，心平气和地射击着。

格沃尔基扬茨象兔子似的连蹦带跳从左翼跑来，一颗子弹从他头上飞过，他立即卧倒——啊呀乱叫着，跳到本丘克跟前来：

“不行啦！……子弹打不出去啦！”

本丘克几乎是毫无遮掩地，顺着弯弯曲曲地卧倒的散兵线飞奔而去。

还离很远，他就看见：安娜正跪在机枪旁边，撩开一绺披散下来的头发，用手掌搭在眼前，观察着敌人的阵地。“卧倒！……”本丘克叫道，担心她的安全，急得脸都青了，血直往上涌。“卧倒，说你哪！……”

她朝他这边看了看，照样还是跪着。许多难听的臭骂挂在本丘克的唇边，真想痛骂她一顿。他跑到她跟前，使劲把她按在地上。

克鲁托戈罗夫在护板后面喘着粗气。

“卡住啦！弹带不动啦！”他浑身颤抖着，对本丘克耳语说，眼睛在寻觅着格沃尔基扬茨，呛得喘不过气来地喊道，“他逃跑啦，该死的东西！你的古鱼龙跑啦……他哼哼得把我的心都撕碎了！……这叫人没法子打仗……”

格沃尔基扬茨象蛇一样，扭动着身子爬了过来。他那好久没刮的、黑硬的胡子茬子上沾的稀泥都干结了。克鲁托戈罗夫朝他看了一会儿，扭过汗湿的象牛似的大粗脖子，嘶叫起来，把雷鸣似的射击声都给压下去了：

“你把弹带弄到哪儿去啦？……老顽固！……本丘克！本丘克！叫他滚蛋吧！……”

本丘克在检查机枪的毛病。一颗子弹砰的一声打在护板上，——他急忙把手缩回来，象被热东西烫了似的。

本丘克把机枪修理好，就射击起来。使那些刚才大模大样地攻上来的阿列克谢耶夫的部队不得不卧倒，四下寻觅着掩蔽物，向后爬去。

敌人的散兵线离得越来越近。从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白卫军在向前推进，步枪的皮带套在肩上，卧倒的时候很少。他们的火力更猛了。赤卫军阵地上，已有三人阵亡，同志们爬过来，拿走他们的步枪和子弹，——死者再也用不着武器了……安娜和趴在克鲁托戈罗夫那挺机枪旁边的本丘克眼看着一颗子弹打中了阵地上的一个年纪轻轻的赤卫军小伙子。他挣扎了半天，呻吟着，绑着裹腿的两条腿在地上直登，最后用两只叉开的胳膊支撑着，抬起一点身子，哼了一声，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脸朝下，扎在地上。本丘克从旁看着安娜。从姑娘睁圆的大眼睛里透出恐怖。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失神地盯着被打死的小伙子的两只绑着磨坏了的步兵裹腿，完全没有听见克鲁托戈罗夫正对她喊：

“弹带！……弹带！……送呀！……姑娘，送弹带呀！”

卡列金的部队深入包抄侧翼，迫使赤卫军的散兵线后撤。在纳希切万郊区的街道上闪晃着败退下来的赤卫军的黑大衣和军大衣。右翼最边

上的一挺机枪落到白军手里。一个士官生用枪口顶着希腊人米哈利迪，把他打死了。二号机枪手被敌人象练刺杀时捅草人一样，给捅死了；这挺机枪的机枪手只有排字工人斯捷潘诺夫一个人活了下来。

直到从扫雷艇上打出第一批炮弹以后，退却才停了下来。

“成散兵线！……跟着我前进！……”本丘克认识的一位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往前跑着喊道。

赤卫军的散兵线晃动了一下，队形参差不齐地开始反击。从本丘克和紧挨着他的克鲁托戈罗夫、安娜和格沃尔基扬茨跟前，几乎是肩并肩——走过三个人。有一个在吸烟，第二个一边走，一边用枪栓敲打膝盖，第三个正在聚精会神地查看弄脏的大衣前襟。他脸上和胡子尖上，带着负疚的微笑——他好象并不是在走向死亡，而是跟相好的哥儿们痛快地喝了一顿回家去，弄脏的大衣，猜测着自己那位母老虎会给他什么样的惩罚。

“看，敌人来啦！”克鲁托戈罗夫指着远处的篱笆和在篱笆外面蠕动的灰色人形。

“定好标尺，”本丘克象只熊似的在摆弄着机枪。

机枪猛烈的射击声使安娜捂上了耳朵。她蹲了下去，看到篱笆外面的活动停止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却从那里响起有节奏的、一排排的齐射声，子弹在阴暗的天幕上钻出一个看不见的窟窿，从头顶飞啸而过。

阵阵的射击声噼噼啪啪地响着，蛇似的盘绕在机枪旁边的弹带单调地耗去。一声声的步枪射击声显得那么响亮、清脆。黑海水兵从扫雷艇发射的炮弹从人们头顶上掠过。大炮的轰鸣声压下了与尖利的啸叫声混成一片的步枪声。安娜看到：一个身材高大、戴着羊羔皮帽子、留着英国式小胡子的赤卫军，不由自主地鞠躬迎送着每一颗飞过去的炮弹，叫喊着：

“开炮，谢苗，使劲开炮，谢苗！越猛越好！”

炮弹真的越来越密了。水兵们经过试射以后，就开始了协同配合的排炮轰击。一伙伙慢慢后退的卡列金的部队遭到频频爆炸的榴霰弹轰击。一颗毁灭性的大炮弹在退却的敌人散兵线中间爆炸。爆炸的褐色烟柱把敌人抛向四面八方，烟尘从弹坑上空纷纷落下，消散。安娜扔掉望远镜，惊叫一声，用肮脏的手巴掌捂住燃烧着恐怖的红眼睛，——她在望远镜里看到了近在咫尺的爆炸旋风和人的死亡。一阵痛苦的痉挛塞住了她的喉咙。

“怎么啦？”本丘克把身子伏到她跟前，大声问。

她咬紧牙关，睁大的眼睛变得昏暗了。

“我受不了……”

“勇敢一点！你……安娜，听见吗？你听见了吗？……这样可不行！……不——行！……”威严的喊声不断地在刺着她的耳鼓。

右翼，在一块小高地的坡底，一条小沟里，敌人的步兵正在集结。本丘克发现了这个情况；他拖着机枪跑到一个比较适当的地方，瞄准了高地和山沟。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雷宾德尔的机枪不很均匀地、断断续续地扫射着。

离他二十步远地方，有人沙哑地、怒冲冲地在喊叫：

“担架！……没有担架？……担架！……”

“标——高……”一个上过前线的步兵，现在担任排长，拉着长声喊叫，“十八……全排，齐射！……”

傍晚，飘起了初雪，寒凝的大地上，雪花飞舞。过了一个钟头，湿漉漉大雪覆盖了田野，覆盖了攻守双方的散兵线曾在那里厮杀、进退践踏过的阵地和象黑土块似的尸体。

天黑以前，卡列金的部队退却了。

在这个初雪的、白茫茫的长夜里，本丘克一直守在机枪哨上。克鲁托戈罗夫把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件华丽的马衣蒙在脑袋上，在吃一块湿淋淋的、瘦得可怜的肉，并且不断地小声骂着。格沃尔基扬茨也在这里，躲在边缘上的一个院子的大门洞里，用香烟的热气暖着冻得发青手指，本丘克坐在一个镀锌的铁子弹箱上，把冻得直哆嗦的安娜裹在军大衣的衣襟里，——拿下她的两只紧紧捂着眼睛的湿漉漉手巴掌，偶尔亲一下，费力地从嘴里吐出一些很不习惯的、温柔的话语。

“哎，怎么能这样呀？……你本来是个很坚强的人呀……阿尼娅，你听我说，要能控制自己！……阿尼娅！……亲爱的……好朋友！……这种场面你会习惯的……如果自尊心不允许你离开这里的话，那请你不要这样了。不能这样看待战场上的死人……若无其事地从旁边走过去——也就不要再想啦！不要去胡思乱想，要能控制住思想才行。你看，虽然你也这么说，可是你却不能克服女人家脆弱的感情。”安娜沉默不语。她的手掌上散发着秋天的泥土和女人的温暖气息。

纷纷飘落的雪花象一层迷离、温柔的薄幕遮在夜空。院子里、近处的田野上和隐没在黑夜中的城市的上空笼罩着一片朦胧的睡意。

第七章

在罗斯托夫城郊和罗斯托夫城里苦战了六天。

在街道上和十字路口进行巷战。赤卫军曾被迫两度撤出罗斯托夫车站，但是两次又把敌人从那里赶出去。这六天的战斗中双方都没有留一个俘虏。

十一月二十六日黄昏时分，本丘克和安娜路过货站时，看见两个赤卫军战士正在枪毙一个被俘虏的军官；本丘克有点挑衅似地对扭头不看的安娜说道：

“这是很英明的，应该杀死他们，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他们是不会怜惜我们的，我们也用不着他们的怜惜，也用不着可怜他们。叫他们见鬼去吧！把这些妖孽从地球上扫除！总而言之——既然是有关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那就不能感情用事。这些工人干得对！”

第三天，他病了。勉强支持了几天，但是总觉得恶心、想吐，全身软弱无力，——脑袋象生铁铸的一样沉重、疼痛难忍，而且嗡嗡直响。

十二月二日黎明，伤亡很大，严重减员的赤卫军部队撤出城去。本丘克由安娜和克鲁托戈罗夫搀扶着，跟在一辆载着机枪和伤员的大车后面走。他艰难地拖着软弱无力的身子，就象在梦中似的倒动着两条僵硬的、不听话的腿，觉得安娜那哀求、惊慌的目光仿佛离得很远，她说话的声音也象是从远方传来的：

“你坐车吧，伊利亚。你听见了吗？明白我说的话吗，伊柳沙？求求你，坐车吧，要知道你是病人呀！”

但是本丘克没有听明白她的话，也不明白自己已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伤寒病正在向他进攻，而且征服了他。一些陌生的和非常熟识的声音好象是在身外的什么地方喧吵，但是却不能进入他的意识；安娜的两只疯狂、惊恐的黑眼睛是在远处的什么地方闪烁，克鲁托戈罗夫的大得出奇的胡子在摇晃，旋转。

本丘克捧着脑袋，把宽大的手巴掌贴在火热发紫的脸上。他觉得眼睛在往外渗血，觉得仿佛有一道无形的薄幕把他和整个渺无边际、飘忽不定的世界隔开了，这个飘忽不定的世界仿佛倒竖起来，要从他脚下挣脱。他那梦呓般的想象塑造出一些异想天开的形象。他经常停下来，抗拒想要把他扶到大车上去的克鲁托戈罗夫的行动。

“不用！等等！你是谁？……安娜在哪儿？……给我一个小土块……要把这帮家伙消灭——按我的命令，用机枪扫射！正对着他们，瞄准射击！等一等！太热啦！……”他沙哑地嘟哝着，把自己的手从安娜的手里抽出来。

他们强迫他坐到大板车上去。有一段时间，他还能闻到一种混杂、难闻的气味，他感到恐怖，竭力想使自己保持清醒，控制住自己——可是后来，他便慢慢地沉没在一片膨胀的无声的漆黑之中了。只是在高处的什么地方，有一小块染成天蓝色的什么东西在燃烧，还有金黄色的闪电射出的曲折、波动交叉在一起的闪光。

第八章

茅草染黄的冰琉璃从屋檐上坠下来，摔在地上，发出玻璃似的清脆响声。融雪天气，村子里到处是冰洼和雪化后露出的秃地；还没有脱毛的牛在街上游荡、闻嗅着。麻雀象在春天里一样唧唧喳喳叫着，在院子里的一堆树枝上啄食。马丁·沙米利正在广场上追赶一匹从院子里跑出去的肥壮的枣红马。马直挺挺地翘起象麻束似的顿河种的尾巴，迎风摇晃着乱蓬蓬的鬃毛，尅着蹶子，蹄子上的融雪块踢出很远，它在广场上兜了几个圈子，在教堂的矮墙边慢慢停下来，闻墙砖；它让主人走到近前来，用紫色的眼睛斜看着他手里的笼头，又把脊背一伸，狂奔起来。

一月里尽是温暖的阴天，大地回春。哥萨克们望着顿河，期待着早来的春汛。这一天，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后院里站了很久，望着被大雪覆盖着的、好象肿胀起来的河边牧场，望着封冻的灰青色的顿河，心里想，“瞧吧，今年又要和去年一样发大水啦，看，这雪堆了有多厚！大概土地被雪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啦！”

米吉卡只穿着保护色的军便服，在打扫牛棚。一顶白色的皮帽子竟不可思议地呆在后脑勺上掉不下来。额角上披下来几缕汗湿的硬直的头发。米吉卡用肮脏的、带着牲口粪味儿的手背把头发撩到脑后去。院子大门口积了一堆冻结的牲口粪，一只毛茸茸的山羊正在上面乱踏。一只比母羊还高的羊羔想要吃奶，母羊用脑袋直顶它，把它赶开，旁边有一只犄角盘成圈的黑毛阉羊在柱子上蹭痒痒。在仓房那扇涂了一层黄泥的板门边，一只肮脏的、黄眉毛的公狗，缩在那里取暖。仓房外边房檐底下的墙上挂着鱼具；格里沙卡爷爷拄着拐杖站在那里，看着鱼具，——显然，他在想着即将来临的春天和修理鱼网的事情。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走到场院上来，用当家人的眼神估量着几垛干草，正想用耙子去搂那些被羊扯乱了的麦秸，但是这时候他听见了外人说话的声音。他把耙子扔到草堆上，往院子里走去。

米吉卡伸出一只脚，把一个相好的女人给他绣的漂亮的烟荷包夹在两个手指中间，正在卷烟。赫里斯托尼亚和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站在他旁边。赫里斯托尼亚从浅蓝色阿塔曼斯基团的制帽里掏着油污的卷烟纸。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靠在院子的篱笆小门上，敞开军大衣，在自己的步兵棉裤口袋里摸索着。他那刮得光光的、下巴上有个黑乎乎的深窝的脸上露出一种遗憾的神情：显然是忘记什么东西了。

“昨晚睡得好啊，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赫里斯托尼亚问候说。

“托福托福，老总们！”

“来一块儿抽抽烟吧。”

“耶稣保佑。我刚抽过。”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和哥萨克们握过手，摘下红顶的三耳皮帽，用手理了理竖起来的白头发，微微一笑。“阿塔曼斯基团的弟兄们，到舍下来有何贵干呀？”赫里斯托尼亚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了一番，并没有立刻回答。他先用唾沫浸了半天卷烟纸，用象牛似的大粗舌头来回舐了舐，等到把烟卷好以后，才粗声说道：“我们来找米特里，有点小事儿。”

格里沙卡爷爷从他们跟前走过去。两手捧着袋网的网圈。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和赫里斯托尼亚都摘下帽子向他问好。格里沙卡爷爷把袋

网送到台阶旁边，又走了回来。

“武士们，你们干么总在家里呆着呀？身子在老婆怀里暖和过来了吧？”他对哥萨克们说。

“那又怎么样？”赫里斯托尼亚问。

“赫里斯托什卡，你住口！你装什么傻呀？”“真的，我真不知道！”赫里斯托尼亚起誓说。“天地良心，老太爷，我真不知道！”

“前两天，从沃罗涅什来了一个买卖人，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的朋友，也许是他的什么亲戚，——我不清楚。好，就这样，这个买卖人来了，就说，在切尔特科沃车站驻有外来的军队——就是那些布尔什维克。俄罗斯要对咱们开战啦，可是你们——却呆在家里，啊？……还有你，坏小子……你听见吗，米吉卡？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们在想什么呀？”“我们什么也不想，”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笑着说。“正是这样，倒霉就倒在这里，你们什么也不想！”格里沙卡爷爷发起火来。

“他们会象捉鹧鸪一样把你们捉住！庄稼佬会把你们制得服服帖帖。打你们的耳刮子……”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矜持地笑着；赫里斯托尼亚一只手摩挲着脸颊，好多天没有刮过的大胡子的硬毛沙沙直响；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抽着烟，看着米吉卡，米吉卡猫似的鼓出的眼睛里凝聚着光亮，无法断定——他那绿莹莹的眼睛究竟是在笑，还是在燃烧着未及发泄的仇恨。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和赫里斯托尼亚告别了米吉卡的家人，把他叫到木栅门边来。

“昨天你为什么不去开会？”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严肃地问道。

“没有工夫。”

“难道上麦列霍夫家去就有工夫吗？”

米吉卡点了一下头，把皮帽子移到前额上，没有显出心中的恶意，说道：

“没去——就是没有去。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全村从前线回来的人都到会啦。彼得罗·麦列霍夫没到。你知道……大家决定：村子派几名代表去卡缅斯克。一月十日要在那儿召开前线士兵代表大会。抽签的结果，是咱们三个人去：有我，有赫里斯坦，还有你。”

“我不去，”米吉卡断然声明说。

“为什么？”赫里斯托尼亚皱起眉头，抓住米吉卡的军便服的扣子问。“你想抛开本村的伙伴吗？这不合你的心意，是吗？”“他是跟麦列霍夫·彼得卡走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拉了拉赫里斯托尼亚的大衣袖，脸色立即变得苍白，说道，“喂，咱们走吧。看来，咱们在这儿没有什么事情好干啦……你不去，米特里，是吗？”

“不去……我已经说过‘不去’，那就是不去。”“再见吧！”赫里斯托尼亚扭过头去。

“祝你成功！”

米吉卡眼看着别处，把一只滚烫的手伸给他，然后就往家里走去。

“坏蛋！”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先小声说了一句，轻轻地颤动了

赫里斯托什卡也是赫里斯托尼亚的爱称。

彼得卡也是彼得罗的爱称。

一下鼻翅。“坏蛋！”他望着离去的米吉卡的宽阔的脊背，又响亮地重说了一遍。

他们顺路通知了几个从前线回来的人，告诉他们，科尔舒诺夫不肯去，明天他们两个人去参加前线士兵代表大会。

一月八日黎明时分，赫里斯托尼亚和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便从村里出发了。“马掌”雅科夫自愿送他们到镇上去。套在车辕里的两匹骏马迅速地驰出村庄，跑上了山坡。融雪天气把路上的积雪已经融化了很多。遇到完全没有雪的地方，爬犁的滑杠就陷进泥里，爬犁颠簸起来，两匹马伏下身，使劲拉着套。

哥萨克们都跟在爬犁的后面走。被凌晨的轻寒冻得满脸通红的“马掌”，靴子踏得清脆的薄冰咯吱咯吱直响。他满面红光，只有那道椭圆形的伤疤泛着尸青色。

赫里斯托尼亚走在路边上，踏着化成粒状的积雪，气喘吁吁地、困难地爬上山坡，因为一九一六年他在杜布诺城下曾中过德国人的毒气。

山岗上风大。更冷了。哥萨克都沉默不语。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用皮袄领子把脸裹住。远处的小树林越来越近了。大道穿过小树林，爬上丘岗起伏的山脊。树林里的风象小河的流水声一样，哗哗响着。枝桠象鹿角似的扎煞着的橡树树干上铁锈色鱼鳞般的树皮闪着透绿的金光。一只喜鹊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喳喳叫。接着又斜扭着尾巴，从大道上空飞过。风吹得它斜着身子，闪着亮锃锃的羽毛，疾飞而去。

从村子里出来就一直沉默不语的“马掌”，转身朝着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一字一板地（大概他的脑子里早就想好这几句话了）说：

“你们在代表大会上，一定要努力争取不打仗就解决问题。谁也不愿再打仗了。”

“当然啦，”赫里斯托尼亚羡慕地看着自由飞翔的喜鹊同意说，脑子里拿无忧无虑的、幸福的鸟类生活跟人的生活比较着。一月十日傍晚，他们来到卡缅斯克。一群一群的哥萨克沿着这个大集镇的街道往镇中心走去。镇上显得很热闹。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和赫里斯托尼亚找到了麦列霍夫·葛利高里的住处，得知他没有在家。女主人，一个白眉毛的胖女人说，她的房客参加代表大会去了。

“这个会，就是说这个代表大会在哪儿开呀？”赫里斯托尼亚问道。

“大概是在区公所里或者是在邮政局里，”女主人冷淡地在赫里斯托尼亚鼻子尖前关着门，回答说。

代表大会正在紧张进行。一间有很多窗户的大屋子勉强容纳下这些代表。许多哥萨克都聚集在楼梯上、过道里和隔壁的房间里。

“跟着我走，”赫里斯托尼亚用胳膊肘子挤着，哼哼道。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他身后留下的狭窄的缝隙里挤了进去。就在会场的入口处，一个哥萨克拦住了赫里斯托尼亚，——听说话的口音，是顿河下游的人。

“你慢点儿挤行不行！鳊鱼！”他刻薄地说。“让我们进去呀！”

“站在这儿也可以啦！你看——哪里还有地方！”“让开点儿，小蚊子，要不然——我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捻死！绝不含糊！”赫里斯托尼亚

鳊鱼是对顿河下游哥萨克的浑称。

威胁说，把一个身材矮小的哥萨克不费吹灰之力举起来，往旁边一放，向前跨了一步。“真是只大狗熊！”

“阿塔曼斯基团的战士真棒！”

“可以顶一辆上等的大车！他可以背上一门四英寸口径的大炮！”

“你看他把那小家伙一举的劲儿！”

象一群羊似的挤成堆的哥萨克们都笑了起来，不由自主地、恭敬地打量着比大伙都高出一头的赫里斯托尼亚。他们在后墙边找到了葛利高里。他正蹲在那里抽烟，和一个哥萨克——第三十五团的代表——谈话。他一看见同村的人，他那下垂的铁青色小胡子就笑得颤动起来。

“啊哈——哪一阵风把你们刮来啦？好啊，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好啊，赫里斯坦大叔！”

“好好，不过比母牛也好不了多少，”赫里斯托尼亚玩笑说，把葛利高里的整个手握在自己足有半俄尺长的手巴掌里。“我们家的人都怎么样啊？”

“上帝保佑，都很好。他们给你带好来啦。你父亲要你一定回去看看。”

“彼得罗怎样？”

“彼得罗吗？……”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很尴尬地笑了笑说，“彼得罗和我们哥儿们是不来往的。”

“我知道。好，娜塔莉亚怎么样？孩子们好吗？见过他们吗？”

“都很壮实，他们问候你。就是你爹有点儿恼恨……”

赫里斯托尼亚仰着脑袋，打量坐在桌子周围的主席团。他就是站在后头，也比大家看得都清楚。葛利高里利用会议短短的休息时间，继续询问村里的事情。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讲述着村里的情况和村里的各种新闻，把村里召开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会议并派他和赫里斯托尼亚上这儿来的情形简单地告诉了葛利高里。他正要询问卡缅斯克的情形，但是这时候一个坐在桌旁的人大声宣布说：

“乡亲们，现在矿工代表要发言啦。请大家注意听，还请大家遵守秩序。”

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理了理向上梳着的棕红头发，开口说话了。人们象蜜蜂似的嗡嗡声仿佛被切断了似的，一下子就静了下来。

葛利高里和其余的人从矿工开头的几句激动人心、充满热情的话里就感到了这个人的话很有说服力。他谈到了卡列金的反动政策，这个政策把哥萨克推到与俄罗斯工人阶级和农民进行厮杀的战争中去，说到哥萨克和工人利益的共同性，说到布尔什维克与哥萨克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把友谊的手伸给劳动的哥萨克，我们希望，在跟白卫军匪徒进行的斗争中，可以在参加过战争的哥萨克中找到忠实的同盟者。过去在为沙皇打仗的各条战线上，工人和哥萨克一同流过血，那么在跟卡列金庇护的这伙资产阶级狗崽子们的斗争中，我们也应该共同战斗——一定要共同战斗！我们要携手战斗，打倒那些几百年来一直在奴役劳动人民的家伙！”矿工的喇叭似的嗓门在轰响着。

“狗崽子！好好收拾收拾他们！……”赫里斯托尼亚高兴地、低声说道。使劲捏着葛利高里的胳膊肘子，疼得葛利高里直皱眉头。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略微张开一点嘴听着，由于紧张不断地眨着眼睛，嘟囔着：

“对啦！这就对啦！”

这位代表说完以后，又有一位身材细长的矿工，象棵被风摇撼的白蜡树，站起来发言，他挺直身子，好象原来是折叠着似的。——环视了一下众目睽睽的人群，他半天没有说话，一直等到喧哗声安静下去才开口。这个矿工的身子象根系船的绳索：疙疙瘩瘩的，干瘦，但非常结实，浑身透黑——仿佛漆过似的，黑漆漆的煤屑，就象洗不掉的黑痣，嵌在他脸上的毛孔里；两只由于长期呆在黑暗里和被矿井里的黑煤层弄得黯淡无光的浅黄色眼睛里也闪着同样倦怠的黑光。他晃了晃短头发，挥了一下握成拳头的手——就象把十字镐凿进煤层似的，说道：

“是谁在前线实行了士兵死刑制？是科尔尼洛夫！是谁跟卡列金结伙要卡死咱们？也是他！”他越说越快，不断叫喊起来。“哥萨克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你们打算跟谁结伙呢？卡列金倒很希望咱们兄弟互相残杀、流血！不行！不行！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咱们要把他们捻死！叫他们见他妈的鬼去！把这伙害人精沉到大海里去！”

“狗——崽——子！……”赫里斯托尼亚笑得咧开大嘴，忍不住拍手大叫起来。“说——得——对——呀！……狠狠地揍他们！”

“堵住你的嘴吧！你怎么啦，赫里斯坦？人家会把你赶出去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担心地说。

拉古京——他是布卡诺大斯克镇的哥萨克，第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事务部主席——不断用些不连贯的、但是非常感人的生动话语鼓舞着哥萨克。担任主席的波乔尔科夫也发了言，他讲完以后，接着发言的是留着英国式短胡子，长得挺漂亮的夏坚科。

“这是谁？”赫里斯托尼亚伸着象草耙子似的大长胳膊，向葛利高里探问道。

“夏坚科。布尔什维克的一员大将。”

“那么这个呢？”

“曼德尔施塔姆。”

“哪儿来的？”

“莫斯科来的。”

“那是些什么人？”赫里斯托尼亚指着沃罗涅什代表团问道。“你少说一点儿，行吧，赫里斯坦。”

“我的主呀，要知道，这太有意思啦！……你告诉告诉我：挨着波乔尔科夫坐的那个细高个儿，他是什么人？”“克里沃什雷科夫，是叶兰斯克镇戈尔巴托夫村的人。他后面是咱们的同乡——库季诺夫和顿涅茨科夫。”

“我再问一个……就是那个……不对！……坐在尽头上的，留着额发的那个是谁？”

“他叫叶利谢耶夫……我不知道他是哪个镇的。”赫里斯托尼亚问够了，不再作声，仍旧象原先那样非常注意地听着新上台的发言人讲话，而且总是第一个用重浊的男低音，压下几百个人的声音喊出“说——得——对！……”哥萨克布尔什维克，斯捷欣讲完以后，接着是第四十四团的代表发言。他由于不善辞令，措词艰难，苦恼了半天：他每说一句

话就象是在空气中打一个印似的，——然后沉默一会儿，用鼻子吸口气；但是哥萨克们却非常同情地听他讲话，只是偶尔有几声叫好的喊声打断他。显然，他的话在哥萨克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应。

“弟兄们！咱们的代表大会应该这样来解决这个严肃的问题，要使人民不受委屈，要使一切问题都平平静静妥善解决！”他象口吃似的，拉着长声说道。“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要避免打仗、流血解决问题。咱们已经在战壕里泡了三年半，我要说，如果再打仗，那就要把哥萨克折腾死啦……”

“正——确！……”

“简直太对啦！”

“我们不要战争！……”

“应该跟布尔什维克，跟哥萨克军会议达成协议！”“我们要共同协商解决，不能用别的法子……用不着绕什么弯子！”

波乔尔科夫用拳头使劲敲桌子，吼叫声才沉寂了。第四十四团的代表重又摸着西伯利亚式的胡子，拉着长声说起来：“咱们的代表大会应该派代表到新切尔卡斯克去，好言好语地要求志愿军和各色的游击队都从这儿撤出去。布尔竹维克在咱们这儿也没有什么事好干。至于劳动大众的敌人，我们自己对付得了。目前咱们还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如果需要的话，——那时候我们再去请他们帮忙。”

“说这种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对——对！”

“等等，等等！‘对’什么？等敌人兵临城下，我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到那时候——再请布尔什维克来帮忙也晚啦。不行，等鸡炖熟了，老奶奶早就咽气啦。”“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

“鸡蛋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就叫母鸡去孵小鸡……上帝饶恕吧！就是这话，你们也真糊涂得够可以啦！”

第四十四团的代表发言以后，拉古京说了些热情的，号召性的话。喊叫声不时打断他。有人建议休息十分钟，但是刚刚安静下来，波乔尔科夫立刻就对热情激动的人们喊道：“哥萨克弟兄们！我们在这儿争论不休，可是劳动人民的敌人却没有睡觉。我们总是在想：既要叫狼吃饱，又要保住羊的性命，可是卡列金却不这样想。他下的逮捕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命令已经被我们截获。现在就把这个命令读给大家听。”

卡列金逮捕参加大会的全体人员的命令读完以后，代表们就激动起来。人声鼎沸，噪得比在任何集镇的哥萨克大会上都要凶百倍。

“要干，不能光说空话！”

“安——静！……嘘嘘嘘！……”

“还‘安——静’什么！要把他们消灭！……”“洛博夫！洛博夫！……你给他们讲讲！……”“稍微等一会儿！……”

“卡列金——他可不是傻瓜！”

葛利高里一直在默默地听着，看着代表们的乱摇乱晃的脑袋和手，这时忍不住了，——他踮起脚尖，怒吼道：“你们别吵啦，鬼东西！你们是来赶集哪，啊？让波乔尔科夫讲讲嘛！……”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正在跟第八团的一个代表争论不休。

赫里斯托尼亚在反驳一个攻击他的同团哥萨克，大声吼叫道：

“这需要特别警惕！可是你却对我……胡说些什么呀？小家伙！哎呀你，我的好朋友啊！咱们的力量有限得很——还瞎喊什么我们自己对付得了呀！”

喧闹的人声安静下来了（就象刮得筋疲力尽的风，卧倒在麦浪上，把麦子压倒了似的），克里沃什雷科夫象姑娘一样的尖细声音钻进了还没有完全平息的寂静：

“打倒卡列金！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万岁！”

会场咆哮起来。雷鸣般的叫好声汇成强劲的声浪，拍打着人们的耳膜。克里沃什雷科夫举着一只手站在那里。手指头象树枝上的叶子一样，在轻轻地颤动。震耳的吼叫声刚刚沉寂、消失了，——克里沃什雷科夫又清脆、响亮地、象只被追逐的狼一样吼叫起来：

“我提议从咱们哥萨克中选出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委托它来领导跟卡列金的斗争并组织……”

“啊——啊——啊——啊！……”喊叫声象炮弹一样爆炸了，震落的石灰象碎弹片似的从天花板上落下来。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开始了。一小部分哥萨克在第四十四团发言的那位代表和其他代表的领导下，继续坚持与军政府进行谈判、和平解决冲突，但是大多数出席大会的代表已经不再支持他们的主张：哥萨克们听完卡列金逮捕他们的命令以后，立刻群情哗然，都坚决主张积极反对新切尔卡斯卡的政权。

葛利高里没有等到选举结束，——他被紧急召回到团部去。他离去的时候，请求赫里斯托尼亚和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说：“选举结束后——请你们到我的住处去，很想知道哪些人当选。”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深夜才回来。

“波乔尔科夫当选主席，克里沃什雷科夫是书记！”他一到门口就报告说。

“委员呢？”

“有拉古京·伊万、戈洛瓦乔夫、米纳耶夫、库季诺夫，还有另外几个人。”

“赫里斯坦到哪儿去啦？”葛利高里问。

“他跟几个哥萨克去逮捕卡姆斯克政府的人员去啦。这个哥萨克热情极啦，往他身上吐口唾沫都会烫得吱吱响。糟糕透啦！”

黎明时分，赫里斯托尼亚回来了。他脱着靴子，哼哧了半天，还在不断地小声嘟囔。葛利高里点上灯，看见他的紫红的脸上有血，额角上边一点，有一块枪弹擦伤。

“这是谁把你打伤的？……要包扎吗？我立刻就起来……等一等，我去找绷带，”葛利高里从床上跳下来，寻找纱布和绷带。“很快就会长好，象狗身上的伤一样，”赫里斯托尼亚嘟囔说。“这当然是那个军事首长拿手枪朝我打的那一枪。我们象客人一样，从大门走进他的屋子，可是他却抵抗起来啦。还有一个哥萨克也受伤了。我真想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军官的心是个什么样子，——哥萨克们不许我这样干，要不然，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叫他吃点儿苦头！”

第九章

哥萨克前线士兵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顿河第十哥萨克团遵照卡列金的命令开到卡缅斯克镇，目的是要逮捕全体参加大会的人和解除那些最革命化的哥萨克部队的武装。

这时候车站上正在开群众大会。人山人海，哥萨克们群情激奋，发言人的话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波乔尔科夫走上讲台，说道：

“各位父老兄弟们，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我的唯一奋斗目标，就是达到正义、幸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兄弟般的团结，再也没有任何压迫，再也没有富农、资产阶级和财主，大家都能自由自在地和无拘无束地过日子……布尔什维克将要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斗争。布尔什维克——是一些工人，也就是和咱们哥萨克一样的劳动者。只不过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比咱们更有觉悟些。旧政权使咱们愚昧无知，他们生活在城市，学会比咱们更正确地认识生活。所以，虽然我没有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实际上，我也是个布尔什维克。”

第十团的哥萨克下了火车以后，就混进了会场。这个团半数是个身材特别魁梧，修饰得很漂亮的贡多罗夫斯克镇的哥萨克，他们和许多别的团的哥萨克们混杂到一起。这些人的情绪立刻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哥萨克拒不执行团长下达的卡列金的命令。由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们努力宣传的结果，使他们中间发生了分化。

可是这时候卡缅斯克却是一片毗邻前线的城镇特有的那种混乱：一些匆忙地拼凑起来的哥萨克部队被派去占领和加强那些已经占领的车站的防务，兵车频繁地向兹韦列沃——利哈亚方面驶去。有些部队在改选指挥人员。许多不愿再打仗的哥萨克悄悄地离开了卡缅斯克。涌来一些村镇迟到的代表。街道上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热闹景象。

一月十三日，白军顿河政府的谈判代表团来到了卡缅斯克，这个代表团是由顿河军会议主席阿格耶夫和会议成员斯韦托扎罗夫、乌兰诺夫、卡列夫、巴热洛夫和库什纳廖夫大尉等组成的。

密密层层的人群在车站上迎接他们。由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组成的卫队把代表们护送到邮电局大楼去。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和白军政府代表团的会议连续开了一夜。

革命军事委员会共有十七个人参加会议。波乔尔科夫首先严厉驳斥了阿格耶夫的发言。因为阿格耶夫指责革命军事委员会背叛了顿河，并与布尔什维克勾搭在一起。在他发言之后，克里沃什雷科夫和拉古京也都发了言。库什纳廖夫大尉的发言多次被聚集在走廊里的哥萨克们的喊叫声打断。一个机枪手代表革命的哥萨克们要求把代表团逮捕。

会议没有任何结果。已经深夜两点了，这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于是就通过了顿河哥萨克军会议成员卡列夫的提议，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代表团到新切尔卡斯克去进行有关政权问题的最后商谈。

白军的顿河政府的代表团离去后，以波乔尔科夫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团也随即出发去新切尔卡斯克。全体一致推选波乔尔科夫、库

季诺夫、克里沃什雷科夫、拉古京，斯卡奇科夫、戈洛瓦乔夫和米纳耶夫为代表。在卡姆斯克逮捕的几个阿培曼斯基团的军官被留下作人质。

第十章

车窗外是一片暴风雪。在歪斜倾倒的防雪栅栏上，压了一层被风舐得光光的、坚硬的雪堆。断续起伏的雪堆顶上印满纹路奇异的飞鸟足迹。

一个个的小车站、电线杆和一望无际、白雪覆盖的单调荒凉草原向北驰去。

波乔尔科夫穿着一件新皮上衣，坐在窗前。窄肩膀、身材干瘦、象个半大孩子似的克里沃什雷科夫坐在他的对面，两肘撑在小桌上，眺望着窗外景物。他那天真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担心和期待的神情。拉古京用一把小梳子梳理着稀疏的淡褐色的小连鬓胡子。魁伟健壮的哥萨克米纳耶夫在暖气管上烤着手，身子不断在座位上扭动。

戈洛瓦乔夫和斯卡奇科夫躺在上铺，在低声交谈。车厢里抽烟抽得烟雾腾腾，有点儿凉意。代表团的团员们都觉得去新切尔卡斯克谈判毫无成功的把握，所以都没有谈话的兴致。车过利哈亚，波乔尔科夫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事：“什么也谈不成。我们是达不成任何协议的。”“白跑一趟，”拉古京同意说。

又沉默了半天。波乔尔科夫有规律地摇晃着手腕子，仿佛是在网孔里来回穿梭子似的。他偶尔看看自己闪着暗淡光泽的皮上衣，欣赏着它。

离新切尔卡斯克越来越近了。米纳耶夫看了看地图上从城市蜿蜒流去的顿河，低声说道：

“从前，哥萨克在阿塔曼斯基团服完兵役以后，就打发他们回家了。把箱子、自己的家当和马匹都装上火车。兵车疾驰而去，快到沃罗涅什的时候，马上就要第一次越过顿河了，火车司机开始减速，——减到最慢的速度……司机早已知道将要出现的场面。火车刚开上桥，——我的天呀！……你就瞧吧！哥萨克简直都象发了疯：‘顿河！……我们的顿河！静静的顿河！生身的父亲，养育我们的恩人！乌拉——啊——啊——啊！’他们把制帽、旧军大衣、军裤、枕头套、衬衣和各种零碎东西，从车窗里，越过桥栏，扔到河里。他们服役回来了，在犒赏顿河。这时，你就看吧——一顶顶浅蓝色的阿塔曼斯基团的制帽，就象天鹅或者花朵一样，在河上漂荡……这种习惯是从很久以前就流传下来的。”

火车的速度渐渐减慢，停了下来。哥萨克们都立起身。克里沃什雷科夫系着军大衣的皮带，勉强地笑了笑，说道：

“好，到家啦！”

“怎么没有人欢迎啊！”斯卡奇科夫想开开玩笑。

一个身材高大、威武的大尉门也没敲，就闯进车厢。他用凶恶、探询的目光把代表团的成员们打量了一番，故意粗鲁地说道：

“我是奉命来接你们的。请吧，布尔什维克老爷们，赶快下车吧。我对于群众的作为和……你们的安全不承担任何责任。”

他的目光落在波乔尔科夫身上，说得更正确点——在波乔尔科夫那件皮上衣上停留的时间，要比在其他人身上长得多；然后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命令道：

“下车吧，快点儿！”“就是他们，这帮坏蛋，背叛哥萨克的叛徒们！”一个留着长胡子的军官在挤满了人群的站台上喊道。

波乔尔科夫脸色苍白，有点儿不知所措地斜睨了克里沃什雷科夫一

眼。克里沃什雷科夫跟在波乔尔科夫后面走下车来；他一面笑着，一面悄悄地说：

“‘我们不是在一片悦耳的颂扬声里，而是在凶狠、野蛮的咒骂中听到赞语……’费奥多尔，你听见了吗？”

波乔尔科夫虽然没有听清楚最后的几个字，不过他还是笑了笑。

一支强大的军官队伍护送着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对他们下毒手的人群发疯似的，一直把他们陪送到区公署。不仅是那些军官和士官生，甚至有些普通的哥萨克、衣着华丽的妇女和学生也胡作非为，侮辱代表们。

“你们怎么能允许他们这样无礼呀！”情绪激动的拉古京对一个护送他们的军官说。

那个军官用憎恨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低声说道：

“你应该感谢上帝，你还活着……要是我有权的话——我早就把你这块贱骨头……嗨——嗨——嗨，臭肉！”另外一个年轻些的军官用责备的目光拦住了他。

“上当啦！”斯卡奇科夫找到一个机会对戈洛瓦乔夫耳语说。“好象是押我们去上断头台……”

区公署的大厅里容纳不下涌进的人群。在前来谈判的代表们遵照一个负责安排会议的中尉的指示在桌子的一边坐下的时候，白军政府的成员们也来了。

背微驼的卡列金由博加耶夫斯基陪伴着，迈着坚定的、狼一样的步子走了过去。他拉出自己的椅子，坐了下来；很安然地把闪着军官白帽徽的保护色的制帽放在桌子上，他理了理头发，一面用左手的手指头扣着翻领制服旁边的一个大口袋的钮扣，一面把身子稍稍侧向正对他说什么的博加耶夫斯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老练、稳健、有力；通常，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物，积年累月，就会养成这种与众不同的举手、抬头、投足的风度。他跟波乔尔科夫的风度有许多共同之处，而博加耶夫斯基与仪表堂堂的卡列金一比，就显得其貌不扬，而且被眼前的谈判弄得心神不安。

听不清楚博加耶夫斯基在说些什么，只看到被下垂的淡褐色胡子遮着的嘴唇在翁动，两只锐利的斜眼睛在夹鼻眼镜里面闪动。他一会儿整一整领子，一会儿浮光掠影地、匆忙地摸摸看去仿佛是坚毅有力的下巴，一会儿扬一扬宽眼眶上浓密的眉毛，——所有这些动作都说明他的心情很不平静。

军政府的成员分别坐在卡列金左右。其中有几个人曾参加过卡姆斯克的谈判，象卡列夫、斯韦托扎罗夫、乌兰诺夫、博塞、绍什尼科夫和波利亚科夫。

波乔尔科夫听到米特罗凡·博加耶夫斯基小声对卡列金说了些什么。

卡列金眯缝起眼睛，看了看坐在他对面的波乔尔科夫，说道：

“我想，可以开始啦。”

波乔尔科夫笑了笑，明确地解释了代表团来此的目的。克里沃什雷科夫隔着桌子把准备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最后通牒递过去，但是卡列金用白皙的手掌把文件推开，坚定地说：

“每位政府委员个个都看一遍这个文件，要浪费很多时间，这毫无意义。请你们宣读一下吧。然后我们再进行讨论。”“宣读吧，”波乔尔科夫命令说。

他的神态很庄重，但是，看得出，他也和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一样，对谈判的成功缺乏信心。克里沃什雷科夫站起来。他那象姑娘似的清脆，但是并不怎么动听的声音在挤满了人的大厅里回荡起来：

“‘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起，将顿河军区对军队的全部作战指挥权力移交给顿河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

‘一切正在进行反对革命军队活动的队伍均须于一月十五日召回，并解除武装，志愿军、士官学校以及尉官学校的学生亦包括在内。此类组织之参加者原籍如非顿河地区，一律从顿河境内遣回原籍。

‘[注意事项]武器、弹药和军装必须上缴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委员。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委员发给从新切尔卡斯克出境的证明书。

“‘新切尔卡斯克市应由革命军事委员指定的哥萨克团队占领。

“‘自一月十五日起，宣布取消全体哥萨克军会议成员的一切权利。

“‘召回军政府派驻顿河地区各矿山和工厂的全部警察。‘为了
避免流血，由军政府向顿河全区各市镇和村庄宣布自愿放弃统治权，并宣布在全体居民的正式劳动政权建立以前，立即将政权移交给顿河地区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克里沃什雷科夫的话音刚落，卡列金就大声问道：“是哪些部队委派你们来的？”

波乔尔科夫跟克里沃什雷科夫交换了一下眼色，就自言自语似地列举起部队的番号来：“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禁卫军哥萨克团、炮兵第六连、第四十四团、炮兵第三十二连、第十四独立连……”他掐着左手的手指数着；大厅里响起噤噤喳喳的细语声，传来恶毒的嘲笑声，波乔尔科夫皱起眉头，把手放在桌子上，提高了嗓门说：“第二十八团、炮兵第二十八连、炮兵第十二连、第十二团……”“第二十九团。”拉古京悄悄地提示他说。

“……第二十九团，”波乔尔科夫继续说下去，声音已经更镇定，更响亮了。“炮兵第十三连、卡姆斯克地方警备队、第十团、第二十七团、步兵第二营、第二后备团、第八团和第十四团。”在提过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和交换过些简短的意见之后，卡列金把胸膛紧靠在桌边上，目光直盯着波乔尔科夫，问道：“你们承认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吗？”

波乔尔科夫喝完一杯水，把玻璃水瓶放回盘子里，用衣袖擦了擦胡子，避免正面答复，说道：

“这个问题只能由全体人民来回答。”

克里沃什雷科夫怕直爽的波乔尔科夫说出什么多余的话，就赶紧插话说：

“哥萨克不能容忍那种有‘人民自由党’代表参加的政权。我们是哥萨克，我们的政权一定要是我们自己的，哥萨克的。”“当一帮无赖及其同类掌握苏维埃大权的时候，应该怎么来理解您的话呢？”

“俄罗斯信任他们，我们也信任他们！”

“你们要跟他们合作吗？”

“是的！”波乔尔科夫很赞赏地笑了笑，并支持说：

“我们考虑的不是人，——而是思想。”

一个军政府的成员天真地问道：

“人民委员苏维埃是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吗？”

波乔尔科夫探索的目光移向他。波乔尔科夫微微一笑，伸手去拿玻璃水瓶，倒了一杯水，大口喝了下去。他渴得要命，仿佛在用透明的清水浇着肚子上的火焰。

卡列金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桌子，追根问底地盘问道：“你们跟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共同之处？”

“我们要在顿河地区建立哥萨克的自治政权。”

“好。不过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二月四日就要召开哥萨克军会议。会议的成员将要进行改选。你们赞成互相监督的办法吗？”

“不赞成！”波乔尔科夫抬起低垂的目光，坚定地回答说：“既然你们将处于少数地位，我们就要请你们服从我们的意志。”“要知道这是强加于人！”

“是的。”

米特罗凡·博加耶夫斯基把目光从波乔尔科夫身上移到克里沃什雷科夫身上，问道：

“你们承认哥萨克军会议吗？”

“这要看形势的发展……”波乔尔科夫耸了耸宽大的肩膀。“顿河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召开一次居民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将要在所有部队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如果代表大会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不承认它。”

“那么由谁裁判呢？”卡列金扬起眉毛。

“人民！”波乔尔科夫很自豪地把脑袋往后一仰，靠在雕花的椅背上，弄得皮上衣窸窣窣直响。

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卡列金发言了。大厅里的喧闹声沉寂下来，将军低沉的、象秋天一样阴郁的声调在一片寂静中清晰地响起来。

“政府不能按照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要求放弃自己的统治权。现政府是由顿河地区全体居民选举的，只有全体居民才有权要求我们放弃统治权。而不是某些个别部队。你们受了企图在顿地区建立自己秩序的布尔什维克罪恶宣传的影响，要求把政权移交给你们。你们是布尔什维克手里的盲目工具。你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对全体哥萨克肩负的重大责任，而是在按照那些德国代理人的意志行事，我真诚希望你们能回心转意，因为你们一走上与反映居民意志的顿河政府分裂的道路，就要给故乡招来空前未有的灾难。我绝不留恋权位。大哥萨克军会议即将召开——会议将决定故乡的命运，但是在会议召开以前，我必须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最后一次奉劝你们能悬崖勒马，改邪归正。”

他讲完了，接着是哥萨克部队和非哥萨克部队的几个政府成员发言。社会革命党党员博塞用甜言蜜语拼凑了一篇冗长的劝说辞。

拉古京大喊一声，打断了他的发言：

“我们的要求，就是请你们把政权移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用不着再等啦，如果军政府想要和平解决问题的话……”

博加耶夫斯基笑了笑，问道：

“又怎么样？……”

“……立即公开宣布政权已经移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还要等两个半星期，等到你们的哥萨克军会议召开，那是不行的！人民早已怒不可遏。”

卡列夫慢条斯理地讲了半天，斯韦托扎罗夫在寻求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妥协方案。

波乔尔科夫不耐烦地听着他们的发言。他快速看了一下自己人的神色，发现拉古京双眉紧锁，面色苍白；克里沃什雷科夫低着头，垂眼看着桌子；戈洛瓦乔夫焦急地想要说话。克里沃什雷科夫抓准一个机会，小声说道：“讲吧！”

波乔尔科夫好象正在等这句话似的。他推开椅子，不很流畅地，激动得有点儿口吃地讲起来，脑子里在搜索着有分量的、充满说服力的词句。

“你们的话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人民信任军政府的话，——那么我会很愉快地撤回我们的要求……但是人民不信任你们！动手打内战的不是我们，是你们！你们为什么要在哥萨克的土地上豢养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亡命的将军呢？为此，布尔什维克才打来的，追到我们静静的顿河来了。我不会向你们投降的！我不允许这样干！只要我活着，绝不允许这么干！我们将用事实证明给你们看！我不相信军政府能够拯救顿河！对那些不愿意服从你们的队伍，你们采取的是什么办法呢？……啊哈，就是这样！你们为什么派你们的志愿军去镇压矿工？你们到处镇压，制造仇恨！请你们告诉我：谁能保证军政府不发动内战？……你们已经暴露无遗。人民和上过前线的哥萨克都拥护我们！”

大厅里响起一阵象风吹树叶似的、沙沙的笑声；有人向波乔尔科夫发出愤怒的呼声。他把激动得发紫的脸转向呼叫的那个方向，已经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喊道：

“现在你们笑吧，将来就要哭啦！”他转回身，对着卡列金，用象榴霰弹似的目光盯住他。“我们要求你们把政权移交给——劳动人民的代表，并且要赶走所有的资产阶级老爷们和志愿军！……你们的政府也必须离开这里！”

卡列金疲倦地垂下了脑袋。

“我现在不打算离开新切尔卡斯克到别的地方去，将来也不会离开。”

经过短暂的休息后，会议又开始了，梅利尼科夫首先激昂地讲起来：

“赤卫军正向顿河杀来，企图消灭哥萨克！他们用自己狂妄的制度毁灭了俄罗斯，又要来毁灭我们顿河地区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一小撮僭窃分子能够贤明地，为民造福地治理国家。而你们则是些被别人的狂妄行动迷惑的人，想从我们手里夺取政权，为布尔什维克打开大门！这绝对不行！”

“你们把政权移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赤卫军立即就会停止进攻……”波乔尔科夫插话说。

沙因上尉在得到卡列金的许可后，从人群里走出来，他曾获得全部四枚乔治十字章，从一个普通哥萨克列兵晋升到上尉。他象要接受检阅

似的，理了理军便服上的皱褶，立刻快口说起来：

“乡亲们，干吗还要听他们胡说呀！”他用手象军刀似的砍着，高亢地，下命令似地喊道。“我们跟布尔什维克走的不是一条路！只有顿河和哥萨克的叛徒才会说出把政权移交给苏维埃的话，才会号召哥萨克跟布尔什维克走！”他已经直指波乔尔科夫，弯着腰，指名道姓地问道：“波乔尔科夫，难道您真以为顿河人会跟着您这样一个半瓶醋、目不识丁的哥萨克走吗？如果有人跟您走的话，——那也只是一小伙背井离乡的穷光蛋哥萨克！但是，老兄，就连他们也会觉醒——而且会把你绞死！”大厅里人头浮动，就象是被风吹动的向日葵花盘一样；爆发出一片赞扬声。沙因坐了下去。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有褶的皮外套、戴着中校肩章的军官，同情地从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周围聚集了许多军官。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的声音感动地一字一板地喊道：

“谢谢，沙因！谢谢！”

“好啊，沙因大尉！好极了！”一个后排座上的常客象小公鸡似的叫好道，一下子就给沙因上尉升了一级。

顿河军政府的雄辩家和吹鼓手们不厌其烦地又用甜言蜜语把哥萨克们——卡缅斯克革命军事委员会选出的代表们——诱骗了半天。大厅里烟雾弥漫，非常气闷。窗外，太阳已经完成了一天的行程。布满白霜的枞树枝伸到窗玻璃上。坐在窗台上的人已经听见了晚祷的钟声和透过呼啸的寒风传来机车沙哑的汽笛声。

拉古京忍耐不住了；他打断一位军政府的演说家的发言，对卡列金说：

“请做出决定吧，该收场啦！”

博加耶夫斯基拦住他，小声说道：

“请勿激动，拉古京！喏，喝水吧。激动对一个有家室的人和爱犯癫痫病的人是有害的。而且无论如何您也不应该打断发言人的话，——要知道这儿可不是什么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呀！”

拉古京也讽刺了他几句，但是大家的注意力又集中到卡列金身上去。他仍然象开始那样，信心十足地在玩弄着政治把戏，但是也同样地碰在波乔尔科夫回答的朴素、沉重的铁甲上。“您说过，如果我们把政权移交给你们，那么布尔什维克就会停止向顿河进攻。不过这只是你们的想法。至于布尔什维克来到顿河以后会搞些什么玩意儿，我们一无所知。”

“革命军事委员会确信布尔什维克会证实我所说的话。请你们不妨试试看嘛：把政权移交给给我们，把那些‘志愿军’从顿河赶出去，那么你们将会看到：布尔什维克将立即结束战争！”

过了一会儿，卡列金站了起来。他的答复是早已准备好的：切尔涅佐夫已经接到集结部队准备进攻利哈亚车站的命令。但是卡列金为了赢得时间，所以用拖延谈判的办法，宣布体会：

“顿河政府将要讨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明天上午十点钟以前用书面答复。”

第十一章

第二天上午顿河政府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团的答复如下：

顿河军政府讨论了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团以阿塔曼斯基团、禁卫军哥萨克团、第四十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各团，第十、第二十七、第二十三、第八、后备第二及第四十三各团的一部分，第十四独立连、禁卫军炮兵第六连，第三十二、第二十八、第十二和第十三炮兵连，步兵第二营和卡姆斯克地方警备队等各部队的名义提出的要求之后，——特声明，军政府是顿河地区全体哥萨克居民的代表，由全体居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在新的哥萨克军会议召开之前，无权放弃自己统治权。

顿河军政府认为必须解散原有的哥萨克军会议，并改选各镇和各部队的代表。由全体哥萨克居民，按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原则，自由（有充分的宣传自由）选出哥萨克军会议，新选的会议全体成员将于本年旧历二月四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召开会议，同时并将召开全体非哥萨克居民代表大会。只有革命重建的、代表全区哥萨克居民的合法机构——哥萨克军会议才有权撤销军政府，并选举新的军政府。新的哥萨克军会议将同时讨论各部的管理问题和是否需要拥有保卫政权的部队和志愿战斗组织问题。至于志愿军的组织工作与活动问题，联合政府早已做出决定，在地区军事委员会的参与下，由联合政府予以监督。

关于撤出矿山和工厂区据称是由军政府派去的警察问题，军政府兹声明，警察问题将提交二月四日召开的哥萨克军会议讨论决定。

军政府声明，建立地方生活秩序，只有当地的居民可以参加，因此政府认为，要实现哥萨克军会议的意图，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企图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人的布尔什维克武装部队入侵本区，居民的生活应由居民自己去建立——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建立。

军政府不希望发生内战，军政府愿以各种方式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建议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员参加与布尔什维克部队进行谈判的代表团。

军政府认为，如果外部的军队不侵入本地区，就不会发生内战，因为军政府保卫的只是顿河地区，决不采取任何进攻行动，决不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俄罗斯其他部分，但是也绝不希望任何外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顿河地区。

军政府保证各镇和所有部队均享有充分的选举自由，每一个公民在哥萨克军会议的选举中，都可以自由进行宣传和坚持自己的观点。

为了研究各师哥萨克的需要，应该立即指派由各部队派代表组成的调查委员会。

顿河军政府建议所有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代表部队立即重新回到自己保卫顿河地区的正常工作岗位上。

军政府决不允许自己的顿河部队进行反对军政府的活动，从而在静静顿河的土地上，挑起自相残杀的内战。

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由选举这个委员会的各部队予以解散，代以各部队派代表参加现有的顿河地区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团结全地区所有部队的组织。

这里的所谓“革命”是军政府企图用这种字眼来欺骗哥萨克群众。

军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的一切人员，为了恢复区内的正常生活，行政机关应立即恢复执行自己的职务。

仅仅代表少数哥萨克部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无权以所有部队的名义，更无权以全体哥萨克的名义，提出要求。

军政府认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人民委员苏维埃相勾结，并接受其金钱资助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因为这意味着人民委员苏维埃在顿河地区影响的扩大，但与此同时，哥萨克军会议和非哥萨克居民代表大会却都不承认苏维埃政权，乌克兰、西伯利亚、高加索以及所有哥萨克部队也都无一例外地不承认苏维埃政权。

军政府主席，副司令官米·博加耶夫斯基

顿河军长官：叶拉通采夫

波利亚科夫

梅利尼科夫

卡缅斯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拉古京和斯卡奇科夫参加了顿河军政府派往塔甘罗格与苏维埃政权进行谈判的代表团。波乔尔科夫和其余的人被暂时扣留在新切尔卡斯克；与此同时，切尔涅佐夫的几百人的队伍，配备了一个重炮连和两门小炮，用闪电式的袭击占领了兹韦列沃和利哈亚两个车站，然后留下一个连和两门炮驻守，率领主力去进攻卡缅斯克。切尔涅佐夫在小站北顿涅茨附近摧毁了革命哥萨克部队的抵抗后，于一月十七日占领了卡缅斯克。但是过了几个钟头就得到消息，说萨布林的赤卫军支队已经收复了兹韦列沃，随之又收复了利哈亚，把切尔涅佐夫的留守部队赶了出去。切尔涅佐夫急忙赶回那里去。他迎头痛击，打垮了莫斯科的第三支队，在战斗中重创哈尔科夫支队，迫使赤卫军仓皇撤退到开始进攻的阵地。

重新占领利哈亚一线之后，切尔涅佐夫掌握了主动权，又回师卡缅斯克。一月十九日，从新切尔卡斯克给他派来增援部队。第二天，切尔涅佐夫决定进攻格卢博克。

在军事会议上，决定采纳了林科夫中尉的建议，用迂回战术攻占格卢博克。切尔涅佐夫不敢沿铁路线进攻，担心在这里会遇到卡缅斯克革命军事委员会部队的顽强抵抗和由切尔特科沃向他逼近的赤卫军部队。

大迂回行动在夜里开始。切尔涅佐夫亲自率领纵队进军。

进抵格卢博克的时候，天已经快要亮了。精确地改变了队形，分列成散兵线。切尔涅佐夫从马上下来，擗动着麻木了的双腿，沙哑地命令一位连长说：

“用不着客气，大尉。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用皮靴子在坚硬的雪地上踏得咯吱咯吱直响，把灰色的鬃毛羊皮帽歪戴在头上，用手套摩擦着粉红色的耳朵。由于失眠，目光炯炯的、疯狂的眼睛下面出现了一道蓝印。干皱的嘴唇哆嗦着。剪得短短的小胡子上凝着白霜。

他暖和过来以后，又跃上马去，理了理保护色的军官短皮外套上的皱褶，从鞍头上摘下马缰，策动白额的枣红顿河马，信心十足地、坚定地微微一笑，命令道：

“进军开始！”

第十二章

在卡缅斯克的哥萨克前线士兵代表大会开会以前，伊兹瓦林上尉从团里开了小差。开小差的前一天，他曾经去看过葛利高里，拐弯抹角地暗示自己将要离去，他说：

“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再在团里继续干下去。哥萨克们在两个极端——布尔什维克和旧的君主制度之间瞎撞。谁也不愿意支持卡列金的政府，特别是因为他象个拿着花口袋的傻瓜一样，在叫卖自己的权利平等的高调。而我们需要却是个意志坚强的铁人，这个人能把哥萨克土地上的那些外来户安置到他们应去的地方去……不过我认为目前最好还是支持卡列金，免得全盘输掉。”他沉默了一会儿，点着烟，问道：“你……好象是已经接受红色的信仰啦？”

“差不多，”葛利高里同意说。

“你是真心，还是象戈卢博夫一样，想在哥萨克当中建立威信呢？”

“威信对我毫无用场。我自己在寻找出路。”

“你只会碰壁，却找不到出路。”

“咱们走着瞧吧……”

“葛利高里，我真担心，咱将以敌人相见。”

“在战场上是不认什么朋友不朋友的，叶菲姆·伊万内奇，”葛利高里笑着说。

伊兹瓦林坐了一会儿就走了，第二天早晨就象石沉大海似的无影无踪了。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维申斯克镇列比亚日村的一个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来看望葛利高里。葛利高里正在擦手枪和往上涂枪油。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坐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仿佛是顺便说说似的，其实他是专为这件事情来的（他知道，原阿塔曼斯基团的军官利斯特尼茨基曾夺走葛利高里的女人，他偶然在车站上看到了这个家伙，特地前来报信儿），说道：“葛利高里·潘苔莱维奇，我今天在车站上看见你的朋友啦。”

“哪位？”

“利斯特尼茨基。认识他吧？”

“什么时候看见的？”葛利高里急忙追问道。

“一个钟头以前。”

葛利高里坐了下去。昔日的怨恨象猎狗的爪子一样抓住了他的心。他对仇人已经没有从前那种强烈的仇恨了，但是他知道，如果现在与利斯特尼茨基相遇，在内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们之间是免不了要流血的。无意中听到关于利斯特尼茨基的消息后的心情，使他明白，时间并未使旧日的伤口愈合：一句不小心的话触动一下，就会重又流出血来。葛利高里真想尝尝洗雪旧恨的快乐——由于这个该死的家伙，使自己的生活会变得黯淡无光，在往昔生气勃勃，欢乐幸福的生活中，只留下了一片刺心的凄楚和褪色的记忆。

他沉默了一会儿，觉得轻微的红晕已经从脸上退去，问道：“你知道不知道——他是到这儿来的吗？”

“恐怕不是。大概是去新切尔卡斯克。”

“唔——唔——唔……”

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又谈了些关于代表大会的事和团里的新闻就告别了。此后很多无，虽然葛利高里竭力想把心底隐隐燃烧的痛楚熄灭，但是无济于事。整天迷迷糊糊，比往常更多地想起了阿克西妮亚，嘴里发苦，心情沉重。他想到娜塔莉亚和孩子，但是这只能给他带来一点儿日久天长、被时间渐渐冲淡了的愉快。他的心长在阿克西妮亚的身上，仍旧象从前一样痛苦、强烈地思念着她。

切尔涅佐夫袭来的时候，大家被迫仓皇撤出卡缅斯克。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散乱的队伍、一些逃散殆半的哥萨克连队有的乱哄哄地爬上了火车，有的扔掉了一切累赘和笨重的东西，以行军队形撤退了。使人感到缺乏组织，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人，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完全可以把这些实际上是一支相当可观的队伍组织好，派上用场。

最近一些日子，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一位戈卢博夫中校，他跟那些选出来的指挥官迥然不同。他接手指挥战斗力较强的第二十七哥萨克团。他雷厉风行，很快就把队伍整顿好了。哥萨克都服服帖帖地听他调遣，他们看到他身上有一种团里缺少的东西：他能把指挥人员团结起来，有条不紊地分配任务，进行领导。就是他，戈卢博夫，这位两颊鼓胀、目光凶狠的胖军官，挥舞着马刀，在车站上对那些拖延了装车时间的哥萨克大吼道：

“你们在干什么？是在捉迷藏吗？！混帐东西！……快装呀！……我以革命的名义命令你们立即听从指挥！……什——么？……这个蛊惑人心的家伙是谁？我枪毙你，坏蛋！……住口！……我是不会把那些怠工的家伙和隐蔽的反革命分子当作同志的！”

哥萨克们真的都听从他的指挥了。甚至于有很多人由于旧日的习惯还颇为欣赏他这种作风，——人们一时还很难摆脱旧时代的意识。从前，当官的越是厉害，哥萨克们就认为是最好的指挥官。象戈卢博夫这样的人，大家都这样说：“惩罚你，他会剥你的皮，赏赐你，就巴不得再给你蒙上一张。”

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队伍潮水般地退下去，涌进了格卢博克。所有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全都落到戈卢博夫手里。他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把这支已经溃不成军的队伍重又收编起来，并为巩固格卢博克的防御工事，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麦列霍夫·葛利高里根据他的命令，负责指挥由后备第二团的两个连和阿塔曼斯基团的一个连组成的一个营。

一月二十日，黄昏时分，葛利高里刚从自己的住所走出来，要去检查设置在铁路线后面的阿塔曼斯基团部队的岗哨——就在大门口遇见了波乔尔科夫。波乔尔科夫认出了他。“你是麦列霍夫吧？”

“是。”

“你这是要到哪儿去？”

“查哨去。从新切尔卡斯克回来很久了吗？喏，怎么样？”波乔尔科夫皱起了眉头。

“跟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是不能搞什么和平谈判的。你看他们玩了些什么花招啊？他们明里谈判……暗中却放出切尔涅佐夫来咬人。卡列金——是个多么坏的坏蛋，啊？好，我忙得很，我要赶到司令部去。”

他与葛利高里匆匆道别，大踏步往市中心走去。

早在还没有当选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前，他对葛利高里及其他一

些相识的哥萨克的态度就已经变了，说话的口气已带有优越感和颇为傲慢的口吻。这个生性纯朴的哥萨克已经陶醉在权势中而不能自拔。葛利高里支起军大衣领子，加快了脚步。看来将是一个寒夜。东风凛冽。天气晴朗。已经开始结冰。雪在脚底下沙沙地响。月亮象个上楼梯的残废人，缓慢、歪斜地爬上来。屋外的草原上是一片朦胧的、紫青色的黄昏。在这黑夜即将降临的时候，物体的轮廓、线条、色彩和距离都变得模糊起来；这时候白昼与黑夜正短兵相接，正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所以一切景物都仿佛是不真实的，象童话中的，飘忽不定；甚至气味在这时候也在失去强烈的刺激性，显出自己特有的、令人陶醉本色。葛利高里查完哨，回到住所。一脸流氓相的麻子房东，铁路职员，烧上火壶，坐到桌边来。

“你们要开始进攻吗？”

“不知道。”

“或者你们是想等待他们进攻吧？”

“大概是这样。”

“完全正确。想来，你们也无力进攻，——那么，当然，最好是以逸代劳。防御更为有利。我在对德国作战时当过工兵，深通战略战术……你们的兵力嘛，小了一点儿。”

“够用的，”葛利高里无意继续进行这使他厌烦的闲谈。但是房主人死缠着他，问东问西，他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搔着呢子背心里象石斑鱼一样的瘦肚子，问道：

“炮兵多吗？炮呢，炮有多少？”

“你当过兵，却不懂得当兵的规矩！”葛利高里冷酷、愤怒地说道，他眼睛一瞪，吓得房东象要晕倒似的闪到一旁去。“当过兵，不懂当兵的规矩！……你有什么权利向我探问我军的数目和我们的作战计划，啊？我马上把你送到司令部去审讯……”“军官……老！……亲……亲……亲……”脸色苍白的房东把字尾全都吞了下去，急得气喘吁吁，半张着嘴的麻脸发了青：“都因为糊……因为糊涂！饶了我吧！……”

喝茶的时候葛利高里无意中抬眼看了看房东，只见他的眼睛就象被闪电刺了一样，眨了一下，但是等到睫毛张开，露出眼睛的时候，神情完全变了，变得很温柔、几乎是崇敬的神情，房东的一家——妻子和两个成年的女儿——在悄悄地交谈着。葛利高里没有喝完第二杯茶，就回自己的房间了。

不久，六个和葛利高里同住的后备第二团第四连的哥萨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回来了。他们热热闹闹地喝着茶，又说又笑。朦胧中，葛利高里听到他们谈话的一些片断。他听见一个人在讲（葛利高里从声音听出来是排长巴赫马乔夫，卢甘斯克镇的哥萨克），其余的人偶尔插嘴说几句。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事情。来了三个戈尔洛夫斯克矿区第十一号矿坑的矿工，汇报了情况，说，我们那儿搞了这么一个组织，非常需要武器——请你们尽量分些给我们吧。可是那个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要知道这是我亲自听到的呀！”他提高嗓门，回答不知道是谁提的含糊不清的问题，说道，“这位委员说：‘同志们，请你们去找萨布林要吧，我们这儿什么也没有。’怎么会什么也没有呢？我就知道，有很多多余

的步枪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庄稼佬插手了，他就嫉妒起来啦。”

“做得对呀！”有人插嘴说。“你把武器发给他们，他们也许会打仗，也许不打。可是只要一涉及到土地问题——他们马上就会把手伸出来。”

“我们知道这号人！”第三个人用低音说道。

巴赫马乔夫若有所思地用茶匙敲着茶杯，为自己的话打着拍子，一字一板地说道：“不，这么干可不行。布尔什维克们为了全民的利益做出了让步，而我们却是些一钱不值的、可怜的布尔什维克。只要一把卡列金推翻，咱们立刻就会去压迫……”

“可是你要知道，我的亲爱的，”有一个象男孩子似的中音沙哑地劝说道，“要知道，咱们根本没有什么可往外拿的呀！好地每口人不过分一俄亩半，其余的就都是些沙土地、山沟和牧场。哪有什么往外拿呀？”

“不会叫你往外拿的，可是有一些人的土地多得很哩。”“那么哥萨克的军役土地呢？”

“谢谢您啦，把自己的土地送人，然后再去向大叔讨吗？……瞧你出的好主意！”

“军役土地我们自个儿还要用哪。”

“那还用说嘛。”

“多贪心呀！”

“这算什么贪心呀！”

“也许要把顿河上游的哥萨克迁移到我们这一带。咱们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土地全是一片黄沙。”

“说的就是这个呀！”

“不是咱们裁的衣裳，也用不着咱们去缝。”

“这种事儿没有伏特加喝，怎么也弄不清楚。”

“喂，伙计们！前两天他们抢了一座酒厂。有个家伙掉到酒里淹死啦。”

“现在要能大喝一顿多好。喝得叫它两肋冒烟。”

葛利高里朦胧中听见，哥萨克们在地板上铺好铺，打着呵欠，搔着痒，仍然在谈论着土地和土地分配问题。

黎明前，窗外响起了枪声。哥萨克们都纷纷跳起来。葛利高里往身上穿军便服，急得手怎么也伸不进袖筒里去。他跑着穿上鞋，抓起军大衣。枪声象炒豆一样在窗外噼啪乱响。车声辘辘。有人在门边惊慌地、不成声地喊道：

“拿枪！……拿枪！……”

切尔涅佐夫的散兵线击退哨兵，冲进了格卢博克。骑兵在灰蒙蒙的、阴沉的黑暗中奔驰。步兵的靴声咚咚乱响。在十字路口架起一挺机枪。有三十来个哥萨克象一条链子似的横街展开。又有一组人从胡同里跑过去。响起了枪栓声，人们往枪膛里装着子弹。从后面的街区里传来高亢的命令声：“第三连，快点！那是谁没有站齐呀？……立正！机枪手——站到右边！准备好了吗？全连……”

一个炮兵排轰轰隆隆地开过去。挽马在飞奔。骑手挥舞着鞭子。炮弹箱的碰撞声、车轮的轰隆声、炮架的咯吱声和市郊越来越密的射击声

混成一片。近处，有几挺机枪同时吼叫起来。一辆不知道驰往哪里去的野战厨车在邻近的街角上撞到竖在小花园旁边的木桩上，翻车了。

“瞎鬼！……你看不见吗？你瞎了吗？”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吓得要死的人的愤怒的责骂声。

葛利高里费了很大的劲把连队集合起来，率部向车站那边跑去。哥萨克已经成群地从那里溃退下来。

“往哪儿去？……”葛利高里抓住前面的一个人的步枪。“松——开！……”哥萨克挣扎说。“松开，混蛋！……你跟我缠什么？你没有看见大家都在撤退吗？……”

“敌人的力量太大啦！……”

“横冲直撞……”

“我们往哪儿去？……到哪儿去——往米列罗沃车站那边撤吗？”许多气喘吁吁的声音在喊叫。

葛利高里在市郊靠近一长排木板棚的地方，试图将自己的连布成散兵线，但是一批新溃退下来的人把他们的阵线冲乱了。葛利高里连的哥萨克和溃退的人们混在一起，也往后——往市街退去。

“站住！……不准跑……我要开枪啦！……”葛利高里气得浑身颤抖，怒吼道。

哥萨克们根本不听他的命令。机枪火力不断地沿街扫射；哥萨克们顿时一堆堆地趴到地上，爬近墙根，然后向一些横街冲去。“现在是无法控制啦，麦列霍夫！”排长巴赫马乔夫从他面前跑过去的时候，紧盯着他的眼睛喊道。

葛利高里咬牙切齿地挥舞着步枪，跟在后面走去。部分部队的惊慌失措造成了从格卢博克的仓皇撤退。撤退时，几乎扔掉了部队的全部物资。直到黎明时分，才把各个连队重新集合起来，投入反攻。

满脸通红，大汗淋漓的戈卢博夫敞怀穿着短皮袄，沿着他率领的第二十七团向前推进的散兵线来回奔跑，用铜钟似的、激动的声调喊叫着：“往前冲！……不要卧倒！……前进，前进！……”第十四炮兵连进入了阵地，把炮车从拖车上卸下来；炮兵连连长站在炮弹箱上，在用望远镜观察敌阵。

反攻在早晨五点多钟开始。哥萨克和赤卫军彼得罗夫的沃罗涅什支队的混合散兵线密集地涌了上去，仿佛在雪地上镶了一条黑色人形的花边。

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吹来寒风。在被风吹净的黑沉沉的天空下面露出了朝霞的血红的边缘。

葛利高里分出阿塔曼斯基团半个连的哥萨克去掩护第十四炮兵连，自己率领着其余的队伍投入反攻战斗。

打出去的第一发炮弹落在离切尔涅佐夫的散兵线前面很远的地方。爆炸的烟雾象撕成缕的黄蓝色旗子似的升起。第二发炮声很响亮。各炮轮流射击。

嗖——嗖——嗖！……炮弹飞射出去。

一刹那紧张的寂静，步枪的齐射声更加强了这种寂静，——紧接着就在远处响起了爆炸的轰隆声。打了几发以后，着弹点准了，炮弹就接二连三地落在敌阵地近处。葛利高里被风吹得眯缝起眼睛，满意地想道：

“轰得他们够呛啦！”

第四十四团各连在右翼推进。戈卢博夫领着自己那个团走在战线正面。葛利高里在他左边。再过去，是几个赤卫军的支队，他们是进攻部队的左翼。葛利高里的连补充了三挺机枪。机枪队的队长是一个面色黝黑、大手上长满浓密的汗毛、身材矮小的赤卫军，他熟练地指挥着射击，使迂回进攻的敌人部队失去活动能力。他一直在一挺跟着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散兵线向前挺进的机枪旁边。有一个身体结实、穿着军大衣的女赤卫军总跟在他身边。葛利高里沿着散兵线走过去的时候，心里恼恨地想道：“真是色鬼！上前线啦——也还离不开女人。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打仗准能大获全胜！……他应该把孩子和鸭绒褥子以及各种破烂儿都带来才好呢！……”机枪队队长走到葛利高里跟前来，理了理胸前的手枪背带。

“是您指挥这支队伍吗？”

“不错，是我！”

“我要在阿塔曼斯基团那半个连的阵地上展开阻截火力。可是您瞧——他们不让我们前进。”

“干吧，”葛利高里同意说，然后把身子转向从一挺哑了的机枪那里传来的喊叫声。

一个身体健壮的大胡子机枪手暴躁地喊道：

“本丘克！……机枪要融化啦！……怎么能这样蛮干啊？”

那个穿军大衣的女人就跪在他身旁。她那在绒头巾下闪烁的黑眼睛使葛利高里想起了阿克西妮亚，这两只黑眼睛引起他的无限忧伤，他屏息呼吸，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她。

中午，从戈卢博夫那里驰来一个传令兵，递给葛利高里一张字条。在一张从野战日志上撕下来的、不整齐的纸片上潦草地写着：

我以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令您，率领由您指挥的两个连撤出阵地，火速前往包围敌人的右翼，行军的方向就是从这里看到的那个地区，风车左边一点，山沟一带……请您隐蔽行动（有几个字辨认不清……）等我们一转入决定性进攻，您就从侧翼出击。

戈卢博夫

葛利高里撤出阵地，叫两个连上了马，向后退去，竭力不使敌人判断出他行军的方向。

绕了一个二十俄里路的大圈子。马匹有时陷进很深的雪里。他们迂回行军的那条山沟积雪很深，有的地方直没到马肚子。葛利高里倾听着大炮的轰鸣声，不安地随时看看自己那只在罗马尼亚前线，从一个被打死的德国军官手上摘下来的手表，——他怕误了时间。他用指南针校正了一下方位，——还是有点儿偏离原定方向，偏左了一些。他们顺着一条宽阔的冲出的沟谷走上平原。马身上冒着热气，腿窝地方全是汗水。葛利高里命令下马，自己第一个爬上了土丘。马匹和几个看马的战士留在山沟里。哥萨克们也都跟着葛利高里，沿着斜坡爬上去。他回头一看，看到自己身后有一连多没有骑马的、在积雪的山坡上稀疏地散开的战士，就觉得自己更有信心和力量了。他也和每个人一样，在战斗中总有

一种强烈的恋群心理。审度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他知道由于没有考虑到道路难走，至少已经迟误了半个钟头。

戈卢博夫用勇敢的进攻战略，差不多已经切断了切尔涅佐夫的退路，他在两翼配备了掩护兵力，正面出击，以半圆的队形包围了敌阵。炮兵齐射轰击。步枪子弹噼啪乱响，就象是铁沙子在锅里乱滚似的；榴霰弹撒遍切尔涅佐夫溃乱的阵线，炮弹接连不断泻下来。

“成散兵线！……”

葛利高里率领着自己的两个连从侧翼医去。他们就象在进行射击演习一样，也不卧倒，直立走去，但是切尔涅佐夫的一个狡猾的战士用“马克辛”机枪非常猛烈扫射着散兵线，迫使哥萨克们争先恐后地卧倒，这时已有三人阵亡。

下午两点多钟，一颗子弹打中了葛利高里。外面包着一层镍壳的、灼热的铅弹打进膝盖上面的大腿。葛利高里感到一阵热辣辣的疼痛和由于失血引起的、熟悉的呕吐感，他咬紧牙关，从阵地上爬下来，冲动地一跃而起：使劲摇了摇被炮弹震晕了的脑袋。由于子弹没有穿出来，所以腿疼得越来越厉害。这是一颗冲势将尽的子弹，所以打到葛利高里身上，穿透军大衣、裤子和皮肤，就留在肌肉里了。一阵阵热辣辣的钻心的疼痛使他难以活动。葛利高里躺在地上，想起了第十二团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群山中的进攻，那时他的手受了伤。那次冲锋的场面立即生动、清晰地展现在他眼前：“锅圈儿”、米哈伊尔·科舍沃伊被愤怒揉皱了的脸和拖着一个受伤的中尉往山下跑的叶梅利扬·格罗舍夫。

葛利高里的助手，一个叫柳比什金·帕维尔的军官接替了指挥这几个连的任务。他命令两个哥萨克把葛利高里送到看守马匹的人那里去。哥萨克们扶葛利高里上马的时候，关心地劝告说：

“请您把伤口包扎包扎吧。”

“有绷带吗？”

葛利高里已经骑在马鞍上，但是想了想，又下了马，脱下裤子，一阵寒气刺透他汗湿的脊背、肚子和两条腿，冻得他直皱眉头，匆忙把象刀削似的、渗着血的、热辣辣的伤口包扎起来。葛利高里由自己的传令兵护送，仍旧绕道回到开始反攻的地方。看着雪地上密密麻麻的马蹄印迹，看着几个钟头以前他曾率领着自己的两个连走过的山沟的熟悉的轮廓，他昏昏欲睡，刚刚在山岗发生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成了久远的往昔，显得毫无意义。

但是山丘那里步枪的射击声依然是那么匆忙、纷乱，敌人的重炮在轰鸣，在救援自己的人；偶尔嗒嗒响起的机枪点射声，象是在描画一条看不见的线，用以总结这次战斗。葛利高里顺着山沟走了约三俄里。马匹陷进积雪里。“牵到平地上去吧……”葛利高里走上山沟堆满积雪的斜坡时对传令兵嘟囔说。

远处的田野上，点缀着稀疏的、黑魆魆的尸体，就象落在田地里的乌鸦。在天边的地平线上，一匹从这里着去显得非常渺小的、没有人骑的马在奔驰。

葛利高里看到，被打乱的、越来越稀疏的切尔涅佐夫的基本队伍，已经撤出战斗，迂回退往格卢博克。葛利高里放开自己的枣红马飞驰而去。远处有零星的几伙哥萨克。葛利高里跑到第一伙哥萨克跟前，看到

了戈卢博夫。他仰靠在马鞍子上，镶着一圈黄色鬃毛羊皮边的皮袄大敞着怀，皮帽子歪戴在头上，额角上一片汗水。戈卢博夫捻着往上翘起的司务长式的胡子，沙哑地叫道：

“麦列霍夫，好样的！你受伤了？真他妈的！没伤到骨头，是吗？”他不等回答，就又笑着说：“我们迎头痛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啦！……军官组成的队伍溃不成军，我们穷追猛打！”

葛利高里要了一支烟抽。田野上到处都是一列列移动的哥萨克和赤卫军。远处，黑压压的人群前面，有一个哥萨克飞驰而来。

“俘虏了四十个人，戈卢博夫！……”老远他就大喊道。“俘虏了四十名军官，包括切尔涅佐夫本人。”

“你在胡说吧？！”戈卢博夫惊骇地在马鞍子上扭动了一下，狠命地用鞭子抽着那匹白腿的高头大马，疾驰而去。

葛利高里等了一会儿，也纵马跟着他奔去。

由第四十四团和第二十七团一个连的三十名哥萨克组成的押送队，团团围着密密麻麻的一群被俘的军官。切尔涅佐夫走在最前头。他为了逃脱追击，扔掉了皮袄，所以现在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光皮大衣。左肩上的肩章已经破烂。脸上靠左眼有一道鲜血淋漓的擦伤。他脚步稳健，走得很快。歪戴着的皮帽子使他的神态显得很从容、英姿飒爽。红扑扑的脸上毫无惧色：他显然已经好几天没刮脸了，——满腮帮子和下巴上尽是火红的短胡子茬。他严厉、迅速地打量着跑到他跟前的哥萨克；眉间出现了痛苦、仇恨的皱纹。他一面走，一面划着火柴，点上烟，纸烟叼在粉红色坚毅的嘴角里。大多数军官都很年轻，只有几个人已经白发似霜。有个腿部受伤的军官落在后头，一个身材矮小、大脑袋、麻脸的哥萨克不断用枪托子捅着他的脊背。一个身材高大、威武的大尉几乎与切尔涅佐夫并肩走着。有两个人（一个是少尉，另一个是中尉）满面笑容，手挽手地走着；他们的后面是一个没戴帽子，鬃发、宽肩膀的士官生。有一个军官身上披着一件肩章缝死的军大衣。还有一个没有戴制帽，红色的军官长耳风帽紧扣在女人似的美丽的黑眼睛上；风把风帽的长耳吹到他的肩上。戈卢博夫骑马走在后面。他渐渐落在后面，对哥萨克们喊道：

“你们听着！……你们要严格遵守革命战争时期的法令，对俘虏的安全要负完全责任！要把他们全部活着送到司令部！”他叫过一个骑马的哥萨克，撕下一张纸，在鞍子上草草写了个便条；把纸片折起来，交给哥萨克说：

“快去！把这个便条送给波乔尔科夫。”

他又转身问葛利高里：

“你到那儿去吗，麦列霍夫？”

戈卢博夫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策马跟葛利高里走齐，说道：“请您告诉波乔尔科夫，我要把切尔涅佐夫保出来。明白了吗？……好，就这样转告他。走吧。”

葛利高里追过那群俘虏，向革命军事委员会司令部驰去，司令部就设在离一个村庄不远的田野里。波乔尔科夫正在一辆宽大的、装着机枪的四轮马车旁边来回踱着，大车的车轮子都冻了冰，车上装着一挺套着绿套子的机枪。还有些参谋人员、通讯兵、几位军官和哥萨克传令兵也

围在这里，跺得靴后跟咚咚乱响。米纳耶夫也和波乔尔科夫一样，刚从阵地上回来不久，坐在车夫座上吃着冻得硬邦邦的白面包，咯吱咯吱地嚼着。“波乔尔科夫！”葛利高里喊道，他的马冲到一边去。“俘虏立刻就押来啦。你看了戈卢博夫的便条了吗？”

波乔尔科夫使劲挥了一下鞭子；低垂的、充血的黑眼珠紧盯着地面，喊道：

“我要啐戈卢博夫一口！……他也太想入非非啦！他想把切尔涅佐夫这个强盗和反革命分子保出去，是吗？……我不答应！……”

“戈卢博夫说要把他保出去。”

“我不答应！……我已经说过啦：不答应！好啦，不要再说了！由革命法庭审判他，并立即处决。也好警告其他的人！……你知道，”他严厉地看着走近的一群俘虏，已经比较平静地说道，“你知道他使世上的人流过多少血？象海水一样多！……他杀害了多少矿工？……”他又怒不可遏，拼命地大瞪着眼睛。“我不答应！……”

“这有什么可大喊大叫的！”葛利高里也提高了嗓门。他气得五脏六腑都在哆嗦，仿佛波乔尔科夫的愤怒也传染了他。“在这儿你们的法官够多啦！可是你到那儿去走走看。”他的鼻翅哆嗦着，朝身后战场指了指说。“你们这儿处置俘虏的人可太多啦！”

波乔尔科夫手里揉着鞭子走开。在远处喊道：

“我去过那儿！你别以为我是躲在装有机枪的马车上逃出性命的。麦列霍夫，你住口吧！……明白吗？……你在跟谁说话？……是啊！……你把那套军官的恶习收起来吧！是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来审判，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

葛利高里催马来到波乔尔科夫跟前，忘了自己已经受伤，从鞍子上一跃而下，钻心的疼痛使他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血从伤口火辣辣地流出来。他没用别人来帮助，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装着机枪的马车跟前，侧着身子倒在后面的弹簧座上。

俘虏们走过来了。一部分徒步的押送兵和传令兵以及原在这里保卫司令部的哥萨克都混到一起。哥萨克们的战斗热情还没有冷下去，他们激动、凶恶地闪动着眼睛，谈论着战斗的细节和结局。

波乔尔科夫艰难地踏着塌陷的积雪，走到俘虏跟前。站在最前面的切尔涅佐夫轻蔑地眯缝着浅色的、凶狠的眼睛盯着他；他用稍息的姿势站着，伸出左脚，摇晃着，半圈雪白的上牙咬着紧抿进去的红嘴唇。波乔尔科夫朝他直逼过去。波乔尔科夫全身哆嗦着，两只眼睛眨也不眨地死盯着坑洼不平的雪地，一抬眼，就与切尔涅佐夫的轻蔑的、毫无惧色的目光相遇，他那充满仇恨的、沉重的目光把切尔涅佐夫压了下去。

“你落网啦……坏蛋！”波乔尔科夫用咕噜咕噜响的低沉的声调说，并向后退了一步；脸颊露出一道道象马刀砍出似的带苦笑皱纹。

“哥萨克的叛徒！叛徒！……”切尔涅佐夫紧咬着牙齿高傲地骂道。

波乔尔科夫摇晃着脑袋，好象是躲避打来的耳光，——他的两颊发青，张着嘴滋滋地吸着气。

接着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进行的。切尔涅佐夫齙着牙，脸色苍白，拳头抱在胸前，全身前俯，朝波乔尔科夫走去。从他痉挛的嘴唇里吐出一些夹杂着谩骂的含糊不清的语句。他说的话只

有节节后退的波乔尔科夫听得清楚。

“你的末日快要……你知道吗？”切尔涅佐夫猛然提高嗓门说。

被俘的军官、押送的兵士以及参谋人员都听到了这句话。

“嗬——嗬——嗬……”波乔尔科夫象被卡着脖子，喘不过气来似的，沙哑地叫道。

突然，鸦雀无声。只听到米纳耶夫、克里沃什雷科夫和另外几个扑向波乔尔科夫的人靴下的雪清脆的响声。但是波乔尔科夫抢在他们前面去了；他往下蹲着，全身向右扭去，从刀鞘里抽出马刀，猛冲过去，用惊人的力量，照着切尔涅佐夫的脑袋砍去。

葛利高里看到切尔涅佐夫哆嗦了一下，立即把左胳膊弯到头顶，挡住了刀；看到砍断的手腕子折成了一个三角形，马刀无声地落到切尔涅佐夫往后仰着的脑袋上。先是皮帽子掉下来，接着切尔涅佐夫象茎秆折断的谷穗，缓缓地倒了下去，嘴奇怪地歪扭着，眼睛象受了闪电的强光刺激似的痛苦地眯缝着。

波乔尔科夫又砍了他一刀，才拖着衰弱无力的沉重脚步走开，他一面走，一面擦着被血染红的弯度不大的刀背。

波乔尔科夫撞到装有机枪的马车上以后，转过身子，对押送的士兵，声嘶力竭地喊道：

“砍死他们……这些该死的东西！全都砍死！……不留俘虏……往出血的地方，往心口上砍！……”

顿时枪声大作。那个生着象女人一样的美丽的眼睛、戴红色军官长耳风帽的陆军中尉，抱头鼠窜。一颗子弹打得他象跳越栅栏似地，高高地跳起来。他倒了下去——再也起不来了。两个哥萨克砍死了那个身材高大、威武的大尉。他抓住刀刃，血从被割破的手巴掌上流到袖子里；他象小孩子一样喊叫着，——跪到地上，然后仰面倒下去，脑袋在雪地上乱滚着；他的脸上只能看见两只血红的眼睛和不断呼号的黑洞洞的嘴。尽管马刀在他的脸上和黑洞洞的嘴上乱砍不止，可是他由于恐怖和疼痛，还一直在尖声喊叫。那个穿撕掉腰带的军大衣的哥萨克，大劈开两腿，跨在他身上，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髻头发的士官生差一点儿冲出包围圈——但是一个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追上了他，在他后脑勺上砍了一刀，把他杀死。还是这个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的一颗子弹打在一个中尉的肩胛骨中间，中尉正在飞奔，风吹起他的军大衣，象长了翅膀似的。中尉中弹后蹲下去，咽气以前，一直在用手指头抓自己的胸膛。一个白头发的上尉被就地砍死；在与生命诀别之际，他的两脚在雪地上刨出了一个深坑，而且如果不是有几个可怜他的哥萨克结束了他的性命，上尉还会象拴着的骏马一样，刨个不停。

葛利高里从波乔尔科夫开始砍切尔涅佐夫的一刹那，就离开装着机枪的马车，——他泪水模糊，直盯着波乔尔科夫，一瘸一拐地迅速地朝他走去。米纳耶夫吃力地从后面拦腰抱住葛利高里，拼命扭回他的胳膊，夺下手枪，用黯淡无光的眼睛直 着葛利高里，气喘吁吁地问：

“你以为——会怎么对待他们？”

第十三章

洒满耀眼阳光的白雪皑皑的岗顶在万里无云的蔚蓝色晴空中闪着砂糖般的金星。赤杨岭村象一床花布头拼成的大被在岗脚下铺开。左面是一弯碧蓝的维纽哈河，右面是点点隐若的村落和德国人的移民点，河湾那边是闪着蓝光的捷尔诺夫斯克镇。镇东面，是一道沟壑纵横伸向上游的逶迤的低岗。岗上耸立着一根根象栅栏似的走向卡沙雷的电线杆子。

一个很少有的晴朗、寒冷的日子。太阳向四周射出朦胧的彩虹般的光柱，北风凛冽。草原上，低风卷起积雪，发出沙沙的响声。但是地平线镶边的茫茫雪原却非常明净，只有东方，在地平线尽头的草原上烟雾腾腾，笼罩着一片紫霞色的蜃气。

从米列罗沃把葛利高里接回来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决定不在赤杨岭停留，赶到卡沙雷去宿夜。他是接到葛利高里的电报后从家里赶来的，一月二十八日的黄昏时分抵达米列罗沃。葛利高里住在客店里等他。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往回返。约十一点钟的光景，已驰过赤杨岭村。

葛利高里自从在格卢博克战役中受伤以后，在米列罗沃野战医院躺了一个星期；腿上的伤稍愈后便决定回家去。同镇的几个哥萨克把马给他送来了。葛利高里是怀着既难过，又高兴的复杂感情上路的。难过的是在建立顿河苏维埃政权斗争的高潮中离开了自己的队伍，高兴的是可以见到亲人，看到故乡了；想要见到阿克西妮亚的念头连对自己也讳莫加深，但是确曾想到过她。

不知道为什么他跟父亲见面时，觉得很疏远。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彼得罗已经往他耳朵里灌了一大车坏话）愁眉苦脸地端详着葛利高里，——他那短促的、一闪而过的目光中充满了不快和忧心忡忡的神情。晚上，在火车站，他不厌其烦地向葛利高里仔细探询了曾轰动了顿河地区各种事件；看来，儿子的回答并未使他满意。他嚼着发白的大胡子，着自己缝着皮底的毡靴子，愁眉苦脸，鼻子里不以为然地哼哼着。他无心争辩，但是在为卡列金辩护时，却激动起来，——在火头上，又象从前一样，对葛利高里大喊大叫，甚至跺起那条瘸腿来。

“你少教训我！卡列金秋天到咱们村子里来过！在广场上召开了村民大会，他站到桌子上，跟老头子们谈了半天，还象《圣经》一样地预言说，庄稼佬们就要来啦，要打仗啦，如果咱们还是这么左右摇摆——他们就会把一切都抢走，而且会把全顿河地区都塞满移民。他在那时候就知道要打仗啦。可是你们这些狗崽子们是怎样想的呢？难道他倒不如你们懂事儿？那么个有学问的大将军，统率过千军万马——倒比你们这帮家伙懂得少？卡缅斯克全是一些象你一样不学无术的牛皮大王——整天在欺骗老百姓。你那位波乔尔科夫当过什么大官？司务长吗？……噢呵！原来跟我是一样大的官儿。就是这么回事！……活到了这个分上……糟到家啦！”

葛利高里无聊地跟他争论着。没有见到父亲之前，就知道他的态度。但是现在却出现了新的情况：对于切尔涅佐夫的死和不经审判就杀死被俘的那些军官，葛利高里既不能宽恕，也不能忘却。

套在辕上的马匹轻松地拉着象个大筐似的爬犁。葛利高里那匹没有卸鞍的战马拴在爬犁后面，一路小跑着。从童年时代就熟悉的一些村落

展现在路边：卡沙雷、波波夫卡、卡缅卡、下亚布洛诺夫斯克、格拉切夫、亚辛诺夫卡。直到自己的村子，葛利高里一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总在杂乱无章地想着不久以前的事情，很想哪怕是粗略地，勾画个未来的轮廓，但是思路只能想到回家休养，就再也想不下去了。“回到家里先休息休息，养好伤，至于将来……”他一面想着，一面在心里挥了一下手，“将来的事儿将来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连年征战，使他疲惫不堪。真想避开这个沸腾着仇恨的、敌对的和难以理解的世界。身后的，过去的一切是一本糊涂帐，互相矛盾。想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是非常困难的；好象是走在沼泽中的小路上，脚底下的土地在摇晃，路也在消失，而且是不是应该走这条路——也毫无信心。他曾倾心于布尔什维克——跟着走起来，还率领着别人跟着自己走，可是后来却犹豫起来，心灰意冷。“难道真是伊兹瓦林说对了吗？那么究竟去依靠谁呢？”葛利高里把身子靠在爬犁后背上，模糊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但是一想象到将要准备春耕用的农具：耙和大车，用柳条去编牲口槽，只等土地一解冻、干松，——就到草原上去；用渴望劳动的双手扶着犁柄，跟在犁后走着，感觉到犁的迅速抖动和跳跃；他想象自己将呼吸到嫩草的芳香和犁铧翻起的、还带着融雪的潮湿气息的黑土香味，——就感到心里那么温暖。真想去伺弄牲口，垛干草垛，呼吸枯萎的苜蓿和冰草的气味，呼吸新鲜的牲口粪气味。多么渴望和平，安逸啊，——正是这种感情使葛利高里严厉的眼睛里流露出羞怯的快活神情，环视着周围的景物：望着马匹，望着父亲那被羊皮袄紧裹着的瘦削的脊背，这一切都使他想起了遗忘殆半的往日生活：皮袄的羊臊味，没有洗刷的马匹平日的样子，以及村里一只站在小地窖上高声啼叫的公鸡。他觉得当时这个偏僻乡村里的生活简直就象啤酒花一样香甜，浓郁。

第二无傍晚，他们驶近了鞑靼村。葛利高里从山岗上向顿河对岸一瞥：啊，娘儿们沟，四周是一圈象黑貂皮似的芦苇；啊，那棵枯死的白杨树，顿河渡口现在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自己的村庄、熟悉的街道、教堂、广场……当葛利高里的视线碰在自家的宅院时，热血就涌上头，淹没在回忆中。翘起的井口汲水吊杆，象只伸出的灰色柳木手臂，正从院子里召唤他。

“眼睛不酸疼吗？”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回头看看，笑着问，葛利高里很坦白地承认说：

“酸呀……酸疼得很哟！……”

“什么也没有家乡亲哪！”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满意地叹息说。

他把爬犁往村子中心赶去。马从山坡上疾驰而下，爬犁摇摇摆摆，左歪右晃。葛利高里猜到了父亲的意图，但是仍然问：

“干么你往村子里赶呀？一直朝咱家的胡同里赶吧。”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挽马拐弯，结满霜的大胡子露出了笑容，挤了挤眼，说道：

“我送儿出征时，他只是个普通的哥萨克，现在当官了。难道我就不可以骄傲地拉着儿子在村子里跑一圈吗？叫乡亲们看看吧，羡慕羡慕吧。我呀，小伙子，心象上了油一样，美滋滋的！”

驰过村里那条主要街道时，老头矜持地吆喝着马匹，——身子探出爬犁，摇晃着毛烘烘的鞭子，马感觉到离家很近了（它们就象并没有跑

过那一百四十俄里路似的)，精力充沛地、撒着欢地跑着。迎面而来的哥萨克都向他们行礼，妇女们把手掌搭在眼上，从院子里和窗户里往外看；几只母鸡咯哒咯哒叫着，象风卷起的毛球似的横过街道。一切都象计算好了似的，称心如意。他们穿过了广场。葛利高里的战马斜眼看了看不知道谁家拴在莫霍夫家板栅上的一匹马，就高高地昂起脑袋，长嘶起来。已经可以看到村庄的尽头和阿司增霍夫家的房顶……但是就在这时候，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出了点儿小乱子：一只横过街道的小猪，一迟疑，落在马蹄下，被踩得半死的小猪惨叫了一声，滚到路边去，嚎叫着，想抬起踏断的脊梁骨。

“哎哟，真他妈的，鬼叫你来送死的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骂道，紧跟着又抽了踏伤的小猪一鞭子。这只倒霉的小猪是阿丰卡·奥泽罗夫的寡妻，安纽特卡的，——这是个凶狠泼辣得出了格的娘儿们。她立刻就窜到院子里，一面蒙着头巾，一面破口大骂起来，骂得那么花哨，以至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不得不勒住奔马，扭过身子，说点软话儿。“住嘴吧，混蛋娘儿们！叫喊什么？赔你的癞猪得了嘛！……”“恶鬼！……妖精！……你才是癞猪呢，瘸狗！……我马上就送你到村长那儿去！……”她挥舞着双手，扯开嗓子骂道。“你娘的，我这回要好好教训教训你，好叫你再去踏死孤儿寡母的猪狗！……”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被骂得张口结舌，脸红得象紫茄子，骂了一声：

“骚货！”

“土耳其鬼，该死的！……”奥泽罗娃立刻回骂道。“母狗，叫一百个鬼去玩你妈吧！”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提高了嗓门。

但是安纽特卡·奥泽罗娃骂起人来出口成章，从不卡壳。“外国佬！老……色鬼！小偷儿！偷人家的耙！……往守活寡的、出征哥萨克的老婆家里钻！……”她就象喜鹊似的喳喳地骂得越来越欢。

“我拿鞭子抽你啦，母狗！……闭上你的臭嘴！……”但是这当儿安纽特卡骂出一句那么难听的话，就连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这样老于世故，见过世面的人，也窘得满脸通红，浑身冒汗。

“走吧！……跟她斗什么嘴？”葛利高里看人们逐渐走到街上来，而且在注意听老麦列霍夫和可敬的寡妇奥泽罗娃偶然的交锋。“哼，这只舌头……简直跟僵绳一样长！”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伤心地啐了一口，催马疾驰而去，象要把安纽特卡本人也轧死似的。

已经赶过了一个街区，他心有余悸地回头看了看：“她什么都骂得出口！……你这个女妖精……胖鬼，叫你胖得崩成两截！”他怒火冲天地骂道。“真该把你跟你的猪崽子一起踩死！遇上了这样狠毒的长舌头娘儿们——会把你吃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他们的爬犁掠过家宅的浅蓝色百叶窗。彼得罗没戴帽子，没顾得上军便服的腰带，就跑出来开大门。杜妮亚什卡的白头巾和喜悦的、闪着黑眼睛的脸从台阶上飞了下来。彼得罗吻着弟弟，匆匆地窥视了一下他的眼睛。

“身体好吗？”

“受伤啦。”

“在哪里受的伤？”

“在格卢博克近郊。”

“根本就没有必要到那儿去玩命！早就该回家来啦。”彼得罗亲热、友好地晃摇了下葛利高里，把他传给杜妮亚什卡。葛利高里抱住妹妹宽厚的、已经是成人的肩膀，亲着她的嘴唇和眼睛，往后退着，惊讶地说道：

“你呀，杜妮亚哈，真认不出你来啦！……出落成这么漂亮的大姑娘啦，可是我一直在想——准会长成个没有人要的傻丫头呢。”

“哼，瞧你，我的好哥哥！……”杜妮亚什卡避开他的抚摸，跟葛利高里一样，笑得露出了雪白的牙齿，退到一边去。伊莉妮奇娜抱着两个孩子走过来；娜塔莉亚却跑到她前头来了。她容光焕发、非常漂亮。梳得溜光、在脑后挽成一个大髻的、闪亮的黑头发，衬托着她那泛出欢欣的红晕的脸。她紧紧地靠在葛利高里身上，频频、胡乱地用嘴唇去亲吻他的脸颊和胡子，又从伊莉妮奇娜的手里把儿子抢过来，递给葛利高里。“你瞧，多好的儿子啊！”她自豪地、高兴地说道。“让我看看我的儿子吧！”伊莉妮奇娜激动地推开她。母亲把葛利高里的脑袋扳过来，亲他的额角，用粗糙的手匆匆地抚摸着他的脸，激动、高兴得不禁老泪纵横。“还有女儿哪，葛利沙！……喏，抱住！……”

娜塔莉亚把裹着头巾的女儿放在葛利高里的另一只胳膊上，弄得葛利高里不知所措，简直不知道看谁好了：一会儿看看娜塔莉亚，一会儿看看母亲，一会儿又看看孩子们。双眉紧锁、眼神忧郁的儿子，完全显示出麦列霍夫家的血统：也是那样细长的、略微有点严厉的黑眼睛，两道粗重的眉毛，浅蓝色、凸出的白眼珠和黝黑的皮肤。他把一只肮脏的小拳头塞在嘴里，——歪着身子，紧盯着爸爸。葛利高里只能看见女儿的两只尖利的、同样的小黑眼睛，——她的脸裹在头巾里。

抱着他们俩，他想向台阶边走，但是腿疼得钻心。“把他们抱走吧，娜塔莎……”葛利高里遗憾地只用嘴角苦笑道。“不然我连门坎都跨不过去啦……”

达丽亚整理着头发站在厨房中间。她笑盈盈地，放肆地走到葛利高里跟前，闭上含笑的眼睛，把温暖、湿润的嘴唇紧压到他的嘴唇上。

“烟草味！”她逗笑地挑起那两道象用黑墨描的弯弯的眉毛。“喂，让我再看你一眼！哎呀，我的心肝，好儿子呀！”葛利高里微笑着，紫紧偎依在母亲肩膀上，一阵痒酥酥的激情抓住了他的心。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院子里卸马，闪晃着红腰带和皮帽顶一瘸一拐地在围着爬犁转，彼得罗已经把葛利高里的战马牵到马棚里去，拿着马鞍子朝门廊走去，他一面走着，一面扭回身子，对正从爬犁上解下装煤油的小桶的杜妮亚什卡说了些什么。

葛利高里脱下衣服，把皮袄和军大衣挂在床背上，梳了梳头发。坐在长凳子上以后，他招呼儿子说：

“到我这儿来，米沙特卡。喂，你怎么啦，不认识我吗？”小孩的拳头依然堵在嘴边，侧着身子走过去，畏怯地在桌边停下来。母亲在炉炕边爱抚、自豪地看着他。她在女儿的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把她从手里放到地上，轻轻推了她一下。

“去呀！”

葛利高里把他们俩都搂过来，分放在两膝上，问道：

“你们这两个小胡桃，不认识我吗？波柳什卡，你连爸爸都不认得吗？”

“你不是爸爸，”男孩子低声说（跟妹妹在一起，他的胆子大了）。

“那么我是什么人呢？”

“你是个生人，哥萨克。”

“说得对！……”葛利高里哈哈大笑。“那么你爸爸在哪儿呀？”

“我们的爸爸当差去啦，”小姑娘歪着脑袋很有把握地说道（她胆大些）。

“就这么对他说，宝贝儿们！叫他记住自己的家吧。要不然他整年在外头跑，谁还认识他！”伊莉妮奇娜假装很严厉样子，插嘴说，然后含笑看着葛利高里的笑脸。“连你的老婆都快不认得你啦。我们已经打算替她招个女婿啦。”

“你这是怎么啦，娜塔莉亚？啊？”葛利高里玩笑地问妻子。

她满脸绯红，抑制着在家人面前的窘急心情，走到葛利高里眼前，坐在他身旁，用无限幸福的眼神把他的全身打量了半天，用滚烫、粗硬的手抚摸着他那棕色的、干瘦的手。

“达丽亚，快摆桌子吧！”

“他自个儿有老婆呀，”达丽亚大笑着，依然那么袅娜、轻盈朝炉炕走去。

她还是象从前那样苗条，穿得漂亮。紫毛线袜子紧紧地裹住她那健美的细腿，脚上穿着一双正合脚的短靴，就象雕在上面一样；有褶的、紫红裙子紧裹着她的臀部，绣花的围裙白得一尘不染！葛利高里把目光移到妻子身上——发现她的外表也起了一些变化。为迎接他的到来，她换了一身衣服；袖口上镶着一道窄窄花边的浅蓝色茧绸上衣紧裹着她那匀称的身段，柔软的大奶头在上衣里面高鼓着；绣着花边的蓝裙子下摆宽大，上腰却紧裹在胯部上。葛利高里从旁边打量着她那丰满、光滑的双腿，令人激动的、紧绷着的腹部和宽大的，象喂得肥肥的母马的臀部，心里想：“在所有的娘儿们中间，一眼就能认出哪一个是哥萨克女人。哥萨克女人的衣著习惯，就是要什么都很显眼；你愿意看，就请看吧，不愿意看，就拉倒。可是庄稼佬们的婆娘就不同了，连前身和后身都分辨不出来，——就象是穿着一条口袋……”

伊莉妮奇娜理会了他的眼神，故意夸耀说：

“咱们家的媳妇儿，个个都打扮得象军官太太一样漂亮！管叫城里的女人都甘拜下风！”

“妈妈，您怎么能这样说话！”达丽亚打断她的话。“我们哪儿敢比城里人呀！喏，我的耳环都断啦，再说根本就是不值钱的便宜货！”她伤感地说。

葛利高里把一只手放在妻子的宽厚、干惯活儿的脊背上，头一次这样想：“是个漂亮娘儿们，叫人眼馋……我不在家，她是怎么熬的呀？大概，很有些哥萨克打她主意，她自己，说不定也打过别的主意吧？她要成了个浪荡的出征军人的活寡妇，那可怎么好呢？”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刺得他的心抖了一下，顿时变得索然寡味。他仔细端详了一

会儿妻子那散发着黄瓜子油膏香味的、容光焕发的红艳的脸。娜塔莉亚被他这种注视的目光看得不好意思，满脸绯红，——她竭力克服自己的窘态，低语说：

“你干么这样看我呀？想坏了吧，是吗？”

“嗯，那还用说呀！”

葛利高里驱散了这些无聊的思绪，但是在这一瞬间脑子里闪过了一种对妻子的模糊的、敌对的邪念。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呼哧呼哧地喘着，走进门来。朝着圣像祷告了一番，哑着嗓子喊：

“喏，再向你们问一次好！”

“上帝保佑，老头子……冻坏了吧？我们正等着你哩：汤是热的，刚从火上端下来的，”伊莉妮奇娜马上忙活起来，勺子叮当乱响。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解着脖子上的红头巾，不停地跺着冻得硬邦邦的、缝着皮底的毡靴子。他脱下皮袄，捋掉连鬓胡子和胡髭上的冰琉璃，然后坐到葛利高里身边，说：“真冻坏啦，可是到了村子里一下子就暖和过来……把安纽特卡的小猪轧死啦……”

“把谁的小猪轧死啦？”达丽亚兴致勃勃地问，也顾不上切她手里的大白面包啦。

“奥泽罗娃家的。这个骚货，跑出来，就破口大骂，没完没了！骂我是骗子、小偷，偷了谁家的耙。什么耙呀？鬼他妈的知道，她胡诌了些什么！”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详细地数叨着安纽特卡送他的那些外号，——只有一桩事他没有说，就是骂他年轻时候跟男人出征去的、守活寡的女人鬼混的事儿。葛利高里苦笑了一下，坐到桌边去。而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想在儿子面前表白一下，激动地结束说：

“骂得那么难听，简直不堪入耳！我本想转回去，狠狠抽她一顿鞭子，可是有葛利高里正在那里，有他在场，就有点不方便了。”

彼得罗开了门，杜妮亚什卡用小皮带牵进来一头白额头的小红牛犊。

“到谢肉节的时候咱们就能吃奶油饼啦！”彼得罗用脚踢着小牛犊，快活地叫道。

吃过饭以后，葛利高里解开口袋，开始给家人分礼物。“这是给你的，妈妈……”他递给她一条毛披肩。伊莉妮奇娜皱着眉头，象年轻人一样红着脸，接过了礼物。她披在肩上，对着镜子忙活起来，又是扭身子，又是耸肩膀，简直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气疯了，骂道：

“老妖婆，还要照镜子哪！呸！……”

“这是给你的，爸爸……”葛利高里快口说，把一顶帽盖高翘的、镶着火红帽箍的新哥萨克制帽翻来转去地给大家看。“噢，基督保佑！……我正缺一顶新制帽。今年一年，铺子里就没有制帽卖……如果还戴着夏天戴的那顶破帽子……戴破帽子上教堂简直太寒酸啦。这顶旧帽子早就该给稻草人戴啦，可是我还是戴着它……”他恼恨地牢骚说，左顾右盼，生怕有人过来，把儿子的礼物给抢走。

他本想到镜子前头去试试帽子，但是伊莉妮奇娜的眼睛在死盯着他。老头子避开她的目光，急忙转身，一瘸一拐地朝火壶走去。他把制

帽歪戴在头上，对着火壶试了起来。“你这是干什么，老东西？”伊莉妮奇娜报复说。但是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赖皮赖脸地说道：

“主啊！哼，你这个胡涂娘儿们！要知道这是火壶，不是镜子啊！这可就大不一样啦！”

葛利高里送给妻子一块作裙子的呢料；送给孩子们每人一俄磅蜜糖饼干；达丽亚一副镶小宝石的银耳环；杜妮亚什卡一块上衣料子；送给彼得罗一盒香烟和一俄磅烟草。在女人们嘁嘁喳喳议论和欣赏礼物的时候，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象“黑桃皇帝”似的在厨房里瘸来瘸去，甚至还挺起了胸膛说道：

“瞧禁卫军哥萨克团的英俊哥萨克！得过奖！在皇帝陛下阅兵大典中名列第一！得过马鞍子和全副军用装备！噢，你哟！……”

彼得罗咬着麦色的胡子，在欣赏父亲的怪相，葛利高里在笑。爷儿仨抽起烟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担心地往窗外头看了看，说道：

“趁着亲戚和邻居还没有来的时候……快把你们那儿在干些什么讲给彼得罗听听。”

葛利高里挥了一下手，说：

“在厮杀哪。”

“眼下布尔什维克攻到哪儿啦？”彼得罗使自己坐舒服些，问道。

“从季霍列茨克、塔甘罗格和沃罗涅什三个方面攻来。”“好，那么你们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打算怎么办？为什么把布尔什维克放进咱们的土地上来？赫里斯托尼亚和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回来以后，说这说那，但是我不相信他们的话。那里的情况似乎不象他们说的……”

“革命军事委员会——软弱无力。哥萨克们都在往家里跑。”

“那么说，就是为了这个，革命军事委员会才向苏维埃靠拢的了？”

“当然啦，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彼得罗沉默了一会儿；吸着烟，重又直了弟弟一眼，问道：

“你拥护哪方面呀？”

“我拥护苏维埃政权。”

“糊涂虫！”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象火药一样爆炸了。“彼得罗，你也好好劝劝他嘛！”

彼得罗笑了笑，拍了拍葛利高里的肩膀。

“咱们家出了这么个急性子的家伙——象匹桀骜不驯的野马。爸爸，怎么能劝服他呢？”

“我根本用不着劝说！”葛利高里发起火来。“我又不是瞎子……咱们村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们都怎么说？”

“咱们村这些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有什么用！难道你还不知道那个蠢货赫里斯坦吗？他能懂个什么？老百姓全都给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真是倒了大霉了！”彼得罗咬起小胡子来。“眼看春天到啦，——还都拿不定主意……咱们在前线也曾扮演过布尔什维克，可是现在不能再糊涂啦。‘别人的我们什么都不希罕——我们的你们也别抢。’——这就是哥萨克应该对那些蛮不讲理地向我们这儿钻的人说的话。可是你们在卡缅斯克干的事儿却很不光彩。跟布尔什维克攀亲，——人家就建立自己的秩序啦。”

“葛利什卡，你想想看。你并不糊涂。你应该明白，哥萨克——过

去是哥萨克，将来仍然是哥萨克。不能让臭俄罗斯人来统治咱们。你可知道，如今那些外来户怎样说吗？把所有的土地按人口平分。这怎么样？”

“那些很早就居住在顿河地区的外来户咱们应该分给他们土地。”

“给他们鸡巴！叫他们咬吧！……”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做了个轻蔑的手势，把指甲很长的大拇指从食指与中指间伸出来，摇晃着，在葛利高里的鹰钩鼻子前面比划了半天。

台阶上响起了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冻硬了的门限吱吱咯咯地叫起来。阿尼库什卡、赫里斯托尼亚和戴着一顶高得出奇的兔皮帽子的托米林·伊万涌了进来。

“好啊，当差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请客吧！”赫里斯托尼亚哇啦哇啦地叫道。

正在暖和的炉炕边打盹儿的小牛犊被他的叫声吓得哞哞地叫起来。牛犊打着滑，用自己还颤抖的腿站了起来，用玛瑙般的圆眼睛盯着涌进来的人，大概是因为受了惊，在地板上撒了细细的一道儿尿。杜妮亚什卡轻轻地拍了拍它的脊背，中止了它的小便；擦掉尿以后，在它身下放了个破铁锅。

“大嗓门鬼，把小牛给吓坏啦！”伊莉妮奇娜生气地说。葛利高里跟哥萨克们握过手，请他们坐下。不久又来了一些村子这头的哥萨克。他们一面说话，一面抽烟，抽得屋子里烟雾弥漫，灯光都暗了，呛得小牛犊直咳嗽。

“叫你们回家去都发热病！”已经半夜啦，伊莉妮奇娜往外送客的时候骂道。“都滚到院子里去，到那儿去抽吧，烟鬼！走，走！我们家当差的回来还没有休息呢。快滚吧！”

第十四章

第二天早晨，葛利高里比所有的人醒得都晚。房檐下和窗框外面，象春天一样吵闹的麻雀把他吵醒了。朝阳闪着金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进来。传来召唤去做早祷的钟声。葛利高里想起了今天是星期日。娜塔莉亚已经不在他身旁，但是褥子上还残留着她的身体的暖气。显然，她也刚起身不久。“娜塔莎！”葛利高里喊道。

杜妮亚什卡进来了。

“什么事，哥哥？”

“开开小窗，叫娜塔莉亚来。她在干什么哪？”

“跟妈妈做饭哪，马上就来啦。”

娜塔莉亚走了进来，因为屋子里暗，眯缝起眼睛。“醒啦？”

她的手上散发着新鲜的面团气味。葛利高里躺着抱住她，想起了夜间的事，不禁笑了起来。

“睡过时辰了吧？”

“睡过啦！太累啦……这一夜，”她笑了，脸绯红，把脑袋扎到葛利高里怀里说。

她帮着葛利高里换过伤口的绷带，从箱子里找出一条礼服裤子，问道：

“要穿戴十字章的礼服吗？”

“去它的吧！”葛利高里惊讶地挥了挥手。

但是娜塔莉亚却固执地央告他说：

“穿上吧！爸爸会高兴的。你怎么啦，挣来就为压箱底呀？”葛利高里顺从了她，同意了。他从床上起来，向彼得罗借来刮脸刀，刮了脸，洗了脸和脖子。

“后脑勺刮过吗？”彼得罗问道。

“哎呀，见鬼，忘啦！”

“好，坐下，我来给你刮。”

冰凉的刷子弄得脖子上痒酥酥的。葛利高里在镜子里看到，彼得罗象小孩子似的，舌头探出来，歪在一边，一刀刀地刮着。“你的脖子细了一点儿，就象拉过犁后的牛一样，”他笑着说。

“大概，吃饱粮是吃不胖的。”

葛利高里穿上佩戴少尉肩章的军装，上面挂满了十字章，对着尽是哈气的镜子一照，简直认不出是自己来了：一个高个子、瘦骨嶙嶙、脸象茨冈人一样黝黑的军官，正看着他。

“你简直象个上校！”彼得罗毫不嫉妒地欣赏着弟弟，兴高采烈地说。

这些话是违背葛利高里的意愿的，但却使他感到愉快。他走到厨房里去。达丽亚用赞赏的目光盯着他看。杜妮亚什卡惊叫道：

“哎呀，你打扮得多华贵，象……”

伊莉尼奇娜这时候又忍不住垂泪了。她用脏围裙擦着眼泪，回答杜妮亚什卡的玩笑说：

“多嘴的丫头片子，你也生几个这样的儿子吧！至少生他两个，叫他们全都出息成人！”

娜塔莉亚热泪盈眶、视线模糊的眼睛一直在爱恋地盯着丈夫。

葛利高里披上军大衣，走到院子里，下台阶有点儿困难——受伤的腿使他行动不便。“非拄拐棍儿不行啦，”他扶着栏杆，心里想道。

在米列罗沃医院里给他取出子弹，伤口长成一块棕色的死肉，——它把皮肤绷得紧紧的，妨碍腿的活动。

一只小猫正在围墙的土台上晒太阳。台阶附近，太阳地里的雪已经融化，——汇成一片湿漉漉的小水洼。葛利高里仔细地、兴奋地打量着院子。紧靠台阶，竖着一根柱子，柱顶装着一个车轮。葛利高里从童年时代就记得这个轮子，这是专为妇女们做的：她们可以不下台阶，就把装在陶罐里的牛奶放在车轮上过夜，白天可以在上面晾晒餐具，晒去瓦罐上的油垢。院子里也有一些变化：仓房褪了色的油漆门上涂上了一层黄色的粘土。板棚顶铺了还没有变黑的干草；立在那里的一堆木椽子少了些，——一定是修补板棚用去了一部分。地窖顶上堆了一堆灰煤渣；煤渣上面立着一只象乌鸦一样黑的公鸡，它怕冷似的蹒跚起一条腿，身边围了十来只留种用的花母鸡。为防冬天的风雪，农具都收藏在板棚下面：牛车架子直挺挺地竖在那里，从棚顶的缝隙里透进一线阳光，照在收割机的一个金属部件上，闪着亮光。马棚旁边的粪堆上，有几只鹅。一只高冠子的荷兰种大鹅睥睨了一瘸一拐地走过去的葛利高里一眼。

巡视了全部家业，葛利高里回到屋子里。

厨房里弥漫着香甜的、烧焦的牛油和热面包的气味。杜妮亚什卡正在一只花盘子里洗糖渍苹果。葛利高里看了看苹果，兴冲冲地问道：

“有腌西瓜吗？”

“娜塔莉亚，快去拿！”伊莉妮奇娜喊道。

潘苔莱·普罗珂非耶维奇从教堂里回来。把一个有花纹的小圣饼切成九份——按照家里的人口——分放在餐桌上。全家坐下来吃早饭。彼得罗也穿上礼服，连胡子上都抹了什么油膏，跟葛利高里并肩坐下。达丽亚坐在他们对面的小凳边上。一道太阳光照在她那抹了一层油的红艳的脸上。她眯缝起眼睛，不高兴地垂下被阳光照着的、弯弯的黑眉毛。娜塔莉亚正喂孩子们吃烤倭瓜；她有时候笑着看看葛利高里。杜妮亚什卡坐在父亲旁边。伊莉妮奇娜坐在靠炉炕的桌子头上。

大家都象过节那样，吃得又饱又多。吃完羊肉汤，接着又是面条，然后就是燉羊肉、鸡、羊腿做的冷盆、炸土豆、牛油麦粥、樱桃干素面、奶油饼、腌西瓜。吃得太多的葛利高里艰难地站起来，糊里糊涂地划了个十字，喘着粗气，躺到床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还在吃粥：他用汤匙把粥扒成堆，在当中揷了一个坑（这叫作井），把琥珀色的奶油倒到小坑里，规规矩矩地、一勺一勺地舀着浸了奶油的米粥。最喜欢孩子的彼得罗正在喂米沙特卡；他一面娇惯他，一面用酸牛奶涂抹米沙特卡的脸蛋和鼻子。“大大，别闹！”

“怎么啦？”

“你干么要瞎抹呀？”

“怎么啦？”

“我要告诉妈妈！”

“怎么啦？”

米沙特卡的两只麦列霍夫家的忧郁的小眼睛生气地闪着，委屈的泪

珠在眼睛里颤动；他用拳头擦着鼻子，觉得用好话央求也没有用，就大声喊道：

“别抹啦！……胡涂虫！……傻瓜！”

彼得罗满意地哈哈大笑，又喂起侄子来：往嘴里塞一勺羹，往鼻子上抹一勺。

“简直是个孩子……闹个没完，”伊莉妮奇娜唠叨说。杜妮亚什卡坐到葛利高里身边，告状说：

“彼得罗真坏，总出馊主意。前两天他领着米沙特卡到院子里去，——米沙特卡要拉屎，就问：‘好大大，在台阶旁边拉行吗？’彼得罗说：‘不行。不能在台阶旁边，要离得远一点儿。’米沙特卡跑开了一点儿，又问：‘这几行吗？’——‘不行，不行。喏，跑到仓房那儿去。’他把米沙特卡从仓房领到马棚，又从马棚领到场院。米沙特卡跑啊，跑啊，一直跑到全拉在裤兜子里……娜塔莉亚大骂了一场！”

“给我吧，我自个儿吃！”米沙特卡的声音象邮车的铃铛似的清脆地响起来。

彼得罗滑稽地抖动着小胡子，不同意：

“那不行，小伙子！还是我喂你吧。”

“我自个儿吃！”

“咱们的公猪和母猪呆在圈里——看见了吧？都是老娘儿们拿泔水来喂它们。”

葛利高里含笑听着他们的谈话，卷了一根烟抽起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走了过来。

“今儿个我想到维申斯克去。”

“上那儿去干什么？”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打了一个嗝儿，喷出一股浓重的樱桃干素面味儿，摸了摸大胡子。

“去找皮匠——修理了两副马套。”

“当天回得来吗？”

“怎么回不来？傍晚我就可以回来。”

休息了一下，他往爬犁上套了一匹今年眼睛开始瞎的老骡马，就上路了。走的是条草地上的路。两个钟头以后他已经到了维申斯克。先去邮政局，又去取了马套，然后拐到住在新教堂旁边的老朋友和干亲那里去。主人是个殷勤好客的人，请他坐下吃午饭。

“上邮政局去了吗？”主人一面往杯子里倒着什么东西，一面问道。

“去过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目光炯炯地、惊异地端详着那只小瓶子，嗅着空气中的气味，就象猎狗闻嗅野兽的脚印似地，拖着长声回答说。

“没有听到什么新闻吗？”

“新闻？什么也没有听到。有什么新闻哪？”“卡列金，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去世啦。”“你说什么？！”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脸色立刻变青了，把那只可疑的小瓶子

这里是文字游戏。俄文的 cam (阳性) 和 cama (阴性) 可作“自个儿”解，亦可作动物的“公”“母”解。上文的“我自个儿吃”，也可以解释为“我是公猪”，彼得罗故意借此逗弄米沙特卡。

和气味全都忘了，仰身靠在椅背上。主人愁眉苦脸地眨着眼，说道：

“据打来的电报说，他不久以前在新切尔卡斯克自杀啦。他是全顿河地区的一位真正的将军。一位得过勋章的人，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多么好的人呀！这个人要是活着的话，决不会叫哥萨克蒙受耻辱。”

“你等等，亲家！那现在怎么办呢？”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推开酒杯，茫然地问道。

“只有上帝知道！大难临头啦。一个人的日子要是过得很美，大概不会自杀的。”

“他怎么会这么干呢？”

这位亲家是个象旧教徒一样的、身体强壮的哥萨克，他恶狠狠地挥了挥手。

“前线的哥萨克都背弃他逃走了，把布尔什维克放进来啦，——所以将军也就只好升天啦。还会有这样的人物呢？谁会来保护咱们呢？在卡缅斯克成立了一个什么革命军事委员会，有些上过战场的哥萨克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咱们这儿也……你大概听说了吧？他们已经下了命令：要把所有的长官都打倒，要选举这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人当官儿。就是这样，庄稼佬都抬起头来啦！这些木匠、铁匠、各式各样的皮鞋匠，——要知道这些人在维申斯克，就象草地里的蚊子一样多！”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耷拉下满头白发的脑袋，沉默了半天；但是当他又抬起头来的时候，目光变得那么严肃、凶狠。

“你这瓶子里装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酒精。我外甥从高加索带来的。”

“好，亲家，咱们来悼念卡列金，为追悼这位去世的将军干杯。祝福他的在天之灵！”

哥儿俩干了一杯。主人的女儿，一个高个子、满脸雀斑的姑娘，端来了酒菜。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开始还不时耷拉着脑袋、站在主人的爬犁旁边的骡马，但是亲家向他保证说：

“用不着惦记马。我会叫它们去饮它，喂它的。”

于是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热烈地谈着，喝着瓶子里的酒精，很快就忘掉了马和世界上的一切。他胡乱地讲起葛利高里的事情，跟已略微有醉意的亲家争论了些什么，争论了半天，后来也就忘了，究竟争论的是什么。直到黄昏时分，才猛然醒悟过来。尽管主人一个劲儿地留他过夜，但是他还是决定赶回家去。主人的儿子给他套上骡马，亲家扶他坐上爬犁。亲家公兴头一来，非要送客人一程不可；他们俩并肩坐在爬犁上，拥抱着。他们的爬犁先是在大门上撞了一下，后来，在还没有走上草地以前，每个拐角处都要撞一下子。这时候亲家公哭了起来，有意地从爬犁上摔下来。在地上趴了半天，大骂不止，怎么也爬不起来。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催马驰去，也没看到送了他一程的亲家鼻子扎进雪里，在雪地里乱爬，愉快地哈哈大笑，哑着嗓子在央告：

“别胳膊我！……请你别胳膊我啦！”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骡马挨了几鞭子，跑得快起来，但是没有信心，瞎跑一气。很快，它的主人醉得昏昏欲睡，把脑袋趴在爬犁缘上，一声不响了。幸而缰绳还压在他身下，于是没人驾驭的、无所适从的骡马便慢步走起来。在第一个拐弯的地方它就迷路了，岔到通往小格

罗姆切诺克村的路上去，顺着这条路走去。过了几分钟，连这条路也迷失了。骡马在荒地上，在没有道路的旷野里乱走起来，陷进树林旁边的深雪里；它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走下一道小沟。爬犁挂在一丛灌木上，——它也就停了下来。爬犁一晃，使老头子醒了一会儿。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抬起头，沙哑地骂了一声：

“喏，鬼东西！……”重又趴下睡着了。

骡马平安无事地穿过树林，顺利地下到顿河边，闻着夹杂着烧马粪烟味的东风，向谢苗诺夫斯基村定去。

在离村子半俄里的地方，顿河左岸有一处深潭：有时，春天河水退落的时候，春水就涌进深潭。从深潭附近的沙土河岸上喷出几股泉水——因此这里整个冬天都不结冰，形成了一个宽大、温暖、碧绿的半圆形冰窟窿，所以从冰上横过顿河的道路小心地躲开这个深潭，绕了个急弯。春天，退潮的河水奔腾、澎湃，流过深潭，退回顿河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形成大漩涡，河水咆哮、上下翻滚，冲刷着河床；整个夏天，藏在几沙绳深的水底的鲤鱼总在往离深潭很近、从河岸上倒到水里去的枯树下面钻。

麦列霍夫家的骡马朝冰窟窿左边瞎走过去。及至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翻了一下身，稍稍睁开眼睛一看，离深潭已经只有二十来沙绳远了。漆黑的夜空中闪耀着象还没有熟的樱桃似的黄绿色的星星。“夜晚……”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朦胧地想到，拚命攥了一下缰绳：

“吁，吁！……我抽你啦，老骚货！”

骡马跑起来了。离得很近的水的气息刺进了它的鼻孔。它竖起耳朵，用迟疑的瞎眼朝着主人这面斜瞥了一下。突然它听到一阵阵的波浪的拍打声。可怕地打了一声响鼻，便往旁边转去，向回退去。被水从底下冲刷变薄的冰层在它脚底下轻轻地咯吱咯吱响着，表面盖了一层雪的薄冰陷了下去。骡马发出惊恐、绝望的悲嘶。它竭尽全力站定后腿，但是前腿已经陷了下去，落到水里，冰层经不起后腿的乱踏，也都碎裂了。轰隆一声，冰层拍溅着散开了。冰窟窿吞下了骡马，它痉挛地翘起一条后腿，往爬犁辕木上踢了一脚。就在这一刹那，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听不好，立即跳出爬犁，往后滚去。他看到，被骡马的沉重身子坠下去的爬犁竖了起来，露出了被星光照得闪闪发光的滑杠，钻进碧绿的深渊，混杂着冰块的水发出轻轻的吱声，浪花几乎溅到他身上。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飞快地向后爬去，直到他牢靠地站起身来的时候，才大呼道：

“救命啊，善人们哪！……淹——死——人——啦！……”

他的醉意好象被一棍子打跑了。他跑到冰窟窿跟前。刚刚轧碎的冰块闪着刺眼的亮光。风和急流在宽阔的、黑洞洞的圆冰窟窿里追逐着冰块，波浪旋起绿色的漩涡，哗哗作响。四周是一片死寂。远村的点点灯火在暗夜里闪着黄光。在黑天鹅绒般的夜空中，星星象一颗颗新碾出来的米粒，晶莹、闪烁。低风卷起阵阵积雪，发出吱吱的响声，象粉尘，飞进黑洞洞的冰窟窿。冰窟窿冒着淡淡的热气，依然是那么欢快，黑魆魆的，令人生畏。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明白过来，这会儿喊叫是愚蠢的，而且于事无补。他往四下看了看，想了想，全是因为自己喝醉了，瞎闯到这儿

来啦，于是他恨自己，悔恨出的纰漏，气得浑身直哆嗦。他的手里还剩了一根鞭子，他是拿着鞭子跳下爬犁的。他嘴里骂着，把自己的脊背抽了半天，但是并不疼，——有光板皮袄挡着呢，为此而脱掉皮袄，又大可不必。他把大胡子揪下了一绺，在心里盘算了损失——买的东西、骡马、爬犁和马套的价值之后，又疯狂地大骂起来，朝冰窟窿走了几步。

“瞎鬼！……”他颤抖、哽咽，对沉下去的骡马责骂道。“骚货！你自个儿淹死不算，还差一点儿把我也饶上！鬼他妈的把你领到那儿去啦？！……魔鬼会在那里把你套上拉车，骑你，可是他们却没有鞭子赶你！哪，索性把鞭子也给你们吧！……”他绝望地把手一挥，把樱桃木柄的鞭子扔到冰窟窿中心去。鞭子扑通一声，落到水里，直着朝水底扎下去。

第十五章

在卡列金的部属重创革命的哥萨克部队之后，被迫迁到米列罗沃去的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给指挥抗击卡列金和乌克兰反革命拉达战争的领导人员送去一份声明，内容是这样的：哈尔科夫。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发自卢甘斯克，第四四九号。十八时二十分。——顿河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请您把顿河地区内容如下的决议转呈彼得格勒人民委员苏维埃。

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在卡缅斯克镇召开的前线军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如下：

一、承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中央政权，承认哥萨克、农民、兵士和工人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选出的人民委员苏维埃。

二、由哥萨克、农民和工人苏维埃代表大会进行顿河地区的边区政权建设工作。

[备注] 顿河地区的土地问题也将由该地区代表大会解决。区赤卫军接到这个电报以后，就派军队去支援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部队，在赤卫军的帮助下，打垮了切尔涅佐夫上校的队伍，并且恢复了原来的局势。主动权转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手里。在占领兹维列沃和利哈亚以后，得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哥萨克部队增援的萨布林和彼得罗夫指挥的赤卫军队伍，展开了进攻，迫使敌人向新切尔卡斯克退去。

右翼的塔甘罗格方面，西韦尔斯的队伍在涅克林诺夫克附近被库捷波夫上校的白军志愿军击败，损失了一门大炮、二十四挺机枪和一辆铁甲车，退到了阿姆夫罗西耶夫卡。但是在西韦尔斯吃了败仗退却的那天，在塔甘罗格城内的波罗的工厂里爆发了起义。工人把士官生从城里赶了出去。西韦尔斯恢复了元气，转入进攻，并发展了攻势，把志愿军压到塔甘罗格。

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苏维埃的军队。他们从三方面包围了白军志愿军和卡列金“杂牌”队伍的残部。一月二十八日科尔尼洛夫打电报给卡列金，通知他志愿军即将放弃罗斯托夫，向库班河流域转移。

二十九日上午九点钟，在将军府召开顿河军政府成员紧急会议。卡列金最后一个从自己的居室来到会议厅。他沉重地坐到桌前，把一些文件挪到自己面前。他的两腮的上部由于失眠变成蜡黄色，无精打采的、忧郁的眼睛下面一片阴影；瘦脸仿佛是被微火烤得焦黄。他慢腾腾地看了科尔尼洛夫的电报，看了正在新切尔卡斯克北面抵挡赤卫军进攻的各部队指挥官的战报。他用宽大的白手掌仔细地把一叠电报压平，没有抬起那浮肿的、笼罩着阴影的眼皮，闷声说：

“志愿军要撤退啦。只剩下一百四十七枝枪来保卫顿河地区和新切尔卡斯克啦……”

他的左眼皮在不住地跳动，紧闭的唇角上爬满痉挛的皱纹；他提高

鲁·弗·西韦尔斯（1892—1918），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曾任布尔什维克的《战地真理报》编辑，是乌克兰和顿河地区对白卫军和外国干涉者进行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因受重伤逝世。

了嗓门，继续说：

“我们已经陷于绝境。老百姓不仅不支持我们，而且敌视我们。我们已经山穷水尽，继续抵抗是无益的。我不想再作多余的流血牺牲，我提请辞职，让给别人。我也辞去顿河军司令官的职务。”

米特罗凡·博加耶夫斯基 着宽大的窗户，正了正眼镜，连头也没有回，说：

“我也辞去自己的职务。”

“政府成员当然全都要辞职。问题是我们把政权移交给谁？”

“交给市杜马，”卡列金冷冷地回答说。

“要办理移交手续，”政府成员卡列夫迟疑不决地说。大家都苦恼、尴尬地沉默了片刻。布满哈气的窗外，是阴沉的一月上旬黯淡无光的天气。晨雾弥漫、一片白霜的城市睡意朦胧地沉默不语。听不到平日生活脉搏的跳动。大炮的轰隆声——正在苏林车站附近进行的战斗的余音——一室息了一切活动，死沉沉的即将降临的灾难压城欲摧。

窗外，寒鸦在盘旋，单调、清晰地呱呱叫着。它们在白色的钟楼顶盘旋，就象在一头死兽上空飞绕一样。教堂广场上是一片新下的、泛着紫光的白雪。行人稀疏，偶尔驰过搭客的爬犁，留下几道黑乎乎的痕迹。

博加耶夫斯基打破沉寂，建议编写将政权移交给市议会的文书。

“最好是和市杜马开个联席会议，共商移交事宜。”“那么大家认为什么时候合适？”

“晚一些，下午四点。”

政府成员们似乎都松了一口气，沉默铆死的寂静打破了，开始讨论移交政权和会议的时间问题。卡列金一声不吭，用鼓胀的手指轻轻地、有规律地敲着桌子。八字眉毛下黯淡无光地闪着云母般的眼睛。过度的疲劳、厌恶和病态的紧张使他的目光变得迟钝、冷酷、拒人于千里之外。

有位政府成员不知道是在反驳谁的意见，唠叨了半天。卡列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诸位，说话请简短些！时间宝贵。要知道俄罗斯就是亡于废话的呀。现在体会半小时。大家商量一下……然后尽快结束这次会议。”

他回到自己住的房间。政府成员三五成堆，低声交谈起来。有一个人说，卡列金的脸色很难看。博加耶夫斯基站在窗边，一句低得象耳语的话传到他耳边：

“象阿列克谢·马克西莫耶维奇这样的人物，自杀是他唯一的出路。”

博加耶夫斯基哆嗦了一下，快步赶往卡列金的住处。很快他就陪着将军回来了。

决定在下午四点钟和市杜马举行联席会议，共商移交政权事宜以及编写交接书的问题。卡列金站了起来，其余的人也跟着他站起来。卡列金一面和政府的一个重要成员道别，一面注视着正在与卡列夫低语的亚诺夫。

“你们在谈什么？”他问道。

亚诺夫略显窘态，走过来。“部分非哥萨克政府成员，要求发给她们一些路费。”卡列金皱起眉头，严厉地说：

“我没有钱……真烦人！”

大家开始散去。博加耶夫斯基听到了这段谈话，便把亚诺夫叫到一边。

“请您到我那儿去一下。告诉斯韦托扎罗夫，叫他在存衣室等一会儿。”

他们一起跟着驼着背、快步走去的卡列金走了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博加耶夫斯基交给亚诺夫一叠钞票。“这是四万四千卢布，请您发给那些人。”

在存衣室里等候亚诺夫的斯韦托扎罗夫接过钱，道了谢，辞别后，就往门口走去。正当亚诺夫从看门人手里接过军大衣的时候，听见楼梯上一片叫喊声，他回头看了看，看见卡列金的副官——摩尔达维斯基正顺着楼梯飞跑下来。

“找医生！快点儿！……”

亚诺夫扔下军大衣，朝他冲去。值勤的副官和聚在存衣室里的传令兵们围住了跑下来的摩尔达维斯基。

“怎么回事？！”亚诺夫脸色苍白地喊道。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自杀啦！”摩尔达维斯基伏在楼梯栏杆上，号啕大哭起来。

博加耶夫斯基从房间里跑出来；好象是被严寒冻的嘴唇直哆嗦，结结巴巴地问：

“什么事？什么事？”

大家争先恐后往楼上奔去。奔跑的脚步声轰轰隆隆、噼噼啪啪响成一片。博加耶夫斯基张大嘴吸着空气，呼哧呼哧直喘。他头一个砰地一声推开门，穿过前厅向办公室冲去。办公室通小房间的门大敞着。从那里飘出一般淡淡的灰色苦烟和爆炸的火药气味。

“噢噫！噢噫！啊——啊——哈——哈！……阿廖沙！……亲——人——哪！……”传出了卡列金的妻子变了声的、可怕的、透不过气来的哀号。

博加耶夫斯基好象要闷死了似的，撕开衬衣领子，冲进小房间。卡列夫弯着背，紧握着黯淡的镀金窗户把手，站在窗边。他的肩胛骨在背上的外衣里面，痉挛地伸缩着，全身在哆嗦。哆嗦得很凶，间隔很长。成年人闷声的象野兽嚎叫似的大哭使博加耶夫斯基几乎站立不住。

卡列金直挺挺的、仰面躺在一张军官行军床上，双手放在胸前。脑袋略微朝墙那面歪着；雪白的枕头套使他那发青的、湿漉漉的额角和紧贴在枕头套上的脸颊显得更阴森。眼睛半闭着，似睡似醒，表情严厉的嘴角痛苦地歪扭着。妻子跪在他脚边恸哭。粗野的拖着长声的哭号，令人心碎。行军床上放着一把手枪。一条欢快的、暗红色的涓涓细流，曲曲折折，顺着衬衣从手枪边流过去。

军服上衣整整齐齐地挂在行军床旁边的椅背上，小桌上放着一只手表。

博加耶夫斯基一溜歪斜地跑来，跪到床前，把耳朵贴在还有热气、柔软的胸膛上。他闻到了一股象醋似的、强烈的男人的汗味。卡列金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博加耶夫斯基，——在这一片刻，他的整个生命都聚集在听觉上，——贪婪地谛听着，但是只听到小桌子上手表清晰的

滴嗒声、已经死去的将军的妻子沙哑的呜咽声和从窗外传来不祥的、急切的寒鸦的悲啼。

第十六章

本丘克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见的，是安娜那闪着泪花含笑的黑眼睛。

一连三个星期，他昏迷不醒，呓语不断。在这三个星期，他一直在另一个渺茫、神奇的世界中漫游。十二月二十四日傍晚他恢复了知觉。他用认真、朦胧的目光把安娜打量了很久，试图回忆起与她有关的一切事情；他只是偶尔想起一些，——记忆很迟钝，不听话，很多事情还深藏在记忆隐秘的地方。“给我点水喝……”依然是从远处传来自己的声音，这使他高兴起来；他笑了。

安娜立即来到他跟前；她容光焕发，露出淡淡的、抑制的微笑。

“我端着您喝，”她推开本丘克无力地向杯子伸来的手。他吃力地抬起头，哆嗦着，喝够了，又疲倦地躺到枕头上。朝一旁看了半天，想说点儿什么，但是毕竟太软弱了，——又打起盹来。

依然和第一次一样——醒来以后，他第一眼看到的还是安娜不安的、直盯着他的眼睛，后来看到的是橙黄色的灯光，没有油漆的木制天花板上的灯光照出的白圈。

“阿尼娅，过来。”

她走了过来，握住他的手。他也软弱无力地握了握她的手。“你觉得怎么样？”

“舌头、脑袋都象是别人的，腿也这样，而我好象是两百岁的老头子啦，”他仔细地说出每一个字来；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我是害了伤寒病吧？”

“是伤寒病。”

他环视了一下屋子，含糊不清地说道：

“这是在哪儿？”

她明白这个问话的意思，笑了。

“我们是在察里津。”

“可是你……怎么？”

“我一个人留下来陪你的，”她仿佛是在辩解，或者是在竭力避开从未向他透露过的想法，急忙说道：“不能把你扔给陌生的人哪。阿布拉姆松和党委会的同志们托付我来照料你……你瞧，真没料到会突然来服侍你。”

他用眼睛和软弱无力的手的动作向她致谢。

“克鲁托戈罗夫呢？”

“经过沃罗涅什到卢甘斯克去了。”

“格沃尔基扬茨呢？”

“他呀……你知道吧……害伤寒病死啦。”

“噢！……”

两人都沉默了，仿佛是在悼念死者。

“我很担心你。你那时病得厉害，”她低声说道。

“那么博戈沃伊呢？”

“所有的人都走啦。有些到卡缅斯克去啦。但是，你听我说，话说多了对你不好吧？还有，你想不想喝牛奶？”

本丘克否定地摇了摇头；他艰难地移动着舌头，继续问道：

“阿布拉姆松呢？”“一个星期以前到沃罗涅什去了。”

他笨拙地翻了一下身，——立刻就觉得头晕眼花，血液直往眼睛里涌。他觉得有一只冰凉的手巴掌放到他额角上，就睁开了眼睛。一个问题使他很苦恼：他昏迷不醒的时候——是谁照料他拉屎撒尿的呢？莫非是她？他的脸颊泛起一阵红晕，问道：“那些日子，也就你一个人照料我吗？”

“是的，就我一个人。”

他翻过身去，对着墙，低声说道：

“这些家伙真应该感到害臊……这帮混蛋！把我扔下来让你来照料……”

伤寒的后遗症表现在听觉上：本丘克的听力减退了。察里津党委派来的医生告诉安娜，必须等到病人痊愈后，才可以治疗耳病。本丘克的健康恢复得很慢。他的食欲特别好，但是安娜严格地按照病人的饮食规定行事。为此他们之间发生过几次冲突。“再给我一点儿牛奶，”本丘克央求。

“不能再喝啦。”

“我请求你——再给我一点儿，你想把我饿死啊？”“伊利亚，你应该知道，我给你的食物不能超过定量。”他生气地不作声了，把脸掉过去朝着墙，喘着粗气，半天也不说话。她可怜他，非常痛苦，但是她压制着自己的火气。过了一会儿，他皱着眉头，转过脸来，——这一来显得更可怜了，——央告说：

“能不能给我一点儿腌白菜吃呢？好啦，阿尼娅，亲爱的，请给我一点儿吧！……你要尊重我……有害？……全是医生的无稽之谈！”

遭到坚定的拒绝后，有时他就说些很刺耳的话侮辱她：“你没有权力这样取笑我！我自个儿叫女房东来，跟她要！你是个没有心肝的、讨厌的女人！……真的，我开始讨厌你啦。”“为了我象保姆一样吃苦受累照料你，这就是你给我的最好的报偿，”安娜实在忍耐不住，怨恨说。

“我并没有请求你留下来照料我呀！用这种话责备我是毫无道理的。你是在滥用自己的特权。哪，好吧……什么也不要给我吃啦！让我饿死算啦……有什么可惋惜的呢！”

她的嘴唇在哆嗦，但是她还是控制住自己，默不作声；她原谅他，耐心地忍受着一切。

只有一回，因为她不答应多给他一份馅饼吃，在一场特别激烈的争吵以后，本丘克就扭过脸去，而她的心却难过得揪成一团，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

“你简直象个孩子！”她喊道。

她跑到厨房里去，端来满满的一盘子馅饼。

“吃吧，吃吧，伊柳沙，亲爱的！喏，好啦，别生气啦！哪，吃这个吧，刚烙出来的！”她双手哆嗦着把馅饼塞到他手里。本丘克心里非常痛苦，本想不吃，但是又馋得要命；他抹着眼泪，坐起来，接过馅饼。他那瘦削的、长着浓密鬃曲、柔软的大胡子的脸上闪过一丝遗憾的微笑。他用眼睛请求宽恕，说道：“我连孩子都不如……你知道：我差点儿哭出来……”她看着他那细得出奇的脖子，看着敞开怀的衬衣里干瘪进去的、皮包骨的胸膛，看着他瘦骨嶙峋的手；心里激起一般过去从未体验

过的爱怜之情，第一次自然、温柔地亲了亲他那干瘦、焦黄的额角。

又过了两个星期，他才能不用别人搀扶在屋子里走走。瘦得象麻秆似的腿走起来直打颤；他又重新学步了。“你瞧，安娜，我会走啦！”他想自己快步走过来，但是两条腿经不住身体的压力，脚下的地板直摇晃。

他只好扑到能依靠一下的东西上，这时本丘克象个老头子笑了，腮帮子上透明的、绷得紧紧的皮肤皱了起来。他象老头子似的尖声笑着，由于紧张、大笑，弄得浑身软弱无力，又倒到床上。

她们住的房子离码头很近。从窗口就可以看见伏尔如河大雪覆盖的河床、对岸半圆形的灰茫茫的森林和远处田野柔软的、波浪似的轮廓。安娜常依窗伫立良久，想着自己变幻莫测的生涯。本丘克的病离奇地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起初，当她陪着他经过千辛万苦，来到察里津以后，情况糟糕透了，弄得她简直想病哭一场。她生平第一次这么近、这么赤裸裸地看到与心爱的人接触的奥秘。她咬着牙给他换内衣，给他从滚烫的脑袋上往下篦虱子，翻动他象石头一样沉重的身体；浑身颤抖，嫌恶地、偷偷地看着他那赤裸裸的、瘦削的男人身体——简直是皮包着骨头，这层皮里包着一息尚存的宝贵的生命。她心里厌恶得要命，但是外部的肮脏并没有污染藏在心底坚贞不移的美好情操。她曾在他的严厉的指导下学会了战胜痛苦和犹豫。所以也战胜了这次痛苦。到最后，就只有爱怜和象泉水似的从心底涌上来的爱情。

有一回本丘克说：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大概非常讨厌我了……是吧？”“这是一次考验。”

“考验什么？耐心？”

“不是，是对感情的考验。”

本丘克扭过头去，久久不能抑止嘴唇的颤抖。他们再没有谈这个问题。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而且语言也表达不出。一月中旬，他们从察里津出发去沃罗涅什。

第十七章

一月十六日的黄昏，本丘克和安娜来到沃罗涅什。他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就又到米列罗沃去了，因为就在起程去卡姆斯克那天收到消息，说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忠于它的部队在卡列金的部队压境的情况下，转移到米列罗沃去了。被迫撤离卡姆斯克。

米列罗沃市内，人心惶惶、拥挤不堪。本丘克在那里耽搁了几个钟头，就搭乘下一趟火车赶往格卢博克。第二天他接过了机枪队队长的职务，第三天的上午就参加了跟切尔涅佐夫率领的部队的战斗。

把切尔涅佐夫的队伍打垮以后，本丘克和安娜突然不得不分手了。早晨，心情激动、略带伤感的安娜从司令部跑来。“你知道，阿布拉姆松在这儿哪。他很想见见你。另外还有一个新闻——我今天就要走啦。”

“到哪儿去？”本丘克惊讶地问。

“阿布拉姆松、我，还有另外几个同志一同到卢甘斯克去做宣传鼓动工作。”

“你要离开机枪队啦？”本丘克冷冷地问。

她笑了起来，把红扑扑的脸颊贴到他脸上，说道：“你说实话，并不是因为我离开队伍使你难过，而是因为我要离开你，才使你难过，是吧？不过这是暂时的离别。我相信，干这种工作，要比在你身边打机枪对革命更有益些。我对宣传工作，也许比打机枪更在行些……”她顽皮地挤了挤眼，“虽然我是在象本丘克这样有经验的指挥员领导之下学的射击技术。”

不久，阿布拉姆松就来了。他仍旧象从前那样热情、积极、活跃，他那象涂了一层松焦油似的甲虫壳一样的脑袋上的斑白头发依然是那样闪着白光。本丘克从心坎里高兴起来。

“你的病好啦？好极啦！我们要把安娜带走，”他眯缝起眼睛，话里有话地暗示说：“你不反对吗？不反对吗？对对……对对，好极啦！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你们在察里津这段时间大概已经混得很熟啦。”

“坦白地说，我舍不得离开她，”本丘克脸色阴沉，强颜欢笑说。

“舍不得？！这可太多情啦……安娜，你听见了吗？”

阿布拉姆松在屋子里来回踱着，他一面走，一面从箱子后头拿起了一本落满尘土的加林 - 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书，猝然全身抖动了一下，开始告别。

“你收拾好了吗，安娜？”

“你先走。我马上就来，”她在屏风后面回答说。

她换好衣服，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穿了一件保护色军便服上衣，腰里扎着皮带，口袋被乳房顶得稍稍鼓起来一点；仍旧穿着那条有好几个补丁、但是非常干净的黑裙子。不久前洗过的浓密的头发显得很蓬松，从发髻里扎煞出来。她穿上军大衣，紧着腰带（刚才那股兴奋劲儿不见了，声调变得沉闷，带着恳求的神情），问道：“你今天要参加进攻吗？”

“嗯，当然要去！我不能袖手旁观呀！”

“我请求你……听我说，要小心点儿！你答应我这么做吗？行吗？我给你多留下一双毛袜子。别伤风，尽量不要使脚受潮湿。我会从卢甘斯克给你写信来的。”

她的眼睛不知怎么，一下子失去了光彩；告别的时候，她承认说：

“你看，我真是舍不得离开你啦。起初，阿布拉姆松建议去卢甘斯克时，我很高兴，但是现在我觉得，离开你，在那儿我会感到寂寞。这再一次证明，感情在当前是多余的东西——它会变成累赘……好，说来说去，还是再见吧！……”

他们俩都故作镇定，冷冷地道了别，但是本丘克理解，而且也应该理解：她是害怕失掉决心。

他出来送她。安娜慌慌张张，不断地耸着肩膀，头也不回地走了。他想要唤住她，但是在道别的时候，他看见她略微有点儿斜的、朦胧的眼睛里已经闪着过于湿润的目光；于是他克制着自己的意志，假装很高兴的样子喊道：

“我希望，咱们能在罗斯托夫见面！一路保重，阿尼娅！”安娜回头看了看，快步走去。

安娜走了以后，本丘克感到非常孤单。他从外面回到屋里，但是立刻就象被烫了一下似的，又从屋里跳出来……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还在显示着她曾在那里住过，每一件东西上都还保留着她的气味：忘记带走的手绢、战士的军用背包、铜水杯，——一切她曾经摸过的东西。

本丘克在镇上一直逛到黄昏，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不安，而且有这么一种感觉，仿佛从他身上割去了什么东西，而他怎么也不能适应这种新情况。他心不在焉地打量着那些陌生的赤卫军和哥萨克们的面孔，有一些他认了出来，有许多人也识出他来。

走到一个地方，一个在对德国战争中和他同过事的哥萨克拦住了他。这个哥萨克把本丘克拉到自己住所，请他一块儿玩牌。桌边围了一群赤卫军和刚开到的水兵在打“二十一点”。他们在弥漫的香烟烟雾中，噼啪乱响地出牌，沙沙地数着克伦斯基政府出的钞票，嘴里骂骂咧咧，拼命地喊叫。本丘克很想到空旷的地方去，便走出来了。

一个钟头以后就要去参加进攻了，这才剪断他的离愁。

第十八章

卡列金自杀以后，新切尔卡斯科镇把政权交给顿河军行军司令官纳扎罗夫将军。一月二十九日顿河哥萨克军会议的代表们选他为顿河哥萨克军的长官。只有很小一部分代表来参加会议，出席的代表绝大多数是南方各区的顿河下游一些集镇的代表。这次会议称为“小”哥萨克军会议。纳扎罗夫获得会议的支持后，宣布征召从十八岁到五十岁的哥萨克入伍，虽然以派遣武装部队到各集镇去强行征召相威胁，但是哥萨克们仍然很不情愿拿起枪来。

在“小”顿河哥萨克军会议开幕的那天，克拉斯诺晓科夫将军的顿河哥萨克第六团在塔钦中校指挥之下，以行军队形从罗马尼亚前线回到新切尔卡斯科。这个团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开始就且战且走，冲破了赤卫军的重重包围。在皮亚季哈特卡、梅热瓦、马特维耶夫山岗及其他许多地方，连遭重创，但是尽管如此，这个团几乎还是连同全部军官，完整地回到新切尔卡斯科。

为这个团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在教堂广场上祈祷仪式后，纳扎罗夫对哥萨克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纪律严明，军容整齐地带着武器返来保卫顿河。

不久这个团就被调往苏林车站附近前线，可是过了两天，新切尔卡斯科就接到了不祥的消息，说这个团因受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自作主张撤离阵地，拒绝保卫军政府。

“小”哥萨克军会议开得无精打采。大家都已预感到跟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的结局早已注定。开会的时候，纳扎罗夫——这是位坚强的急性子的将军——坐在那里，用手托着脑袋，手掌捂在前额上，仿佛是在痛苦地思索什么问题。

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化为泡影。季霍列茨克镇附近已经炮声隆隆。传来的消息说，察里津的红军指挥员——阿夫托诺莫夫少尉——正从那里向罗斯托夫挺进。

列宁命令南方战线于二月二十三日 攻克罗斯托夫。

二月二十二日早晨，切尔诺夫大尉的白卫军队伍开进了罗斯托夫，他是在西韦尔斯的进逼和格尼洛夫斯克镇的哥萨克从他的后方夹击下退回来的。红军的包围只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缺口，科尔尼洛夫感到继续留在罗斯托夫形势不妙，当天就下令撤往奥利金斯克镇。

工人在捷梅尔尼克对火车站和军官巡逻队整天射击。黄昏时分，密密麻麻的一长串队伍从罗斯托夫开了出来，象一条肥肥的黑蛇穿过顿河，——蜿蜒曲折地向阿克萨伊爬去。一些小部队踏着松软、湿润的积雪，艰难地往前走着。队伍里有许多人穿钉着闪光扣子的中学生大衣，有的是穿草绿色大衣的实科中学的学生，但是绝大多数的是穿步兵军官大衣的军官。排长都是上校和大尉军衔的。队列里有士官生，也有军官，从准尉到上校，什么军衔的都有。成群的难民——上了年纪的、有身份的人们穿着新式的大衣和套鞋，跟在辎重队多得数不清的大车后面走

从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起，小说中的日期改用新历（公历）。

作者对这段战史的叙述，各版均不同。此处译文根据一九八一年版译出。

着。妇女们围在大车旁边缓慢地挪动着脚步，穿着高跟鞋，在没膝深的雪地里挣扎。

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大尉在科尔尼洛夫团的一个连里走着。和他并肩走的是仪容端正的战斗部队的军官斯塔罗别利斯基上尉、苏沃洛夫-法纳戈里斯基掷弹兵团的步兵中尉博恰戈夫和洛维乔夫中校——一个老得牙都没有了的战斗部队军官，他象只老野狐狸，浑身长满了红毛。

天色益暗。严寒袭来。从顿河河口吹来带咸味的、潮湿的冷风。利斯特尼茨基习惯地、步伐一点也不错乱地踏着已经踩烂的积雪，观察着追过他的连队的人们的脸。科尔尼洛夫团的团长涅任采夫大尉和原禁卫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团长库捷波夫上校从道旁走过去，库捷波夫敞怀穿着军大衣，制帽歪戴在扁平的后脑勺上。

“团长老爷！”洛维乔夫中校熟练地两手倒换着步枪，喊了涅任采夫一声。

库捷波夫掉过他那宽额角、象牛似的嵌着两只眼距很大的黑眼睛，蓄着剪成小铲形大胡子的脸；涅任采夫从他的肩膀下面看了一眼喊他的人。

“请您命令第一连走快点儿！要知道这样走法就是冻死也不足为奇。我们的脚都湿透啦，还用这种走法行军……”

“岂有此理！”大嗓门儿、说起话来象吵架似的斯塔罗别利斯基哇啦哇啦叫道。

涅任采夫没有回答，走了过去。他正在跟库捷波夫争论什么。过了一会，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马车跑到他们前面去了。车夫赶着两匹吃得肥肥的、尾巴扎起来的铁青马；马蹄向四下溅出一团团的积雪。阿列克谢耶夫蓄着胡尖翘起的白胡子，两道也是向上翘着的白眉毛，他的脸被风吹得通红，制帽歪扣在耳朵边，斜靠在马车后背上坐着，瑟缩地用左手扶着领子。

被大队人马踏烂的路上，有的地方渗出了黄色的小水洼。走起来很困难——两只脚直打滑，雪水浸透了靴子。利斯特尼茨基一面走着，一面倾听着前面的谈话。一个身穿皮上衣、头戴普通哥萨克皮帽子的军官用中音说：

“您看见了吗，中尉？国家杜马的主席罗坚科，老头子啦，也在开步走呢。”

“俄罗斯正走向俄尔峨他……”有个人咳嗽着，沙哑地吐着痰，想嘲讽几句，说道：

“俄尔峨他……只有一点儿不同，那里是石头路——这儿全是雪，而且是湿漉漉的雪，再加上冷得冻死人的天气。”

“诸位，你们可知道在哪儿宿营吗？”

“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我们在普鲁士，也有过一次这样的行军……”

“库班人又会怎样对待我们呢？……什么？……当然，那儿是另一回事儿了。”

俄尔峨他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山岗的名字，耶稣就是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叶卡捷琳诺达尔就是现在的克拉斯诺达尔市。

“您还有烟抽吗？”戈洛瓦乔夫中尉问利斯特尼茨基。他脱下粗布无指手套，拿了一支烟，道了谢，象个大兵一样擤了擤鼻涕，然后把手指头在军大衣襟上擦擦。

“中尉，您在学习平民生活方式哪？……”洛维乔夫中校微微一笑，问道。

“非学会不可。您怎么……要不就得准备一打手绢，是不是？”

洛维乔夫没有回答。他那夹杂着银丝的棕红胡子上挂着浅绿色的冰琉璃。他偶尔抽搭抽搭鼻子，吹进军大衣里的寒风冻得他直皱眉头。

“俄罗斯的精华，”利斯特尼茨基想着，怀着极端痛苦的怜悯心情打量着队伍和弯弯曲曲地在道路上行进的纵队的前部。跑过几个骑马的人，科尔尼洛夫也在他们中间，骑着一匹高大的顿河马。他那件两侧缝着斜兜的浅绿色皮袄和白皮帽子，在队列头顶上闪晃了很久。各军官大队用沉闷的声音，狂喊“乌拉”，送他驰去。

“这一切都不要紧，只是家庭……”洛维乔夫象老头子似的哼了一声，斜睨了利斯特尼茨基一眼，好象是在寻求同情。“我的家还留在斯摩棱斯克……”他又说下去。“妻子和一个女儿，已经是大姑娘啦。到圣诞节，她已满十七岁……您瞧，大尉，啊？”

“是啊……”

“您也有家眷吧？是新切尔卡斯克人吗？”

“不，我是顿河人。我只有一位老父亲啦。”

“真不知道对她们该怎么办……我不在家她们一定很困难，”洛维乔夫继续说。

斯塔罗别利斯基愤愤地打断他的话，说：

“大家都有撒下的家眷，中校，我不明白您哼唧什么？真是些莫名其妙的怪人！还没有完全离开罗斯托夫呢，就……”

“斯塔罗别利斯基！彼得·彼得洛维奇！您参加过塔甘罗格战役的战斗吗？”有一个人从后面，隔着一排喊道。

斯塔罗别利斯基把满面怒色的脸掉过去，阴郁地笑了。

“啊……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您怎么落到我们的排里来啦？调动职务啦？跟什么人闹别扭了吗？啊哈……噢，这是可以理解的……您问塔甘罗格战役吗？是的，参加啦……怎么啦？完全正确……他阵亡啦。”

利斯特尼茨基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回忆着自己离开亚戈德诺耶时，父亲和阿克西妮亚的样子。突然一阵刺心的忧愁涌上心头，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无精打采地捩动着脚步，着在前面晃动的上着刺刀的步枪，着戴着皮帽、制帽和长耳风帽、随着脚步的节奏摇晃的脑袋，心里想：

“此时此刻，这五千多被放逐的人，个个都和我一样，满怀深仇大恨和无限的愤怒。这帮混蛋，把我们赶出了俄罗斯——也想在这里消灭我们。咱们走着瞧吧！……科尔尼洛夫会率领我们凯旋莫斯科的！”

这时他想起了科尔尼洛夫莅临莫斯科的盛况，欣喜地转到对那一天的回忆。

后面不远的地方，大概是在连队的队尾上，走着—一个炮兵连。马匹打着响鼻，炮车轰隆轰隆地响着，甚至可以闻到从那里吹来的马汗的气

味。利斯特尼茨基一闻到这种熟悉的、动心的气味，立刻就扭回头去；前面的那个驭手，一个年轻的准尉，看了他一眼，象见了熟人似的笑了。

到三月十一日，科尔尼洛夫的志愿军已经全部集结到奥利金斯克镇地区。科尔尼洛夫迟迟没有发动进攻，他在等待顿河行军司令官波波夫将军的到来，他率领自己的部队从新切尔卡斯克撤出后，转移到顿河对岸的草原上，这支队伍大约有一千六百枝枪、五门炮和四十挺机枪。

十三日上午，波波夫将军由他的参谋长西多林上校陪同，在几个哥萨克军官护拥下，来到奥利金斯克镇。

他在科尔尼洛夫住的房子旁边的操场上勒住了马：扶着鞍头，艰难地把一条腿跨下马鞍。匆忙跑来的侍从兵——一个留着乌黑的额发、脸色黝黑，眼睛象田鳧一样尖利的哥萨克青年——扶住了他。波波夫把缰绳扔给他，威风凛凛地向台阶走去。西多林和几个军官也都下了马，尾随着走过来。几个侍从兵把马匹从板棚门里牵进院子。当一个上了些年纪的、瘸腿的侍从兵还在给马挂料袋的时候，那个留着乌黑额发、眼睛象田鳧似的侍从兵已经和房主人的女仆搭讪起来了。他对她说了句什么话；女仆——一个两颊红艳的姑娘，头巾系得很轻佻，光腿上穿着高筒套鞋，——一面笑着，一面跌跌滑滑地从他面前跑过，踏着水洼往板棚跑去。

仪表堂堂、上了年纪的波波夫走进屋子，在前厅里把军大衣递给那个动作敏捷的侍从兵，马鞭子挂在衣架上，响亮地擤了半天鼻涕。侍从兵把他和一面走，一面整理头发的西多林领进大厅。

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将军们已经到齐了。科尔尼洛夫坐在桌边，两肘撑起放在摊开的地图上；他的右首坐的是白发苍苍、骨瘦如柴、腰板挺直、新刮过脸的阿列克谢耶夫。邓尼金闪着两只 863 聪明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在和罗曼诺夫斯基谈什么。远看很象邓尼金的鲁科姆斯基捋着大胡子，缓缓地在屋子里来回踱着。马尔科夫站在一个对着院子的窗户前面，注视那几个哥萨克侍从兵一面照料马匹，一面跟那个年轻的女仆开玩笑。

到会的人们互相寒暄过后，就到桌前就座。阿列克谢耶夫问了几个没有什么意义的、有关道路和新切尔卡斯克撤退的问题。库捷波夫走了进来。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另外几个科尔尼洛夫邀请来的战斗部队的军官。

科尔尼洛夫注视着镇定自若，信心十足地坐到桌边的波波夫，问道：

“将军，请您说说，所部的人数？”

“一千五百多枝枪，一个炮兵连，四十挺机枪，都配有机枪手。”

“志愿军被迫从罗斯托夫撤退的情况，您已经知道啦。昨天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向库班挺进，目标是叶卡捷琳诺达尔，有一些志愿军部队正在这个城市的附近地区活动。我们的进军路线是……”科尔尼洛夫用铅笔没有削的那头在地图上指划了一下，便匆忙地讲起来，“在行进途中将吸收一些库班地区的哥萨克，消灭那些企图阻挠我们前进，为数不多、松松垮垮，没有战斗力的赤卫军队伍。”他了波波夫眯缝着往一边看的眼睛，结束说：“我们建议阁下把您的部队跟志愿军联合起来，协同进军叶卡捷琳诺达尔。分散力量——对我们不利。”

“我碍难从命！”波波夫断然地声明说。

阿列克谢耶夫微微向他倾了一下身子。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能离开顿河地区到什么库班去。我们可以北倚顿河之险，屯兵过冬地区，静观事局的发展。由于顿河即将解冻，所以敌人已不可能进行什么积极的军事行动，——不仅炮兵渡不了顿河，就是骑兵也无法渡河。而在过冬地区，我们不仅粮秣有充分的保证，还可以在什么时候，向任何方面开展游击战争。”

波波夫很有信心地例举了很多理由，拒绝了科尔尼洛夫的建议。他喘了一口气，见科尔尼洛夫要插话，就固执地摇了摇头，说道：

“请让我把话说完……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我们指挥部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这就是我们那些哥萨克的情绪。”他伸出肥胖的白手，食指上的金指环紧箍进肉里去；他环视在座的人，稍微提高了一点儿声调继续说道：“如果我们移军库班，军队就有瓦解的危险。哥萨克可能不肯去。请不要忘记，我都不变和最坚强的组成部分是哥萨克，而他们在精神上并不是很坚定的，正如……就说阁下的部属吧。他们不肯去——毫无办法。我不能冒丧失整个部队的风险，”波波夫斩钉截铁地，又一次不容科尔尼洛夫开口，说道。“请原谅，我向阁下说出了我们的决定，而且斗胆恳请阁下相信，我们是不能改变这一决定的。当然，分散力量对我们不利，但是审时度势，这是唯一的出路。综上所述，以愚之见，志愿军以不去库班为佳，——库班哥萨克的情绪使我担忧，——而与顿河军一同渡河，进军顿河对岸的草原。志愿军可以在那里进行休整，在春天到来以前，用俄罗斯来的志愿军，补充新的力量……”

“不行！”科尔尼洛夫叫起来，昨天他还倾向开往顿河对岸草原的主张，而且还曾固执地批驳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反对意见。“到过冬地区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有六千之众……”

“如果说的是给养问题，那么我敢向您保证，大人，再没有比到过冬地区去更好的啦。同时，您还可以从那儿的私人养马场搞到一些马匹，使军队拥有一部分骑兵。您将来进行野外运动战时，就有了新的成功的可能性。您需要骑兵，可是志愿军的骑兵却很有限。”

这一天，科尔尼洛夫对阿列克谢耶夫特别献殷勤，朝他看了一眼。显然科尔尼洛夫在选择进军方向问题上，正举棋不定，想得到别的权威人士的支持。大家细心地听了阿列克谢耶夫的意见。老将军惯于简单、透彻而又明确地说明问题，他用几句措词精炼的话说明了向叶卡捷琳诺达尔进军的好处。

“我们朝这个方向进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冲破布尔什维克的包围，跟在叶卡捷琳诺达尔一带行动的部队联合起来，”他这样结束道。

“如果此举不能如愿以偿，那可怎么办呢，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鲁科姆斯基小心地问。

阿列克谢耶夫咂了咂嘴唇，用手在地图上勾划了一下。

“即使不幸失败的话，那我们还可以进军高加索丛山，在那里把军队化整为零。”

罗曼诺夫斯基支持他的意见。马尔科夫说了几句激动的话。阿列克谢耶夫的很有分量的论据似乎是无法反驳的，但是鲁科姆斯基接过话来，改变了会场争论一边倒的形势。

“我赞成波波夫将军的建议，”他不慌不忙地斟酌着字句，声明说。“进军库班困难重重；这是我们在库班难以预卜的。首先我们必须两次越过铁路线……”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手指头在地图上指的方向。鲁科姆斯基坚定地继续说：

“布尔什维克是不会不以应有的方式来堵截我们的——他们会派出铁甲车。我们有如此庞大的辎重队，伤员又那么多；我们不能把他们扔掉。这一切都会给军队增加很大的困难，妨碍军队快速挺进。而且我也不明白，有什么根据，认为库班哥萨克对我们是友好的呢？以顿河哥萨克为例，他们似乎也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我们应该非常小心地并持适当合理怀疑态度来看待这一类的传闻。库班人都正在患同样的布尔什维克沙眼病，这是旧的俄罗斯军队传染给他们的……他们很可能对我们抱敌对情绪。最后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主张——东进，进军草原，在那里养精蓄锐，威胁布尔什维克。”

科尔尼洛夫在他的多数将军的支持下，决定西进，向韦利科克尼亚热斯克以西进军，在行军途中，给那些非战斗人员补充马匹，然后从那里转入库班地区。宣布散会后，他跟波波夫交谈了几句，——冷冷地道了别，便走向自己的房间。阿列克谢耶夫也随之走了出去。

顿河军参谋长西多林上校铿锵地响着刺马针，走到台阶上来，用洪亮的声调，高兴地向侍从兵喊道：

“备马！”

一名留着浅色胡子的青年哥萨克中尉，手扶马刀，踏过水洼，走到台阶近前。他在台阶的下层站住，小声问道：

“怎么样，上校老爷？”

“很好！”西多林兴奋地低声回答说。“我们拒绝进军库班。我们马上就要返回驻地。你们都准备好了吗，伊兹瓦林？”“好啦，正在牵马来。”几个侍从兵上了马，牵马过来。那个留着黑额发、眼睛象田鼠似的哥萨克，不时瞟着自己的同伴。

“怎么样，她漂亮吗？”他哧哧地笑着，问道。那个上点儿年纪的哥萨克矜持地笑了笑。

“象长了马癣似的。”

“如果她要招呼你去呢？”

“算了吧，傻瓜！要知道这会儿正是大斋的日子。”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先前的同事伊兹瓦林，跃上自己那匹溜屁股、整个额部都是白色、鼻孔也是白色的战马，向侍从兵命令说：

“你们先到街上去。”

波波夫和西多林一面跟一位什么将军道别，一面走下台阶。一个侍从兵拉着马，帮助将军一只脚踏上马镫。波波夫摇晃着不起眼的哥萨克式马鞭，催马小跑起来，几个哥萨克侍从兵、西多林和几名军官立在马镫上，身子略微向前探着，跟在他后面驰去。

经过了两天行的行军，志愿军来到梅切京斯克镇，科尔尼洛夫又得到

了一些有关过冬地区情况的补充报告，而这些报告都与波波夫吹嘘的恰恰相反，令人失望。科尔尼洛夫把各战斗部队的指挥官召集起来，宣布了向库班进军的决定。他又派专使到波波夫那里去，重申联合的建议。专使军官在旧伊万诺夫斯克附近追上了队伍。专使带回的回信中，波波夫依然是客气，然而冷淡地拒绝了联合的建议，信中写道，他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他暂时仍将留驻萨尔斯克地区。

第十九章

本丘克跟着迂回前进，去攻占新切尔卡斯卡的戈卢博夫支队出发了。二月二十三日他们走出沙赫特纳亚，穿过拉兹多尔斯克镇，入夜之前，已经到达梅利霍夫斯克镇。第二天黎明就从镇上开拔了。

戈卢博夫率领着队伍用强行军速度前进。他那短粗的身躯总走在队伍的前头；鞭子不住气地往马身上抽。夜里行经别斯谢尔盖涅夫斯克镇时，让马匹稍稍休息了一下，骑士们又摇摇晃晃、在没有星星的、灰蒙蒙的夜色中登程了，土路上的薄冰在马蹄下咯吱咯吱地响着。

在克里维亚恩斯克镇附近他们迷了路，但是立刻又走上了正路。当他们开进克里维亚恩斯克镇的时候，天上已经露出了霞光。镇上还空荡荡的。在广场边的水井旁，一个哥萨克老头子正在砍马槽里的冰。戈卢博夫策马走到他面前，队伍也就停了下来。

“您好，老人家。”

哥萨克把一只戴着无指手套的手慢慢地举到皮帽子的帽檐上，很不耐烦地回答说：

“您好。”

“老人家，怎么你们镇上的哥萨克都到新切尔卡斯卡去啦？在你们这儿征召过吗？”

老头子没有回答，匆匆拿起斧头，朝大门口走去。“走！”戈卢博夫拨马离开那里，嘴里骂着，命令道。

这一天“小”顿河哥萨克军会议正准备撤往康斯坦丁诺夫斯克镇。新任的顿河军行军司令官波波夫将军已经把武装部队撤出新切尔卡斯卡，军用物资也都带走了。上午得到消息说，戈卢博夫正由梅利霍夫斯克向别斯谢尔盖涅夫斯克镇方向挺进。“小”顿河哥萨克军会议派西沃洛博夫大尉去跟戈卢博夫谈判交出新切尔卡斯卡的条件。戈卢博夫的骑兵，跟着西沃洛博夫，未遇任何抵抗就冲进了新切尔卡斯卡。戈卢博夫骑在浑身大汗的马上，在一大伙哥萨克的护卫下，快马奔向“小”顿河哥萨克军会议厅。大门口围了几个看热闹的人，一个侍从兵站在那里，牵着一匹备好鞍子的马，等候纳扎洛夫。

本丘克从马上跳下来，抓起手提机枪，跟着戈卢博夫和另外一群哥萨克一起冲进会议厅。一听到大门哗的一声敞开了，宽敞的大厅里的代表们都应声扭过头来，脸变得煞白。

“起立！”戈卢博夫好象是在举行检阅一样，紧张地命令道，在哥萨克们的护拥下，匆匆忙忙，磕磕绊绊，走到主席团的桌子前面。

“小”顿河哥萨克军会议的成员们听到这声令人畏服的喊叫，应声起立，椅子乒乒乱响，只有纳扎洛夫一个人还坐着。

“你们怎么敢中断哥萨克军会议呢？”他愤怒地喊道。

“你们被捕啦！住口！”戈卢博夫气得满脸通红，跑到纳扎洛夫的面前，把肩章从他的将军服上撕下来，说道：“站起来，对你说哪！把他带走！……你！……我对谁说话哪！……金肩章迷！……”

本丘克把机枪架在门口，各位哥萨克军会议的成员象一群绵羊似的挤成一团。几个哥萨克把纳扎洛夫、吓得脸色发青的“小”哥萨克军会议主席沃洛希诺夫和另外几个人，从本丘克面前架了出去。

栗色的脸上布满红晕的戈卢博夫脚上的刺马针碰得叮当乱响，也跟着走出去。一个会议的成员抓住了他的衣袖，问道：

“上校老爷，行行好，告诉我，我们上哪儿去呢？”

“我们可以走啦？”另外一个人躲躲闪闪从他肩膀后面探过脑袋，问道。

“你们滚蛋吧！”戈卢博夫挥着手喊道，走到本丘克面前时，又回过头来，跺了一下脚，喊道：“滚你们的……我没有工夫跟你们罗嗦！……滚吧！……”

他那受了风的沙哑的喊声在大厅里轰鸣了半天。

本丘克在母亲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西韦尔斯已占领罗斯托夫的消息传到了新切尔卡斯克，他立即向戈卢博夫请了假，第二天一早就骑马去罗斯托夫。

他在西韦尔斯的司令部工作了两天，西韦尔斯还是在《战地真理报》当编辑的时候就认识他；——本丘克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去了几次，阿布拉姆松和安娜都不在那里。西韦尔斯的司令部里组织了一个革命军事法庭，就地审判、处决被俘的白卫军。本丘克在那里工作了一天，帮助法庭工作，参加搜捕潜伏的敌人，第二天，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跑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去，一上楼梯，就听见了安娜的熟悉的声音。当他放慢脚步，走进第二间屋子的时候，全身的血液顿时全都涌上心头，不知道是什么人的话语声和安娜的笑声从那里传出来。

原城防司令的房间里，烟雾腾腾。屋角里一张妇女用的小桌边坐着一个人，他穿着钮扣掉光了的军大衣，戴着护耳放下来的步兵皮帽，正在那里写什么，有几个战士和穿皮袄或大衣的文职人员围在他身边。他们三人一伙，两人一堆，在抽烟、谈话。安娜背对着门站在窗边，阿布拉姆松坐在窗台上，用交叉起来的手指抱着弯起的膝盖；他旁边，歪着脑袋，站着一个人身材高大、长得象拉脱维亚人的赤卫军战士。他把拿着香烟的手伸到一边，竖起小手指头，在讲些什么——看来准是件可笑的事：安娜向后仰着身子，放声大笑，阿布拉姆松笑得满脸全是皱纹，近处的人也都在听这个战士讲，而他的大脸上的、象用斧子砍出的每一根线条上，都流露着一种聪明、机智和略带凶狠的神情。

本丘克把一只手放在安娜的肩膀上。

“你好啊，阿尼娅！”

她回头一看，立刻满脸绯红，从脖子一直红到锁骨，眼睛里进出泪花。

“你从哪儿来？阿布拉姆松，你快看！他简直象一枚崭新的新银币，可是你还在为他担心呢，”她低语道，眼也不抬，无力控制自己的窘急心情，往门口退去。

本丘克握了握阿布拉姆松热乎乎的手，跟他交谈了几句，觉得自己脸上挂着愚蠢、无限幸福的笑容，就没有回答阿布拉姆松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连问题的意义都没有弄清楚），就走到安娜面前去了。她已经镇定下来，由于有点儿不好意思，所以面带微怒地迎着他说：

“喂，再一次向你问好。你怎么样？身体好吗？什么时候来的？是从新切尔卡斯克来的吗？你这些日子在戈卢博夫的支队里吗？嘿，真了不起……喂，怎么样？”

本丘克一面回答她的问题，一面用一眨也不眨的、沉重的目光盯着她。而她的回报的目光却因为受不了他的逼视，滑到一旁。

“咱们到外面去走走吧。”安娜提议。阿布拉姆松唤住了他们俩：

“你们很快就回来吗？本丘克同志，我有事情跟你谈。我们想请你做一件事情。”

“我一个钟头后回来。”

到了外面，安娜温柔地直 着本丘克的眼睛，婉惜地挥了一下手，说道：

“伊利亚，伊利亚，你看我羞的那个样子，真是太糟糕啦……简直象个小姑娘！这—是因为太突然，二是由于咱们俩的暧昧关系。说实在的，咱们俩算是怎么回事呢？是情歌里的‘未婚夫与未婚妻’吗？你知道吗？在卢甘斯克，阿布拉姆松有一回问我：‘你跟本丘克同居了吧？’我断然否认了，然而他可是个善于观察的人，什么也休想瞒过他。他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并不相信。”

“谈谈你自己的事吧，慢慢说，好吗？”

“噢，我们干得好极了！组织了一个支队，拥有二百一十一枝枪。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唉，这难道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吗？你来得这么突然，我简直还没有转过向来。你在哪儿……在哪儿过夜？”她中断了谈话，问道。“在……一位同志家里。”

本丘克说了句谎话，立刻变得很不自然：其实这几夜他都是住在西韦尔斯司令部的办公室里。

“你今天就搬到我们那儿去吧。你还记得我住的地方吗？就是你曾经送我回去的那个地方。”

“我找得到。不过……我一去会不会给你家添麻烦？”“你在说什么呀，你谁也不会麻烦，而且根本你就不该说这种话。”傍晚，本丘克把自己的衣物装到一只宽大的军用袋里，来到郊外安娜住的那条小胡同。一位老太太在一座不大的、砖木建筑的厢房门口迎接了他。老太太的模样隐约地有点儿象安娜：也是那样发蓝的黑眼珠子，有点儿弯的鼻子，只不过皮肤上皱纹很多，而且带点儿泥黄色，嘴瘪进去，显得老态龙钟。“是您吗——本丘克？”她问道。

“是我。”

“请进吧。女儿已经对我谈过您啦。”

她把本丘克领到一个小房间里去，告诉他往哪里放东西，用患风湿病的手指四下指了指，说道：

“您就住在这儿吧，这张行军床就是为您准备的。”她说话带着很重的犹太人口音。家里除她之外，还有一个小姑娘，也是个跟安娜一样瘦弱的、浅蓝色眼睛的姑娘。没过多久，安娜回来了。她一进家，气氛马上就变得热闹和活泼起来。

“没有人上咱家来吗？本丘克没来过？”

母亲用犹太语回答她几句，安娜立即用坚定、滑行的步子朝本丘克的房间门口走去。

“我可以进来吗？”

“请，请。”

本丘克从椅子上抬起身来，朝她走过去。

“喂，怎么样？你已经安置好了吗？”

她满意地含笑打量着他，问道：

“你吃了点儿东西了吗？走，咱们到那儿去。”她拉住他的军便服袖子，把他领到第一间屋子里去，说道：“妈妈，这是我的一位同志，”她笑着说。“您可别委屈了他。”“看你说的，怎么会呢……他是咱家的贵客。”

夜里，罗斯托夫城里步枪射击声象熟透的槐荚似的噼噼啪啪地响着。偶尔还有一阵阵的机枪声，后来都归于沉寂。于是黑夜，肃穆、漆黑的二月的夜色，重又用寂静笼罩了市街。本丘克和安娜在他那间收拾得非常整齐的小屋子里坐了很久。

“我和小妹妹住这间屋子，”安娜说。“你看，我们生活得多么朴素——象修道士一样。墙上既没有一张廉价的画片，也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件显示我这个中学生的身份的东西。”“你们靠什么生活呀？”本丘克在谈话中间问道。

安娜相当自豪地回答说：

“从前我在阿斯莫罗夫卷烟厂做工，还当家庭教师。”“那么现在呢？”

“现在妈妈给人缝衣服。她们两个人花销不大。”

本丘克把占领新切尔卡斯克的情况，在兹维列沃和卡缅斯克附近的战斗情况详细地讲给她听。安娜谈了谈她在卢甘斯克和塔甘罗格工作的印象。

十一点钟的时候，母亲房间的灯一灭，安娜就走了。

第二十章

三月里，本丘克被派到顿河革命委员会革命法庭工作。身材高大、眼睛昏暗、被工作和失眠折腾得干瘦的革命委员会主席把他领到自己屋子的窗前，抚摸着手表（他忙着要去开会），说道：“你是哪一年入党的？啊哈，很好。那你当我们的执法队长吧。昨天夜里我们把前任执法队长送上‘西天’啦……为了受贿。他是一个真正虐待狂病的家伙，胡作非为的坏蛋，——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当然这是一种龌龊的工作，但是就是这样的工作也要全面地意识到自己对党所负的责任，你应该明白我所说的话，就是要……”他对这句话特别加重语气说，“要有人性。我们不得不消灭反革命分子的肉体，那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但是绝不可当演马戏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很好。请你去接任工作吧。”

就在这天夜里，本丘克领着十六个赤卫军战士组成的行刑队，半夜时分，在城外三俄里的一个地方，枪毙了五个判死刑的人。其中有两个是格尼洛夫斯克镇的哥萨克，其余的是罗斯托夫居民。

几乎每天半夜里都要用卡车往城外押运判处死刑的犯人，匆匆忙忙地给他们挖些土坑，死刑的犯人和部分赤卫军战士也参加挖坑的工作。本丘克命令赤卫军战士排好队，用生铁似的低沉声音命令道：

“对准革命的敌人……”又把手枪一挥，喊道：“开枪！……”

一个星期的工夫，他变得枯干黑瘦，脸上好象蒙了一层尘土。眼睛深陷进去，神经质地眨动着的眼皮也遮掩不住苦闷的目光。安娜只有夜里才见到他。她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每天很晚才能回家，但是总等着听他那熟悉、断续的敲窗户叫门的声。

有一天，本丘克和往常一样，半夜以后才回来，安娜给他开开门，问道：

“要吃晚饭吗？”

本丘克没有回答；他昏昏沉沉地摇晃着，走进自己的房间，穿着大衣、戴着帽子，靴子也没有脱，就倒在床上。安娜走到他跟前，仔细看了看他的脸，眼睛紧紧地眯缝着，咬紧的牙齿上闪着吐沫珠，几缕伤寒病后脱落得稀疏的头发湿漉漉地沾在额角上。

她坐在他身旁。怜惜和痛苦使她心如刀绞。她低声问道：

“你很痛苦吗，伊利亚？”

他使劲握了握她的手，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把脸掉过去朝着墙。就这样，一句话也没有说，睡着了，可是睡梦中却在含糊不清、诉苦似的直说梦话，仿佛还竭力想爬起来。她恐惧地看到了这一切，而且由于无端的恐惧浑身抽搐了一下：他半闭着眼睛睡去，凸出的白眼珠发炎似的在眼皮里闪着黄光。

“不要干那种工作啦！”第二天早晨她请求他。“最好还是到前线去吧！你弄得简直没有个人样啦，伊利亚！你会死在这种工作上的。”

“你给我住口！……”他眨着因狂怒而发白的眼睛，大声喊道。

“不要喊叫。我伤害你了吗？”

本丘克突然变得无精打采，好象蕴藏在心里的狂怒随着喊声全部发泄出来了。他疲倦地打量着自己的手掌，说道：

“消灭社会上的败类——是件龌龊的工作。你知道吗，枪毙人对于

健康和精神都有害……真他妈的……”他头一次当着安娜的面骂出脏话。“只有傻瓜和野兽，或者宗教狂才去干这种龌龊的工作。是这样吧？人人都想去鲜花盛开的花园里漫步，但是要知道——叫他们统统见鬼去吧——在栽花种树之前，先要清除垃圾！要施肥！要干脏活！”尽管安娜已经掉过头去，不作声了，他还是提高了嗓门说道：“垃圾要清除，可是谁都讨厌这种工作！……”本丘克已经是大喊大叫起来，拳头敲得桌子砰砰响，不停地眨着充血的眼睛。

安娜的母亲探头朝屋子里看了看。他才猛醒过来，悄悄地说道：

“我不能放弃这个工作！我看到，清楚地感觉到，这项工作对革命是有益的！我把这些肮脏的东西搂在一起，拿来给土地施肥，使它变得更肥沃。将来，幸福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漫步……也许，我的还不存在的儿子要漫步……”他格格地苦笑起来。“我枪毙了多少这样的败类……壁虱……壁虱——这是一种咬人的虫子……我这双手已经杀死了十来个……”本丘克伸出紧握的象鸢鹰的利爪似的、长满黑毛的双手，然后把手往膝盖放着，低声说道：“统统见鬼去吧！让大火燃烧吧，烧得旺旺的，火花飞扬，不冒烟呛人……只是我疲倦了……再过几天，我就到前线去……你说得对……”

安娜默默地低语道：

“到前线上去，或者去干别的工作……离开那里，伊利亚，不然你……会发疯的。”

本丘克转过身，背朝着她，在窗上敲了一阵。

“不会的，我的神经很坚强……你别以为有用铁铸的人。我们大家都是用同一种材料做的……在实际生活中，根本就没有那种在战场上不害怕的人，也没有那种杀人不感到……精神上不留下创伤的人。当然，并不是为了那些戴肩章的人伤心……因为那些人也都是和我们这些人一样，都是自觉的去干自己的工作。但是昨天枪毙的九个人中，有三个哥萨克……都是劳动者……我开始松一个人的绑……”本丘克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模糊，仿佛他离得越来越远，“我动了一下他的手，手象鞋底一样……硬邦邦的……长满了茧子……黑手掌上裂了许多口子……伤痕斑斑……坑坑洼洼……好，我走啦，”他猛然刹住，不讲了，背着安娜，摸了摸被剧烈的痉挛抽得象套马索一样直挺挺的脖子。

他穿好靴子，喝了一杯牛奶就走了。安娜在过道里追上他，双手抓住他的一只沉重的手握了半天，然后又把它往自己热辣辣的脸颊上贴了贴，就跑到院子里去了。

天气益暖。春天从亚速海涌进顿河河口。三月底，受到乌克兰反革命武装和德国人压逼的乌克兰赤卫军部队开始退到罗斯托夫。市里到处都有杀人、抢劫和强征暴敛的事情发生。有些完全溃散了的队伍，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得不解除他们的武装。这免不了要冲突、开枪。哥萨克在新切尔卡斯克附近蠢蠢欲动。三月里，象杨树发芽一样，各集镇的哥萨克与外来户之间的矛盾爆发了，有些地方发生了暴动，反革命阴谋出笼了。但是罗斯托夫的生活旋律却是快速的、生气勃勃的：每天晚上，一群一群的步兵、水兵和工人，在大花园街上游逛。开露天大会，嗑葵花子，葵花子皮啐到人行道旁的溪流里，拿妇女开开心。被大大小小的欲望折磨着的人们，仍然象先前那样生活：工作、吃饭、喝酒、睡觉、死

亡、生孩子、恋爱、互相仇恨、呼吸从海上吹来的咸风。酝酿着暴风雨的日子顽强地、日益在向罗斯托夫逼近。散发出了解冻的黑土气息，可以闻到即将爆发的战争的血腥气味。

在一个这样阳光灿烂的晴朗日子，本丘克比平常回来得早一点，看到安娜已经在家，他觉得很奇怪，便问：

“你总是回来得很晚呀，为什么今天这样早？”“我有点儿不舒服。”

她跟着他走进他的屋子，本丘克脱了外衣，脸上露出高兴得欢跳的笑容，说道：

“阿尼娅，从今天起，我已经不在革命法庭工作啦。“是吗？把你调到哪儿去啦？”

“调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去啦。今天我跟克里沃什雷科夫谈过话。他答应把我派到地区的什么地方去。”

他们一起吃了晚饭。本丘克上床去睡。他心情很激动，躺了好久也睡不着，吸着烟，在硬邦邦的床垫上翻来覆去，快活地叹气。能离开革命法庭使他很高兴，因为他感到，如果再干下去，不用多久，他就会支持不住，就会失去勇气。他刚抽完第四支烟，听见门轻轻地吱扭响了一声，抬头一看，原来是安娜。她光着脚，只穿着一件衬衣，滑过门坎，悄悄地走到他床边。从百叶窗的缝里，透进一道朦胧的、绿色的月光，照在她赤裸的椭圆的肩头上。她俯下身来，把一只温暖的手巴掌放在本丘克的嘴唇上。

“往里挪一挪。别说话……”

她躺在一旁，急急忙忙地把一绺沉重的、象葡萄嘟噜一样的头发从额角上撩开，闪烁着发蓝的眼睛，有点粗鲁、费力地低声说：

“说不定哪天，我就会失掉你……所以我要拿出全部力量来爱你！”她被自己的决定吓得哆嗦了一下，央求道：“亲爱的，快点儿！”

本丘克吻着她，同时可怕的、非常可怕的羞惭控制了他的全部感情，他恐怖地感觉到自己力不从心。

他羞愧得头直摇晃，脸颊热得火烧火燎的。安娜愤怒地推开他，满脸憎恨、厌恶的表情，喘了一口粗气，轻蔑地低声问：

“你……你不行？或者是你……有病？……噢噢噢，这简直太卑鄙啦！……你放开我！”

本丘克握住她的手指头，手指头都有点儿咯吧作响，眼睛直视她那睁大的、充满敌意的、朦胧的黑眼睛，呆滞地摇晃着脑袋，结结巴巴地质问道：

“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责备我？是的，我已经筋疲力尽！……现在就连这种事儿也干不了啦……我没有病……你要明白，要明白！我的精力已被耗尽了……啊……啊……”

他闷声哼着，从床上跳起来，抽着一支烟，象被打了一顿似的，弯着腰在窗边站了很久。

安娜从床上下来，默默地拥抱他，并且象母亲似的，安详地亲了亲他的额角。

过了一个星期，安娜把被激情烧得红扑扑的脸藏在他掖下，坦白说：

“……我早就知道，你的精力消耗得太多……可是没想到工作竟把你的精力全吸干啦。”

此后，本丘克有很长时间，不仅感受到心上人的抚爱，还享受到了温柔的、无微不至的慈母似的关怀。

并没有派他到外地去。波乔尔科夫坚持把他留在罗斯托夫。这时候，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非常紧张：正筹备召开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准备跟在顿河对岸死灰复燃的反革命活动进行激战。

第二十一章

青蛙在河边的柳树行后面用各种腔调花哨地叫着。夕阳落山了。阵阵晚凉吹进谢特拉科夫村。房屋的巨大斜影投到干燥的大路上。放牧的牲口群从草原上归来。哥萨克女人，一面谈论着村里的新闻，一面用树枝从河边草场赶回奶牛。已经被太阳晒黑的光着脚的孩子们在胡同里打羊拐。老头子们庄重地坐在墙根的土台上。

全村都已播种完毕，只是有些地方的谷子和向日葵还没有种完。

在村头上一家院子里，有几个哥萨克坐在一起。当家人是个麻脸的炮兵，正在讲他参加俄德战争的一件往事。听众——隔壁的老头子和老头子的女婿，一个鬃发的青年哥萨克，——都一声不响地在听他讲。身材高大、漂亮、丰满，简直象位贵妇人似的哥萨克女人从台阶上走下来。她身上穿着一件系进裙子里的粉红衬衣，袖子挽到胳膊肘子上面，露出黝黑光滑的手臂。手里提着一只桶；迈着那种只有哥萨克女人才会的健美、潇洒的大步朝牛棚走去。蒙着白地蓝花头巾的头发有些散乱（她刚刚把准备明天早晨生火的干马粪添到炉子里），光脚穿着鞋，轻柔地踏得院子里长得茂盛的嫩草沙沙作响。

一阵清脆的牛奶在桶壁上流淌的响声飘到坐在橡木杆上的哥萨克们的耳边。女主人挤完牛奶，往屋子里走去；她略微弯着腰，象天鹅的翅膀一样，弯着的左胳膊，提着满满的一桶鲜奶。

“谢马，你去找找小牛吧！”她在门栏处象唱歌似地喊道。“米佳什卡上哪儿去啦？”主人反问道。

“鬼知道他，跑出去啦。”

主人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往街角走去。老头子和他女婿也起身要回家。这时主人在街角喊道：

“你来瞧啊，多罗费·加夫里雷奇！到这儿来！”老头子和他女婿走到哥萨克跟前来。哥萨克默不作声地指着草原。一阵象紫色的大球似的尘雾顺着大道滚滚而来，尘雾后面，一队队的步兵、辎重兵和骑兵在行进。

“大概是军队吧？”老头子惊愕地眯缝起眼睛，把手巴掌放在白眉毛上。

“会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主人惊慌地问道。他的妻子肩上已经披上了一件短上衣，走出大门来。她往草原上一看，惊慌失措地叫了一声：

“这是些什么人呀？耶稣基督，这么多呀！”

老头子没离地方，乱跺了一阵脚，就朝自家的院子走去，气冲冲地对女婿喊道：

“快回家去，有什么可看的！”

孩子和妇女们都往胡同口跑去，哥萨克们三人一帮、两人一伙地走来。草原上，离村子约有一俄里的光景，一队人马正顺着大道蜿蜒走来；乱哄哄的人声、马嘶声、车轮子的轰隆声随风飘到村子里来。

“这不是哥萨克……不是咱们的人，”那个哥萨克女人对丈夫说。丈夫耸了耸肩膀。

“这是当然的啦，不是哥萨克。可别是德国人呀？！……不是，是

俄国人……瞧，他们打的是红旗！……啊哈，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阿塔曼斯基团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哥萨克走了过来。看来，他是在发疟疾：面色土黄——就象害黄疸病似的，穿着皮袄和毡靴子。他稍稍举了举头上毛茸茸的皮帽子，说道：“看见了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子了吧？……是布尔什维克。”“是他们。”

有几个骑马的人离开了纵队。他们朝村子飞驰而来。哥萨克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开始默默地各自回家，姑娘和小孩子们也都四散开去。五分钟过后，胡同变得寂无人声。骑马的人成伙地冲进了胡同，——他们拚命抽着马，跑到橡木堆跟前，一刻钟以前，哥萨克们坐的地方。家主人依然站在大门口。最前面的那个骑马的人，看样子是个头目，骑一匹深褐色的马，戴着库班式皮帽子，穿着一件保护色的军衬衣，上面系着一条宽大的红缎带子，扎着武装带，他骑马来到大门口：

“好啊，当家的！请打开大门。”

炮兵的麻脸顿时变得煞白，摘下制帽来。

“你们是什么人？”

“开开大门！……”戴库班式皮帽子的战士喊道。深褐色的马用恶狠狠的眼睛斜看着，冒着白沫的嘴里不停地嚼着笼头嚼子，前蹄直往篱笆上趴。哥萨克开了板门，于是骑士们一个跟一个地走进了院子。

那个戴库班式皮帽子的人一跃下马，迈着八字脚匆匆向台阶走去。其余的人还在下马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台阶上，把烟掏出来了。他一面点着烟，一面让主人抽烟。主人谢绝了。“你不会抽烟？”

“谢谢啦。”“你们这儿不都是旧教徒吗？”

“不是，我们信奉正教……你们是什么人呀？”哥萨克愁眉苦脸地盘问道。

“我们吗？我们是第二社会主义军的战士。”

其余的人下了马，也牵着马朝台阶走来，拴在台阶栏杆上。其中的一个——细高个儿，留着象马鬃似的披散的额发，两腿直碰马刀，朝羊圈走去。他象主人似的打开羊圈的门，弯着腰，钻进板棚的横梁下，抓着羊角，从那里拉出一只长着沉重的尾巴的、阉过的大绵羊。

“彼得里琴科，来帮帮忙！”他用尖利的高音喊道。一个穿着短小的奥地利军大衣的矮小的士兵快步跑到他跟前去。主人捋着大胡子在东张西望，仿佛他是在别人家的院子里似的。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直到那只阉过的绵羊的喉咙被马刀割断，四条细腿直踢登的时候，他才哼了一声，走上台阶去。那个戴库班式皮帽子的战士和另外两个士兵——一个中国人，一个俄罗斯人——跟着主人走进了屋子。

“你不要生气，当家的！”那个戴库班式皮帽子的战士跨过门限，戏谑地喊道。“我们会多给钱的！”

他拍了拍自己的裤子口袋，咯咯地大笑起来，又忽然止住笑声，眼睛盯住了女主人。她咬紧牙齿，站在炉炕旁边，用惊骇的目光望着他。

戴库班式皮帽子的战士转过脸朝着那个中国人，惶恐地乱眨着眼睛，说道：

“你跟他，跟这位大叔去，”他用手指头朝主人指了指，说道：“你跟他去——请他给马一点草……给点儿草料吧，掌柜的，明白吗？我们多给钱！赤卫军是不抢劫的。掌柜的，去吧，啊？”戴库班式皮帽子的

战士说话的声音带一种金属声。

哥萨克由那个中国人和另外一个战士陪伴，不断地回头着，从屋子里走出去。刚走下台阶，就听到妻子的哭泣声音。他跑进门廊，推开门。小门钩从门鼻里脱出来。那个戴库班式皮帽子的人正抓住丰满的女主人的赤裸的胳膊肘，往半明半暗的卧室里拉。哥萨克女人反抗着，推搡他的胸膛。他正要拦腰把她抱起来，但是这当儿门开了。哥萨克三步并作两步闯了进来，将身挡住妻子。生硬地小声说道，

“你到我的家来是客人……为什么你侮辱老娘儿们？你想干什么？……住手！我不怕你的刀枪！东西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可是老娘儿们，你别动！除非你杀死我……纽尔卡，你……”他翕动着鼻翅，转脸对妻子说，“你走，到多罗费大叔家去。这里没有你的事儿！”

戴库班式皮帽子的人整理着衬衣上的武装带，苦笑道：

“你火气太大啦，掌柜的……开开玩笑都不行……我在全连是个顶喜欢开玩笑的人……你不知道？……我是故意开玩笑。我心想，来，逗逗这小娘儿们。可是她害怕起来啦……你给牲口草了吗？你没有草？那么邻居们有吗？”

他吹着口哨，使劲地挥舞着鞭子，走了出去。不久，整个队伍都走近了村庄。这支队伍约有八百多人。赤卫军在村外宿营。显然，指挥官是不愿意在村子里宿营的，他对自己纪律废弛的战士们不放心。

第二社会主义军蒂拉斯波利支队在跟乌克兰反革命武装和越过乌克兰的德国人多次战斗中受了重创，且战且走，冲到顿河地区来，在舍普图霍夫卡车站下了火车，但是因为前方已经有了德国人，于是为了转移到北方的沃罗涅什省，便以行军队形穿过了米古林斯克镇地区。队伍里混进了很多犯罪分子，赤卫军战士在这些坏家伙的影响下，军纪松弛，沿途进行抢劫。四月十六日夜，队伍在谢特拉科夫村外宿营。他们根本不把指挥人员的威胁和禁令放在眼里，成群结队地涌进村子，开始宰羊，还在村头强奸了两个哥萨克妇女，无故开枪，向广场射击，打伤了一个自己人。夜里，岗哨全都喝醉了（每辆大车上都装有酒精）。这时候，由村子里派出去的三个骑马的哥萨克早已在邻近的村庄进行骚乱煽动了。

夜里，哥萨克们摸黑备上马，带上武器、干粮，由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和老头子们，仓促组成队伍，由本村的军官或司务长率领，开往谢特拉科夫村，他们隐蔽在山沟里和山坡后头，把赤卫军团团包围起来。夜里，从米古林期克、科洛杰兹内、博戈莫洛夫开来一些人数约有半个连的队伍。奇尔河上游的人，纳波洛夫人、卡利诺夫人、叶伊人、科洛杰兹年人都暴动起来了。

天上的北斗诸星已经黯淡无光。黎明时分，各路哥萨克，跃马呐喊，杀声震天，从四面八方向赤卫军冲来。机枪打了一阵，就哑吧了，杂乱无章的射击声响了片刻，就无声了，只听到刷刷的砍杀声。

一个钟头就完事大吉：赤卫军全部被歼，二百多人被砍死和枪杀，约五百人被俘。两个有四门炮的炮兵连、二十六挺机枪、一千枝步枪和大量的弹药都落到哥萨克手里。

过了一天，手持小红旗的急使便驰骋在全区的大路和乡村小道上。集镇和村庄都闹哄起来：推翻了苏维埃，匆匆选出了镇长和村长。卡赞

斯克镇和维申斯克镇的暴民连队也迟迟地开到了米古林斯克镇。

四月下旬，顿涅茨河地区上游各集镇相继宣告独立，组织了自己的军区，称为顿河上游军区。选定维申斯克镇为军区驻地，维申斯克人口众多，面积和所辖村庄的数目，在全区仅次于米哈伊洛夫斯克镇。仓促把原来的一些村庄划为集镇。新建了舒米林斯克、卡尔金斯克和博戈夫斯克诸镇。这样，顿河上游军区就辖有十二个集镇和一个乌克兰乡，过起脱离中央政府的独立生活来了。原属顿涅茨河地区的卡赞斯克、米古林斯克、舒米林斯克、维申斯克、叶兰斯克、卡尔金斯克、博戈夫斯克等镇和波诺马廖夫斯克乡，原属梅德维季河口区的霍皮奥尔河口镇、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以及原属霍皮奥尔河军区的布卡诺夫斯克、斯拉谢夫斯克、费多谢耶夫斯克等集镇都加入了顿河上游军区。选举叶兰斯克镇的哥萨克，扎哈尔·阿基莫维奇·阿尔费罗夫为军区司令。传说，阿尔费罗夫原本是个没有出息的低级哥萨克军官，只是由于老婆泼辣、聪明，才成了个大人物；据说，阿尔费罗夫三次考试都不及格，但是老婆揪住这位饭桶丈夫的耳朵不放，不容他喘气，直到第四次终于考取了陆军大学，方才罢休。

但是最近这些日子，人们已经无暇去谈论阿尔费罗夫了，即使谈起，也只是寥寥数语，因为别有所思，顾不上了。

第二十二章

春汛刚刚开始退落。草地上和菜园的篱笆边露出了褐色的淤泥土地，四周围了一圈象花边似的春汛退去后滞留下来的垃圾：干芦苇、树枝、莎草、去年的树叶和波浪冲倒的枯树。顿河两岸浸到水中的树林里的柳树已经鹅黄嫩绿，枝条垂下象穗子似的柳树花絮。白杨树的芽苞含苞欲放，村里家家院外，泛滥的春水环绕着的红柳嫩条低垂到水面上。毛茸茸的、象羽毛未丰的小鸭一样的黄色芽苞浸在春风吹皱的粼粼碧波中。

黎明，野鹅、海雁和一群群的鸭子游到菜园边来觅食。破晓时分，黑鸭象铜管乐似的叫声在水塘里响起。晌午的时候，就可以看见，波光粼粼的辽阔的顿河水面上，波浪在追逐闪着白胸脯嬉水的小水鸭。

这一年飞来的候鸟特别多。打鱼的哥萨克每天黎明，当葡萄酒般的霞光染红了水面，划着小船去查看撒下的鱼网时，曾多次看到天鹅落在树林围绕着的河湾里休憩。但是赫里斯托尼亚和马特维·卡舒林老爹带回鞑靼村的新闻却令人觉得有点儿太希罕了：他们家里需要两根小橡木杆，便一同到官树林里去挑选；穿过小树林的时候，从山沟里惊出一只带着小羊崽的野山羊。黄褐色的瘦山羊从蓊草和乌荆丛生的山沟里跑出来，在土岗上朝砍柴人 了几秒钟，它不断地紧张地在搦动着细瘦的小腿，小羊崽子紧紧地偎依在它的身旁；野山羊一听到赫里斯托尼亚惊讶的叹息声，立刻就顺着小橡树林子飞奔而去，哥萨克们只能看见那蓝灰色的、闪光的蹄子和驼色的短尾巴在闪动。

“这是个什么东西？”马特维·卡舒林扔下手里的斧子，问道。

赫里斯托尼亚突然无缘无故地大喜若狂，声音响彻整个静悄悄迷人的树林，喊道：

“当然是山羊！野山羊，真是山羊！我们在喀尔巴阡山中见过！”

“莫非是战争把它这倒霉鬼赶到咱们的草原上来了？”

赫里斯托尼亚除了同意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一定是。老爹，你看见那只小羊崽了吗？真他妈的……嗯，这狗东西，多好看呀！简直就象个小孩子！”回家的路上，他们一直在谈论着这本地没有见过的野物。马特维老爹最后又怀疑起来：

“不过，会不会是山羊呢？”

“是山羊。真的，是山羊，决不会是别的玩意儿！”“也许是……可是如果是山羊——那为什么没有角呢？”“有角没角跟你有什么相干？”

“不是说跟我有什么相干。我是说，如果是山羊一类的玩意儿……为什么长相不对呢？你见过没有角的山羊吗？就是这么回事。也许是什么野绵羊吧？……”

“马特维老爹，你简直是老糊涂啦！”赫里斯托尼亚生气地说。“你到麦列霍夫家去看看。他们家的葛利什卡有一根鞭子，鞭柄就是用山羊腿做的。那时候看你还说什么？”马特维老爹那天还真到麦列霍夫家去了。葛利高里的鞭子柄真是用野山羊腿皮精致地包着的；连小蹄子都完整地保留在鞭柄头上，并且镶着同样精致的铜箍。

在大斋节的第六个星期的星期三，米什卡·科舍沃伊一大早去查看

下在树林边的袋网。黎明时分，他走出家门。晨寒冻得地上结了一层薄冰，冻土在脚下嘎扎嘎扎地响。科舍沃伊穿着棉上衣、筒靴，裤腿掖在白袜筒里，制帽戴在后脑勺上，吸着寒冽的空气，吸着河水清新的潮湿气味，肩膀上扛着一支长桨，朝前走去。他使劲往水里一推，小船迅速滑到水中，他就站着划起桨来。

很快就检查完自己下的那些袋网，从最后一只网里捡出了鱼，又把网放回去，整理了一下网翅，然后轻轻把船划开，决定抽口烟。天将破晓。东方苍茫透绿的天空，仿佛自下而上，从天边溅上一片鲜血。血在消散，在地平线的上流泻，闪着金光。米什卡注视着黑鸭在慢悠悠地飞翔，抽起烟来。一缕青烟围绕着灌木丛，盘旋飘去。他看了看捞到的鱼——三条小鲟鱼、一条八俄磅重的鲤鱼、一堆白鱼——心里想道：

“可以卖掉一部分。斜眼卢克什卡会要的，换点儿梨干；妈妈有工夫时做果子冻吃。”

他一面吸着烟，一面朝码头划去。他看到他系船的菜园篱笆旁边坐着一个人。

“会是谁呢？”米什卡麻利地划着小船，用桨掌握着方向，暗自思量道。

原来是“钩儿”蹲在篱笆旁边。

他正在抽一根用报纸卷的粗烟卷。

他两只黄鼠狼似的眼睛狡狴、矇眈，两腮上长满了灰白的胡子茬。

“你在等什么？”科舍沃伊喊道。

他的喊声象只圆球似的响亮地擦着水面滚来。

“划过来。”

“想要鱼吗？”

“我要鱼干什么！”

“钩儿”大声咳嗽起来，啪地吐了一口痰，勉强地站起身。一件不合体的，又肥又大的军大衣穿在身上旷里旷荡，就象瓜地里的稻草人身上披的衣裳。制帽下垂的帽檐直遮到尖削的耳朵上。他不久前才带着赤卫军的“坏”名声，回到村里来。哥萨克们纷纷询问他复员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钩儿”的回答却闪烁其词，总是把话头引到没有什么危险的问题上去。对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和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却说出了实情：他在乌克兰的赤卫军里干了四个月，被乌克兰反革命武装俘虏过，逃出来以后，又参加了西韦尔斯的部队，跟着他，在罗斯托夫周围打了几仗，现在是自动回家来休养度假。

“钩儿”摘下制帽，理了理象刺猬似的硬头发；四下张望着，走到船边，沙哑地说道：

“事情很糟糕……很糟糕……别打鱼啦！不然整天光顾打鱼，别的什么事都忘啦……”

“你有什么消息——快说吧。”

米什卡用沾满鱼腥的手握了握“钩儿”的只剩下一把骨头的小手儿，温情地笑了。他们俩有很深的交情。

“昨天在米古林斯克附近一支赤卫军被打垮啦。老弟，打起来啦……打得你死我活！……”

“打垮的是什么部队？从哪儿开到米古林斯克的？”“他们正开过

这个镇子，哥萨克给他们来了一个大包围...押到卡尔金去的俘虏，简直海啦！那里的军事法庭已经开庭审判。咱们村里今天就要征召入伍。你听，从一大早就在叮叮 地敲钟。”

科舍沃伊系好船，把鱼装到袋子里，拄着船桨，大步走起来。“钩儿”象匹小儿马似的在科舍沃伊身旁小步跑着，他掩上大衣襟，大甩开手，跑到科舍沃伊前头去说：

“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的。他刚刚换了我的班，磨坊整夜开工，来磨面的排长队。喂，他是听掌柜说的。有位不知道哪方面的军官从维申斯克到谢尔盖·普拉托内奇家来啦。”“那么现在该怎么办？”一阵惶惑的神色从米什卡那在战争岁月中褪去稚气、变得成熟的脸上掠过；他斜睨了“钩儿”一眼，又问了一遍：“现在该怎么办？”“应当逃出村子。”

“逃到哪儿去呢？”

“到卡缅斯克。”

“那里也全是哥萨克。”

“避开卡缅斯克，往左边一点的地方去。”

“到哪儿去呀？”

“到奥布利维去。”

“怎么过得去呢？”

“你想去——就能过去！要是不想去——你就呆在这里，见你的鬼去吧！”“钩儿”突然火冒三丈地喊道。“‘怎么办，到哪儿去，’说完没了地问，我怎么知道呢？逼得紧了——你自个儿会找个窟窿钻的！你用鼻子去闻嘛！”

“别发火。你知道，人们骑上脾气暴的马要往哪儿跑吗？伊万怎么说？”

“你先去劝劝你的伊万吧……”

“你别嚷嚷……你看那个娘儿们在咱们哪。”

他们担心地斜眼看了看那个年轻的娘儿们，“牛皮大王”阿夫杰伊奇的儿媳妇，正在从院子里往外赶牛。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上米什卡又转身往回走去。

“你上哪儿去？”“钩儿”惊奇地问道。

科舍沃伊头也没有回，嘟哝说：

“我去把袋网拿回来。”

“为什么？”

“不能把网丢掉呀。”“那么说，咱们一起溜啦？”“钩儿”高兴了。米什卡挥了一下船桨，从老远的地方说：

“你先去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儿，我把网送回家，立刻就去。”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通知了一些相好的哥萨克。他的小儿子跑到麦列霍夫家去把葛利高里领了来。赫里斯托尼亚好象预感到事情有点儿不妙，自动来了。很快科舍沃伊也回来了。大家开始商量起来。他们都急不可待地抢着说话，因为随时都会响起紧急征召的钟声。

这是一句俗语。意思是说，对于发脾气的人就得用凉水浇，使他清醒清醒。所以人们骑上发脾气马，就先到水边去，好把马的脾气压下去。

“马上就走！今天就溜！”“钩儿”激动地叫着。“你倒是给我们讲讲道理呀——咱们为什么一定要走？”赫里斯托尼亚问道。

“怎么为什么？马上就要开始动员啦，你以为躲得过吗？”“我硬是不去——不就完了嘛。”

“他们会硬把你拉去！”

“叫他们试试看吧。我又不是他们拴上缰绳的小牛犊儿。”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两眼向外斜的老婆打发出去，气冲冲地喊道：

“他们会把咱们捉去——带走……‘钩儿’说得都不错。只是咱们往哪儿逃呢？这是个难题。”

“我也是这么问他的呀，”米什卡·科舍沃伊叹了口气说。“你们这是怎么啦，难道我比你们大伙需要得更多吗？我一个人走！尽是瞎问什么‘该怎么办呀，为什么呀，往哪儿溜呀……’等着吧，他们会把你们臭骂一顿，还要以信仰布尔什维主义的罪名请你们坐监牢！……你们还坐在这里开玩笑，啊？到了什么时候啦……这儿的一切统统都要见鬼去啦！……”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面带愠色，全神贯注地在玩弄一个从墙上拔下来的锈钉子，冷冷地打断了“钩儿”的话：

“你不要急嘛！你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啦：光棍一条，拿起腿来一走了事，可是我们就不同了，要好好地想想。拿我说吧，一个婆娘，两个孩子……我闻的火药味儿比你多得多！”他眨了眨突然变得凶狠的眼睛，恶狠狠地龇了龇结实、尖利的牙齿，喊道：“你可以信口开河……你原来是个‘钩儿’，现在仍然还是个‘钩儿’！你除了一件上衣，别的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胡说八道起来啦！要显显你的军官威风吗？别咋呼啦！我要啐你的脸！”“钩儿”喊道。

“钩儿”刺猬似的小脸气得煞白，眯缝得窄窄的眼睛里闪着锋利的凶光，甚至全身烟灰色的毛发都在闪动。

葛利高里由于自己的宁静心情被破坏，由于听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讲的赤卫军部队已经侵入本地区的消息，心里忐忑不安，就把所有的愤怒全都发泄在“钩儿”身上。“钩儿”的叫嚣把他彻底激怒了。他象被打了一棒似的，跳了起来，冲到在木凳上打转儿的“钩儿”面前，竭力控制着痒痒得想要打人的手，叫道：

“住口，混蛋东西！黄口小儿，人渣渣，你发什么号令啊？你滚吧，既然……有人牵着你！赶快滚，省得在这里放臭气熏人！滚，滚，别费话，不然的话我就给你一下子，为你送行……”

“算了吧，葛利高里！这可不象话了！”科舍沃伊赶忙过来劝解说，他把葛利高里的拳头从“钩儿”皱起的鼻子尖上拉开。

“应该把哥萨克的臭习气改一改啦……你不害臊吗？……羞死啦，麦列霍夫！羞死啦！”

“钩儿”站起来，难为情地咳嗽着，朝门口走去。在门口，他忍不住了，回过头来，朝恶狠狠地发笑的葛利高里骂道：“亏你还在赤卫军里呆过……简直是兵！……这样的家伙我们早都枪毙啦！……”

葛利高里也忍不住了，他把“钩儿”推到门廊里，踢着“钩儿”步兵靴子歪斜的后跟，恶声骂道：

“滚！我把你的腿……揪下来！”

“完全是胡来！这算什么呀，简直象小孩子一样！”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赞成地摇晃了一阵脑袋，很不以为然地斜眼看了看葛利高里。米什卡一声不响地在咬嘴唇，显然，是在把已经涌到嘴边的气话又咽了回去。

“那他为什么管别人的事？干么发脾气？”葛利高里有点不好意思地辩解说；赫里斯托尼亚同情地看着他，这一看，葛利高里露出了天真、稚气的笑容，说道：“差一点儿没揍他一顿……他哪儿禁得打呀……一巴掌——就完蛋啦。”

“喂，你们怎么啦？应当谈正经事儿嘛。”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被提问的米什卡·科舍沃伊的集中的眼光盯得踌躇不安起来，勉为其难地回答说：

“怎么办呀，米什卡？……葛利高里的话有一部分是对的：怎么能拿起腿来一溜了事呢？我们大家都拉家带口……你先听我说！……”他一看到米什卡不耐烦的样子，就急忙说道，“也许，会平安无事……谁敢说呢？这支队伍在谢特拉科夫被击溃了，其他的再也不敢来了……咱们先等等看吧。到时候再说。而且，我也有老婆孩子，衣裳都烂了，面粉也吃光啦……怎么能收拾收拾就走呢？把他们留下怎么过日子呀？……”

米什卡愤怒地拧了拧眉毛，眼盯着屋子里的土地。

“你们是不想走啦？”“我想稍微等等看。什么时候走都来得及……您，葛利高里·潘苔莱耶夫，还有你，赫里斯坦，你们打算怎么办？……”
“当然，是这样……看看再说。”

葛利高里没想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和赫里斯托尼亚会都支持他，活跃起来，说：

“好，当然，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为了这我才和‘钩儿’吵起来的。难道这是去砍树枝吗？三下五除二——就完了吗？……应该考虑……考虑，我是说……”

“—— —— ——！”突然响起了钟声：这轰鸣声冲下钟楼，漫过广场，漫过大街和小巷，象雷声一样，滚过满潮的栗色光滑河面，湿润的石灰岩的山坡，撞在树林子上，碎成象扁豆粒似的小块，——痛楚地呻吟着，消逝了。又响了一阵——然后就连续不断地惶恐不安地响起来：“—— —— ——！”……”

“听，集合啦！”赫里斯托尼亚不断地眨着眼睛说。“我马上就划船过河，钻到树林子里去。让他们找吧！”

“好啦，咱们怎么办？”科舍沃伊象老头子一样，艰难地站起身，问。

“咱们现在不能走，”葛利高里替大家回答说。

科舍沃伊又拧了拧眉毛，把一大绺垂下来的鬃曲的金色额发从额角上撩开。

“再见吧……看来，咱们是要分道扬镳啦！”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遗憾地笑着说：

“你还年青，米沙特卡，感情容易冲动……你以为咱们就走不到一起啦！会走到一起的！你就瞧好吧！……”科舍沃伊跟大家道了别，走出来，穿过院子，来到隔壁一家的场院上。“钩儿”正蹲在一条水沟边，就象知道米什卡准会到这里来；他站起身，迎着米什卡走过去，问：

“怎么样？”

“他们都不肯走。”

“我早就知道。一群胆小鬼……而葛利什卡……你的好朋友，是个大坏蛋！他谁也不喜欢，就连自己，一年也只喜欢一次。他侮辱我，这个混蛋，他知道，比别人有劲儿，就了不起了……可惜我没有带着枪——否则我就打死他……”他用微弱的声音说。米什卡跟他并肩走着，看着他那象刺猬一样扎煞着的胡子茬，心里想：“小黄鼠狼，他真干得出来！”

“他们走得很快，每一响钟声都象鞭子似的抽打着他们俩。“到我家去，咱们拿上干粮——就开溜！要步行，不能骑马。你什么都不要回去拿吗？”

“我的全部家当都在我身上啦，”“钩儿”作了个鬼脸说。“还没有置上高楼大厦和万贯家业……只有半个月的工资还没有领。好啦，就送给我们的大肚儿老板谢尔盖·普拉托内奇，叫他去发财吧。我居然没领工钱——他会高兴得浑身打哆嗦。”钟声停了。梦境似的清晨的寂静肃穆如故。道旁的炉灰上有几只母鸡在刨食，放出去吃青的小牛犊在篱笆边徘徊。米什卡回头看了看：哥萨克们正匆匆忙忙地赶往广场上去开村民大会。有的一面扣着上衣和制服扣子，从院子里走出来，一个骑马的人从广场上跑过去。小学校前聚了一大群人，妇女的白头巾和裙子在闪晃，哥萨克们的脊背黑压压地挤成一片。一个女人挑着水桶站住了，她不愿意走到他们前头去，怒冲冲地朝他们说道：

“你们倒是走呀，不然我还得绕道走！”

米什卡向她问过好，她的宽眉毛下面露出了笑容，问道：

“哥萨克都到广场上去开会，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为什么不去开会呀，米哈伊尔？”

“家里有事情。”

他们走到胡同口，可以望见科舍沃伊家的小屋顶了，一个拴在干樱树枝上的白头翁巢在随风摇晃，山岗上的风车在懒洋洋转动，翼架上一块被风撕下的帆布在噼啪作响：风车尖顶上的铁叶子也被吹得哗啦哗啦地乱响。

阳光昏暗，但是却很暖和。顿河上清风徐徐吹来。在街口上阿尔希普·博加特廖夫——身材高大的老头子、曾在禁卫军炮兵连里服过役的旧教徒，——家的院子里，有几个婆娘正在用粘土抹墙，粉刷这座大家宅，准备过复活节。一个婆娘正在用马粪和泥。她把裙子撩得高高的，吃力地擗动着两条白腿，绕着圈子，肥胖的腿肚子上有一圈袜带勒出的红印子。她用指尖捏着撩起的裙子，结实的袜带系到膝盖以上，深深地勒进肉里去。

她是个喜欢打扮的女人，尽管太阳刚刚升起，她已经用头巾把脸裹

上了。其余的是两个娇小、年轻娘儿们——阿尔希普的儿媳妇；她们登着梯子，爬到紧挨着盖得很漂亮的芦苇屋顶底下，檐脊下面，——在粉刷。椴树皮刷子在她们那把袖子挽到胳膊肘上去的手里来回刷着，用头巾裹到眼睛的脸上溅满了白灰点子。婆娘们和谐、齐整地唱着歌。大儿媳妇，守寡的玛丽亚，公开地跟科舍沃伊勾搭；她长了一脸雀斑，但是是个满漂亮的女人她用全村闻名的、几乎跟男人一样低沉有力的声音领头唱道：

……谁也不会这样悲伤……

其他两个也跟着唱起来，她们三人合唱，委婉地唱出这支伤心的、天真、幽怨的女人的悲歌：

……象我的爱人在战场上那样。
他一面装着炮弹，
一面思念自己的婆娘……

米什卡和“钩儿”顺着篱笆走着，谛听着时而被从草上传来的响亮的马嘶声打断的歌声。

……来了盖着公章的书信一封，
说我的爱人已经牺牲。
噢噫，我的亲人已经牺牲，
躺在灌木丛中……

玛丽亚左顾右盼，那双暖人的灰色眼睛在闪烁，注视着走过来的米什卡，那溅满白灰点的脸上春光焕发，笑容满面，她用充满爱情的低沉的胸音唱道：

……他的满头鬃发，棕红的鬃发，
被风吹得散乱如麻。
他那美丽的眼睛，褐色的眼睛，
被黑乌鸦啄得空空。

米什卡象往常见了女人那样，亲热地朝她一笑，对正在和泥的家里亲 佩拉格娅说道：“你再把裙子撩高一点儿，不然隔着篱笆看不见！”佩拉格娅眯缝起眼睛回答说：

“你要是想看，就能看得见。”

玛丽亚斜身站在梯子上，四下张望着，拖着长腔问：“宝贝儿，上哪儿去啦？”

“打鱼去啦。”

“不要走远啦，咱们到仓房里去困一会儿早觉吧。”“不要脸的东西，看，你的公公来啦！”

玛丽亚用舌头弹了一个响儿，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用浸饱灰浆的刷子朝米什卡身上一甩。他的上衣和制帽上溅满了白灰点儿。

“你发发善心，把‘钩儿’借给我们用用也好啊。他总还可以帮我们收拾收拾屋子啊！”小儿媳妇露出一排砂糖似的闪光的、齐整的牙齿，在他们后面喊道。

玛丽亚不知道小声说了句什么，这几个娘儿们哄堂大笑起来。

“放荡的母狗！”“钩儿”皱起眉头，加快了脚步，但是米什卡却懒洋洋地、温柔地笑着纠正说：

“不是放荡的，而是风流的。我走啦——丢下可爱的小心肝儿。‘原谅我，宝贝儿，再见吧！’”他嘴里叨念着一支歌里的歌词，走进自家院子的板门。

第二十三章

科舍沃伊走了以后，哥萨克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轰鸣的钟声响彻村庄的晨空，震得屋窗上的玻璃营营作响。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朝窗外看去。板棚在地上投下一片清晨的淡影。稀疏的浅草上白露点点。即使隔着玻璃看去，也是那么晴空万里，高远，蔚蓝。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看了一眼赫里斯托尼亚耷拉着的、乱蓬蓬的脑袋，问道：

“也许，事情就这样完了吧？米古林斯克人把赤卫军的队伍打垮啦，以后再也没有敢来的啦……”

“不会的……”葛利高里全身颤动了一下，“他们已经开了头儿——现在他们会继续干下去的！喂，怎么样，咱们去开会吧？”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伸手去拿制帽；他一面苦思着自己的疑惧，一面问：

“伙计们，咱们是不是真的生了锈？米哈伊尔——他虽说火气大一点儿，然而却是个很精明的小伙子……他责备了咱们。”

谁也没有回答他。大家都默默地走出家门，朝广场走去。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若有所思地瞅着脚尖儿往前走。他很苦恼，因为昧了良心，没有照自己认识的去做。“钩儿”和科舍沃伊是正确的：本应逃走，不该犹豫不决。他自己骗自己的那些遁词是靠不住的，在他内心，有一个什么人的理智的、嘲讽的声音把这些遁词打得粉碎，就象是马蹄子踏碎水洼的薄冰一样。这时，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做出的唯一决定是：在第一次交锋时，就跑到布尔什维克那边去。往会场走着，他这个决心成熟起来，但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既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葛利高里，也没有告诉赫里斯托尼亚，因为他模糊地意识到，他们俩心里这时苦苦思索的是别的东西，而且在内心深处，他已经对他俩有了戒心。刚才，他们三人一同拒绝了“钩儿”的建议，借口有家室，不肯逃走，同时他们每个人又都知道，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没有说服力的。现在他们三个人却又同床异梦了，彼此都感到很尴尬，仿佛是干了什么下流、可耻的勾当。三人沉默无语地走着；走到莫霍夫家对面时，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忍受不住这种令人难堪的沉默，痛斥着自己和两伙伴，说道：

“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咱们从前线上回来时是布尔什维克，而现在却要往树丛里躲！要别人替咱们去打仗，咱们自己去跟娘儿们鬼混……”

“仗我打过啦，也该让别人去尝尝是什么滋味儿啦，”葛利高里扭回身来说。

“这是哪家的道理，他们……乱抢乱夺，咱们倒应该去投奔他们？这算是什么赤卫军呀？！强奸妇女，抢劫别人的财物。这要谨慎行事。瞎撞一阵，没有不碰南墙的。”

“你亲眼见了么，赫里斯坦？”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厉声问道。

“人们都这么说。”

“啊——啊……人们……”

“够啦，别嚷嚷啦！还怕大伙不认识咱们哪。”

会场上一片色彩鲜艳的哥萨克的裤 和制帽，偶尔也能看到鬃毛哥萨克皮帽形成的黑色孤岛。全村的人都到会场上来了。没有娘儿们。尽是些老头子、役龄的哥萨克和还带稚气儿的哥萨克。最前列，是年高德劭的老头子，都拄着拐杖站在那里；名誉法官、教会委员、校董和教堂主持。葛利高里放眼望去，寻找父亲花白的大胡子。麦列霍夫老头子站在亲家公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旁边。格里沙卡爷爷穿着一身戴着军功章的灰制服，站在他们前头，上身伏在一根尽是疙瘩的拐杖上。老丈人旁边，是脸红得象苹果一样的“牛皮大王”阿夫杰伊奇、马特维·卡舒林、阿尔希普·博加特廖夫、戴着哥萨克制帽的阿捷平——“擦擦”；再过去，是半圈密密麻麻的熟悉的脸：大胡子叶戈尔·西尼林、“马掌”雅科夫、安德烈·卡舒林、尼古拉·科舍沃伊、瘦长的博尔谢夫、阿尼库什卡、马丁·沙米利、身材短粗的磨坊主格罗莫夫、雅科夫·科洛韦金、梅尔库洛夫、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伊万·托米林、叶皮凡·马克萨耶夫、扎哈尔·科罗廖夫、“牛皮大王”阿夫杰伊奇的儿子安季普，一个蒜头鼻子、身材矮小的哥萨克。穿过会场，葛利高里看见哥哥彼得罗正站在这圈人的对面。彼得罗穿着佩戴黄黑两色乔治十字章带子的衬衣，正在和独臂阿廖什卡·沙米利斗嘴。站在彼得罗左面的米吉卡·科尔舒诺夫眼睛里闪着绿光，正在借着普罗霍尔·济科夫的火点烟。普罗霍尔大瞪着两只牛眼，吧嗒着嘴唇，帮他往外吹火点烟。许多青年哥萨克都挤在后面；人圈当中，在一张四条腿全陷进松软、潮湿的土地里去的破桌子旁，坐着村革命委员会主席纳扎尔，他旁边，一只手撑在桌面上，站着一位头戴有帽徽的保护色制帽，身穿戴肩章的上衣和草绿色窄腿马裤的中尉，葛利高里不认识这个人。革命委员会主席难为情地在对中尉说些什么，他弯下一点身子，把大煽风耳朵凑到主席的大胡子边倾听。会场象蜂窝似的，一片嗡嗡声。哥萨克们在议论，打趣，开玩笑，但是所有的人的神情都很紧张。不知道是谁等得不耐烦了，用娇嫩的声音喊道：

“开会吧！还等什么？人都差不多到齐啦！”

军官从容不迫地挺直了身子，摘下制帽，象拉家常一样，很随便地说道：

“诸位老人家和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弟兄们！你们已经听到在谢特拉科夫村发生的事情了吗？”

“他是哪边儿的人？打哪儿来的？”赫里斯托尼亚用大粗嗓子问道。

“维申斯克方面的人，从黑河来的，姓什么索尔达托夫……”有人回答说。

“前几天，”中尉继续说，“有一支赤卫军部队开到了谢特拉科夫。日耳曼人占领了乌克兰，在向顿河地区挺进途中把赤卫军逐出了铁路线。所以赤卫军就想穿过米古林斯克镇地区。他们占领了村庄，开始抢劫哥萨克的财物，强奸哥萨克妇女，进行非法逮捕，以及其他等等暴行。当四周围的许多村庄得知发生的事情以后，哥萨克们就拿起武器，去攻打这伙强盗。这支队伍被歼灭了一半，俘虏了一半。米古林斯克人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米古林斯克和卡赞斯克两个镇已经打碎了套在自己身上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枷锁。哥萨克不分老少都动员起来，保卫静静的

顿河。维申斯克的革命委员会已经被赶走，选举了新镇长，大多数的村庄也都这样做啦。”

当中尉说到这里时，老头子们矜持地嗡嗡起来。

“到处都在组织队伍。你们最好也把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组成一支部队，防备那些野蛮的强盗对村镇进行新的骚扰。我们应该恢复自治！我们不要红色政权，——这个政权只会带来道德败坏，而不是自由！要知道，我们决不允许庄稼佬侮辱我们的妻子姐妹，嘲弄我们的正教信仰、玷污神圣的教堂和抢劫咱们的财物……诸位老人家，这话对不对呀？”

会场上齐声大喊“说——得——对！”中尉开始朗读一张胶印的号召书。革命委员会主席从桌子旁边溜走了，把一些文件也忘在了桌子上。人群静静地听着，一个字也不放过。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则在后面无精打采地谈论着。

在军官刚开始朗读的时候，葛利高里就走出人群；回家的路上，他不慌不忙地朝维萨里昂神甫的宅角走去。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看见他走出人群，就用胳膊肘往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腰上戳了一戳，说道：

“瞧，你的小儿子走啦！”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瘸一拐地从人群中走出来，用既是央求，又有命令的口吻叫了一声：

“葛利高里！”

葛利高里侧过身站住，但是没有回头。

“回来吧，好儿子！”

“为什么走啦？回来！”人们乱哄哄地叫嚷起来，许多人都把脸扭向葛利高里。

“还是个军官哪！”

“不要翘尾巴！”

“他自己就跟布尔什维克混过！”

“也喝过哥萨克的血……”

“是个红肚子鬼！”

喊声传到葛利高里的耳边。他咬紧牙关听着，显然，他的思想斗争得很厉害；好象再过一会儿，他就会悍然不顾地走开。等葛利高里晃了一下身子，眼睛看着地又走回人群来的时候，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和彼得罗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老头子们劲头儿十足。立刻以惊人的速度选举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尔舒诺夫担任村长。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走到人群中间，白脸上的雀斑变成灰色，他难为情地从原村长手中接过政权的标志——一根镶着铜头的村长权杖。在这以前，他从没有担任过什么官职；这次当选以后，他借口不配享有这样崇高的荣誉和文化太低，扭捏了半天，拒不从命，但是老头子们喊声震天，热烈欢迎他：

“把权杖接过去吧！别推辞啦，格里戈里奇！”

“你是咱们村的头号管家人！”

“你不会滥用村里的公产！”

“要当心，可别象谢苗那样，把村子里收的摊派款子喝掉了！”

“嗨，嗨……这个人才不会喝掉呢！……”

“他家有的是钱赔！”

“我们就象剥羊皮一样把他剥光！……”

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选举速度和几乎是临战状态的形势，使得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不便过分推辞，就答应了。这次选举也不象从前那样复杂。从前，都是镇长亲自驾临，把甲长召集起来，先选出候选人，可是这一次，不同了，匆匆忙忙，简单行事，喊一声：“谁赞成科尔舒诺夫，请走到右边去。”于是整个人群都跑到右面去了，只有皮鞋匠济诺维因为跟科尔舒诺夫有仇，一个人站在原处不动，就象河滩草地上烧焦的树墩子。满头大汗的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还没来得及眨眨眼睛，人们已经把权杖塞到他手里，从远到近，一片吼声：“预备酒席吧！”

“大家都投你的票！”

“应该大喝一场！”“把村长抬起来摇晃摇晃！”

但是那位中尉止住了大家的喊声，熟练地把会议引向解决具体问题的路子上。他提出应该选举队伍的指挥官，大概在维申斯克对葛利高里这个人，已经早有所闻，他为了讨好葛利高里，向村众献殷勤说：

“指挥官——最好能选一位军官！这样，一旦打起仗来，胜利就更有保证，也可以减少损失。不过贵村的英雄实在太多啦。乡亲们，我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们，不过我愿意向你们推荐麦列霍夫少尉。”

“哪一个麦列霍夫？”

“我们这儿有两个麦列霍夫。”

军官的目光扫过人群，在后面的低头站着的葛利高里身上停下来，——笑着喊道：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乡亲们，你们说，好不好啊？”“祝你成功！”

“我们竭诚欢迎！”

“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是个有胆识的人！”“站到圈子当中来！站出来呀！”

“老头子们想要瞧瞧你啊！”

葛利高里被后面的人推推搡搡，紫涨着脸，走到圈子当中，害怕地四面打量了一下。

“你就来统率我们的儿郎吧！”马特维·卡舒林用拐杖戳了葛利高里一下，举止豪放地画了个十字。“你统率他们，叫他们跟着你，就象小鹅跟着一只勇猛的公鹅一样，使他们完好无损。你要象公鹅保护自己同类那样保护他们，使他们不遭受猛兽和人们的伤害！你还能再荣膺四个十字章，上帝保佑你！……”“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你的儿郎是个好样儿的！……”“他的脑袋很灵！很会动脑筋，这个猫崽子！”

“瘸鬼，拿一大瓶子酒来请客也不多呀！”

“哈——哈——哈——哈！……咱们来喝两盅儿！……”“诸位老人家！静一静！咱们是不是应该强制征召两三期的人，不招募志愿兵呢？要是招募志愿兵的话，那人家可以去，也可以不去……”

“征召三年的！”

“征召五年的！”

“招募志愿兵！”

“你愿去就去吧，谁……拉着你啦？”

村上头的四位老人走到正在和新选的村长谈话的中尉跟前。其中有一个是个身量矮小、牙全掉光的小老头儿，外号叫“瘦干儿狼”，他一辈子以爱打官司而闻名，他往法院跑得那么勤，以至于家里养的唯一的一匹白骡马对去法院的路也熟识透了，只要喝得醉醺醺的主人往大车上一倒，象连雀似的尖叫一声：“上法院！”这匹骡马自己就会顺着大道把他拉到镇上去。“瘦干儿狼”从头上往下摘着小帽子，走到中尉面前。其余的几个老头子——包括大家都很尊敬的富户格拉西姆·博尔德列夫——都站在旁边。“瘦干儿狼”除享有其他一切好名声外，还以能说会道闻名，他首先揪一下中尉的衣服，说道：

“老爷！”

“诸位老人家，有何见教呀？”中尉很客气地弯下身子，把耳垂厚肥的大耳朵凑了上去。

“老爷，您对敝村的那个人，就是您决定让他担任我们的指挥官的那个人，显然并不十分了解。我们这些老头子，却对阁下这一决定很不以为然，而且我们有权利这样做。我们提出异议，反对他！”

“什么异议？为什么反对？”

“因为他本人参加过赤卫军，还在那里当过指挥官，由于负伤，两个月前刚回家来，我们怎么能信任他呢？”

中尉的脸涨得绯红。耳朵由于充血肿胀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我毫无所闻……没有一个人对我提过这一点……”

“他当过布尔什维克，这是千真万确的，”格拉西姆·博尔德列夫很严肃地肯定说。“我们不信任他！”

“换掉他！您知道青年哥萨克都怎么说吗？他们说：‘他在第一次战斗中就会把我们出卖！’”

“诸位老人家！”中尉踮起脚尖，喊道；狡猾地避开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只问老头子们：“诸位老人家！咱们选定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少尉担任指挥官，不过，这会不会有人反对呢？有人对我说，他在冬天里曾经参加过赤卫军。你们能把自己的儿孙放心地托付给他吗？还有你们，从前线回来的弟兄们，是不是放心跟随着这样的指挥官去打仗呢？”

哥萨克们个个都呆若木鸡，一声不吭。突然，喊声四起；在一片叫喊声中，一个字都听不清楚。过了一会儿，等喊够了，声音沉寂下来，眉毛卷成一绺一绺的博加特廖夫老头子走到人圈当中，摘下帽子，四下看了看，说道：

“我的胡涂脑筋是这样想的——我们不能让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担任这个职务。他是有过这样的罪过，——我们都听说了。叫他先将功补过，取得大家的信任，将来再说。他是个很好的战士，这我们大伙都知道……不过话又说回来，连太阳在雾中也看不清楚：我们看个出他的功劳——他在布尔什维克里混的那段历史遮住了我们的眼睛！……”

“让他当列兵吧！”年轻的安德烈·卡舒林暴躁地喊道。“选彼得罗·麦列霍夫当指挥官！”

“叫葛利什卡当普通一兵吧！”

“我们真选了个好指挥官！”

“我根本就不要当什么指挥官！你们他妈的为什么要招惹我呢！”

葛利高里从后面喊叫道；挥一下手，又说：“我也绝不会干这种事，我他妈的才不要当你们的什么官呢！”他把手深深地插进裤兜里，驼着背，从容不迫地走回家去。

身后是一片喊声：

“哼，哼！别太了不起了！……”

“臭货！翘起钩鼻子来啦！”

“噢哈哈！”

“这是土耳其人的血叫他这么干的！”

“他是不会示弱的！他在前线对军官都不示弱。如今在这儿，他会……”

“回来！……”

“哈——哈——哈——哈！……”

“把他绑起来！哈！呸！哎哟哟哟！……”

“你们为什么还要在他面前献殷勤呀？咱们应该自己来审判他！”

好久才慢慢安静下来。有个人在争论激烈时推了另外一个人一下子，还有个人的鼻子被打出血来，有个青年人突然间眼睛下面起了个青包。大家安静下来以后，开始选举指挥官。选子彼得罗·麦列霍夫——他自豪得脸都涨红了。但是这当儿，中尉就象一匹奔腾的快马碰上了高塍一样，遇上没有预见到的障碍，轮到登记志愿兵了，可是却没有志愿者；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很冷淡，犹豫不决，不愿登记，尽是在打趣，逗笑：

“你怎么啦，阿尼凯，为什么不登记？”

阿尼库什卡嘟囔说：

“我还年轻……胡子都没长出来……”

“你别开玩笑啦！怎么的——你想逗我们开心呀！”卡舒林老头子紧对着他的耳朵吼道。

阿尼凯挥了一下手，象要哄走嗡嗡叫的蚊子似的。“叫你们家的安德留什卡去登记吧。”“早登记上啦！”

“普罗霍尔·济科夫！”桌子旁边的人在喊。

“有！”

“你要登记吗？”

“我不知道……”

“给你登记上啦！”

米吉卡·科尔舒诺夫表情严肃地走到桌子旁边，一字一板地命令说：

“给我写上。”

“好，还有谁志愿参加？……博多夫斯科夫·费多特……你呢？”

“我有小肠炎气，诸位老人家！……”费多特谦虚地眯缝着向外斜的加尔梅克人的眼睛，含糊其词地说道。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们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起来，互相戳着腰部，放肆地开起玩笑来：

“带上你的娘儿们……万一小肠炎气病犯了，她好给你治。”“啊哈哈！……”后面的人哄堂大笑不止，咳嗽着，闪着白牙和笑得泪水模糊的眼睛。

接着，从会场的另一头，象翠鸟似的飞来新的玩笑：“我们派你当伙夫！你要是把菜汤做坏了——我们就拿它灌你，直到把你的疝气从另一头灌出去为止。”

“你带着小肠疝气逃跑，怎么也跑不快。”

老头子们生气了，大骂起来。

“够啦！够啦！看这帮人有多开心！”

“在这种场合，怎么能尽说混话！”

“你们应该感到害臊，孩子们！”有个老头子苦口婆心地劝说。“也不怕上帝怪罪呀！就是这话！上帝是不允许这么做的。人们在那里性命难保，可是你们……连上帝也不顾了吗？”“托米林·伊万，”中尉扭过身子，回头看了看。“我是炮兵，”托米林回答说。

“你要登记吗？我们也需要炮兵。”

“登记上吧……唉——唉！”

扎哈尔·科罗廖夫、阿尼库什卡和另外几个人都拿这位炮兵取笑起来。

“我们用柳树干给你抠一门大炮！”

“你就拿傻瓜当炮弹，拿土豆当榴霰弹！”

在打趣、哄笑声中登记招募了六十个哥萨克。最后一个报名登记的是赫里斯托尼亚。他走到桌边来，从容不迫地说道：“我也算一个吧。不过我预先声明，打仗我是不干的。”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登记呢？”中尉生气地问。

“去看看，军官阁下。我想去看看。”

“给他登记上吧，”中尉耸了耸肩膀。

散会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是正午了。决定第二天就出发去支援米古林斯克人。

第二天早晨，登记的六十名志愿兵，到广场上来集合的只有四十来个。穿着漂亮的军大衣和高筒皮靴的彼得罗朝众哥萨克扫了一眼，只见许多人的军服上都新缝上了绣着旧日的团队番号的蓝色肩章，有些人没有戴肩章。马鞍子都鼓鼓的，鞍袋和军用袋里塞满了行军口粮、衣物和在前线上积存下来的子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步枪，大多数拿的是冷兵器。

婆娘、姑娘、孩子和老头子们都来到广场上送别出征的人。彼得罗神气活现地骑在站乏了的马上，排好自己的半个连，扫视了各种毛色的战马和束装各异的骑士：有的人穿着军大衣，有的人穿着制服，有的人穿着帆布雨衣，然后命令出发了。这支小队伍缓步爬上山岗，哥萨克们不时愁眉苦脸地回头看看村庄，队尾的一列人中，不知道是谁放了一枪。在山岗顶上，彼得罗戴上手套，理了理麦色的胡子，勒紧缰绳，马弯回脖颈，踏着碎步斜身行走，他用左手扶着制帽，含笑喊道：

“全连都有，听我的命令！……快步行进！……”

哥萨克都站在马镫上，挥起鞭子，快跑起来。野风飞舞，吹打着人们的脸，吹弄着马尾和马鬃，要下小雨了。哥萨克们说起话来，开起玩笑。赫里斯托尼亚的铁青色标准马绊了一跤。主人抽了它一顿鞭子，臭骂了一通；马一弓脖子，飞跑起来，冲出了队伍。

一直到卡尔金斯克镇，哥萨克们的情绪始终是很快活的。他们满心

以为，不会再打什么仗了，米古林斯克事件——只是布尔什维克对哥萨克土地的偶然入侵。

第二十四章

他们在黄昏以前到了卡尔金斯克。镇上已经没有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都到米古林斯克去了。彼得罗命令自己的队伍在广场上商人列沃奇金的商店旁边下了马，就向镇长的住宅走去。一个魁伟、强壮的黑脸军官出来迎接他。军官穿着一件没戴肩章的、肥长的衬衣，腰里系着高加索皮带，穿着缝有裤绦的哥萨克裤子，裤腿掖在白色的毛袜里。薄嘴唇角上叼着烟斗。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睛看起人来仿佛要跳出眼眶，神色忧郁。他站在台阶上，抽着烟，望着走来的彼得罗。军官的整个的魁伟身形、衬衣里胸膛上和胳膊上生铁似的坚硬的筋肉，说明他具有非凡的力量。

“您是镇长吗？”

军官从下垂的胡子里吐出一团烟，用中音说道：

“是的，我是镇长。请问阁下的尊姓大名，有何见教？”

彼得罗自我介绍了一番。镇长握着他的手，略微点了点头，说道：

“敝人是利霍维多夫·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

费奥多尔·利霍维多夫是古森诺——利霍维多夫斯基村的哥萨克，是一位很不平常的人物。他就读于士官学校，毕业后，就不知去向。过了几年，突然又在村中出现，得到最高当局的允许，开始在已经服完现役的哥萨克中招募志愿兵。在现在的卡尔金斯克镇地区招集了一连凶悍的亡命徒，率领着他们跑到波斯。他带着这支队伍，充当波斯国王的个人卫队，在那里混了一年。在波斯革命时期，他跟波斯国王一同逃得了活命，队伍失散了，于是突然又在卡尔金斯克露面了；他带回了一部分哥萨克，三匹国王御马厩里的纯种阿拉伯千里马，还有大批的财物：贵重的地毯、稀世的珠宝首饰、花色艳丽的绸缎。他在这里游荡了一个月，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不少波斯金币，骑着一匹雪白的、细腿儿的、象天鹅一样仰着脑袋的骏马，在各村奔驰；他骑着这匹马跨在列沃奇金商店的门限上，在马上买东西、付钱，然后穿过堂门驰去。不久，费奥多尔·利霍维多夫又突然象来的时候那样消逝了。和他形影不离的伙伴——侍从兵，古森诺夫斯克的哥萨克，跳舞能手潘捷柳什卡——也跟他一同不见了；千里马和从波斯带来的一切东西也都无影无踪。

半年之后，利霍维多夫出现在阿尔巴尼亚。从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措给卡尔金的朋友们不断寄来印着阿尔巴尼亚蔚蓝色的山景，盖着奇奇怪怪邮戳的明信片。后来他到了意大利，遍游巴尔干半岛，到过罗马尼亚和西欧，差一点没去西班牙。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大名笼罩了一片神秘的重雾。村子里流传着各种迥然不同的、有关他的说法和推测。而大家知道的只不过是——他跟皇族圈子里的人物过从甚密，在彼得堡结识了一些显贵，参加了“俄罗斯人民同盟”，并任要职，但是他在国外执行使命的情况，则无人知晓。

费奥多尔·利霍维多夫从国外回来以后，就在奔萨定居下来，住在当省长的将军家里。在卡尔金的朋友们看到了他的像片，半天都还在摇

“俄罗斯人民同盟”是沙皇俄国的一个狂暴的黑帮保皇组织，它进行反犹太人宣传，组织虐杀犹太人的暴行，暗杀政敌，从政府方面得到大量的金钱资助。

头惘然若失地吧嗒嘴：“噢，噢！……”“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真是青云直上！”——“看人家尽跟些什么样的人物交往呀，啊？”像片上，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那黝黑的塞尔维亚人钩鼻子的脸上堆着笑容，正在搀扶省长夫人坐上兰朵马车。省长本人象对亲人那样，朝他亲热地笑着，宽肩膀的车夫伸出的手里轻拉着缰绳，马匹咬着嚼子，正欲飞奔。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一只手献媚地举向鬃毛皮帽，另外一只手象端着茶杯一样，擎着省长夫人的胳膊肘。

多年不见，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年底，费奥多尔·利霍维多夫突然又回到了卡尔金，象要在这里长住下去似的。带来了妻子和一个孩子，妻子不知是乌克兰人，还是波兰人；他住在广场上的一所有四个房间的小家宅里，住过一个冬天，在策划些什么神秘的勾当。整个冬天（这年冬天冷得出奇，简直不象是顿河流域的天气！）他家的窗户都大敞着，——为了锻炼自己和全家的人，使哥萨克们大感惊讶。

一九一八年春，在谢特拉科夫事件后，他当选为镇长。费奥多尔·利霍维多夫的雄才大略这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市镇掌握在这样的铁腕人物手里，只过了一个星期，就连老头子们都不得不点头称是。他把哥萨克管教得服帖到如此程度，他在镇民大会上发言以后（利霍维多夫很会讲话，不仅有力，而且才智横溢），老头子们就象一大群公牛似的，大声吼叫：“祝你成功，老爷！我们竭诚欢迎！”——“说的是！”

新镇长严于职守；卡尔金斯克镇的人刚一听到谢特拉科夫村发生战斗的消息，第二天，就把镇上所有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都派往谢特拉科夫。外来户（镇上的住户有三分之一是外来户）起初是不愿意去，有些从前线回来的步兵反对去，但是利霍维多夫在镇民大会上坚持己见，老头子们就通过了他提出的建议：凡不愿意参加保卫顿河的“庄稼佬”一律驱逐出境。第二天，立即有几十辆大车装满了步兵，他们拉着手风琴，唱着歌，浩浩荡荡，向纳波洛夫和切尔涅茨克村进发了。外来户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年轻步兵，由原在机枪第一团服役的瓦西里·斯托罗任科率领着，逃到赤卫军那方面去了。

镇长从彼得罗的走路姿势就已经看出，他是个出身低微的军官。他没有请彼得罗进屋子去，摆出一副不拘小节的、亲热的样子说道：

“不用啦，亲爱的，你们到米古林斯克没有什么事可干了。没有你们，人家已经把事情办妥啦，——昨天晚上已经收到了电报。请你们回去待命。把你们的哥萨克好好整一整！那么大的一个村子——只来了四十名战士？！您对那些混蛋不能客气！要知道，这是有关他们生死存亡的问题呀！祝您健康，诸事如意！”

他身躯是那么大，竟迈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捷的步子，普通靴子的靴底踏得咯吱咯吱响着，往家里走去。彼得罗回到广场上哥萨克们那里去。大伙立刻七嘴八舌问道：

“喂，怎样？”

“那里的情况如何？”

“还上米古林去吗？”

彼得罗喜形于色，笑着说：

“回家转！人家没有咱们已经把事情办妥啦。”

哥萨克们都开心了，成群结伙地往拴在板棚上的马匹走去。赫里斯

托尼亚如释重负似地喘了一口气，拍了拍托米林的肩膀，说道：“那么说是要回家转啦，炮手！”

“家里的娘儿们这会儿正在想念咱们哩。”

“咱们立刻动身。”

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在这里过夜，立即出发。已经是乱哄哄地，一堆一伙地骑马走出了市镇。如果说往卡尔金来时很勉强，难得赶马快跑，那么从这里回去时，则是快马加鞭，使足了劲往回奔。有时甚至还要狂奔一阵；由于久旱无雨，道路坚硬，马蹄踏上，轰隆鸣响。顿河对岸的远山后面，闪着蓝色的电光。回到村里已是午夜时分。走下山坡的时候，阿尼库什卡用他的奥地利步枪打了一响，接着就是几排齐射，这是在通知村里：他们回来了。村里报以几声汪汪的犬吠，不知道是谁的战马，大概是知道已经离家很近，厉声地嘶叫起来。回到村里，大家就散开，各自回家去了。

马丁·沙米利跟彼得罗分手时，轻松地哼了一声，说道：“真是打够啦。这太好啦！”

彼得罗在黑暗里笑了笑，朝自家的院子走去。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出来接过马，卸下马鞍，牵到马棚，然后和彼得罗一同走进屋子。

“出征完啦？”

“完啦。”

“好，谢天谢地！最好一辈子别再听到打仗的事儿。”达丽亚从睡梦中醒来。浑身热乎乎的，忙给丈夫准备晚饭。葛利高里披着衣服从内室走出来；他搔着长满黑毛的胸膛，嘲讽地眯缝起眼睛，看着哥哥，问：

“把他们全都收拾啦？”

“我在收拾剩菜汤哪。”

“哼，那是一点也不含糊。咱们准能把剩菜汤收拾得精光特别是还有我来帮忙。”

复活节前，再也没有听到一点战争的消息，可是在耶稣受难周的星期六，从维申斯克驰来了一位专使，他把满身大汗的马扔在科尔舒诺夫家的大门口，——马刀碰得门限乒乒乱响，跑上了台阶。

“有什么消息？”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在门口迎着他问道：

“我要见村长。您是村长吗？”

“我是。”

“请您马上把哥萨克装备起来。波乔尔科夫正率赤卫军越过纳戈林斯克乡。哪，这是命令，”他把汗湿的制帽里子翻过来，拿出一个信封。

格里沙卡爷爷听见谈话声，也走了出来，把眼镜架在鼻子上；米吉卡从院子里跑进来。他们一同看完了维申斯克军区司令官的命令。那位专使靠在雕花栏杆上，用袖子擦着风尘满面的脸。

复活节的第一天，哥萨克们开斋以后，就从村子里出发了。阿尔费罗夫将军的命令非常严厉，他以剥夺哥萨克军职相威胁，因此，这次去截击波乔尔科夫的已经不象第一次那样，只有四十个人，而是一百零八个人了，这中间还有一些老头子，他们满心想去跟赤卫军交交手。冻疮鼻子的马特维·卡舒林也和儿子一同来了。“牛皮大王”阿夫杰伊奇骑着一匹不中用的骡马，神气活现地混在前列里，一路上他尽是滔滔不绝

地讲他那些离奇的经历，给哥萨克们开心；马克萨耶夫老头子和另外几个白胡子的老头儿也来了……年轻人是迫不得已，老头子们却是心甘情愿、兴高采烈地来了。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把雨衣帽子戴在制帽上，在后排里走着。愁云漠漠的天上洒下雨点。黑云在一片嫩绿的草原上空翻滚。一只鹰在乌云波浪似的边际下飞翔。鹰偶尔煽动一下翅膀，然后又展开，捕捉风势，卷进空气的激流，闪着灰暗的棕色淡光，斜着身子向东方飞去，越飞越远、越小。

草原上是一片湿润的碧绿。有些地方，偶尔可以看到一片片枯萎的去年的苦艾，闪着紫光的金鱼草和一些古垒在山岗顶上闪着灰暗的光亮。

哥萨克们走下山坡，开往卡尔金斯克镇时，遇到了一个放牛的哥萨克少年。他光着脚，摇晃着鞭子一步一滑地走着。看到这些骑马的人，就停住脚步，仔细地打量着他们和那些浑身溅满污泥、扎着尾巴的马匹。

“你是哪个村的人？”伊万·托米林问。

“卡尔金人，”小家伙从披在脑袋上的短衫下笑着，活泼地回答说。

“你们镇上的哥萨克出发了吗？”

“早走啦。打赤卫军去啦。大叔，您能不能给点儿烟叶卷根烟抽呀，啊？”

“给你点儿烟？”葛利高里勒住马，问。

小家伙来到他跟前。他那卷起的裤腿已经湿了，露着红裤绦。他毫不胆怯地看着正从口袋里往外掏烟荷包葛利高里的脸，用悦耳的中音说：

“你们只要往下坡一走，马上就会看到死尸了。昨天我们镇上的哥萨克往维申斯克押解俘虏的红鬼，就在这里把他们都砍啦……大叔，我在砂垒那儿放牲口，从那儿看到哥萨克们把俘虏全都砍死啦。哎呀，真可怕！哥萨克一举起马刀，俘虏们就鬼哭狼嚎，四散奔逃……后来我到那儿去看了看……有一个肩膀被砍下来，他还直喘气呢，可以看到他的心还在胸窝里跳，可是肝却发青啦……真可怕！”他又重复了一遍，心里在纳闷儿，怎么哥萨克们对他说的情况竟一点也不害怕呢，至少当他打量着葛利高里、赫里斯托尼亚和托米林脸上那种毫无反应的、冷漠的神色时，是这样想的。

他抽着烟，摸了摸葛利高里的湿漉漉的马脖子，说了声：“谢谢啦，”便向牛群跑去。

大道的旁边，一道春水冲出的浅沟里横着被砍死的赤卫军尸体，上面盖了一层薄薄的黄土。可以看到深蓝色的、象锡铸的、嘴唇上凝结着干血的脸，蓝棉裤外面黑乎乎的光脚。

“连收拾他们都叫人恶心……这些混帐玩意儿！”赫里斯托尼亚嗡嗡地说，突然猛地抽了自己的马一鞭子，追过葛利高里，跑下山去。

“好啊，在顿河的土地上也已经血流成河啦，”托米林的脸颊抽搐着，笑道。

第二十五章

本丘克手下有名机枪手，是鞑靼村的哥萨克马克西姆卡·格里亚兹诺夫。在跟库捷波夫的队伍的战斗中他的马被打死了，从那时候起，他就不可救药地喝起酒来，沉溺在赌博中。马克西姆卡骑的那匹毛皮象牛、脊背上有一道银色白毛的马被打死以后，他就扛着马鞍子，一直扛了四俄里，待他看到，从疯狂攻来的白军手中逃出性命已经无望的时候，他就从鞍子上扯下豪华的肚带，拿着笼头，开了小差。后来到了罗斯托夫，不久，在赌“二十一点”时，输掉了从被他砍死的大尉身上摘下来的刀鞘镶银的马刀，输掉了剩下的马具；最后，输掉了裤子和软羊皮靴子，于是光着身子回到了本丘克的机枪队。本丘克给他弄到一身衣服，劝说了他一番。马克西姆卡也许从此就改邪归正了，可是在争夺通往要塞的战斗中，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脑袋。可怜马克西姆卡的蓝色眼珠破流到衬衣上，血从脑壳里，象从打开的罐头里涌出来。仿佛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个维申斯克的哥萨克格里亚兹诺夫——昔日的偷马贼和不久前的不可救药的酒徒。

本丘克看了一眼正在痛苦地抽搐的马克西姆卡的身体，然后关心地擦去机枪筒上的血渍，这是从马克西姆卡被打穿的脑袋里溅出来的。

立刻就要退却。本丘克拖着机枪走了。扔下了在被炮火烧焦的土地上慢慢变冷、变僵的马克西姆卡的尸体。他那衬衣扯到脑袋上去的黝黑的身体赤裸裸地曝露在阳光下（他死去的时候，直往脑袋上拉衬衣，痛苦地挣扎）。

全部由土耳其战线上回来的步兵组成的一排赤卫军，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上构筑了阵地。一个前额光秃、头戴半旧的冬天皮帽子，帮着本丘克安装好机枪，其余的人横街构筑了一道象街垒似的阵地。

“叫他们来吧！”一个大胡子战士望着近处山岗后面半圆形的地平线，笑着说。

“现在咱们可以狠狠地揍他们啦！”

“加油呀，萨马拉！”战士们对一个正在从板棚上往下拆木板的壮实小伙子喊道。

“他们来啦！往这儿冲呢！”那个前额光秃的战士从伏特加酒仓库屋顶上爬下来后，大声喊道。

安娜卧倒在本丘克身旁。赤卫军战士也都密密麻麻地卧倒在临时工事后面。

这时候，有九名赤卫军战士，从右面，象田陇地里的鹤鹑一样，顺着相邻的一条胡同，跑到拐角处一所房子的墙后。其中一个跑着，还喊叫了一声：

“敌人来啦！机枪快扫射吧！”

十字路口霎时变得空荡荡的，非常安静，可是没过一会儿，一个制帽上扎着白带、马枪紧压在肋下骑马的哥萨克，拖着滚滚烟尘，从墙后冲出来。他猛力勒住奔马，马的后腿都蹲了下去。本丘克用手枪打了一枪。哥萨克趴在马脖颈上，往后跑去。原先卧倒在机枪旁边的那些步兵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有两个顺着板棚跑去，卧倒在大门口。

看得出，这些战士立刻就会溃散、逃跑。他们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鸦雀无声，从他们那惊惶失措的眼睛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顶不住的……随后发生的一切，本丘克特别清楚地记住了这一瞬间。安娜头上缠的绷带歪到后脑勺上，她激动异常，脸色煞白，头发散乱，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她一跃而起，端着步枪，回过头来，手指着骑马的哥萨克在那里消失的房子，用同样变得听不出是她的嘶哑的声音喊道：“跟我来！”——便跌跌撞撞地向前奔去。

本丘克站了起来。他糊里糊涂地喊了几声。从旁边的一个步兵手里抓过一枝步枪，——觉得两条腿哆嗦得要命，跟着安娜跑去，他喊哪，叫啊，要她回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急得浑身无力，两眼发黑。他听到后面几个跟着跑上来的人的喘息声，清楚地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不可避免的、奇特的结局已经迫在眉睫。在这一刹那，他已经明白，她的行动不可能带动其余的人随之冲杀，是毫无意义的，不理智的，注定要失败的。

在离房子拐角处不远的地方迎面遇上了飞驰而来的哥萨克。从他们那方面传来一阵阵参差不齐的枪声。子弹在飞啸。安娜可怜的尖叫声。她伸出一只手，眼睛象发疯似的，一屁股坐到地上。本丘克没有看到哥萨克们已经拨马跑了回去，也没有看到原来卧倒在他的机枪旁边的十八名步兵中有些人受到安娜的热情鼓舞，已经把哥萨克们击退了。他眼里只有她一个人，在他的脚边挣扎的她一个人。他的两手毫无感觉地把她翻过身来，想把她抱到什么地方去，这时候他看到她的左肋在出血和几缕耷拉在伤口四周的蓝布上衣的破布条，——他明白，她是被爆炸性子弹打中了，知道安娜是活不成了，而且在她那朦胧的眼睛里已经看到了死神的影子。

有人推开他，把安娜抬到附近的院子里，放在板棚檐下的阴凉地方。

前额光秃的那个战士把一团团的棉花压在安娜的伤口上，又拿下来扔掉，棉花团浸满了血，鼓胀起来，变成黑色。本丘克镇静下来，解开安娜的上衣领子，撕下自己的内衣，揉成布团，压在伤口上，看到鲜血冒着泡往外涌，热气直往伤口里钻，看到安娜的脸变成了青灰色，嘴在痛苦地哆嗦，肺还在不停地呼吸：空气从嘴里和伤口里冒出来。本丘克撕开她的衬衣，无所顾及地露出她那垂死的冒着热气的身体，好不容易才用棉花团把伤口堵住。过了几分钟，安娜恢复了知觉。深陷进去的眼睛从充血的黑眼眶里朝伊利亚瞥了一下，颤抖的眼睫毛又把它们遮上了。

“水！热死啦！”她喊叫、挣扎、折腾起来，哭喊着，“我要活！伊利亚——啊——啊——啊！……亲爱的！啊啊啊！”

本丘克把肿胀的嘴唇贴在她火热的脸颊上，用杯子往她的胸膛上倒水。肩胛骨的洼洼里积满了水，但不久就蒸发干了。垂死的高烧正在煎熬着安娜。不管本丘克往安娜的胸膛上倒多少水，她还是翻来覆去地挣扎，从他手里挣脱。

“热死啦！……象火烧！……”

她变得软弱无力；身上稍微凉爽了一点，清楚地说：

“伊利亚，这是为什么呀？唉，你看，这一切是多么简单……你真是个人怪人！……太单纯啦……伊利亚……亲爱的，想办法告诉妈妈……你知道……”她半睁开好象是笑得眯缝起来的眼睛，想要制服痛苦和恐

怖，仿佛被什么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似的，含糊不清地说：“起初，只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接着震动了一下，象着了火似的……马上全身都烧起来……我觉得——我要死啦……”看到本丘克在痛苦地，不以为然地直摇手，就皱起眉头。“算啦！闷死啦……哎呀，闷得喘不过气来！……”

在疼痛间歇的时候，她不断地说话，说得很多，似乎是拼命想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本丘克怀着无限恐怖的心情看到，她的脸闪着亮光，鬓角处变得更加明彻，蜡黄了。他把视线移到毫无生气地放在身边的胳膊上，只见她的手指甲里正凝起透出粉红色的青血印。

“水……往胸膛上……啊，热死啦！”

本丘克赶快跑到屋里去取水。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听不到板棚下安娜的呻吟声了。夕阳照在被最后一次抽搐扭歪的嘴上，照在象蜡塑的、紧按在伤口上，还有点儿热气的手掌上。他慢慢地抱住她的肩膀，把她抱起来，注视着鼻梁上细碎的雀斑已经变成黑色的尖鼻子，捕捉着两道弯斜的黑眉毛下面的瞳人里凝集的微光。软弱无力地向后仰着的脑袋越垂越低，姑娘细脖子上的蓝色血管里在跳着最后的几次脉搏。

本丘克把嘴唇贴在她那半睁半闭的黑眼皮上，叫道：“朋友！阿尼娅！”他挺直了身子，急转身，两手紧贴在大腿上，一动不动地、很不自然地挺着身子走开了。

第二十六章

这些日子，他处在象患了伤寒病一样的昏迷状态中。他照常走路、做些什么事情、吃饭、睡觉，但是这一切都仿佛在朦胧的睡态中，痴痴呆呆，迷迷糊糊。他用失去理智的、红肿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世界，连熟人都认不出来，看人的神态，就象个醉汉或者大病初愈的人一样。从安娜死的那天起，他已经变得麻木不仁没有任何愿望，什么也不想。

“吃饭吧，本丘克！”同志们请他吃，他就呆呆地盯着一个什么地方艰难地、懒洋洋地翕动着颚骨吃起来。

同志们观察他，商量着送他进医院。

“你病了吗？”第二天，机枪手中有一个人这样问他。“没有。”

“好，那咱们来抽烟吧。兄弟，你不能让她起死回生，不要在这方面白白地浪费精力啦。”

到了睡觉的时候，同志们对他说：

“上床去睡吧。到时候啦。”

他就上床躺下。

他在这种暂时离开现实的状态中度过了四天。第五天，克里沃什雷科夫在街上遇上了他，一把抓住他的袖子。

“啊哈，原来是你呀，我正在找你哪。”克里沃什雷科夫不知道本丘克的不幸遭遇，很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吃惊地笑着问。“你怎么这副相啊？是不是喝了两杯？你听说，要派特遣队到顿河北部地区去的事儿吗？已经选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由费奥多尔领导。现在只能指望顿河北部地区的哥萨克了。否则我们就要完蛋啦。情况很严重！你去吗？我们非常需要宣传员。去吧，怎么样？”

“去，”本丘克简短地回答。

“那太好了。咱们明天就出发。到奥尔洛夫老爹那儿集合，他是咱们的向导。”

本丘克在失魂落魄的精神状态中准备起行装。第二天，五月一日，就跟特遣队一同出发了。

这时候，顿河苏维埃政府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德国占领军从乌克兰压过来，下游各村镇和军区已经完全陷于反革命叛乱中。

波波夫将军在过冬地区流窜，从那里威胁着新切尔卡斯克。从四月十日直到十三日在罗斯托夫召开的州苏维埃代表大会曾不得不数次中断，因为叛乱的新切尔卡斯克人已经逼近罗斯托夫，并且占据了市郊地区。只有北方的霍皮奥尔斯克和梅德维季河口地区还留有一些革命的温床，所以，波乔尔科夫和其他一些对顿河下游的哥萨克的支持已经失去信心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想往这些温暖的地方跑了。动员工作中止了，不久前当选为顿河人民苏维埃主席的波乔尔科夫，根据拉古京的建议，决定到北部地区去，想在那里动员组织三四团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把他们投到抗击德国人和镇压下游的反革命叛乱的战斗中去。

成立了一个以波乔尔科夫为首的五人紧急动员委员会。四月二十九日，从国库领了一千万金卢布和尼古拉政府钞票的动员费，为了护送这些装钱的箱子，匆忙组织了一个押运队——大部分是原卡姆斯克地方部队的哥萨克——又挑选了几个哥萨克宣传鼓动员，特遣队于五月一日，

已经是在德国飞机的扫射下出发，向卡缅斯克挺进。

铁路沿线，塞满了从乌克兰撤退下来的赤卫军兵车。叛变的哥萨克拆毁了桥梁，蓄意使列车脱轨、颠覆。德国人的飞机每天上午在新切尔卡斯克——卡缅斯克铁路线上象鹰群一样盘旋飞行，不时俯冲下来，一一用机枪扫射一阵，赤卫军战士纷纷从兵车上跳下来；响起噼噼啪啪的步枪的射击声，到处的车站上，笼罩着煤渣和战争的硝烟气味混成的烟雾。飞机已经钻到难以想象的高空中去，可是射手们还在向飞机射击，浪费着子弹，从列车旁边走过的人穿的靴子被空弹壳一直没到脚踝。弹壳把沙土地全都覆盖了，就象十一月里被金黄色的橡树叶覆盖的山谷。

到处是一片战争破坏的景象：土坡上堆满了烧焦的和炸坏的黑乎乎的车厢，电线杆上，缠着炸断的电线的白磁瓶闪着砂糖似的亮光。到处是被毁坏的房子，铁路沿线的防雪栅仿佛都被暴风卷吹走了……

特遣队往米列罗沃方向走了五天。第六天早晨波乔尔科夫把五人委员会的委员们召集到自己的车厢里来。

“这样乘车走是不行的！咱们把所有的财物都扔掉，以行军队形前进吧。”

“你怎么啦！”拉古京大吃一惊，叫道。“当我们以行军队形艰难地往梅德维季河口爬行的时候，白军早就捷足先登啦。”

“路程太远啦，”穆雷欣犹豫不定地说。

不久前才追上特遣队的克里沃什雷科夫没有说话，裹在扣带已经褪色的军大衣里。他正在发疟疾，吃奎宁吃得耳朵里嗡嗡直响，头疼得要命，浑身热得象火烧一样，他没有参加讨论，弯着身子坐在一个砂糖袋子上。眼睛上蒙着一层疟疾病的凝膜。“克里沃什雷科夫，”波乔尔科夫眼睛盯着地图，叫道。“你说什么？”

“没有听见我们在谈什么问题？我们在讨论，应该以行军队形前进，否则的话，敌人追上来，我们就完啦。你觉得怎样？你比我们有学问，说说你的看法吧。”

“以行军队形前进是可以的，”克里沃什雷科夫一字一句地说起来，但是疟疾突然又发作了，他象狼一样咬了咬牙齿，微微地哆嗦起来。“如果能减少一些辎重，是可以的。”波乔尔科夫在门口展开了地区地图。穆雷欣捏着地图的两角。地图被从阴沉的西方刮来的风一吹，上下翻动，呼啦呼啦地叫着，要从手里挣脱出去。

“看，咱们就这么走！”波乔尔科夫用烟熏黄的手指斜着在地图上划了一下。“看到比例尺了吗？大约有一百五十俄里，最多二百。干吧！”

“就这么干，管他妈的呢！”拉古京同意说。

“米哈伊尔，你以为如何？”

克里沃什雷科夫懊丧地耸了耸肩膀。

“我不反对。”

“我立刻就去告诉哥萨克，叫他们卸车。要争取时间。”穆雷欣用等待的目光看了看所有的人，见没有人反对，便跳下车去。波乔尔科夫的特遣队乘的这列军车，在这个细雨霏霏的早晨，停在离白卡利特瓦不远的地方。本丘克躺在自己的车厢里，用军大衣蒙着脑袋。哥萨克就在他身边烧茶，哈哈大笑，互相开玩笑。

万卡·博尔德列夫——米古林斯克的哥萨克，喜欢开玩笑。总是废

话连篇——正在嘲笑一个同行的机枪手。

“伊格纳特，你是哪省人？”他用被烟草熏得沙哑的嗓音哼哼道。

“坦波夫省，”老实巴交的伊格纳特用柔和的低音回答说。“大概是莫尔先斯克村人吧？”

“不是，是沙茨基村的人。”

“啊啊啊……沙茨基人都是些勇敢的小伙子：打起架来，七个一起上都不怕。沙皇登极的时候，用黄瓜砍死牛犊子，是不是就出在你们村儿？”

“够啦，别耍贫嘴啦！”

“哎呀，是啊，我记错啦，这事儿不是出在你们村儿，好象你们村儿用馅饼盖了一座教堂，后来想把它放在豌豆上推下山去。有这么回事儿吧？”

茶烧开了，伊格纳特这才暂时摆脱了博尔德列夫的嘲笑。但是等刚一坐下来吃早饭，万卡又开始了：

“伊格纳特，你好象不大喜欢吃猪肉吧？不爱吃，是吗？”“不，爱吃。”

“哪，给你这根猪鸡巴吃。好吃极啦！”

爆发出一阵哄笑。不知是谁呛着了，咯咯地咳了半天。大家乱成一团，靴子踏得直响，过了一会儿，伊格纳特气喘吁吁，生气地说道：

“你自个儿吃吧，鬼东西！你拿着自个儿的鸡巴瞎晃什么？”

“不是我的鸡巴，是猪鸡巴。”

“全他妈的一样，——臭玩意儿！”

满不在乎的博尔德列夫用沙哑的声调拉着长声说：“臭——玩——意——儿？你不糊涂吧？复活节人们还拿它祭神呢。你就痛快地说吧，你是怕破斋……”

博尔德列夫的同乡，一个漂亮的浅棕色胡子的哥萨克，得过全部四枚乔治十字章，劝他说：

“算了吧，伊万！跟庄稼佬打交道，你非吃亏不可。他要是吃猪鸡巴，他就要找公猪。这地方你到哪儿去找呀？”

本丘克闭起眼睛躺着。这些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他正在受着新恨和仿佛更加厉害的旧痛的折磨。白雪茫茫的草原在他紧闭着的眼睛的昏暗中闪光，地平线上涌起远方褐色的林脊；他仿佛感到冷风阵阵，看到安娜就躺在他身旁，看到她的黑眼睛、可爱的嘴上刚毅、温柔的线条、鼻梁边不显眼的雀斑、额角上的若有所思的皱纹……他听不清从她的嘴唇上滑下的话语：因为这些话说得模糊不清，而且总被别的什么人的话声和笑声打断，但是从眼睛闪出的光芒、从颤抖的弯弯的睫毛上，可以猜出她在说什么……一会儿，他又看到了另一个安娜：脸色青中透黄，两颊上泪痕纵横，尖鼻子，嘴唇上刻着痛苦和难看的皱纹。

他弯下腰去，吻她那呆滞的黑眼窝……本丘克呻吟起来，他用手掌捂住嘴，想止住恸哭。安娜连一分钟都不肯离开他。她的形象没有消失，时间也不曾抹去它的光辉。她的音容、身段、走路姿势、动作、表情和眉毛的抖动——所有这一切，一样样的拼合起来，就凑成了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安娜。他想起了她那热情洋溢、富于浪漫主义的演说，想起和她一同度过的时光。这些生动的、历历在目的往事使他的痛苦增加了十

倍。

大家一听到下车的命令，就把他叫醒。他站起身，无动于衷地收拾了一下东西，走出车厢。然后帮着往下卸东西。又同样无动于衷地坐上大车，上路了。

下起了小雨。路边的矮草都淋湿了。

草原。野风在山脊和洼地里尽情地飞舞、呼啸。可以看到远处和近处村落和宅院。火车头冒出的黑烟和车站的红色房舍都落在后面。在白卡利特瓦雇的四十多辆大车沿着大道摆了一长串。马匹走得很慢。被雨浸透的黑色粘土路泥泞难行。车轮子上沾满了粘土，泥水四溅。车前车后，簇拥着一群白卡利特瓦地区的矿工。他们为了逃避哥萨克的横暴，逃往东方。他们都带着家属和破旧的家具。

在小站格拉奇附近，罗曼诺夫斯基和夏坚科的受了重创的赤卫军支队追上了他们。战士们个个满脸污泥，苦战、睡眠不足和缺乏给养，把他们折磨得狼狈不堪。夏坚科走到波乔尔科夫跟前来。他那留着英国式小胡子和生着软软的小鼻子的漂亮的脸憔悴、枯瘦。本丘克正从他们身边走过，听见眉毛拧在一起的夏坚科恶狠狠地、疲倦地说：

“你胡扯些什么？难道我不了解我的战士吗？事情糟得很，还有那该死的德国人！我现在上哪儿去集合队伍呀？”

波乔尔科夫跟夏坚科谈话以后，变得愁眉苦脸，若有所失，他追上了自己的马车，激动地对抬起身来的克里沃什雷科夫谈了起来。本丘克注视着他们，看到克里沃什雷科夫一只胳膊肘撑着身子，另一只手在空中砍了一下，象连珠炮似地说了几句话，波乔尔科夫顿时高兴起来，跳上装着机枪的马车，这位炮兵的六普特重的身体往车沿上一压，马车就嘎喳响了一声；车夫扬鞭催马，污泥飞溅。

“快赶！”波乔尔科夫眯缝起眼睛，迎风敞开皮上衣，喊道。

第二十七章

特遣队往顿涅茨地区腹地行军几天，直奔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乌克兰村民一如既往，亲热地迎接队伍：兴高采烈地出卖食物和草料，提供住处，但是只要一谈到雇他们的马去克拉斯诺库特斯克，乌克兰人就迟疑起来，搔着后脑勺，断然拒绝了。“我们多给好钱，你为什么不干呀？”波乔尔科夫追问一个乌克兰人说。

“这有啥难懂的，我不想为这几个钱去卖命。”

“我们要你的命干什么，你只须把马和车雇给我们就得啦。”“不，不去。”

“为什么不去？”

“你们是到哥萨克地方去，是吧？”

“是的，这怎么啦？”

“怎么啦？可能打仗，或者发生别的什么事情。难道俺就不爱惜自个儿的小命啦？我的马也完啦，俺今后还怎么过日子？不行，大叔，别罗嗦啦，俺不去！”

越走近克拉斯诺库特斯克地区，波乔尔科夫和其余的人就愈感到不安。老百姓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起初走过的一些村庄，还是愉快热诚地接待他们，那么后来的村落对特遣队则表现出了敌意和戒备。他们很不情愿地出卖食物，回答问题总是躲躲闪闪。村里的青年人也不再象起初一些村落的小伙子们那样，象条花带子似的围住特遣队的车辆了。而是愁眉不展地、怀有敌意地从窗子里窥视，或者匆匆走开。“你们是不是信仰正教的？”特遣队里的哥萨克生气地质问道。“你们干么象枭鸟见了粮食粒一样看我们呢？”在纳戈林斯克乡的一个村子里，万卡·博尔德列夫因为受到冷遇，气得快发疯了，他把帽子往广场的地上一摔，一面贼眉贼眼地四下张望着，怕上司走来看见，一面沙哑地叫喊道：“你们是人还是鬼？为什么不说话？真见他妈的鬼！人家在为保护你们的权利流血，你们却不屑正眼看看我们！这是哪门子规矩，简直是太没有良心啦！同志们，现在人人平等，——不分什么哥萨克和霍霍尔啦，不用他妈的装什么大头蒜。赶快把鸡和鸡蛋拿来，我们全都付给你们尼古拉票子！”有五六个听博尔德列夫发牢骚的乌克兰人象套在犁上的马一样，都低着头站在那里。

对博尔德列夫热诚的演说却连一个搭腔的都没有。“你们过去是霍霍尔，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现在照旧是霍霍尔！妈的，叫你们都爆成碎片儿！你们这些大肚资产阶级，怎么劝说你们也不听！”博尔德列夫气得又把自己的破帽子摔在地上，满腔鄙视的怒火，烧得他满脸通红。

“在你们这鬼地方，就是冬天也连捧雪都要不出来！”

“别汪汪叫啦！”这是几个乌克兰人四散时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也是在这个小村子里，一个上了年纪的乌克兰女人问赤卫军里的一个哥萨克说：

“听说，你们要抢光、杀光，这是真的吗？”

哥萨克眼都没有眨，就回答说：“是真的。倒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杀光，我们是要把老头子们全宰啦。”

“喂呀，我的上帝！你们宰他们有啥用呀？”

“我们用他们来下饭：这会儿的羊肉一股子青草气。不好吃，可是把老爷子放到锅里一熬，就可以煮出上好的肉汤……”“您这是什么话呀，是在开玩笑吧？”

“大婶子，他在胡说八道！犯傻哪！”穆腹欣插口说。而当只有他们两人的时候，穆腹欣狠狠地把开玩笑的人批了一顿：

“你要懂得怎样开玩笑和跟什么人才能开玩笑！为了这样的玩笑，波乔尔科夫会打你的耳刮子！你为什么还要制造混乱？她会到处去胡传，说咱们真的杀老头子。”

波乔尔科夫缩短了休息和宿营的时间。他心里很焦躁，急着往前赶，在进入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地区的前一天，他和拉古京谈了很久，讲了自己的心事：

“伊万，咱们不应该定得太远。一到霍皮奥尔河口镇，立刻就开展工作！咱们张榜招兵：饷钱一百卢布，但是他们必须自带战马和装备来，不能胡花老百姓的钱。咱们从霍皮奥尔河口溯流而上：经过你的家乡布卡诺夫斯克、斯拉谢夫斯克、费多谢耶夫斯克、库梅尔仁斯克、戈拉祖诺夫斯克和斯库里申斯克等各镇。等咱们到达米哈伊洛夫斯克镇的时候，咱们就有一个师啦！依你看，咱们招募得到吗？”

“如果那儿太平无事，招募得到。”

“你认为那儿也已经叛乱了吗？”

“我怎么知道呢？”拉古京捋了捋稀疏的小连鬓胡子，用尖细、抱怨的口吻说道：

“我们来晚啦……费佳，我担心咱们恐怕来不及啦。军官们正在那儿干自己的事儿呢。必须赶紧去……”

“我们这不是在赶嘛。你可别心慌意乱哟！咱们可不能恐慌呀。”波乔尔科夫的眼神变得非常严厉。“咱们率领着这么多人，怎么能心慌意乱呢？来得及！能冲过去！两个星期以后，咱们就能既打白匪军，又打德国鬼子啦！叫他们全都见鬼去，我们把他们统统赶出顿河的土地！”他沉默了一会儿，贪婪地吸完纸烟，然后说出了隐藏在心底的忧虑：“如果咱们来晚了——那咱们和顿河的苏维埃政权就全完啦。噢，可不能晚呀！如果军官们搞起来的暴乱抢在咱们前面，先蔓延到那儿——那就什么都完啦！”

第二天黄昏时分，特遣队进入了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管辖地区。还没走到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村，跟拉古京和克里沃什雷科夫同坐在前面的一辆大车上的波乔尔科夫看到在草原上牧放的畜群。

“咱们向牧人问问情况，”他向拉古京建议。

“你们去问吧，”克里沃什雷科夫支持说。

拉古京和波乔尔科夫从大车上跳下来，朝畜群走去。太阳蒸晒下的牧场，草色玄褐。草长得很矮，蹄痕累累，只有道旁的山芥开着一小簇一小簇的黄花，粗壮的燕麦草在象毛掸似的沙沙作响。波乔尔科夫手掌里揉着一棵老苦艾顶尖，闻着刺鼻的苦味，走到牧人跟前。

“你好啊，老大爷！”

“托福托福。”“放牲口哪？”

“是啊。”

老头子愁眉苦脸，睁开眼从乱蓬蓬的白眉毛里朝外望着，手里摇晃着一根很粗的木棍。

“老大爷，你们的日子过得可好啊？”波乔尔科夫问了个通常的问题。

“上帝保佑，还过得去。”

“你们这儿有什么新闻吗？”

“没听到什么新闻。你们是什么人？”

“当差服役的，回老家去。”

“老家是哪儿呀？”

“霍皮奥尔河口镇。”

“那个波乔尔金是不是你们一伙儿的？”“是我们一伙儿的。”

牧人一定是吃一惊，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煞白。“你害怕什么呀，老大爷？”

“怎么会不害怕呀，善人哪，人家说你们要把正教徒全都杀光。”

“胡说八道！是谁散布的这种谣言啊？”

“前天村长在村民大会上说的。不知道他是听说的，还是收到了什么公文，说波乔尔金领着一帮加尔梅克人来了，要把所有的人全都杀光。”

“你们这儿已经选出村长来了吗？”拉古京匆匆地看了波乔尔科夫一眼。

波乔尔科夫正用黄牙齿咬住一根草茎。

“几天前选出了村长。苏维埃散伙啦。”

拉古京还想打听点儿什么，但是旁边的一只健壮的秃头公牛，趴到一头母牛身上，把它压在地上。

“这混账东西，会把母牛压死！”牧人惊叫一声，撒腿向畜群奔去；象他这把年纪，竟跑得这么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边跑着嘴里还在喊：“这是娜斯坚卡的小母牛……会压死的！……你往哪儿跑！……往哪儿跑，秃家伙！……”

波乔尔科夫使劲甩着双手，朝马车定会。曾是一位好当家人的拉古京仍然站在那里，不安地瞅着被压到地上的瘦弱的小母牛，心里不由地想道：“这公牛真会把它压死！唉，这鬼东西！”

只是在毫不含糊地看到小母牛已经完好地从公牛身下挣脱出自己的脊背，他才朝大车走去。“我们怎么办呢？难道顿河那岸真的已经重由村镇长统治了吗？”他下意识地问自己。但是他的注意力一瞬间又被站在道旁的一头漂亮的种牛给吸引住了。种牛在闻嗅一头套在宽大的挽具上的大黑母牛，不住地摇晃着宽脑门儿的大脑袋。它颈下的垂肉一直耷拉到膝盖，强健有力的细长身体绷得笔直，象琴弦一样，四条小短腿象柱子一样插到松软的土地里。拉古京不由自主地欣赏着这头纯种的公牛，用目光抚摸着它那带绛黄斑点的红色毛皮，整理了一下乱麻似的惊慌的思绪，叹了一口气，得出一个结论：“我们镇上最好也弄一条这样的纯种牛。我们那儿的种牛个儿太小啦。”这个念头是边走边冒出来的，

波乔尔金是对波乔尔科夫的蔑称。

等走近马车，看到哥萨克们一张张愁云密布的面孔，拉古京立刻考虑起他们现在必须走的行军路线来。被疟疾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克里沃什雷科夫——幻想家和诗人——对波乔尔科夫说：

“咱们避开反革命恶浪，想跑到浪头的前面去，可是这股恶浪已经越过我们，滚滚而去。看来，我们是跑不过它了。它象惊涛骇浪，汹涌而下，一泻千里。”

五人动员委员会的成员中，好象只有波乔尔科夫认识到当前处境的全部复杂性。他坐在那里，俯身向前，不停地对车夫喊着：

“快赶！”

队尾的几辆大车上唱起歌来，接着又沉默下去。哄笑和呼叫声象打雷似的，压下车轮的轰隆声，从那里传来。牧人所谈的消息证实了。特遣队在路上遇见了一个从前线归来的哥萨克，他和妻子一同坐车到斯韦奇尼科夫村去。他戴着肩章和帽徽。波乔尔科夫探问了他一番，脸色变得越发阴沉了。

特遣队走过了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村。下起雨来了。天色阴暗。只是从东方的黑云缝里露出一线阳光斜照的青色的远天。特遣队刚开始走下山坡，向道利人居住区的鲁巴什金行进时，就看到有许多人从那里往相反的方向跑，还有几辆大车也飞驰而去。

“人们在逃哪。他们怕咱们……”拉古京 着其余的人，不知所措地说。

波乔尔科夫喊道：

“把他们叫回来！大声喊他们，见他妈的鬼！”有几个哥萨克坐在大车上飞驰而去，挥动着帽子。有人响亮地喊道：“喂——喂！……你们往哪儿跑呀？……等一等！……”特遣队的车辆驰入道利人居住区。风在宽阔、无人的街道上盘旋飞舞。在一家院子里，一个乌克兰老大娘喊叫着在往马车里扔枕头。她的丈夫光着脚，没戴帽子，拉着马笼头。到了鲁巴什金才获悉，波乔尔科夫派出的设营战士已被哥萨克的巡逻队俘虏，押到山岗那面去了。看来，哥萨克已经离这儿不远了。经过短暂的会议后，决定往回走。起初坚决主张继续前进的波乔尔科夫也动摇起来。

克里沃什雷科夫一声不响，他的疟疾又发作了。

“也许，咱们还可以继续前进吧？”波乔尔科夫向参加会议的本丘克问。

本丘克冷冷地耸耸肩膀。对他来说，继续前进或者往回走——全都一样，只要走就行，只要能摆脱形影不离地追着他的忧愁就行。波乔尔科夫在装着机枪的马车旁边来回踱着，大谈其去梅德维季河口的好处。但是一个哥萨克宣传员急忙打断了他的话：

“你疯啦！你要把我们领到哪儿去呀？领到反革命那儿去吗？老兄，别胡闹啦！我们要往回走！我们不想去白白送死！瞧，那是什么？你看见了吧？”他往小土岗上指了指。大家都回头看了看：小土岗上清晰地露出了三个骑马人的身影。

“这是他们的侦察兵！”拉古京喊道。

“瞧，还有哪！”

骑马的人不时在土岗上出现。他们忽而聚到一起，忽而又分散开去，

忽而隐没在土岗后面，忽而又重新出现。波乔尔科夫下令往回走。他们穿过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村。那里的老百姓显然已经预先得得到哥萨克的警告，一看到特遣队的车辆走近，立刻就都躲藏起来，或四散逃走了。

天色暗了下来。下着烦人的、没完没了的、冰凉的小雨。人们全都淋透了，冻得浑身直哆嗦。大家端着步枪，走在大车旁边，时刻准备射击。道路绕过一道长长的山坡，进入了一片洼地，穿过洼地，又弯弯曲曲地爬上山岗。哥萨克的侦察兵在山岗上忽隐忽现。他们跟踪着特遣队，使特遣队的人们本来已经很紧张的情绪更加紧张了。

在一条横过洼地的沟谷边，波乔尔科夫从大车上跳下来，简短地命令其余的人说：“准备战斗！”他松开自己的马枪上的保险机，在车旁走着。沟谷里——有一道小堤坝——一片蓝蓝的春水。小池边潮湿的泥土上印满了来饮水的牲口的蹄印。坝顶长满了艾蒿和菟丝子，坝下水边，是一片憔悴的香蒲和尖叶子的榛子树在雨中沙沙作响。波乔尔科夫本以为会在这里遭到哥萨克的伏击，但是派到前面去的侦察员却一个人也未发现。

“费奥多尔，他们现在不会来的，”克里沃什雷科夫把波乔尔科夫叫到大车跟前来低声说。“现在他们不会来进攻。夜间他们才来呢。”

“我也这么想。”

第二十八章

西天乌云密布。夜幕低垂。远处，顿河沿岸一带，电光闪闪，橙黄色的闪电象只受了重伤在垂死挣扎的大鸟颤抖的翅膀。那里的天边，从乌云下透出夕阳的余辉。草原象只巨大的酒杯，斟满了寂静，在沟壑的皱褶里还隐藏着忧郁的白昼的回光。这天的黄昏景色不知怎么的，给人以秋天的凄凉感觉。就连那还没有开过花的野草也散发出一种无法形容的腐烂气息。波乔尔科夫一面走着，一面闻着各种潮湿的草香气味。他偶尔停下来，刮下沾在鞋后跟上的污泥；然后又挺直身子，艰难、疲倦地移动着他那笨重的身躯，敞着的皮上衣全淋透了，窸窣作响。

到达波利亚科沃——纳戈林斯克乡的卡拉什尼科夫村的时候，已是深夜。机枪队的哥萨克离开大车，分散到各家各户去住宿。心神不安的波乔尔科夫命令设置步哨，但是哥萨克们很不情愿地集合起来去值勤。有三个居然拒绝去集合。“交同志审判会审判他们！不服从战斗命令者——枪毙！”克里沃什雷科夫火冒三丈，生气地说。

提心吊胆的波乔尔科夫痛苦地挥了一下手，说道：“长途跋涉，把队伍拖垮了。他们是不会进行抵抗的。咱们完啦，米沙特卡！……”

拉古京最后总算集合了几个人，派到村外去巡逻。“可别睡觉，弟兄们！否则，咱们就要束手就擒啦！”波乔尔科夫在巡视各家时，嘱咐那些特别接近他的哥萨克说。他整整在桌边坐了一夜，用手托着脑袋，沉重、嘶哑地喘息着。黎明前，他把大脑袋趴在桌子上，稍稍打了一个盹儿，但是罗伯特·弗拉申布鲁德尔从隔壁院子里走过来，立刻把他喊醒。开始准备出发。天已经亮了。波乔尔科夫从屋子里走出来。在门廊里遇到了刚挤完牛奶回来的女主人。

“山岗上有马队在跑，”她冷冷地说。

“在哪儿？”“就在村子外边。”

波乔尔科夫跑到院子里一看：村子上空和象篱笆似的柳树梢头笼罩着白茫茫的晨雾，雾幕外，可以看到一队队人数众多的哥萨克队伍。他们在频繁调动，有的是小跑，有的在象兔子似的大跑，对村庄进行包围，并在不断地缩小包围圈。很快，机枪队的哥萨克开始往波乔尔科夫宿营的这个院子，往他坐的那辆装有机枪的马车跟前跑来。

身体结实、额发很长的米古林斯克镇的哥萨克，瓦西里·米罗什尼科夫跑来了。他把波乔尔科夫叫到一旁，低下头说：“是这么回事儿，波乔尔科夫同志……他们刚刚派代表来，”他朝山岗那边挥了挥手，“他们叫我转告你，要咱们立刻放下武器，投降。不然，他们就要进攻啦。”

“你！……狗崽子！……你对我说的什么话！”波乔尔科夫一把抓住米罗什尼科夫的军大衣领子，把他从自己身边推开，便朝装有机枪的马车奔去；抓起步枪的枪筒子，沙哑、粗暴地对哥萨克们喊道：

“投降吗？……跟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话好说？咱们要跟他们拚！跟我来！成散兵线！”

大家从院子里跑出去。一窝蜂似地向村边跑去。五人委员会的成员穆雷欣在村头人家的院落边追上了气喘吁吁的波乔尔科夫。

“真是罪孽啊，波乔尔科夫！跟自家弟兄我们也要流血、厮杀吗？算了吧！我们完全可以和平解决嘛！”

波乔尔科夫看到队伍里只有一小部分人跟着他走，清醒的理智使他考虑到打起来一定要失败，便默默地把步枪大栓退掉，无精打采地挥了一下制帽，说道：“算啦，弟兄们！回去——回村子去……”

大家都回来了。把队伍全部集合在三个毗连的院子里。不久哥萨克们就进了村子。一队有四十个骑兵的队伍从山岗上开下来。

波乔尔科夫应米柳京斯克几个老头子的邀请，到村外去谈判投降的条件。敌人包围村庄的主力并没有撤出阵地。本丘克在半路上追上了波乔尔科夫，拦住他说：

“我们要投降啦？”

“敌我力量悬殊……怎么？……哼，有什么办法呢？”“你想找死啊？”本丘克气得浑身直哆嗦。

他根本没有理会那些陪伴波乔尔科夫的老头子们，用高亢的、不成声的哑嗓子喊道：

“告诉他们，我们不交出武器！……”他猛地一转身，挥舞着紧攥在手里的手枪，走了回去。

回来以后，他试图劝说哥萨克突围，且战且走，冲向铁路线，但是大多数哥萨克的情绪是希望和平的。有些人扭过脸去，不理睬他，另一些人却敌对地声明说：

“你去打吧，阿尼卡，我们决不跟亲弟兄打仗！”“我们就是没有武器，也信得过他们。”

“马上就要过复活节啦——我们却要去流血吗？”本丘克走到自己坐的那辆停在仓房附近的大车跟前，把军大衣扔到车底下，躺在上面，手里紧握住有凸纹的手枪柄。起初他原想逃跑，但是他厌恶偷偷开小差的行径，于是他下意识地挥了一下手，决定等波乔尔科夫回来再说。波乔尔科夫过了三个钟头才回来。一大群陌生的哥萨克跟着他一起涌进了村子。有几个人骑在马上，还有些人牵着马走，其余的都是徒步，紧围着波乔尔科夫和斯皮里多诺夫上尉，——他是波乔尔科夫原在炮兵连的同事，现在却是追捕波乔尔科夫特遣队的杂凑队伍的指挥官。波乔尔科夫高高地昂着脑袋，直挺挺地、费力地走着，好象喝多了酒的人。斯皮里多诺夫面带狡狴的微笑，在对他说什么。一个骑马的哥萨克跟在他身后，胸前紧抱着一根胡乱刨了一下的木杆，上面挂着大白旗。特遣队车辆停集的道路上和院子里已经挤满了新到的哥萨克。立刻就喧声大作。新到的哥萨克有许多跟波乔尔科夫队伍里的哥萨克是旧同事。高兴的喊声和哄笑响成一片：“喂，老伙计。哪一阵风把你刮来啦？”

“噢，你好啊，好啊，普罗霍尔！”

“托福托福。”

“我们差一点儿没跟你干起来。还记得，咱们在利沃夫城下追歼奥地利人的事儿吗？”

“亲家公，丹尼洛！亲家公，耶稣复活啦！”

“真的复活啦！”响起一阵响亮的亲嘴的吧咂声：两个哥萨克捋着胡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互相拍着肩膀，笑着。旁边又是另一种谈话：

“我们还没有开斋呢……”

“要知道你们是布尔什维克呀，你们还开什么斋呀？”“哎呀，看你说的，布尔什维克归布尔什维克，可我们也还信仰上帝呀。”

“呵！你就胡扯吧？”

“我说的实话！”“那你戴十字架吗？”

“你看，这不是嘛。”于是大脸盘、身体强健的赤卫军哥萨克，翘起嘴唇，解开军便服的领子，把一个挂在红铜色毛烘烘的胸膛上发绿的铜十字架拿了出来。

追捕“叛徒波乔尔科夫”队伍里的那些手里拿着叉子和斧头的老头子，都惊讶地交换着眼色，说道：

“可人们都说，你们好象不信耶稣教啦。”

“好象你们都变成魔鬼啦……”

“人家说，你们抢教堂，杀神甫。”

“胡说八道！”大脸盘的赤卫军战士痛斥了这些胡言乱语。“那是瞎编了骗你们的。我在退出罗斯托夫以前还进过教堂，而且参加了圣餐式呢。”

“那请你讲讲吧！”一个面貌丑陋的小老头子，手里拿着一杆锯去半截的长矛，兴高采烈地拍手说。

街道上和院子里到处是一片欢声笑语。但是过了半个钟头，来了几个哥萨克，其中一个当过司务长，是博戈夫斯克镇的，他们推开紧紧围在一起的人们，沿街走去。

“凡是波乔尔科夫队伍里的人——快去集合点名！”他们叫喊道。

斯皮里多诺夫上尉穿着保护色衬衣，戴着保护色肩章，他摘下钉着象块砂糖似的闪着白光的军官帽徽的制帽，向四面转动着身子，嘴里喊着：

“凡是波乔尔科夫队伍里的人，都站到左面，到篱笆旁边去！其余的人都站到右边去！我们，曾经跟你们一同上前线打过仗的弟兄们，已经和你们的代表团谈妥啦，你们暂时必须把所有的武器都交给我们，因为拿着武器，老百姓害怕，请你们把步枪和其他武器都放到你们的大车上，我们共同来保存这些武器。我们要把你们这支队伍送到克拉斯诺库特斯克去，到了那里，在镇苏维埃，你们将领回你们的全部武器。”

赤卫军的哥萨克们发出一阵嗡嗡声。从院子里传出几声叫喊。库姆沙特斯克镇的哥萨克科罗特科夫喊道：“我们不交！”

挤满人的街道上和院子里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呼叫声。追来的哥萨克都涌到右面去，波乔尔科夫的赤卫军战士七零八落、一堆一撮地仍然站在街中心。克里沃什雷科夫肩上披着军大衣，象被追逐的野兽似的，不断地四下张望。拉古京直撇嘴。响起一阵困惑的嗡嗡声。

本丘克决心不交武器，他端着步枪，迅速走到波乔尔科夫面前。

“我们决不能交出武器！你听见了吗？！……”“现在晚啦……”波乔尔科夫使劲揉着手里的部队人员名单低语道。

这一张名单转到斯皮里多诺夫手里。他迅速把名单看了一遍，问道：

“这上面是一百二十八人……其余的人在哪儿呀？”“路上掉队啦。”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哪，好吧。请你下命令吧。”波乔尔

科夫头一个解下带套的手枪；交出武器的时候，含糊不清地说：

“马刀和步枪都放到大车上。”

开始交出武器。赤卫军战士们无精打采地把武器扔到大车里，有人隔着篱笆把手枪扔过去，有人在院子里乱转，把手枪藏了起来。

“凡是不交武器的人，我们都要挨个搜查！”斯皮里多诺夫得意地张着大嘴喊道。

本丘克领导下的一部分赤卫军拒绝交出步枪；他们被强行解除武装。

一名机枪手引起了一场风波，他拿着机枪的扳机骑马跑出了村子。有几个人利用骚动的机会藏了起来。但是斯皮里多诺夫立刻派出一队押送兵，把全部跟波乔尔科夫在一起的人给包围起来，进行搜查，还点起名来。被俘的人都很不情愿地回答着，有几个人叫喊说：

“还查对什么，都在这儿啦！”

“把我们送到克拉斯诺库特斯克去吧！”

“同志们！收场吧！”

斯皮里多诺夫把装钱的箱子贴上封条，派了一支加强的押运队，送往卡尔金斯克镇，然后就叫俘虏排好队，他转眼就改变了腔调和称呼，命令道：

“成两路纵队！向左转！右转弯，开步走！不准说话！”

赤卫军队伍里立即响起了一片抱怨声。战士们乱七八糟、慢慢腾腾地走着，没过一会儿，队伍就乱了，三五成群地走起来。

波乔尔科夫在最后劝说自己部下交出武器的时候，大概是希望会有个什么好的结局。但是押送他们的哥萨克把俘虏们一赶到村外，就开始用马去冲撞走在队伍边上的人。一个蓄着火焰似的大红胡子、耳朵上戴着因年久而变黑的耳环的老头子，无缘无故地抽了走在左边的本丘克一鞭子，鞭子梢在本丘克的脸颊上抽出了一条血印。本丘克回过身来，攥紧拳头，可是更加厉害的第二鞭子迫使他躲到人群中去。动物的自卫本能驱使着他不由自主地这样做，在密密层层地走着的同伴们的身体掩护下，他在安娜死后，第一次皱起嘴唇，神经质地笑了，自己都在纳闷儿：每个人竟都这么强烈、固执地要活下去。

开始殴打起俘虏来。老头子们，一见手无寸铁的敌人，就纵马去冲撞他们，——老头子们从马上俯身用鞭子和马刀背抽、砍他们。每个被打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想钻到人群中去；于是拥挤、呼叫，一片混乱。

一个顿河下游的、身高体壮的赤卫军战士，举起双手，摇晃着，大声喊道：

“要杀就痛痛快地杀好了！……你们干么要侮辱人呀？”“你们为什么不信守诺言？”克里沃什雷科夫喊道。老头子们老实了点儿。押送队的一个年轻的、上过前线的战士，显然是同情布尔什维克，当有个俘虏问他：“你们把我们送到哪儿去？”他小声回答说：

“有命令——叫把你们送到波诺马廖夫村去。你们别害怕，弟兄们！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俘虏被押到了波诺马廖夫村。

斯皮里多诺夫带着两个哥萨克站在一家狭小的杂货店门口；他一个一个地把人放进去，并盘问：

“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他把回答登记在一个油污的战地笔记本上。

轮到了本丘克。

“姓什么？”斯皮里多诺夫把铅笔尖放在纸上，迅速朝这个赤卫军战士的宽额角、阴沉的脸看了一眼，他见这个人的嘴唇在翕动，象要吐痰似的，便把身子往旁边一扭，喊道：“滚，混账东西！你就没名没姓地去死好啦！”

受到本丘克榜样的鼓舞，坦波夫人伊格纳特也没有回答。还有第三个人，也甘愿无名无姓地死去，他沉默不语，跨过门限……

斯皮里多诺夫亲自上了锁，派岗看守。

当人们在小杂货店旁边瓜分从特遣队的大车里缴获的物品和武器时，邻近的一所房子里，一个由参加追捕波乔尔科夫的各村代表匆忙拼凑起来的军事法庭正在开会。

身材短粗、黄眉毛的大尉，博戈夫斯克镇的瓦西里·波波夫担任法庭庭长。他坐在用毛巾遮上的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两只胳膊肘隔得很远，撑在桌面上，制帽推到扁平的后脑勺上。他那油晃晃的、憨厚而又严厉的眼睛不住地在哥萨克们——军事法庭的成员——的脸上探索着。大家正在讨论惩罚的办法。

“各位老人家，我们怎么惩处他们呀？”波波夫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他侧着身子，对坐在他身旁的谢宁上尉耳语了些什么。谢宁急忙肯定地点了点头。波波夫的瞳人拉成了一条线，眼角上的喜悦光芒抹掉了，在稀疏的睫毛微微的遮掩下，顿时变成另外两只眼睛，闪着可怕的寒光。

“我们怎么来惩罚这伙背叛自己家乡、毁灭哥萨克社会的人呀？”

米柳京斯克镇的旧教徒费夫拉廖夫，仿佛被弹簧弹起来似地跳了起来。

“枪毙！统统枪毙！”他开始象疯子似的摇晃起脑袋；用狂热的斜眼神打量着大家，咽着唾沫，大喊道：“绝不能饶恕他们，绝不能饶恕这些出卖耶稣的叛徒！他们都是些最凶恶的犹太，——杀死他们！……杀死他们！……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把他们烧死！……”

他那稀疏的、象线团一样的长胡子颤动着，夹杂着绛红斑点的白头发乱得象鸡窝。他气喘吁吁地坐下去，脸象砖一样红，嘴唇湿漉漉的。

“把他们流放出去。可不可以呀？……”军事法庭的成员之一，季亚琴科迟疑地提议说。

“枪毙！”

“处死刑！”

“我同意他们的意见！”

“当众处死他们！”

“把杂草从田地里除掉！”

“处他们死刑！”

“当然是枪毙啦！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呀？”斯皮里多诺夫愤愤地说。

每一声喊叫都使波波夫嘴角的轮廓变得更加粗野，不久前那种富足的、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很满意的憨厚表情逐渐消失，嘴角耷拉下来，僵化成几条坚硬的曲线。

“枪毙！……记录下来！……”他隔着书记官的肩膀 着他，命令

说。

“可是波乔尔科夫和克里沃什雷科夫……这些敌人——也枪毙？……太轻啦！”一个年迈的，但是身体健壮的哥萨克坐在窗户旁边，不停地在拨弄快要熄灭的灯芯，火气很大地叫嚷道。

“他们是罪魁祸首，应该判处绞刑！”波波夫简短地回答说，并且又对书记官说：“记录；‘判决书。我们这些在下面签字的人……’”书记官也姓波波夫，是波波夫大尉的远房亲戚，低下梳得光光的、淡黄头发的脑袋，钢笔沙沙地响了起来。

“大概，没有灯油啦……”有人遗憾地叹了口气。煤油灯光直闪晃。灯芯冒着黑烟。天花板上，撞到蜘蛛网里的苍蝇在静寂中营营地悲鸣，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着，有位军事法庭的成员鼾声大作，艰难地喘着气。

判决书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新历五月十日），卡尔金斯克、博科夫斯克和克拉斯诺库特斯克等镇所属各村选出下列人员为代表：

瓦西列夫斯基村	马克萨耶夫·司捷潘
博科夫斯基村	克鲁日林·尼古拉
福明村	库莫夫·费奥多尔
上亚布洛诺夫斯基村	库赫京·亚历山大
下杜连斯基村	西涅夫·列夫
伊林斯基村	沃洛茨科夫·谢苗
孔科夫斯基村	波波夫·米哈伊尔
上杜连斯基村	罗金·雅科夫
萨沃斯季亚诺夫村	弗罗洛夫·亚历山大
米柳京斯克镇	费夫拉列夫·马克西姆
尼古拉耶夫村	格罗舍夫·米哈伊尔
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	叶兰金·伊利亚
波诺马廖夫村	季亚琴科·伊万
叶夫兰季耶夫村	克里沃夫·尼古拉
马拉霍夫村	叶梅利扬诺夫·卢卡
新泽姆采夫村	科诺瓦洛夫·马特维
波波夫村	波波夫·米哈伊尔
阿斯塔霍夫村	谢戈利科夫·瓦西里
奥尔洛夫村	车库诺夫·费奥多尔
克里莫—费多罗夫斯基村	楚卡林·费奥多尔
	庭长瓦·斯·波波夫

判决

一、下列名单中与劳动人民为敌之强盗和骗匪，共计八十名，均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其中有二名——波乔尔科夫和克里沃什雷科夫，系该匪帮首要分子——应

处以绞刑。

二、米哈伊洛夫斯基村之哥萨克安东·卡里特文措夫，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

三、从波乔尔科夫队伍中潜逃，于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被捕获之下列人犯：康斯坦丁·梅利尼科夫、加夫里尔·梅利尼科夫、瓦西里·梅利尼科夫、阿克肖诺夫和韦尔希宁——均按本判决书之第一项判刑（死刑）。

四、死刑定于明日——四月二十八日（新历五月十一日）上午六时执行。

五、特派谢宁上尉负责看守罪犯，各村应于今晚十一时前派两名带步枪之哥萨克听候谢宁上尉调遣；凡不执行本决定者，交军事法庭成员负责处置；行刑队由各村派人组成；每村各派五名哥萨克去刑场待命。

军事法庭庭长瓦·斯·波波夫
书记官阿·弗·波波夫（签字）

名 单

一九一八年旧历四月二十七日，经由军事法庭判处之波乔尔科夫队伍人员死刑者名单如下：

号数	籍贯	姓名	判决
1	霍皮奥尔河口镇	费奥多尔·波乔尔科夫	绞刑
2	叶兰斯克镇	米哈伊尔·克里沃什雷科夫	绞刑
3	卡赞斯克镇	阿夫拉姆·卡库林	枪决
4	布卡诺夫斯克镇	伊万·拉古京	枪决
5	下诺夫戈罗德省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奥尔洛夫	枪决
6	下诺夫戈罗德省	叶菲姆·米哈伊洛维奇·瓦赫特尔	枪决
7	贝斯特良河口镇	格里戈里·费季索夫	枪决
8	米古林斯克镇	加夫里尔·特卡乔夫	枪决
9	米古林斯克镇	帕维尔·阿加福诺夫	枪决
10	米哈伊洛夫斯克镇	亚历山大·布勃诺夫	枪决
11	卢甘斯克镇	加里宁	枪决
12	米古林斯克镇	康斯坦丁·姆雷欣	枪决
13	米古林斯克镇	安德烈·科诺瓦洛夫	枪决
14	波尔塔瓦省	康斯坦丁·基尔斯塔	枪决
15	科托夫斯克镇	帕维尔·波兹尼亚科夫	枪决
16	米古林斯克镇	伊万·博尔德列夫	枪决
17	米古林斯克镇	季莫费·科雷切夫	枪决
18	菲利姆——切尔宾斯克镇	德米特里·沃洛达罗夫	枪决
19	车尔内绍夫斯克镇	格奥尔吉·卡尔普申	枪决
20	菲利姆——切尔宾斯克镇	伊利亚·卡尔梅科夫	枪决
21	米古林斯克镇	萨韦利·雷布尼科夫	枪决
22	米古林斯克镇	波里卡尔普·古罗夫	枪决
23	米古林斯克镇	伊格纳特·泽姆利亚科夫	枪决
24	米古林斯克镇	伊万·克拉夫佐夫	枪决
25	罗斯托夫市	尼基福尔·弗罗洛夫斯基	枪决

26	罗斯托夫市	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	枪 决
27	米古林斯克镇	彼得·维赫利亚采夫	枪 决
28	克列茨克镇	伊万·左托夫	枪 决
29	米古林斯克镇	叶夫多基姆·巴布金	枪 决
30	米哈伊洛夫斯克镇	彼得·斯文佐夫	枪 决
31	多布林斯克镇	伊拉里翁·切洛比特奇科夫	枪 决
32	卡赞斯克镇	克利缅季·德罗诺夫	枪 决
33	伊洛夫林斯克镇	伊万·阿维洛夫	枪 决
34	卡赞斯克镇	马特维·萨克马托夫	枪 决
35	下库尔莫亚尔斯克镇	格奥尔吉·普普科夫	枪 决
36	捷尔诺夫斯克镇	米哈伊尔·费夫拉廖夫	枪 决
37	赫尔松斯克省	瓦西里·片捷列伊莫诺夫	枪 决
38	卡赞斯克镇	波尔菲里·柳布欣	枪 决
39	克列茨克镇	德米特里·沙莫夫	枪 决
40	菲洛诺夫斯克镇	萨方·沙罗诺夫	枪 决
41	米古林斯克镇	伊万·古巴廖夫	枪 决
42	米古林斯克镇	费奥多尔·阿巴库莫夫	枪 决
43	卢甘斯克镇	库兹马·戈尔什科夫	枪 决
44	贡多罗夫斯克镇	伊万·伊兹瓦林	枪 决
45	贡多罗夫斯克镇	米伦·卡里诺夫采夫	枪 决
46	米哈伊洛夫斯克镇	伊万·法拉福诺夫	枪 决
47	科托夫斯克镇	谢尔盖·戈尔布诺夫	枪 决
48	下奇尔斯克镇	彼得·阿拉耶夫	枪 决
49	米古林斯克镇	普罗科皮·奥尔洛夫	枪 决
50	卢甘斯克镇	尼基塔·沙因	枪 决
51	勒普特克技师镇	亚历山大·亚先斯基	枪 决
52	罗斯托夫市	米哈伊尔·波利亚科夫	枪 决
53	拉兹多尔斯克镇	德米特里·罗加乔夫	枪 决
54	罗斯托夫市	罗伯特·弗拉申布鲁德尔	枪 决
55	罗斯托夫市	伊万·西连德尔	枪 决
56	萨马拉省	康斯坦丁·叶菲莫夫	枪 决
57	车尔内绍夫斯克镇	米哈伊尔·奥夫钦尼科夫	枪 决
58	萨马拉省	伊万·皮卡洛夫	枪 决
59	伊洛夫林斯克镇	米哈伊尔·科列茨科夫	枪 决
60	库姆沙特斯克镇	伊万·科罗特科夫	枪 决
61	罗斯托夫市	彼得·比留科夫	枪 决
62	拉兹多尔斯克新镇	伊万·卡巴科夫	枪 决
63	卢科夫斯克镇	吉洪·莫利特维诺夫	枪 决
64	米古林斯克镇	安得烈·什韦佐夫	枪 决
65	米古林斯克镇	司捷潘·阿尼金	枪 决
66	克列姆斯克镇	库兹马·德奇金	枪 决
67	巴克拉诺夫斯克镇	彼得·卡巴诺夫	枪 决
68	米哈伊洛夫斯克镇	谢尔盖·谢利瓦诺夫	枪 决
69	罗斯托夫市	阿尔乔姆·伊万琴科	枪 决

70	米古林斯克镇	尼古拉·科诺瓦洛夫	枪 决
71	米哈伊洛夫斯克镇	德米特里·科诺瓦洛夫	枪 决
72	克拉斯诺库特斯克镇	彼得·雷西科夫	枪 决
73	米古林斯克镇	瓦西里·米罗什尼科夫	枪 决
74	米古林斯克镇	伊万·沃洛霍夫	枪 决
75	米古林斯克镇	雅科夫·戈尔杰耶夫	枪 决

另有三犯拒不供出其身份姓氏。

书记官把被判刑人的名单抄完，在判决书的末尾点了个两点相距很远的冒号，然后，把钢笔塞给坐在离他最近的那个人手里，说道：

“签字吧！”

新泽姆采夫村的代表科诺瓦洛夫，穿着有红色翻领的德国灰呢子的检阅军服，负疚地笑着，趴到纸上。他那尽是老茧的、粗大的黑手指头不打弯地拿着齿痕斑斑的小学生用的钢笔说道：

“我墨水喝得不太多……”他说着，竭力地写出第一个字“康”。

接着签字的是罗金，钢笔也是那样直抖，紧张得满头大汗，皱着眉头。又一个人，先就摇晃着钢笔，跑过去签上了名，忙把在写字时伸出来的舌头缩了回去。波波夫豪放地用花体字母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然后用手绢擦着汗津津的脸，站了起来。“要把名单附在判决书上，”他打着呵欠说。

“卡列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谢咱们的，”谢宁注视着书记官把浸透墨水的纸页揷在粉白的墙上，容光焕发地笑了。对于他说的玩笑话谁也没有搭腔。大家默默无语地离开了屋子。

“主耶稣……”不知是谁往外走着，在黑洞洞的门廊里长叹了一口气。

第二十九章

此夜，星光昏黄，夜色惨白，在这个塞满死囚的小杂货店里，人们几乎没有睡觉，简短的话语声没有了。气闷和惶恐使人们喘不过气来。

从傍晚就有一个赤卫军战士要求到院子里去：

“开开门，同志！我要出去吹吹风，要去厕所！……”他头发乱蓬蓬的，光着脚，穿着一件没有系进裤腰里去的棉布衬衣，黑脸紧贴在锁孔上站在那里，不断地重复说：“开开呀，同志！”

“狼才是你的同志！”一个哥萨克看守终于回答说。

“开开呀，老兄！”哀求的人改变了称呼。

看守放下步枪，谛听了一阵夜间觅食的野鸭在黑暗中煽动翅膀的声音，抽了一根烟卷，然后把嘴唇贴到锁孔上说：

“你就在裤子里撒吧，宝贝儿。一夜的工夫你的裤子也穿不破，天亮了，你就是穿着尿湿的裤子去上天堂也会放你进去的……”

“我们全完啦！……”这个赤卫军战士离开门口时绝望地说道。

大家肩并肩地坐着。波乔尔科夫坐在角落里，把口袋倒空，一面狠狠地骂着，低声嘟囔着，一面在撕一堆钞票。把钱撕完以后，脱掉鞋袜，摇晃着躺在旁边的克里沃什雷科夫的肩膀，说道：

“很清楚——我们上当受骗了，真够饭桶的啦！……太窝囊了，米哈伊尔！从前，小孩子的时候，我拿着父亲老掉牙的猎枪到顿河对岸去打猎，我在树林里走啊，走啊，那树林就象绿色的大幕……来到小湖边，正有一群野鸭。我却一只也没有打中，真窝心，窝心得我简直要哭出来。现在，又是窝心得很——失算了：如果早三天从罗斯托夫撤出来——就不会在这里等死啦，就可以把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打得落花流水！”

克里沃什雷科夫痛苦地齙着牙，在黑暗里笑着说：

“见他们的鬼吧，让他们屠杀好了！死——现在并不可怕……‘我只怕一件事儿，在来世——我们已经互不相识……’菲加，咱们在阴世间再见面时就成了陌生人了……这太可怕啦……”

“去你的吧！”波乔尔科夫把自己的两只热辣辣的大手巴掌放在身边的人的肩膀上，气恼地说：“问题不在这里……”

拉古京正在对一个人讲自己的故乡，讲祖父嫌他脑袋长得扁长，叫他“鞋掌脑瓜”，又讲这位祖父捉到他在别人瓜地偷瓜，用鞭子抽他。

这一夜，大家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却又都是东拉西扯，互不连贯。

本丘克坐在靠门口的地方，他用嘴唇拼命吸着从门缝里透进来的凉风。他玩味着过去的的生活，偶尔想起了母亲，立刻就象被烧红的针扎了一下似的，他便竭力驱除这股怀念慈母的思绪，转而去追忆安娜，去想不久前的日子……这使他感到恬静、幸福，心情轻松。死的念头并不很使他害怕。他也并未象往常那样，一想到他的生命将被夺去，就觉得脊椎骨在莫名其妙地战栗。他准备去死，就象走过艰难困苦、漫长的道路以后，已经非常疲倦，浑身酸痛，再也不会会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动心了，他准备去享受并不愉快的休息。

离他不远的地方，有几个人在快活而又伤感地谈论女人，谈论爱情，谈论每个女人在他们心里留下的或大或小的欢乐。

人们在说自己的家庭、父母、亲属……谈论今年的庄稼长势很好：

小麦地里已经可以藏住乌鸦了。在叹惜喝不到伏特加和失去了自由，在责骂波乔尔科夫。但是很多人已经昏昏欲睡——身神俱瘁的人们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就睡着了。

天快亮的时候，有个人——也不知道是醒着呢，还是在做梦——号陶大哭起来；从小就不知道眼泪咸味的粗笨的成年人号哭起来，简直真是太可怕啦。哭声立刻惊破了昏睡的寂静，有几个人同时叫骂起来：

“住声，该死的东西！”“简直象老娘儿们！——号陶大哭。”

“打掉你的牙——住声！……”

“流起眼泪来啦，只有你是有家的人！……”

“人家都在这儿睡觉哪！可是这家伙……良心叫狗吃啦！”那个哭泣的人，抽搭着，擤着鼻涕，安静了下来。重又是一片死寂。各个角落里都闪着烟卷的火亮，但是人们却都一声不响。空气里散发着男人的汗臭味、挤在一起的强健的身体的气味、纸烟的烟味和象新鲜的家酿啤酒似的夜露气味。村子里的公鸡打鸣儿了。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和铁器的叮当声。

“什么人？”一个看守低声问道。

远处传来几声咳嗽，一个年轻人的快活的声音回答说：“自己人。我们是去给波乔尔科夫一伙挖坟的。”小杂货店里的人立刻都动起来了。

第三十章

由彼得罗·麦列霍夫少尉率领的鞑靼村的哥萨克队伍，五月十一日黎明时分来到了波诺马廖夫村。

奇尔河沿岸的哥萨克正在村子里乱窜，牵着马去饮水，成群结队地往村头上走。彼得罗在村中央止住队伍，命令下马。这时有几个人朝他们走来。

“老乡，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一个人问道。

“鞑靼村的。”

“你们来晚了一点儿……你们没来，波乔尔科夫就已经落网“他们在哪儿？是不是已经押到别处去啦？”

“就在那儿……”哥萨克朝着小杂货店的斜屋顶挥了挥手，哈哈大笑道：“都象母鸡坐窝似的坐在那里哪。”赫里斯托尼亚、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和另外几个人凑到近前来。

“准备把他们押送到哪儿去呀？”赫里斯托尼亚问道。“送他们去见阎王爷。”

“怎么能这样？……你是在胡扯吧？”葛利高里抓住哥萨克的军大衣的大襟问道。

“你才是胡扯呢，老爷！”哥萨克粗鲁地回敬说，然后轻轻地从葛利高里的抓得紧紧的手中挣脱出来。“喏，您瞧，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秋千架啦，”他指了指在两棵枯柳树上搭起的绞架。“把马拉到各家院子里去！”彼得罗命令说。

乌云密布。下起了毛毛细雨。男男女女黑压压的一片，涌向村头。波诺马廖夫村的人一听说要在六点钟执行死刑，就都象去看难得的热闹马戏似的，兴高采烈地去了。哥萨克妇女们象过节一样，换上了新衣服，许多人还带着孩子。人群围在牧场四周，挤在绞刑架和一个长方形，两俄尺多深的大坑边。孩子们在坑的一面堆起的潮湿的土堆上跑跳；哥萨克们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在谈论即将执行的死刑；妇女们在伤心地喊嚷嚷地说悄悄话。

睡眼惺松，表情严肃的波波夫大尉来了。他吸着烟，香烟在唇边翕动，闪着坚实的牙齿，沙哑地命令看守队的哥萨克们说：“把闲人从坑边赶开！告诉斯皮里多诺夫，把第一批服刑的犯人押来！”他看了看表，走到一旁去，注视着人群被哥萨克看守们推挤着，从刑场向后退去，组成一个花花绿绿的半圆形，围住了刑场。

斯皮里多诺夫领着一队哥萨克奔向小杂货店。路上遇见了彼得罗·麦列霍夫。

“你们村里的人有愿意干的吗？”

“干什么？”

“执行死刑。”

“没有，不会有！”彼得罗绕过拦在路上的斯皮里多诺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但是愿意当刽子手的人还是有的：米吉卡·科尔舒诺夫用手巴掌抚摸着从帽檐底下露出来的直头发，大摇大摆地走到彼得罗跟前，眯缝起来的眼睛里闪着苇叶似的绿光，说道：

“我很想打几枪……你怎么能说‘没有’呢？我同意去，”然后笑着把目光垂下去：“请给我些子弹。我只有一梭子。”

苍白的脸上，一片凶狠、紧张表情的安德烈·卡舒林和长得象加尔梅克人的费多特·博多夫斯科夫也都自告奋勇，报名当刽子手。

当第一批要处决的人，在押解他们的哥萨克层层包围下，从小杂货店里走出来的时候，挨肩擦背地挤在一起的庞大人群里响起一阵低语声和压抑的嗡嗡声。

波乔尔科夫走在前面，光着脚，穿着肥大的黑呢子马裤和敞着的皮上衣。他坚定地迈着两只大白脚丫子，踏着泥泞的村路向前走着，脚底下直打滑，他略微伸出左手，保持着平衡。克里沃什雷科夫，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在他旁边艰难地挪动着脚步，眼睛冷漠地闪动着，嘴在痛苦地翕动。他拉了拉披在肩上的963军大衣，肩膀颤抖得厉害，仿佛感到非常冷似的。不知为什么，没有剥去他们俩身上的衣服，但是其余的人却被剥得只剩下内衣了。拉古京迈着细步，跟脚步沉重的本丘克并肩走着。他们俩都光着脚。拉古京的衬裤破了，露出包着一层黄皮，长着稀疏的汗毛的小腿。他走着，嘴唇直哆嗦，难为情地用手提着破衬裤。本丘克越过押解他们的哥萨克的头顶眺望着乌云密布的灰蒙蒙的远方。两只清醒的、冷冰冰的眼睛若有所思地在紧张地眨动，宽大的手掌在敞开的衬衣领子下面来回滑动，抚摸着毛烘烘的胸膛。他好象是在期待着幻想已久的、令人高兴的事情……有几个人的脸上带着一种似乎毫不在乎的表情：白发苍苍的布尔什维克奥尔洛夫寻衅地舞动着双手，朝哥萨克们的脚下啐吐沫，可是也有那么两三个人，眼睛里充满了那么多的幽怨，歪扭变形的脸上露出无限的恐怖，就连那些押解的哥萨克偶尔看到这副惨相，也都立刻把脸转过去，移开视线。

他们走得很快。波乔尔科夫搀扶着脚下直打滑的克里沃什雷科夫。红蓝色制帽的波浪中闪动着头巾的看热闹的人群越离越近了。波乔尔科夫皱起眉头，看着人群，高声谩骂起来，突然捉住从旁边投来的拉古京的视线，问道：

“你在看什么？”

“这些日子你的头发都白啦……瞧你的两鬓尽是白头发了。”

“大概，你的头发也会白的，”波乔尔科夫艰难地喘着粗气，擦着窄额角上的汗珠儿，重复说道：“大概，遇上这样的大喜事，你的头发也准会白的……就是狼——被关在笼子里，毛也要变白，何况我是个人呢。”

他们没有再说一句话。人群越离越近。右面，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准备当坟墓用的黄土沟。斯皮里多诺夫命令：

“站住！”

波乔尔科夫立刻住前跨了一步，疲惫地打量着前几排的看客：多数是些白胡子的和花白胡子的老头子。前线回来的哥萨克们都站在后面的远处——他们的良心正在受谴责。波乔尔科夫下垂的小胡子微微地颤动着，声音沙哑，但是很清楚地说道：

“老人家们！请允许我和克里沃什雷科夫看着我们的同志们去就义。然后你们再绞死我们俩，现在我们想看看自己的朋友和同志，想鼓舞一下那些意志薄弱的人。”

一片寂静，连雨点打在制帽上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波波夫大尉站在后面笑着，露出了被烟熏黄的上牙床；他没有表示反对；老头子们参差不齐地喊道：

“我们可以答应！”

“叫他们多活一会儿吧！”

“把他们从坑边押开！”

克里沃什雷科夫和波乔尔科夫朝围观的人群里走去，人们在他们面前让开了一条小道。他们俩走了不远就站住了，四周围满了人，几百只贪婪的眼睛在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哥萨克们在笨拙地把赤卫军战士排成一列，后脑勺对着坟坑。波乔尔科夫个子高，看得很清楚，克里沃什雷科夫却要踮起脚尖，伸长那没有刮过的细脖子才能看见。

本丘克站在最左端，微驼着背，沉重地喘息着，目光一直注视着地面，没有抬起来。他旁边局促地站着拉古京，手扯着衬衣，遮着裤子上的破绽，第三个人是坦波夫人伊格纳特，下一个是伊万·博尔德列夫，他的样子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至少老了二十岁。波乔尔科夫想看看第五个人：费了很大劲才认出是卡 965 赞斯克镇的哥萨克马特维·萨克马托夫，从在卡缅斯克开始，这个人就跟他共患难，分享喜悦。又有两个人走到坑边，转过身，背对着坟坑。彼得·雷西科夫挑衅地破口大骂，紧握着脏拳头，威吓着安静下去的人群。科列茨科夫沉默不语。最后一个人是被人架过去的。他向后仰着身子，象死人一样耷拉着的脚划着地面，手紧抓着往前推他的哥萨克，摇晃着泪水纵横的脸，挣扎着，沙哑地叫喊着：

“饶命吧，弟兄们！看在上帝的面，饶命吧！弟兄们！亲爱的人们！好弟兄们呀！……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在打德国人的战争中得过四枚十字章！……我家里有孩子呀！……主啊，我没有罪！……噢，你们这是为了什么呀？……”

一个身材高大的阿塔曼斯基团的哥萨克，用膝盖朝着他的胸上一顶，把他推到坑边。这时候波乔尔科夫才看清楚挣扎求饶的人，不由得吓了一跳：这原是个非常勇敢的赤卫军战士，一九一一年宣誓入伍的米古林斯克的哥萨克，曾荣获全部四个等级的乔治十字章，是个蓄着浅色胡子的漂亮小伙子。把他扶了起来，但是他又跪了下去，在哥萨克们的脚底下爬，用干裂的嘴唇去亲吻正往他脸上乱踢的靴子，上气不接下气地，用恐怖沙哑的声音哀求道：

“求求你们，不要杀我！求求你们，可怜可怜我吧！……我有三个孩子……一个是小姑娘……我的亲人呀！弟兄们哪！……”

他死抱住阿塔曼斯基团哥萨克的膝盖，但是那个哥萨克挣脱了腿，跳开去，用钉着铁掌的靴子后跟朝他耳朵上重重地踢了一脚。鲜血立刻从另一只耳朵里流出来，流到白色的衣领子里。

“把他扶起来！……”斯皮里多诺夫愤怒地喊道。

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把他扶起来，叫他立住，然后跑开去。对面的一排刽子手已经端好枪，准备射击。人群哎呀叫了一声，就沉寂了。有个娘儿们刺耳地尖声哭叫起来……

本丘克还想一次又一次地仔细看看天空灰色的云雾，忧郁的大地，他曾在这块土地上奔波了二十九个春秋。他抬起眼睛，看见在十五步开

外密集的哥萨克队列中，一个身材魁梧的哥萨克，眯缝着绿色的眼睛，一绺额发从帽檐下披到狭窄、白净的额角上，他向前倾着身子，双唇紧闭，正瞄准他——本丘克——的胸膛。还是在开枪以前，本丘克就听到一声响亮的尖叫；他回过头去，看见一个满脸雀斑的小娘儿们跳出人群，往村子里跑去，她一只手把孩子紧抱在怀里，另一只手捂着小孩的眼睛。

一阵乱射之后，站在坑边的八个人摇摇晃晃地跌进坑里，刽子手们向坑边跑去。

米吉卡·科尔舒诺夫看见那个被他打中的赤卫军战士正蹦跳着，用牙齿咬自己的肩膀，就又给了一枪，悄悄地对安德烈·卡舒林说：

“你看这个鬼东西——把自己的肩膀都咬出血来啦，象狼一样，一声不响地死去。”

又有十个要处决的人，在枪托子的推搡下走到坑边……

在第二次齐射以后，妇女们都同声哭叫起来，她们挣出人群，拉着孩子们的手，跌跌撞撞地跑开。哥萨克们也开始走散。可憎的屠杀场面、正在死去的人们的惨叫和呻吟声、等待枪毙的人们的吼叫声，——所有这无比凄惨的、震惊人心的场面把人们驱散了。只有那些对死亡的场面已经熟视无睹的从前线归来的士兵们和那些最狂暴的老头子们还留在那里。

又押来一批一批光着脚、被剥得只剩一件内衣的要处决的 967 赤卫军战士，刽子手们也在一班一班地轮换，一排又一排的齐射声，夹杂着零星清脆的噼啪的射击声。受伤没打死的人又多补几枪。第一层死尸，在间歇时匆匆用黄土盖上。

波乔尔科夫和克里沃什雷科夫走到那些等待枪毙的人们面前，想要鼓舞他们从容就义，但是这些话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这当儿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在控制着这些人，再过一分钟，他们的生命就要象断梗的树叶一样脱落。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从已经变得稀疏的人群里挤出来，往村子里走去，迎面遇上了波乔尔科夫。他往后退着，皱起眉头说道：

“你也在这儿，麦列霍夫？”

葛利高里的两颊顿时变得白里透绿，他停下脚步。

“在这儿。你不是看到了……”

“看到了……”波乔尔科夫歪着嘴笑了，眼里冒出新燃起的仇恨的怒火，紧盯着葛利高里的苍白的脸。“怎么，枪毙起自己的兄弟来啦？你变心啦？……你原来是这样的人……”他走到葛利高里跟前，低声说道：“你给我们干，又给你们这伙人干，是吗？谁给你的钱多？唉，你呀！……”

葛利高里抓住他的衣袖，气喘吁吁地质问道：

“你还记得格卢博克附近的战役吗？还记得，你是怎么枪毙军官的……是你下令枪毙的！是吧？你现在是自食其果！好啦，别难过！剥别人皮的也不只是你一个人！你要上西天啦，顿河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你这个坏蛋，把哥萨克出卖给犹太人！明白了吗？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赫里斯托尼亚抱住疯狂的葛利高里，把他领到一边去。“咱们牵马，走吧。走！咱们在这儿没有什么可干的了。上帝呀，怎么能这样残害人

哪！……”

他们走了，后来，听到波乔尔科夫的讲话声音，就站住了。波乔尔科夫身边围了许多从前线归来的哥萨克和老头子，他慷慨激昂地尖声喊道：

“你们都是些糊涂人……都是瞎子！你们都是瞎子！军官老爷们欺骗了你们，叫你们屠杀自己的亲弟兄！你们以为把我们杀掉，从此就天下太平啦？绝对不会！今天你们暂时占了上风，可是明天就要枪毙你们啦！苏维埃政权将在俄罗斯各地普遍建立起来。请你们记住我的话！你们在无故地流别人的血！你们这些糊涂虫！”

“我们也要这样对付那些人！”一个老头子跳出来。

“老人家，你们是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杀光的，”波乔尔科夫笑道。

“你不可能把整个俄罗斯都吊到绞架上去！小心你自己的脑袋吧！你们会后悔的，可是那时已经晚了！”

“你别吓唬我们啦！”

“我不是吓唬你们。我是在给你们指路。”

“波乔尔科夫，你自个儿才是瞎子呢！莫斯科把你的眼睛蒙上啦！”

葛利高里没有听完就走了，几乎是跑到他拴马的院子去的，那匹马听到了枪声正急得在发脾气。葛利高里和赫里斯托尼亚勒紧了马肚带，飞驰出村，——他们连头也不回，驰过山岗。

可是波诺马廖夫村依然烟硝弥漫：维申斯克、卡尔金斯克、博科夫斯克、克拉斯诺库特斯克和米柳京斯克的哥萨克在枪杀卡赞斯克、米古林斯克、拉兹多尔斯科、库姆沙特斯克和巴克拉诺夫斯克的哥萨克……

坟坑已经填得满满的，撒上黄土，用脚踏实。两个军官，戴着黑色假面，架着波乔尔科夫和克里沃什雷科夫，来到绞刑架下。

波乔尔科夫昂着脑袋，豪迈地从容就义，他登上凳子，解开衬衣领，露出黝黑的粗脖子，浑身的筋肉没有哆嗦一下，自己把涂了肥皂的绞索套到脖子上。克里沃什雷科夫被搀扶过来，一个军官帮他踏上板凳，他也自己套上绞索。

“请准许我在死前说最后的几句话，”波乔尔科夫请求道。

“说吧！”

“请您说吧！”前线归来的哥萨克们叫喊道。

波乔尔科夫向已经变得稀疏的人群挥了一下手，说道：

“请你们大家好好看看，甘愿看我们去死的人还剩下几个啦！是良心在折磨他们！我们为了劳动人民，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跟将军老爷们的狐群狗党在作殊死的斗争，现在我们却要死在你们手里！但是我们并不诅咒你们！……你们是个可怜的上当受骗的人！等苏维埃政权一建立起来，你们就会明白真理究竟是在哪一方。你们把静静顿河的优秀儿子们杀死在这个坑里……”

响起了一阵越来越高的话语声，波乔尔科夫的声音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一个军官趁这个机会，麻利地把波乔尔科夫脚下的凳子踢开。波乔尔科夫的巨大、沉重的身躯，旋转了一下，坠了下来，脚触到了地面。勒在喉咙上的绞索抖动起来，勒得喘不过气，逼使波乔尔科夫向上挺起身子。他踮着脚尖站住，——光脚丫子的大脚趾头登住潮湿的烂泥地，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用从眼眶里努出来的眼珠，横扫了一眼寂静的人群，

声音不大地说道：

“你们还没有学会绞死人……如果是我来绞你的话，斯皮里多诺夫，决不会叫你的脚触到地面……”

他嘴里流出了很多唾液。戴假面的军官和近处的几个哥萨克忙乱起来，费了很大劲才把他那瘫痪无力的沉重身躯抬到凳子上。

没有等克里沃什雷科夫把话说完，就把凳子从他脚下踢开，碰在不知道是谁扔下的铁锹上。枯瘦如柴的克里沃什雷科夫在空中荡了半天，身子忽而缩成一团，蹣着的膝盖触到了下巴，忽而又抽搐着重新伸直……当第二次把波乔尔科夫脚下的凳子踢开的时候，他还处在痉挛状态中，还在蠕动歪到一旁去的紫黑的舌头。身体已经沉重地坠下来，皮上衣的肩上裂开了一条缝，脚趾头尖又触到地面上。哥萨克人群中发出了惊叫声。有几个人画着十字，开始散去。这一阵惊慌，可非同小可，以至霎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象被妖法钉在那里，恐怖地瞅着波乔尔科夫变得象生铁一样的脸。

但是他已经不能出声，绞索勒住了喉咙。他只是大瞪着泪如泉涌的眼睛，歪着嘴，全身痛苦可怕地向上探去，想减轻一些痛楚。

有个人灵机一动：忙用铁锹挖起土地来。他匆忙地从波乔尔科夫的脚下往外挖着土块，每挖一铁锹，波乔尔科夫的身体就伸直一点儿，脖子也变得越来越长，略微有些鬃发的脑袋向后仰去。绞索勉强地禁得住这六普特重的身躯；绞架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轻轻地摇晃着，波乔尔科夫也随着绞架摇晃的节奏在晃动，向四面转着，仿佛有意在让刽子手们看看自己的紫黑的脸和洒满唾液和热泪的胸膛。

第三十一章

米什卡·科舍沃伊和“钩儿”直到第二天夜里才走出卡尔金斯克镇。夜雾在草原上翻滚，在山谷中盘旋，侵入洼地，舐着山崖的斜坡。云雾弥漫的土岗反倒显得亮了许多。鹤鹑在嫩草中争鸣。

月亮在高天飘移，宛如芦苇和榛子丛生的池塘当中的一朵盛开的睡莲。

他们一直走到天亮。北斗诸星已经黯淡无光。晨露已降。离下亚布洛诺夫斯基村不远了。但是就在这里，离村子三俄里的地方，哥萨克们在山岗上追上了他们俩。六个骑士踏着他们的脚印，追赶他们。米什卡和“钩儿”本来可以趴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但是草太浅了，又有月亮……他们被捉住了……押了回去。大家都一声不响地走了一百来沙绳。后来响了一枪……“钩儿”踉跄着，象害怕自己影子的马一样，斜身走了几步。他不是栽倒的，而是象躺下去似的，笨拙地把脸趴在灰色的苦艾丛上。米什卡飘飘然地走了五分钟，耳朵里嗡嗡响着，两条腿好象没有了似的。然后他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开枪呀，狗崽子们？为什么要折磨人哪？”“走，走。不要说话！”其中有一个哥萨克亲切地说。“我们把那个庄稼佬打死了，可是我们可怜你。跟德国人打仗的时候，你是在第十二团服役吗？”

“是在第十二团。”

“你还可以再到第十二团去服役……你还很年轻嘛。一时迷路，好啦，这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过了三天，卡尔金斯克镇的军事法庭开庭给米什卡“治病”了。那时候的军事法庭，只有两种处罚办法：枪毙和打屁股。那些被判处枪毙的人，就在夜间拉到镇外的沙土岗后去枪毙，而对那些认为可以挽救的人，则在广场上当众用鞭子抽屁股。

星期天一清早，刚把长凳放到广场上，人们就开始涌来了。广场上挤满了人，晒台上、板棚旁边的木板堆上、家宅和杂货店的屋顶上都站满了人。第一个挨抽的是亚历山德罗夫——格拉切夫村神甫的儿子。这是个狂热的布尔什维克，按说应该枪毙，但是因为他父亲是个好神甫，很受大家尊敬，所以军事法庭判处抽神甫的儿子二十鞭子。把亚历山德罗夫的裤子褪下来，几个人把脱光屁股的罪人按在长凳上，一个哥萨克骑在他的腿上（胳膊绑在凳子下面），两个哥萨克各拿一把柳条站在两旁。一五一十地抽了起来。抽完以后，亚历山德罗夫站起来，晃了晃身子，往上提着裤子，向四面鞠躬。这个人因为没有被枪毙，喜出望外，所以又是鞠躬，又是感谢：

“谢谢，诸位老人家！”

“好好穿上裤子走吧！”有人回答说。

广场上响起一阵友爱的呵呵笑声，就连那些坐在离广场不远的板棚里的罪犯也都笑了。

根据判决，也把米什卡狠抽了二十鞭子。但是这种公开羞辱比二十鞭子更令人痛苦难忍。全镇的人——不论老少——都在看他挨抽。米什卡提起裤子，几乎没有哭，对那个打他的哥萨克说：

“这种做法太没有道理！”

“怎么没有道理？”“脑袋干的事儿，都要屁股来……负责。这是一辈子的耻辱呀！”

“不要紧，耻辱又不是烟，不呛眼睛，”哥萨克安慰他说，为了让受刑的人高兴一下，又补充说：“你长得够结实啊，小伙子：我有两下子故意抽得很厉害，想叫你哭喊两声……我一看：办不到，没有办法让这只狼嚎叫。前天我们抽过一个人，这个宝贝拉了一裤子屎。看来，他的肠子太娇嫩了。”

第二天，依照判决，米什卡被送到前线去了。

过了两昼夜，才有人把“钩儿”埋掉：亚布洛诺夫斯基村的村长派了两个哥萨克，掘了一个浅坑，两人腿耷拉在坑边，抽着烟，坐了半天。

“这儿牧场上的土地真硬，”一个说。

“简直象铁一样！因为从来也没有开垦过，日久天长就变硬了。”

“是啊……小伙子捞到块好地方，在高坡上……这儿有风，很干燥，又有太阳……不会很快就烂掉。”

他们了 趴在草上的“钩儿”，站起身来。

“脱掉他的靴子吗？”

“那是当然的啦，他的靴子还很好呢。”

他们按基督教的丧仪，把死者放进坟坑：头朝西；用坚实的黑土埋上。

“要踏实点儿吗？”当坟坑已经填得跟坑沿齐平的时候，那个年轻点的哥萨克问道。

“不用啦，就这样子吧，”另一个叹了口气说。“等天使吹起末日审判的喇叭时——这样他就能很快地站起来……”过了半个月，小坟头上已经长出了车前草和嫩绿的苦艾，野燕麦已经开始抽穗，山芥菜在坟边开着灿烂的黄花，喜人的草木樨象丝绒穗子似的耷拉着头，百里香、大戟和珠果散发着诱人的芳香。不久，从附近的林子里来了一个老头子，在坟前挖了个坑，栽上了一根新刨光的橡木柱子，柱顶装着一个神龛。圣母的忧伤的小脸在神龛三角形木檐下的黑影里流露出慈爱暖人的神情。檐下的框板上用黑色斯拉夫花体字母写着两行字：

在动乱、荒淫无耻的年代里，
兄弟们，不要深责自己的亲弟兄。

老头子走了，可是这个神龛留在草原上，以它那永恒的凄凉的惨相刺痛着过客的眼睛，在他们心里引起无限惆怅。

又过了些日子——五月里，野雁群集在小神龛旁边搏斗，在浅蓝色的苦艾丛中斗出一块幽会的地方，蹂躏了附近一片碧绿的、正在成熟的冰草：它们为了争夺母雁，为了生存、爱情和繁殖后代的权利而拚搏。过了不久，仍旧是在这儿的小神龛旁边，在一丛乱蓬蓬的老苦艾下面的一个土墩里，母雁生了九只蓝灰色的蛋，它趴在这些蛋上，用自己的身上的温暖孵化着它们，用灿烂夺目的翅膀保护着它们。

